武俠世界
$2.00
737

·特別介紹·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魔鬼笑聲** 馬雲·著

美妙的音樂可以令人陶醉，尖銳的音响可能令人瘋狂，那麼魔鬼的笑聲又是怎麼樣的？

鐵拐俠盜故事今期介紹一個別開生面的新故事「魔鬼笑聲」給讀者們。請參閱內文第3頁。



督印人：羅輯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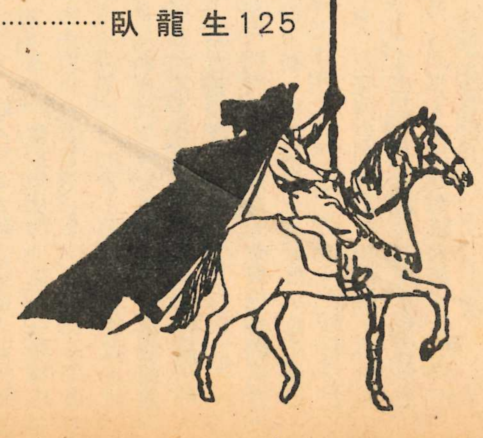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厦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武俠世界
第73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雲·文
培新·圖

魔鬼笑聲

隱形大盜　神奇劫案

某地治安越來越壞已是人盡皆知的事，但政府一些辦法也沒有！

以前電影院一日開映五場之外，還有所謂「午夜場」，而且生意非常好，現在未到十一點，商店已紛紛關門停止營業，行人也不多一個。但是，仍然有人在夢囈似的高叫着這都市越來越繁榮！

糊塗財神也許十分欣賞電影院過去的熱鬧情形，看見眼前街上太冷落，電影院倒閉完一間又一間，於是大發假慈悲，宣佈減娛樂稅，冀能起死回生，無奈這支與奮針對他的「病人」毫無作用。庸醫與庸才試問又有些甚麼分別呢？

領導加價加租，想盡內法刮削民脂民膏，這原是當地政府殺鷄取蛋的劣跡之一，如今更加視市民生命財產如無物，處處想盡辦法製造假繁榮，相信走遍普天之下亦再難求到一個如此庸劣的政府！難怪有人乘機搏亂，滿街都是盜賊了！

外資銀行在當地設有過百間的分行，遇劫的次數也是數以百計的，損失的錢財雖則十分可觀，但有保險公司賠償，也不見得甚麼。

不過，被劫的次數太多，在宣傳方面到底有些不妥，而職工們的生命安全反而是其次了。大老闆有見及此，於是下令安裝防盜攝影機。能否收效是另外一回事，希望嚇倒賊大哥，令他們不常來光顧，則多化一筆錢也總是值得的。

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宗別開生面的刼案，偏偏又在外資銀行的東區分行發生了！

時間是下午三點左右，銀行裏的顧客不多，總數也不足十個。一名武裝警員威風凜凜地推門而入，銀行守衛跟他點頭招呼。

銀行守衛並不知道這位「人民公僕」姓甚名誰，只知道他今天已經不是頭一次進來「簽簿」，看來眞的是十分的負責！

簽完字，放下那本厚厚的簽到簿，他又走了。銀行守衛看見他進來時，心情顯得格外輕鬆，等到看見他匆匆地又走了，心情又有點緊張起來。他不知賊大哥甚麼時候會出現，但過去的經驗

告訴他，賊大哥很精靈，他會揀着警察剛剛離去之後，便闖進來「援班」！

不過這也不能怪警察的，他只有一雙手一支槍以及兩條腿，他的上司除了要他時時到各銀行金舖簽簿之外，每天還要抄若干車牌，發出若干張告票，如果萬一拉不到阻街小販，乞丐也要拉兩個回去頂包。

不過，這也不能怪他的上司，因爲他的上司還有另一個更高級的上司，歸根究底還是政府開設的法庭分店太多，就像銀行的分行一樣，皮費太大了，如果讓各區法庭分店冷冷清清的，法官大人豈不是要打瞌睡麼？

警員們憑那一雙手和兩條腿，試問又能在短短數小時的當班時間內做一些甚麼呢？

正當守衛在注視着輕紗掩映下的玻璃門外時，一名出納員的窗口却出現了一件怪事！

外資銀行是一間可以印鈔票發行的大銀行，職員服務態度之差，早已聞名一時，但他們一樣有不少顧客，分行開完一間又一間，爲甚麼？那可能是市民的心理問題，萬一發生擠提事件時，有權印鈔票的銀行畢竟也是佔了點上風的。故此，明知他們辦公時間短，職員態度差，也要光顧他們。

那出納員正與女職員在談笑風生，難得窗口外面沒有顧客。其實即使有，他們也不會因爲你存進一萬幾千而多瞧你一眼，因爲在他們的存戶裏，存上數以百萬計欵項的不知有多少，上千萬上億元的，爲數也不在少。儘管他們的月薪也不過一千幾百，但有時那副嘴臉總是够你瞧的！

就當他們談得開心之際，突然傳來了一陣陣陰沉沉的笑聲！那笑聲不是那位男出納員的，也絕對不是那位女職員的，窗口外面沒有站上了顧客，當然也不是顧客的。那麼到底是誰的？

「奇怪，誰在笑呢？」男職員說。

「我還以爲你把原子粒收音機開了。」女職員道。

「我和老陳他們合股買下的那種股票好像吃了瀉藥一樣，那裏還有心情聽收音機？」

「那就奇怪了……」

豈料話猶未完，笑聲突然停止了。

跟住傳來的，是比那種笑聲更可怕的冷酷聲音：「有甚麼奇怪？我是來打刧的，你小心聽着，不准呼叫！否則你會被射殺！」

男女職員都爲之一凛！

銀行被刧在市民心目中不算是新聞，在這對男女職員來說，也不是頭一遭！

他們所以感到毛骨悚然，是因爲窗口外面連鬼影也沒有一個。

聲音仍在繼續，那人又道：「冷靜點！千萬不要企圖伸手去摸觸警鐘的按掣，否則，我可以保證警鐘未響，你就會先倒下來！」

男女職員都聽得一淸二楚，他們不知道對方是誰，又不知他躱在甚麼地方，更不知聲音如何會傳到這裏來，也不知道這警告是對誰而發。

但是，這警告對任何人亦會生效。於是他們呆若木鷄，剛才談笑風生時臉上的笑容早已消失了。

那神秘男子也有如站在窗口外面對他們說話一樣，但窗外確實沒有人。

那位男職員試探式的問了一句：「你想怎麼樣？」

想不到竟然也有了回音：「你可不是聾的！我剛說過了，我要一筆錢，看看你的抽屜裏總共有多少現欵吧？小心！別整古造怪！」

男職員簡直難以置信，但他終於也照做了。

他面前的抽屜中共有七萬元現鈔左右。他心裏想：我說謊相信也不成問題，「隱形人」大約不會跑了進柜圍裏來吧？

於是他道：「只有數千元現金。」

「哈哈……」又是一陣陣令人毛管直豎的奇怪笑聲！

笑聲停下來之後，那人又冷冷地道：「胡子暢，你也許不想活下去了，七萬元說成數千，你以爲現在是炒股票嗎？就算大瀉特瀉也不止得回一成那麼少吧？」

那男職員是眞的叫胡子暢，所以他開始有點懷疑可能是同事向他開玩笑。否則，誰會曉得他叫胡子暢？誰會知道抽屜中的現金數目？

但是，胡子暢四下裏張望了一遍，却又見不到有人站在他的背後或身旁！這一角落就只有他和那位女同事花月眉。

花月眉這時也像見了鬼一樣，嚇得口呆目瞪，不知所措！

如果有人出現在他們面前，他們反而不會害怕成這樣子。打刧而已，有甚麼稀奇？反正他們時刻都有了這種心理準備。公式化的，有人持械行刧，就讓他們順利得手，好漢不吃眼前虧，等他們走出大門之後，就按警鐘，然後靜候警方偵探大隊到來……問口供，攝影，印取指模……如此這般又一宗！

但是，現在眼前人影也不見一個。難道那刧匪是懂得「隱形術」的？

胡子暢想到這裏，就不禁打了一個冷顫！

那神秘聲音又道：「我的助手現在進來了，你把抽屜中的七萬元現鈔交給他吧！記住！千萬別按警鐘，也不要高聲呼叫，你會後悔不及的。明白了嗎？」

胡子暢不由自主地顫聲回答：「明白了。」

就在這時候，一名挽了個手袋的貴婦走到胡子暢的窗口外面。

那貴婦打扮入時，戴上了一副淺藍色的大眼鏡，嫣然一笑道：「我想提欵，這是我的存摺！」

胡子暢接過紅皮封面的存摺一看，原來這並非甚麼存摺，而是一封信！外表只是看上去像銀行活期存欵的存摺一樣而已。存摺上面寫住：「請依下列號碼，放入電腦中支取五元，然後若無其事地付欵給我！」

胡子暢於驚惶之餘，難免也有點哭笑皆非，除了兒童儲蓄戶之外，那有人支取五元的？但是，假如從電腦資料中隨便抽出一個存戶號碼，相信任何一位存戶的存欵數目也不止五元這小數吧！

換句話說：如果把存摺用電動打字機傳至電腦中，決不會打退票！

假存摺上面雖然沒有日期，存欵和提欵等項目印明，但是，胡子暢還是照樣把皮夾中的一張紙送入電動打字機下面。

他就像付欵給一般存戶一樣，把「假存摺」交還給那名貴婦，然後將七萬元奉上！

貴婦態度冷靜，一點也不慌張。她還咧唇而笑：「謝謝你！你們貴行的職員服務態度眞好！如果我有親友要開戶口，我一定介紹他們到這兒來！」

那七萬元放入了她的手袋裏之後，她才說聲「再見」，然後嫋嫋娜娜地走了出去！

胡子暢正要有所行動，却有人警告他：「小心你的腦袋，子彈會穿過它的！」

胡子暢呆了一呆！

那貴婦出了門口，立即駕車離去！

這時候，一陣陣令人毛骨悚然的笑聲又傳了出來！

那聲音虛無飄渺，也不知來自何方？像是頭頂，又像背後，更好像就在他的面前！

花月眉忍無可忍了，她的惶恐程度已達到了頂點，於是她不顧一切的，一邊按響了警鐘，一邊伏在柜枱下面，她顯然担心子彈會由正面飛來！

銀行裏面其他職員都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守衞立即舉起那枝鳥槍，却見不到有人企圖越過柜圍，也不見有人露械指嚇各職員。

銀行裏的顧客們却嚇至面無人色，損失一點錢財事小，萬一給刧匪持作人質才是大件事！因此有些婦女一聽到警鐘聲，便嚇至雙足發軟！

警察的效率終於見到了，警鐘響後不及一分鐘，一輛警車已載了數名警員到達現場，他們是剛剛巡邏經過這裏的，滿以爲可以立下奇功，想不到進來之後，各警員反而弄得莫名其妙。

其實，莫名其妙的又何止他們？這裏的人相信除了胡子暢和花月眉之外，每一個人都無法了解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事後胡子暢向警長陳述「案情」時，警長差點還以爲他神經可能有毛病！要不是花月眉從旁力證，甚至他的上司會以爲他串同外人行騙！

稍後時間，更多警方人員開抵現場，

展開了一連串例行偵查！

倒霉的又何止一個胡子暢？所有未曾離去的顧客們，都在驚惶失措之餘，接受警方的一連串問話。其實他們甚麼都不知道，其他職員更是如在夢中。

情形實在無法令人入信，消息靈通的記者們紛紛趕來採訪，於是「隱形大盜」立刻又被渲染得繪影繪聲，市民們引爲話柄。

呂偉良師徒二人和林愛莉他們，就在黃昏時份收看一個電視台的新聞報告才知道這怪事的。

當時他們三個人已遷入「愛廬」居住了。

「愛廬」也就是位於碧湖灣畔的新式花園洋房，雖則只有兩層高，但已足夠他們三個人住。呂偉良，阿生，林愛莉分別佔了三間臥室，現在他們可以朝夕見面了，不必再像從前一樣，只憑電話連絡。

呂偉良和林愛莉在熱戀中，他們還未結婚，住在同一間屋子裏即使保持淸白，也難免被人誤會。不過，他們却沒有去理會別人的閒言閒語，因爲他們本來就是自由自在慣的人，喜歡怎麼樣便怎麼樣，何況也沒有人可以干涉他們呢！

阿生雖然是一名國際特警，但是這宗奇怪的刧案是地方性事件，當地警方沒有通知特警組人員，何況這天沒有事做，阿生特別走得早，三四點的時候，他剛好回到家裏來。

現在阿生看見電視螢光幕上的新聞記錄片之後，也覺得十分驚奇。

阿生道：「師父，你們相信有這種怪事嗎？」

呂偉良道：「信不信是另一回事，事情到底已經發生了！」

林愛莉却默默無言地，坐在沙發上吃着一隻蘋果，這是她飯後的習慣，每次飯後總離不了生果。

阿生問她：「愛莉姐，爲甚麼你不作聲？」

林愛莉反問道：「你說甚麼？」

原來剛才她自顧自的在想着這份事的內容，根本沒有注意到他們師徒二人說些甚麼。

阿生道：「外資銀行東區分行的刧案你相信這是眞的嗎？」

林愛莉道：「如果人類可以隱形，一定世界大亂。阿生，你是特警，爲甚麼不去看看？」

「我正在這麼想，你有興趣跟我到警局中去嗎？」阿生說，「我要知道這件奇怪刧案的全部內容。」

林愛莉側過頭來問呂偉良：「你去不去？」

「我不想去！」呂偉良說，「我覺得這種事情計劃得十分周密，那傢伙不會是眞的會隱形，只是在隱蔽處預先暗藏了米高峯而已。但做得這麼好必然有內奸。」

林愛莉道：「你不去我也不去，我留下來陪你！」

「你担心甚麼？我又不是個胆小鬼。」呂偉良說，「你想滿足好奇心，不妨跟阿生進市區去，這類刧案通常會由夏探長親自處理的。」

「你不怕寂寞嗎？」林愛莉說。

呂偉良道：「我可以看看電視看看書，或者到海灘去散步。」

林愛莉對阿生道：「你先進市區去，然後把查到的用電話告訴我好不好？」

阿生道：「好極了！」

於是阿生跑到他的臥室裏去換衣服。

林愛莉問：「偉良，你有心事嗎？」

「心事？」呂偉良呆了一呆，「我那裏有甚麼心事？」

「我看見你很不開心似的！」

「我們剛剛才開始住在一起，難怪你這樣說。阿生最了解我，我看電視新聞，大部份時間是很不開心的，你看，國際新聞充滿了火藥味和血腥，本市新聞不是阿飛輩尋仇開片，就是連番刧殺，你叫我怎麼可以看得開開心心呢？」

「我喜歡你這種性格！」林愛莉說，「有些人隔岸觀火，幸災樂禍的，與你剛好相反。」

「我看似無病呻吟，但是如果這情形持續下去，你以爲會怎麼樣？」

「大國爾虞我詐，小國慘被分割，國際貨幣不穩定，經濟普遍出現不景氣。於是到頭來，又是用一次戰爭來結束一個循環！」

呂偉良苦笑道：「這次戰爭決不會像以前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將是一次毀滅性的戰爭。」

林愛莉又道：「本市的情形又怎麼樣？官有官貪，民有民刧，百物飛漲，民不聊生……」

這時候，阿生已經由樓上下來。

他道：「探長可能已從電子攝影機中，找到破案的綫索，只要找到那個貴婦型的女人，相信一切問題亦可以解決了。」

呂偉良笑道：「那女人不會是有案底的女匪，也不會以眞面目示人。」

「你怎麼知道？」林愛莉問。

呂偉良道：「可以想像得到的，因爲計劃得太過周密，簡直是天衣無縫，所以他們不會愚蠢到連電子防盜攝影機的功用也不認識。」

阿生獨自離去！

林愛莉又對呂偉良道：「這種事你很有興趣才對，爲甚麼不跟阿生去？」

呂偉良笑了笑，說道：「你急甚麼？對方得手太容易，一定有下一次同類刧案出現。」

「然則，又不知那一間銀行遭殃了！」林愛莉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 ×

夏維探長連晚飯也沒有吃，他忙得團團轉的，依舊毫無頭緒。

阿生進入他的辦公室時，看見夏維正在拍案大罵他的下屬：「你們又不是第一次辦案，怎麼會連這點常識也沒有？」

呂偉良如果在一場，定會譏笑他。但是，阿生却相當尊重夏維，一則因爲阿生現在已身爲地位超然的特警隊長，二則夏維到底是師父的朋友，講輩份也長了一輩。所以他只有呆在一旁！

夏維發覺他來了，表情也有了改變。他把助手們喝退，然後招呼阿生在辦公桌旁的椅子坐了下來！

阿生這時才問道：「剛才你爲甚麼責備他們？」

「他們沒有足够的偵探常識，今天在處理一宗銀行刼案時，弄得一塲糊塗！」夏維生氣地說，「這一類刼案顯然有內奸，但他們却沒有搜索每一名男女職員和當時在塲的顧客。」

「這也怪不了他們的。」阿生說，「除非你有足够的理由懷疑他們，否則，搜身在本地人習慣來說到底是一件大事！」

「但是，現在就因爲這樣，令到我不知從何處着手查。」

「當時你不在現塲嗎？」

「我這一陣忙到透不過氣來！」夏維又說，「阿生，你來得正好，帮帮我的忙吧！」

「我應該怎麼樣帮你呢？」

夏維站了起來，道：「你過來，我們到放映室去，我把當時現塲的記錄片放給你看。」

阿生跟着夏維到了隣室。

這是有如電影試映間一樣的地方，設備頗爲理想，聲光固然不錯，座位也十分舒適。

警方人員把記錄片放了出來，但不是電子防盜攝影機取下的，而是偵探人員在外資銀行東區分行自己拍攝的。

夏維是要阿生了解現塲的環境。

他坐在一旁一邊解釋說：「這就是出納員的窗口，男女職員見鬼的地方……」

「什麼？」阿生整個人呆了一呆：「見鬼？」

「是的。那銀行職員以爲是鬼魂出現，除此之外，就無法解釋。」夏維說：「其實，我一生人從來不相信有鬼。」

「對了，鬼不會打刼的。」阿生笑道，「他們收到的金銀衣紙已經足够了，相信不會像我們人類那麼貪婪吧？」

夏維道：「現在出現的就是那女職員花月眉的特寫，我覺得她可能是內奸。」

「有証據嗎？」阿生順口問。

夏維說：「如果有証據，她現在已經被捕了。」

「你憑什麼懷疑她？」

「案情太離奇，不見人影只聞聲，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

阿生道：「有找到類似咪高峯的東西嗎？」

「原來你也想到咪高峯了。」夏維說，「是的，可能有隱藏起來的咪高峯。」

阿生解釋說：「不是我想到的，是師父說的。」

「他怎麼說？」

阿生道：「與你剛才的見解一樣——可能有個電子咪高峯隱藏在不容易看見的地方，所以只聞其聲，不見其人。」

「眞是英雄所見畧同。」夏維說：「你師父爲什麼不來？」

「他覺得來了也沒有用。」阿生說。

「怎麼會呢？起碼總可以助我一臂之力。」夏維忽然又問：「他是不是跟林愛莉在一起？」

「是的。」

「他們同居了？」

「你怎麼會這樣想？我師父是個正派的人，未結婚不會胡來的。」阿生又說：「我們三個人分別住在三間房裏，淸淸楚楚。」

夏維笑道：「想不到你這小子處處帮着師父。」

阿生問道：「剛才你說懷疑那女職員花月眉，那麼，有沒有搜索她的座位？」

「當時沒有懷疑她，但已搜過了那一帶。結果當然找不到袖珍電子咪高峯。」夏維說，「不過如果我當時在塲，一定會搜花月眉的手袋。」

「爲什麼？」

「顯然是她把袖珍咪高峯帶走了。剛才你也看過現塲的情况，她是唯一接近胡子暢的人。」

影片放完了，亮了燈。

阿生問：「防盜攝影機的菲林冲好了嗎？」

「冲好了。」

阿生道：「那麼，女盜的樣貌一定很清楚。」

夏維搖搖頭：「一片空白！」

「怎麼？走了光嗎？」

「不知怎的，總之那些菲林冲了出來之後，什麼也見不到。」

阿生呆了一陣：「會不會是一不小心，讓菲林曝了光？」

夏維道：「不！我們警方的攝影冲晒技術人員富於經驗，不可能失手的。」

阿生道：「那麼，爲什麼菲林上面沒有影像？」

「我們也感到莫名其妙。唯一的解釋就是：攝影機發生故障。」

阿生道：「然則，偵查工作豈不是倍感困難？」

夏維嘆氣道：「現在我簡直有如老鼠拉龜，無處下手！你師父眞是轉了性，他有了一個林愛莉便忘記我這個老朋友！」

阿生笑道：「既是老朋友，相信你也不希望他過一輩子的王老五生涯！」

「阿生，你有什麼高見？」

阿生說道：「可以讓我到現塲去看看嗎？」

夏維問道：「剛才你不是看過影片了嗎？」

「影片到底欠缺眞實。」

夏維看看腕表：「現塲雖然有人留守，但現在已是晚上八時半了。」

「有什麼不方便嗎？」

「告訴你，我連飯也沒有吃！」

阿生道：「那麼吃了飯再去吧！趁我未接到新任務之前，也許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夏維和阿生離開放映室，回到探長辦公室。一客三文治，一杯咖啡已經放在沙發旁邊的几子上。

夏維苦笑對阿生說：「這就是我們警探生涯，但到頭來不但沒有人同情，還飽受與論批評。你說這世界公平不公平？」

「怪只怪你們的隊伍中害羣之馬太多。」阿生說，「外間的人不知道警隊中有個如此大公忘私的好探長，但却見盡那些害羣之馬的醜惡嘴臉！」

夏維招呼阿生坐下來，一邊吃着三文治，喝着咖啡，一邊又說：「剛才我所以生氣地大駡他們一頓，是他們頭腦無法及得上你那麼靈活，不派人去查花月眉，反而派人監視胡子暢，嘿！多麼愚蠢啊！」

「誰是胡子暢？」阿生問。

「就是失欵的銀行職員，花月眉就是隔離位的女職員。」夏維又說，「阿生，我現在有件事十分感到遺憾，你知道是什麼事嗎？」

「什麼事？」

「就是不知道你想入警界，否則，我不會錯過你這最佳助手。」

阿生心裏想：如果要做個本地警探，我才不會去做！

不過，阿生沒有說出口，他只說：「現在我雖然不受你管轄，到底我們還是同道中人啊！」

夏維道：「差得遠了，你們國際特警地位超然，甚至與論也不會批評到你們的頭上去，而我們却處處受到制肘。」

阿生以前也跟他師父吕偉良一樣，對警方有偏見，但是，自從他越來越接近警方之後，對絕大部份的警方人員都是十分同情的。

夏維吃過了東西之後，帶着阿生到外資銀行東區分行去。

在汽車裏，夏維嘆氣說：「强盜越來越猖狂，我們受到的壓力也越來越大。像眼前這一宗奇怪的刼案，如果再找不到頭緒，我這個探長恐怕也幹不了多久！」

阿生以爲他開玩笑，其實此時此地發生銀行刼案已經不算是一件新聞，只是這一宗比較古怪而已，但决計不致影响到他的職位吧？

夏維又說：「普通銀行刼案，我們還可以拖延一下，但是外資銀行却不同了。相信你也知道市民有個似是開玩笑的講法，就是說市長大人是由三個機構支持的，一是外資銀行，二是賽馬會，三是外商洋行。所以，我連一些謀殺案也交由助手去處理，也得抽空來這兒查淸楚此事的來龍去脈！」

阿生也知道外資銀行的來頭不小，後台老闆又是市長祖家裏的人，自然不同凡响。夏維現在說出這一番話，相信也是衷心的。

車抵東區，外資銀行大門已經關上了。助手將車子停在門前，讓夏維和阿生下了車，二人走到門前按鈴，一名探員由裏面把一度小門拉開。

刼案經常在這個都市發生，但是當警方調查告一段落之後，除非鬧出命案，否則警方不會派人留守現塲，但現在却似乎有點例外了。

夏維向阿生解釋道：「我始終認爲那個咪高峯隱藏起來，也許未來得及被人弄走，所以我一直派人在這裏監視。」

言下之意，大概是希望阿生帮帮眼，看看那咪高峯收藏在什麼地方。

銀行裏，除了一名探員之外，還有一名武裝警員和一名銀行僱用的看更員。夏維探長在現塲上向阿生解釋遇刼時情形。

阿生裏裏外外的看了一遍，他的內心也充滿了疑問，這的確是一件高深莫測的奇案！

夏維說道：「你對這椿案子有什麼見解？」

阿生束着眉梢說：「如果胡子暢的說話是眞的，指揮者必然是躲在對戶的二三樓之間，因爲胡子暢面對着的是一幅厚厚的玻璃牆，外面是鋼枝製成的鐵柵，匪徒可以用望遠鏡從中監視這裏的一切動靜。」

「然則，這裏附近必然有一個咪高峯收藏起來。」夏維又說：「但是，我們的人已經非常小心地用電子儀器測探過了，結果一無所獲，因此，我有理由相信咪高峯已被內奸弄走。」

阿生又在胡子暢的座位四周查看了一遍，看不出有可疑之處。他對夏維探長說：「胡子暢這個人的底子查過了嗎？」

夏維說：「高級會計學校畢業，還未結婚，父親是個小商人，家庭環境還過得去。當然，他不可能有案底的，否則不能担任這職位。」

阿生道：「我的意思是，他會不會在精神上有毛病？會不會是個嗜賭的人？」

「根據表面上的調查，他爲人頗正派，不嗜賭，精神也正常，但是，這只是他同事們的口供而已，我們警方還須要進一步調查！」夏維又問阿生：「你是否懷疑他神經不正常？」

「有可能的，尤其是生活在這個都市的人，已經够緊張了，再加上幹的是這一門工作，須要聚精會神，否則錯了數目就要自己負責，因此比起一般人更爲緊張。萬一他神經出毛病，也不是一件出奇的事！」阿生又問：「有他的地址嗎？」

「有的，我叫人抄一份給你。」夏維說，「不過我已經叫人監視他。」

「那個女子花月眉呢？」

「我也不會放過她，她的嫌疑比起胡子暢更大。」夏維說。

阿生又指指天花板上面的電子攝影機，問道：「防盜儀器操作正常嗎？」

夏維說：「經過檢查之後，証明一切正常。」

「那麼，菲林爲什麼會一片空白？」

「相信他們存心破壞，例如他們用一些反射儀器對住了鏡頭，就可能令到攝影機失靈，然則，那些科學儀器已經非常進步。」

阿生說：「整個事件的過程已顯示出這帮匪徒非常科學化，即使擁有出乎我們意外地新式的儀器，也絕不出奇啊！」

夏維探長和阿生在那裏逗留了差不多一小時，才雙雙離去。

探長座駕車在歸途中，又聽到了總部的一次無綫電廣播。

廣播說出一條繁盛街道剛才發生了一宗刼案，一間珠寶金飾店將近收市時，被一名獨行刼匪光顧，損失一批珠寶金飾。

夏維立刻令助手改變行車路綫，開到夜市中心的十字大道去。

十字大道上有些商店過去是通宵營業的，但現在已有許多在十一時以前便關上大門，這是通衢大道，行人之多，有如過江之鯽。通常這種地方應該是最安全的，無奈盜賊之猖狂已達到了頂點，他們根本不把警察放在眼內，又那裏會害怕那些手無寸鐵的行人？

被刼的珠寶金飾店已關上大門，門前圍住大批看熱鬧的人羣。此中可能有些是目擊刼案發生的人，更有不少絕對認得匪徒的樣貌，但是，這時候却沒有一個人肯站出來向警方提供消息。

這種人在此時此地，幾乎觸目皆是。他們的態度可分兩種，一種是怕惹麻煩，

因爲作爲警方証人不但要參加認人手續，將來還要上法庭，萬一法官大人開恩，刼匪只被判警誡，那麼，到頭來還得提防被刼匪報復。

另一種人的態度則是不滿警員平日的態度，現在目睹他們忙個不了，內心有一種「隔岸觀火，不亦樂乎」的心理。尤其是看見翌日各報章批評治安日壞，輿論紛紛責難警方時，他們這一類人更感快慰，這就是當地警民步伐不一的典型例子。

儘管警方也有個公共關係部門，但是，這部門的主管官員只懂得在那些名流紳士的聚會裏大發議論，說這說那的說個不休。除此之外便是拉攏報界，志在宣傳，實際工作可謂一無是處！如此這般的一個治安機構試問又有什麼辦法把治安搞好？

夏維探長帶同助手排開衆人，走進那間遇刼的金飾店裏面去，阿生跟在後面，也走了進去！

一批警探已經在店內展開例行的工作，他們不理會是否有把握破案，總之有刼案發生，就照例掃指紋，調來警犬展開嗅覺追踪……等等。

過去試過不少次用警犬追踪，結果一無所獲。但是今晚却似乎有些收穫了。

一頭警犬沿住行人道拐了彎，企圖衝進一間擠滿了人客的餐室裏去，於是警探立卽展開包圍。

那是一條靜中帶旺的橫街，刼匪只有一個人，得手後逃到這種餐室中去是絕對有可能的事。

夏維探長和阿生等人聞訊趕來，警犬此時已撲進餐室裏去，把裏面的人客嚇了一跳！餐室老闆更加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其實，到這間餐室來光顧的所有人客之中，最驚奇還是那個負有特殊任務的警探丁雄，他奉命暗裏跟踪監視嫌疑人物胡子暢，所以才會跑進這裏來，想不到突然之間却如臨大敵的，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尤其是看見探長的出現，更加令他感到事態嚴重。

後來警犬追向餐室後面去，警探在洗手間裏只找到一副眼鏡，一撮假鬚和一個假髮罩，還有就是一柄鋒利的西瓜刀。

警犬顯然沒有找錯目標，因爲根據金飾店店員的口供，刼匪是一名新潮打扮的長髮青年。但現在看來，那傢伙顯然經過了一番僞裝。

警犬的目標開始混亂了，牠漫無目的地亂嗅狂吠，令到餐室中的茶客弄得一片紛亂！

夏維悄悄問丁雄：「胡子暢一直在這裏喝茶麼？」

「是的，探長。」丁雄說，「他離家外出之後，便與朋友在這裏喝茶，直至到現在！」

「中間有沒有離開過這裏？」

「沒有。甚至洗手間也沒有去過！」

「他的朋友？」

丁雄道：「他的朋友倒去過一次洗手間，但不及三分鐘就回來了！」

夏維計算一下，由那間金飾店到這兒來，總要三兩分鐘，如果跑步，三分鐘足夠來回所須的時間。刼案發生前後歷時僅須二分鐘左右，看情形，由胡子暢的朋友去幹這宗刼案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丁雄當時未必正確地計算對方離座的時間，而且餐室後門沒有關上，有人客由後門悄悄溜掉，是可能的事。

於是夏維爲審愼計，決定盤問和搜查胡子暢與他的朋友。

胡子暢非常不高興，但也沒有辦法。這時他才知道警方一直派人監視着他！

盤問和搜查的結果，根本沒有証據証明他們與刼案有關。警犬對他們也毫無表示。

搜查行動擴大至每一個茶客，警方希望能及時找回贜物，但是，結果還是一無所獲。

阿生冷眼旁觀，覺得刼匪十分機巧，他卸下僞裝之後大概已及時由餐室後門逃去了。事實上餐室之內人頭湧湧，侍者是照顧不到每一個人客的行動的。何況，每天也有不少過路人便急之時，往往也會跑進來借用洗手間，一角錢也沒有光顧便離去。故此侍者看走了眼，不是一件奇事！

擾攘一番，警方還是徒勞無功，只有換來餐室老闆和茶客們的埋怨。

阿生揀着胡子暢與友人在餐室門前告別的時候，便走了過去跟他招呼！

胡子暢不高興地瞪了他一眼：「警探先生，你到底在懷疑我一些什麼？」

阿生笑道：「胡先生，你誤會了，我不是警察局裏的人。」

「那麼，你一定是記者。」胡子暢理直氣壯地說，「請你代我伸寃，我只是一名小職員，生活還算過得去，暫時還無須去打刼！」

阿生非常同情地說：「我雖然不是記者，但是我却有辦法爲你伸寃，只要你眞的是寃枉的，同時將實情對我說。」

跟住阿生把自己的身份告訴了對方。

胡子暢這才恍然大悟地說：「原來是呂大俠士的高足阿生，失敬失敬！」

阿生道：「別客氣了，請把當時的情形告訴我，希望我有辦法可以幫助你！」

胡子暢道：「本來我要說的，早已對警方說過了，而且全是事實，我以爲他們會相信我的話，想不到他們竟會派人跟踪我。」

阿生道：「他們有他們的想法，事實上不可能有人懂得隱身術的。」

「是的，我也不相信這些近乎神怪的事，但是，除了我之外，當時還有我的女同事在場啊！」胡子暢嘆氣說，「我眞不明白，這些事爲什麼會發生在我身上！」

阿生道：「當時有沒有人走近你的柜枱窗前？我的意思是：神秘聲音出現的時候。」

「沒有，直至那女人出現時爲止，一直未有人走近我工作窗前。」胡子暢說。

「那女人取了錢逃去後，神秘聲音還再出現嗎？」阿生問道。

胡子暢道：「我們正想及時按響警鐘，但那神秘聲音却制止我們！」

阿生道：「這可能是百份之百的實情，但是，如果你是警方，你會相信嗎？」

胡子暢想了想，又嘆了一口氣：「這些事的確令人難以置信，但絕對是事實。我知道警方怎樣想，他們以爲我監守自盜，所以派人監視住我。」

阿生道：「這也難怪，警方既然懷疑

這件事，他們須要查明眞相。」

「但是，他們把目標放在我的身上，將永遠無法得到結果的。」胡子暢說，「而且，我所講的每一句說話都是眞實。」

「我相信你的說話。」阿生把一個電話號碼抄了給胡子暢，又說道：「有什麼事，請打電話給我，你明白我意思嗎？」

「你的意思……」胡子暢疑惑地瞪住阿生：「是不是要我付出一些代價？」

「不！你完全誤會了。」阿生道：「我的意思是：萬一你再想起什麼，又或者你再發現一些什麼，請盡快告訴我！」

胡子暢道：「如果你們要錢，我是可以照給的，只要不給得太多，我還可以負担得起。只求你們別麻煩我。」

阿生道：「你可能給一些害羣之馬勒索過，所以你以爲警方監視你，是爲了錢；其實他們只爲尋求眞相。幸好你剛才那一番話對住我說，如果對着他們說，你嫌疑更大。他們可能以爲你作賊心虛呢！」

胡子暢默然無語！

阿生又問了一些關於當時銀行被刼的情形，胡子暢一一說了。

胡子暢終於拿着阿生給他的電話號碼走了。這時候夏維才走出來問阿生：「你覺得那銀行職員怎麼樣？」

阿生道：「我只是隨便問幾句，看不出有什麼可疑之處。」

忙了半晚，夏維才用車子載住阿生返警局。阿生的車子則一直停在警局的停車場裏，剛才他只是乘坐探長的座駕車前往東區。

現在阿生駕着他自己的車子離開了警局，準備返回碧湖灣去！

車至中途，阿生正思索着那宗奇怪的銀行刼案，突然傳來一陣呼救聲！阿生立卽停下車來。

這是碧湖灣道中段，道旁所建築的，盡是一些華麗的花園洋房。阿生一時之間也不知道聲音來自何方，只知道剛才決不會聽錯，的確有人在尖叫！

就在這時候，一個人影正由一處圍牆裏翻騰而出，阿生衝過去，大喝一聲，正擬喝令那人止步，豈料突然之間傳來一陣馬達聲，一輛汽車狂衝而來！

阿生沒有選擇餘地，立卽就地一滾，順勢自腰間拔出了配槍！

那輛汽車一撲落了空，又掉過頭來，阿生不敢怠慢，立刻開槍！

「砰」然一聲槍響！子彈擊中了汽車的擋風玻璃，一時之間好像失去了控制，衝向道旁，阿生以爲它勢必撞到粉身碎骨了。但是，駕車人顯然未受到致命傷，起碼他還能保持清醒，控制着汽車，讓汽車在一幅圍牆外不及半尺地方一掠而過！

汽車突然煞停了！

阿生滿以爲他又掉頭來對付自己，迅速站直了身體，舉槍瞄準！

但是，在朦朧光綫底下，只見剛才那個人影又再度出現，他一支箭似的，衝向汽車去！

阿生這時候才明白，他剛才的想法完全錯了。那輛汽車並非準備再掉過頭來撞擊他，只是打算將他們的同黨載走！

阿生立卽又再扳動機掣，開了一槍！

這一槍並非擊向汽車，只是瞄準了那個奔跑中的人影的腿部，阿生的目的無非想制止他逃去！

槍聲「砰」然一響！一個人影在奔跑中倒了下來！

阿生一擊得手，迅速將槍咀一擺，第二枚子彈擊中了汽車後面的擋風玻璃，「嘩啦」一聲，玻璃碎片四下裏飛濺！汽車也急急開動！

阿生屈膝跪地，又再射了一槍，企圖射破汽車輪胎，但是，這一次却沒有命中，汽車終於乘住黑夜中逃去無踪！

阿生奔跑過去！

那人倒在地上動也不動，阿生以爲他已經中彈身亡，內心極感不安！

他記得當時射擊的目標只是那人的腿部，在黑暗環境裏，要射擊一條奔跑得極急的腿部，確實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卽使錯手擊中要害，亦非奇事！

阿生在戒備中俯首彎腰，他是個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自然明白到歹徒們詭計多端，所以他必須步步爲營，小心翼翼！

這時候，一間屋子裏的大門打開了，有幾個人持着手電筒衝出來！他們顯然聽到了剛才一連串的呼喝聲，所以知道阿生是一名路過此地的國際特警，也許就是爲了這樣，他們才敢打開大門衝出來！

阿生出示了他的身份證明之後，一邊示意他們報警，一邊叫他們合力將傷者抬入屋內，作初步急救！

原來那名刼匪並未死去，阿生也確實是擊中了他的腿部，那傢伙只是痛得昏倒過去而已！

被刼的人家是一戶富商的住所，賊人不知何時潛入屋內，盜窃了一批珠寶之後正擬離去，豈料就在此時把屋內的人吵醒了，於是由暗窃變爲明刼，立刻亮刀相向，把一名僕人和戶主斬傷。要不是阿生湊巧駕車路過此地，對方已經得手了！

現在一包珠寶首飾失而復得，戶主亦已致電報警。

阿生爲那匪徒消毒和包紮傷口，看情形彈頭還留在腿肌裏。不過阿生起碼已經替他止了血！

那匪徒已逐漸甦醒過來，阿生以特警的身份向他宣讀警誡詞！

但是，有件事出乎各人意料之外，就是那匪徒竟然不懂得開口說話，只是咿咿呀呀的以手作勢！

「原來是個啞巴！」阿生也爲之呆了一陣！

受傷的戶主——富商王結說道：「他本來還戴着一副眼鏡的，可能在外面跌掉了。」

王宅的家人已爲主僕二人止了血，阿生吩咐各人勿再移動現場上的一切物件，靜待警方派人前來調查。

阿生把那匪徒加上手鐐，鎖在閘門之上，然後又持着手電筒到外面路旁去，希望把匪徒的眼鏡找回；因爲他知道警方辦案，必須將全部證物找齊。

一輛警方派出在近郊公路一帶巡邏的無綫電警車首先聞訊馳至現場，車上的警員協助阿生在現場附近一帶搜索證物。

一名警員終於在一處路旁的野草叢中發覺了那副跌壞了的眼鏡，阿生令警員不要去動它。

那副跌碎了的眼鏡看來並無奇特處；但是，阿生亮了手電筒仔細觀察之後，就發覺其中確有些與別不同的地方！

眼鏡框跌毀了，特別肥大的眼鏡框之內原來是空心的，似乎還收藏了一些東西在裏面。

阿生用手帕隔住，拿起細看，竟然是一些精細非常的儀器。

阿生是個鬼靈精，他師父的萬能拐杖之內也收藏着不少電子儀器，而且有不少是阿生動手製成的，但是，他從來未見過這麼精細的儀器；其細微到可以隱藏在眼鏡框之內，亦不難想像到它細小的程度。

阿生把它放回原位，令一名警員在旁看守着，不准任何人移動，直至警方派來調查的偵探人員到達現場爲止。阿生自己則回到大閘門旁邊來！

那名匪徒一雙手被手鐐鎖住，手鐐的另一邊則扣在大門鐵閘之上。他雖然曾一度企圖逃去，但那是不可能的事，因爲他的氣力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將一副大鐵閘拆去！

阿生一時之間忘記了他是一名啞巴，問道：「你是什麼人？」

那傢伙還有一隻手沒有扣上手鐐，於是以手作勢地咿咿呀呀的不知在說一些什麼。

阿生一籌莫展，他過去雖然與呂偉良到過一些聾啞院訪問和捐獻，也無法深入了解「手語」的奧秘，只能作出一些簡單的手勢。

那啞叭做了一個無可奈何的手勢，目光中充滿了恐懼，眼眶裏飽含着淚水，正是有口難言，欲哭無淚之際，大批警方人員已馳至現場展開偵查工作。

阿生指出那副眼鏡之中可能有秘密，令警方偵探人員小心處理。

阿生用鎖匙開啓鐵閘上的手鐐，正擬將這隻手鐐套上啞叭的另一隻手時，那啞叭突然有所行動，登時把在旁的警方人員嚇了一跳！

阿生的氣力自問不弱，但也給啞叭用力一扯，人也差點兒倒了下來！

啞叭整個兒撲向事主王結站立的地方，令到王結和他的家人當堂嚇呆了！

阿生拚力扣穩手鐐上的另一隻鐵環，亦步亦趨地跟了過去，打算必要時揮拳痛擊，把啞叭打倒！但是，啞叭只是衝至王結跟前，雙膝一跪，立即拜倒地上！

阿生看見他叩頭如搗蒜，眼淚如雨下，心裏反而感到無限驚奇！

「到底怎麼一回事？」阿生不禁問王結。

王結却是呆若木鷄地說：「我也不知道！」

啞叭咿咿呀呀的，抓住王結的褲管，阿生担心他施詭計傷人，其他在旁戒備的警員也過去合力將啞叭拉開！

阿生問在場的警方人員，看看有沒有諳懂聾啞人用的「手語」；想不到警員之中竟然有一個，因爲他的一個兄弟在聾啞學校求學，他也學會了那一套。

就是透過了那警員的翻譯，在場的人才知道這啞叭只是受人利用，幕後實在另有其人。阿生對此絕對相信，因爲他目擊一輛可疑汽車逃去了；那汽車之內起碼也有一個人，顯然是接應那啞叭的。

巡邏警車在到達現場後的第一時間，阿生已將開槍射擊在逃汽車的經過告訴了他們，因此所有警方人員及巡邏中的汽車均注意那輛神秘匪車。阿生當時雖則由於天色關係，看不見車牌編號，但是他却肯定那車子的前後擋風玻璃均已破碎。

除非那車子能避過警方耳目，否則落網乃是遲早的事。

阿生透過那警員的手語翻譯，希望知道匪幫的來龍去脈，以及巢穴所在，但是，啞叭似乎一無所知，又似是有所恐懼！

阿生叫那警員告訴啞叭，萬大事情有他們担承，一定要他說出匪首是誰，否則便只有坐牢的機會。

啞叭眼淚汪汪的，樣子委實可憐！他表示確實不知誰是首領，只是感到生命受到威脅，如果他不服從命令去打劫盜竊，便會有人殺死他！

在場的警方人員認爲他扯謊，否則便是翻譯手語的，演譯錯了。

阿生同情這啞叭，却又無從去幫助他，內心感到非常難過！

王結似乎看出了阿生的心事，他感激阿生這次能及時中止這宗劫案，否則價值數十萬元的珠寶，便會就此損失去了。因此，他對阿生說，他雖則受了傷，將來在法庭會爲啞叭向法官求情的。

鬧了好一會兒，阿生才可以返回家中休息去。

這時候，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已分別就寢！阿生浸在浴缸裏，想着一連串劫案的發生，不知道其中是否會有何關連！

翌日一早醒來，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已坐在餐廳裏，準備進早餐！

一架收音機開响了，電台的新聞報告節目剛好結束。呂偉良一邊把收音機關掉，一邊問阿生：「昨夜你在歸家途中遇上一宗離奇劫案嗎？」

「是的。」阿生說，「一個啞叭，戴着一副特製眼鏡，潛入我們這裏不遠處的一戶富有人家，他可能是被人利用的。」

「你怎麼知道他被人利用？」林愛莉插嘴說道，「啞叭賊在本市出現已不是第一次了！」

阿生說：「接應的人配備汽車，可惜我功虧一簣，否則，我相信汽車內一定有秘密存在。歹徒利用聾啞人的缺陷，去做爲非作歹的事，萬一失手了，警方單是錄取口供時，便費盡不少工夫。何况將來在法庭上，這種殘廢人還會獲得法官的同情呢！」

呂偉良問阿生：「你懷疑汽車裏有些什麼秘密？」

「我是指一些無綫電儀器之類的東西，假如我推測不錯，駕車逃走的人就是幕後指揮者。」阿生看看腕表，又說：「我起得太晏了，來不及吃早餐了！」

「你約了誰？」林愛莉問。

阿生道：「我要到警局去，因爲昨晚附近發生的刼案，我是主要證人之一。同時我想知道眼鏡中是否有像我推想中的秘密一樣。」

呂偉良道：「那麼，你去吧！有什麼發現，撥電話給我！」

阿生答應了一聲之後，匆匆走了！

呂偉良對林愛莉說：「匪徒越來越聰明，看來我們不能再等待下一宗劫案的發生，立刻就要行動起來。」

「其實你所講的下一宗劫案，可能已經發生了。」林愛莉說：「電台廣播中提及昨晚發生的一宗聾啞劫案，可就是同一幫人做的。」

「你怎麼知道？」

「當然，這只不過我初步猜測而已，一切仍有待事實證明。不過，我初步懷疑這連串劫案可能是一羣具有科學頭腦的匪幫策劃的。他們用的可能是超聲學。」

「什麼是超聲學？」呂偉良問。

林愛莉解釋道：「聲音通常是由物件的震動，發出了頻率而形成的。通常我們人類的耳朵所能聽到的聲波頻率，是每秒鐘震動十六次以上，如果每秒鐘震動十六次以下或者一萬七千次以上的音波，我們的耳朵都不能聽到，除非依靠儀器的幫助。超聲學也就是研究超出我們聽覺以外的聲音頻率的學問。例如汽笛發出的聲音頻率過高，人類的耳朵就聽不到，但狗的耳朵却能聽到；又例如蝙蝠發出超音波探路，牠自己能收到回聲，同時分析遠近是否有障碍，但人類却聽不到那些聲音。爲什麼？因爲牠們耳朵的構造與我們不同。」

「你的意思是說：這羣匪徒不但配備了非常科學化的設備，而且還很有科學頭腦，是不？」

林愛莉點點頭：「是的，他們可能是一羣科學家——喜歡犯罪的科學家。」

呂偉良沉思着說：「如果眞的如你所料，我們就更加不能不加援手，否則，阿生和警方更加困難重重。」

「那麼，我們還獃在這裏幹什麼？」林愛莉說。

× ×

阿生在夏維探長的辦公室裏，查問着那副聾啞人所戴的特製眼鏡的事。

夏維探長道：「這件事的確太不尋常，如果我把我們昨夜澈夜檢查那副眼鏡的結果告訴你，你一定會大感失望。」

「爲什麼？」阿生急忙問道。

「因爲眼鏡框裏的構造，的確令人費解。」夏維說，「一個非常袖珍又精巧的細小裝置，竟然會發生爆炸，我不知道是否化驗室的人開玩笑。我從事警務工作二三十年，從來未聽過這種事！」

阿生怔了一怔：「是不是我發射的子彈把它弄壞了的？」

「不！我們的化驗人員認爲是內部的自發爆炸，並非來自外間的破壞！」夏維又說：「換句話說：眼鏡框之內除了隱藏着一具極之精巧的儀器之外，還有一種遙控的引爆裝置！」

阿生又是呆了一陣。

好一會他才問：「那些精巧的儀器到底是幹什麼用的？」

夏維說道：「儀器大部份已毀壞了。不過，根據我們的專家推測，可能是一種袖珍的無綫電接收器，這的確是匪夷所思的！」

阿生說道：「這也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科學是日新月異的，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貝爾電話公司實驗室發明了電晶體，於是開闢了袖珍電子設備時代，也就是我們俗稱的原子時代，例如什麼原子機，原子粒收音機，都套上了『原子』二字。那時人們以爲原子是物質的最基本元素。但是現在科學家才發現物質的最基本元素應該是微粒子，比原子更小更小。數年前美國通訊兵團和無綫電公司合作發明了叫做『微模』的袖珍電子設備，使到半導體綫路可以進一步縮到更小更袖珍。一個微模收音機，它細小的程度大約不及一個指頭，若與最小的電晶體收音機比較，大約是六份之一。將六至八個微模收音機放在一起，還裝不滿一個茶匙——喝咖啡用的茶匙。不要忘記這已是六十年代初期的事，現在已是七十年代了；可能有人又進一步將電子設備的體積縮至更小更小，於是它便不難可以鑲進空心眼鏡框之內。」

老實說，夏維探長對於一切科學所知不多，他今日這位置無非都是靠實際經驗得回來的。但阿生這鬼靈精却不同了。他雖書讀得不多，一切靠自修。不過他聰明伶俐，對一切科學均感興趣；尤其是自從加入了特警組之後，對於新的科技常識就知得更多。

特警組是一個國際性的反罪惡組織，他們與各地警方均有連系，總部則設在巴黎。所採用的科學儀器就有不少是最新最先進的。

因此，阿生在這方面的知識就變得更豐富了。

阿生要求跟化驗室的人談談，夏維正是求之不得，因爲他知道阿生是一名後來居上的出色特警，只要這小子眞正對某一件案發生興趣，破案只不過是時間問題而已。

阿生進了化驗室，工作人員仍在仔細研究那副罕見的眼鏡。

一位高級負責人說：「我們進一步研究，發現袖珍爆炸器上有一種劇毒。這些劇毒只要人類的皮膚沾上少許，便會引致性命危險！」

阿生道：「你的意思可是說：萬一眼鏡仍戴在啞叭的頭部，遙控引爆裝置，便足以令到他死亡，是不？」

「對了，正是如此！」那位負責人道，「袖珍爆炸裝置的威力不大，但是，它足以令到一個人的面部皮膚破損，於是劇毒由破口滲入，便足以殺人！那啞叭不死，是他的運氣好！」

阿生聽到這裏，又呆了半晌，想不到那幕後人如此心狠手辣，竟然企圖引爆遙控裝置將啞叭殺死，正如那位實驗室負責人所說，那啞叭不死，是他的運氣好！

但是，眼鏡爲什麼會自啞叭的耳鼻之間跌掉？會不會是啞叭有先見之明？照情理推測，這是不可能的，因爲如果啞叭知道眼鏡框內的秘密，他決不會甘心戴上。然則，啞叭事前不會知道眼鏡原來等於一枚計時炸彈，只是他失足跌倒時，把眼鏡掉落罷了！

那麼，幕後人大概還不知道眼鏡已離開了啞叭，否則他決不會引爆眼鏡框內的爆炸裝置，以免啓人疑竇！

站在一旁的夏維探長說：「這件事看來一切繫於那啞叭的身上。」

阿生也沉思着說：「是的，只要他肯說出幕後人是誰，一切眞相就會大白。」

夏維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可惜他是個啞叭，弄得我們一籌莫展！」

阿生又問：「關於那被射擊的汽車，有下落嗎？」

「還沒有，不過，我們已通知所有修理汽車的地方，如果發覺有可疑的車輛前往修理，立卽設法通知我們，同時巡邏車已提高警惕！」夏維說。

阿生看看腕表，已是將近中午時份。他對夏維說道：「探長，我以爲那汽車可能躲在郊區一帶不爲人注意的地方。因爲它的前後擋風玻璃均已破碎，這樣的一輛汽車又怎麼可以開入市區？萬一遇上了警方的巡邏車怎麼辦？」

夏維道：「我也想到了這點，所以案發後我一直派人在碧湖灣一帶監視……」

「爲什麼不搜索一下？」阿生問。

夏維說：「你也知道，那一帶的住戶都是非富則貴的，沒有足夠證據，又豈可逐屋搜查？」

阿生苦笑道：「探長，我認爲有理由就行，警方有權這樣做的，何必證據？假如有證據時，相信亦可以找出元兇了。」

「我並非欺貧重富，只是警方經常受到指責，我們不得不小心行事。」

「本來這是你的職權範圍，我只是多嘴一提。事實上這社會中不少有錢人都是見不得光的。如果我估計不錯，那汽車不是收藏在碧湖灣道其中一幢花園洋房之內，就是駛進了森林裏去。」

夏維道：「廣泛性的調查，已經展開了，你放心吧，他們不會逃得太遠的。目前最頭痛的事，就是要找一個聾啞手語專家回來，因爲那啞叭賊不懂得寫字。」

阿生道：「他的身世查到了嗎？」

「他是一個沒有職業的單身漢，除此之外，我們一無所知！」

夏維剛想說下去，一名助手進來把他叫去聽電話。

阿生又跟化驗室的人員談了一陣，然後才離開了警局。

恐怖笑聲　巧妙眼鏡

阿生獨自駕車來到東區。

外資銀行東區分行仍然照常營業，門前看來警衞森嚴，一些好奇的市民在此經過時，忍不住駐足觀看。

、阿生停好車之後，跑到被劫銀行的對戶去！

一名特警離遠已看見了阿生，走過來對他說：「隊長，果然不出你之所料，總算給我們查出一些眉目了。」

原來阿生返回特警總部時，已將一切情形告知任如重，同時調動下屬到東區來，根據他初步的見解，在被劫銀行對面的一列樓宇展開偵查。

根據阿生的見解，他認爲劫匪事先必有人埋伏在附近樓宇之內，展開監視，瞭望，然後才可以對銀行內的一舉一動如此清楚了解。

現在阿生派出的特警組人員總算在銀行對面的一列樓宇中，找到了一間公寓，那公寓其中一間客房的窗口正好對正外資銀行東區分行。由二樓窗口俯視下去，銀行門前的一切情形固然可以一目了然，就是銀行內部情形，亦可以透過玻璃，看得一清二楚。

銀行前面的玻璃，外面是用鋼枝隔住的，內部則用輕紗遮掩，以求美觀。但是，也只有下半截圍上輕紗，上半截則空着，那是爲了爭取足夠的光綫。如此一來，假如有人倚在二樓一間公寓的房間窗前，便可以窺伺銀行內的一切動靜！

由於當時銀行被劫的情形如此古怪，所以阿生認爲事情只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就是胡子暢串同外人作弊。但是，阿生自從會過胡子暢之後，覺得他不像個會說謊的人，所以他想到屬於第二個可能性的成份較高！

第二個可能性是：胡子暢所講屬實！那麼，匪徒爲什麼會對胡子暢的一舉一動如此清楚了解？

最好又最合理的解釋就是：有人躲在一處地方暗中窺伺。

最好而又最理想的地方，當然是對面一列樓宇！

所以，阿生才會派出手下，將可供瞭望的地方，偵查一遍。結果給他們找到了那家公寓，這是可以租用的公衆地方，匪徒可能早已想到這不愧是個好地方，故此在這家公寓租下臨街的一間房。

特警們向公寓管房調查，知道這兒經常有一些阿飛型的青年男女出入。至於窗口可以俯視對面銀行的一間房，則租給一對中年夫婦已有三天。

奇怪的是：那對中年夫婦已經在昨天下午退了房！

這可能是一種巧合，但是，據管房的說，他們經常帶回一些電器，侍役以爲他們喜歡音樂而已。不過却無法確定那些電器是否收音機，或者是電唱機之類。

阿生登上了那公寓，會見了管房的。管房的說：「除了電器之外，我記得有一次他們還背着一副望遠鏡回來。」

「望遠鏡？」阿生呆了一呆。

「是的，的確是一副望遠鏡，有皮袋套住的。」管房說。

阿生更加覺得事態可疑，繼續追問那雙中年夫婦的外貌，身裁和衣飾等等，越講就越似是胡子暢口中所講的那個貴婦。

阿生通知夏維探長，派人將一幀由警方繪成的人像，交由管房去認。管房和公寓侍役都覺得可能就是這個女人，却又不敢肯定。

但無論如何，警方已將此事發表，透過報紙，希望與這對夫婦接觸！

現在一切關鍵仍然是那個咪高峯，到底他們把咪高峯收藏在什麼地方？警方甚至用儀器偵查過銀行各處——尤其是胡子暢的座位附近，但是，根本沒有咪高峯這種東西存在！

沒有咪高峯，胡子暢又怎麼可以聽到神秘人物發號施令？

阿生假想中的情形大概是這樣的：匪徒預先租用公寓那間房，用以監視銀行中的情形，然後把儀器運入。他們就是利用那些無綫電儀器，令到胡子暢在疑神疑鬼的情形下就範！

甚至連當地警方也這麼樣想，夏維探長絕對同意阿生的見解。

另一個問題却是：爲什麼電子防盜攝影機會突然失靈？

那家出售電子防盜攝影機的科學儀器公司力證一切操作正常，菲林的質素向來也十分可靠，爲什麼有一片空白？眞是令人莫明其妙！

根據出售電子防盜攝影機的代理公司解釋，更換菲林的鎖匙一直保存在警方的手上，在這種情形之下，不可能有人在菲林中做手脚。

阿生左思右想，總是想不出一個合情合理的答案。

他跑到銀行對面的合歡公寓二〇二號房間去，這是一對中年夫婦租用過的房間，由那兒一個窗口俯視，可以窺見外資銀行東區分行的內部情形。

阿生站在窗前，透過銀行的玻璃屏，根本無須望遠鏡亦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因爲這條街道並不太闊，而阿生的視力又良好。

銀行內各男女職員仍然如常地工作，顧客們根本忘記了不久之前這裏曾發生刧案。

胡子暢已將他所要提供的，都向警方提供過了。這時候也正在埋頭工作，阿生倚窗沉思之際，看見胡子暢也戴上了一副眼鏡，心中難免感到有點意外的驚奇！

阿生記得他會見胡子暢時，胡子暢是沒有戴上眼鏡的。

阿生立卽離開了合歡公寓，奔下樓去，橫過馬路，跑進外資銀行東區分行去。

胡子暢認得阿生，他問道：「是不是要找我？」

阿生說：「是的，妨碍你工作嗎？」

「不！主任已經吩咐過，警方人員要我隨傳隨到，你也算警方人員啊！」胡子暢說着，把眼鏡除了下來，準備放進抽屜中去。

阿生及時叫住他：「不要除去眼鏡，就這樣出來吧，胡先生。」

胡子暢有點莫明其妙。

他的上司——銀行中一位主任級人物，立卽調來另外一名職員接替他的工作。

在胡子暢繞過銀行內部一度鐵閘出來的一段時間裏，阿生非常留心兩件事：首先是天花板底下的電子防盜攝影機，其次便是胡子暢隣近的一位女職員花月眉。

花月眉的座位最接近胡子暢，他們二人可以說是自爲一角！因爲胡子暢的右手邊便是一條頗大的石屎柱——這是許多大廈無法避免的，而這家銀行就設在一間大廈的樓下。

頗大的石屎柱將胡子暢和花月眉二人與其他職員隔開了，所以他們的舉動往往不爲其他男女職員所注意。

最直接可以監視二人工作情形的，就是坐在他們背後的一位主任級人員。但是，那位主任如果俯首工作，也好容易錯過了他們的一舉一動。因爲胡子暢和花月眉二人的座椅較高，而那位主任的工作似乎只負責在一些單據上簽字。

胡子暢繞了一個大圈跑了出來，他的工作由另一名同事暫代。

阿生一邊與他併肩走出銀行，一邊問道：「爲什麼你平時不戴眼鏡？」

胡子暢道：「戴眼鏡本來並不好看，我怕越戴越深近視，所以只有須要聚精會神工作時，才把眼鏡戴上。」

阿生問道：「當你遇刧時，也戴上這副眼鏡嗎？」

「是的。」胡子暢說，「我上班之後，多數戴着它，一方面顯得老誠些，另一方面則看得清楚些。但平時出外時，我很少戴眼鏡。」

「可以讓我看看你的眼鏡嗎？」

「當然可以。」

阿生接過胡子暢除下來的眼鏡，仔細檢查了一遍，根本看不出什麼端倪。

胡子暢不知道阿生的想法，問道：「有什麼不對嗎？」

「你這副眼鏡在什麼地方配的？」阿生反問他。

胡子暢答道：「視覺眼鏡公司。」

阿生繼續又問：「你只有這一副眼鏡嗎？」

「是的，只有這一副。」

「你這副眼鏡，是不是經常放在抽屜中？」

「不！放在我的口袋裏。」

阿生想了想，又問：「你記得當時你聽到聲音，會不會是由這眼鏡發出的？」

「聲音由這眼鏡發出？」胡子暢根本不明白阿生的意思。

阿生說：「這點非常重要，請你仔細想清楚！」

胡子暢想了一會，沉思着說：「不！不像是眼鏡中發出來的，也許我從來沒有過這種經驗。」

「你肯定一直是這副眼鏡，中間沒有給人換過，是不？」阿生問。

「不可能的，我左右兩隻眼睛近視的度數不同，如果有人換上別的眼鏡給我戴上，一定很快就給我發覺。」胡子暢說。

阿生道：「如果有人悄悄把一副外型相同，左右眼的度數也合度的眼鏡與你原來的換掉了，你可能發覺嗎？」

「那當然不可能發覺，不過，爲什麼會有人要這樣做呢？」

阿生道：「因爲在另一宗案件中，我們發現一副奇怪的眼鏡，裏面有一副袖珍的收聽器。」

胡子暢恍然大悟：「我明白了，你懷疑有人悄悄偷換了我的眼鏡，而那眼鏡的度數與我所戴的一樣，因此我無法察覺出，是不？」

「對了，正是這樣。」阿生說，「匪徒有計劃地將一副隱藏着袖珍收聽器的眼鏡給你戴上了，然後對你發號施令。」

「嗯……」胡子暢沉思片刻，說道：「但是，他們怎麼會曉得我眼睛近視的深度呢？」

阿生苦笑道：「這不是什麼軍事秘密，也許你會在無意間透露過，也許他們到你配眼鏡的地方去查，總之他們有辦法就是。」

胡子暢又由阿生的手中取回那副眼鏡，左看右看了一會，說道：「我看不出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

阿生說：「也許在事後他們將有機關的眼鏡換了回去。不過，無論如何，這副眼鏡也要讓我們拿回去詳細檢驗一下。」

胡子暢表示沒有意見。

這時候，一名特警由阿生的汽車那邊

跑過來：「隊長，請你聽電話，是呂俠士打來找你的。」

那名特警奉命守候在阿生的汽車裏，因爲阿生的汽車中也裝有一具無綫電話。

阿生把胡子暢的眼鏡交給那名特警：「立刻送到總部去化驗，然後將結果通知我！」

特警奉命離去，阿生又對胡子暢道：「對不起，阻了你的辦公時間，回頭我會派人將眼鏡送回給你。」

胡子暢退回銀行裏去了，阿生跑到他的汽車裏去聽電話。

呂偉良在那邊說道：「有一宗刧案快要發生了，你快些帶人到市中心區來！」

「是那一間銀行？」阿生問。

「中立銀行中區總行。」呂偉良匆匆地說，「我沒有報警，但你不妨多帶一二名特警前來，我要看看刧案如何發生！」

阿生一邊揮手召來二名站在附近的特警，一邊坐上了汽車。

二名特警是阿生的下屬，他們跑過來站在汽車門外，等待着阿生的指示。

阿生沒有把電話掛斷，他對其中一名特警說：「你留在這裏繼續偵查，讓我和小丁到市中心區去一次。留意你們車上的無綫電話，我隨時可能要與你們連絡！」

那名特警答應了一聲，回到路旁一輛裝備齊全的汽車裏去了。一名叫小丁的特警卽急忙坐上阿生的汽車裏來。

阿生幾乎來不及等他將車門掩好，便迅速把車子開動！

呂偉良在那邊却說：「趁刧案還未發生，讓我告訴你一些事情，今天當我和愛莉剛剛想離開愛廬外出時，就收到一個奇怪的電話，一個青年人要求我們立卽會見他，你猜他是誰？一個業餘的無綫電專家，原來他在無意之間收到了一個秘密電台的廣播。」

「秘密電台？」阿生急不及待地問：「到底是什麼廣播？」

「有人在命令另一個人去打刧中立銀行中區總行。」呂偉良說，「現在看來時間差不多了。」

「那位專家可靠嗎？」

「他現在仍在我身旁，我相信他的話絕對可靠。」

阿生又問道：「你有沒有通知銀行方面？」

「沒有。」

「銀行裏有幾多個守衞？」

呂偉良說：「我現在隔住玻璃門，只看見一個。」

阿生一直沒有將電話掛上，一邊則加快將車子開往市中心區！

呂偉良和林愛莉在他們的特製汽車中，此外還有一名年約二十餘歲的青年人，他就是呂偉良剛才所說業餘無綫電專家。

這青年人叫許均，家裏很有錢，父親是一位富有廠商。

許均閒來無事喜歡研究無綫電，他父親所開設的是一家原子粒工廠，他名義上是廠裏的一名工程師，實際上這位少東喜歡就到廠裏走走，不喜歡的時候，一個星期也不會上班一小時。

卽使如此，他父親也認爲他是個難得的好青年，尤其是在今天這社會裏，青年人最容易染上不良嗜好，而許均却把興趣放在電子學方面，無論他日是否有成，做父親的也該心滿意足了。

許均一向仰慕「鐵拐俠盜」呂偉良師徒二人，他從朋友們找到了呂偉良的電話，所以當他無意之間收聽到一項奇怪的廣播之後，便立卽設法與呂偉良取得連絡。

呂偉良和林愛莉於是駕車將許均接儎到市中心區來。根據許均收聽到的廣播，神秘人物正命令一個人按時到市中心區的中立銀行總行來。

這神秘人物是誰，許均不知道，但是他已經將那神秘電台的頻率找到了。

由許均一手設計的新式收音機，現在正拿在他的手中，一直在留意收聽着那個神秘電台的廣播。這種非常敏感的收音儀器，可以追蹤任何波段的神秘廣播，並非一般普通收音機可以做得到的。

現在許均一直戴上耳筒，非常小心地聆聽着。

阿生的車子開到了，但是附近路旁已經停滿了汽車，想找一個停車位也十分困難。

阿生已經找到了呂偉良的汽車，他對他的下屬不知說了一些甚麼，只見那名特警下了車，跑到行人道上去找來一名交通巡警。

特警向那交通警員出示了身份證明，跟他說了一些話之後，只見那名警員突然從路口搬來一個交通路牌，放到呂偉良汽車後面的一個車位上面去！

那交通路牌是寫明：「此處不准停車或等候」等字樣的。

呂偉良也不知道這是阿生的詭計，他差點兒還以爲這是臨時交通措施，幾乎要將車子開走！

就在這時，阿生走了過來。他的車子則交給他的下屬駕駛！

那名交通警員站在汽車旁邊等候後面一輛汽車的車主回來！他手上已拿了一些交通部印製的告票——這是令到許多車主觸目驚心的東西！

果然，一位女士匆匆忙忙由隣近一家百貨公司出來，質問那交通警員：「到底怎麼一回事？」

交通警員道：「太太，請你立卽把你的車子開走！」

「別叫我太太，我還未結婚呢。」那女子又問：「這是合法停車位，爲甚麼要把車子開走？」

交通警員指指那塊木牌：「這是臨時交通措施，對不起！」

那女子無可奈何，惟有把車子開走。

那女子剛把車子開走，交通警員又將那個木牌搬開了。於是阿生的下屬立卽把他的車子開進去！

林愛莉看得有點啼笑皆非，這時候阿生已坐進呂偉良的汽車裏來。

「難怪人家都說官字兩個口。」林愛莉笑道，「你們這樣官官相衞，似乎太過了吧？」

阿生道：「沒有辦法，我們須要時刻與總部和警方取得連絡，我不想我的汽車和我的下屬離開我太遠。」

呂偉良正想把許均介紹給阿生認識，可是，許均突然顯得神色緊張地打了一個手勢，同時把擴音器扭得更大聲！他顯然是希望在場的人都可以聽到。

呂偉良那輛特製汽車不但有空氣調節，而且車窗玻璃也是與別不同的，由車內可以看見街外景物，但車外却看不透車內的情形。因此，各人坐在汽車裏幹些甚麼，連過路人也無法知道。

阿生也算得上是個電器專才，所以他一看許均的製作就知道他是個專家。

那神秘聲音說道：「阿才，你現在已經走到中立銀行總行的門前了，進去吧！依我的方法去做，別慌張！你一定會成功的。」

「阿才！阿才是誰？」阿生說着，望向中立銀行大門之前！只見那兒人出人入，看來並沒有甚麼不對勁的地方。

車內各人也跟阿生一樣，把視綫一直集中到中立銀行的大門口去！

中立銀行總行的大門是用二扇厚玻璃製成的自動門，因此各人透過那玻璃門可以看見近門處有個持着獵槍的守衞。

有個手持紅白相間的盲人手杖的瞎子走了進去，那武裝守衞很有同情心，伸手扶持着他，帶他到柜圍前面去。

瞎子說了一句「謝謝」，那警衞員走開了！

警衞員發夢也想不到這瞎子原來是個刧匪，相信任何人也無法想到他的身份。那窗口內的銀行職員問：「先生，你提欵嗎？」

「是的。」瞎子翻着那雙盲眼，把一個存摺遞了進去！

那女職員接過了，打開存摺準備送入電腦系統去。豈料就在這一剎那之間，她整個人僵住了！

存摺是假的，只有外皮印上該銀行名稱，裏面白紙黑字寫着：——

「不要作聲！否則我們會同歸於盡，看見了嗎？我手上有一顆炸彈。」

另一行則寫着：——

「小姐，你花容月貌，但我却是個瞎子，死不足惜，希望你可憐我，將抽屜裏的錢都交給我，不要驚動其他人！」

那女職員驚呆之際，又聽到她面前的瞎子道：「小姐，請快些！時間無多！」

女職員看見瞎子手上有條手帕，他好像在抹汗，事實上他是沒有汗的，手帕隱約露出一些東西，好像是手榴彈。

女職員嚇得花容失色！唯有依從他，把一扎鈔票遞去窗口。

但是，那瞎子道：「別以爲我眞是瞎眼的，我知道抽屜裏還有許多鈔票，都交給我吧！」

女職員看看他戴的是一副黑眼鏡，却看不清楚他的眼珠，倒相信他是個僞裝的瞎子。於是把抽屜中所有鈔票都交給他！

瞎子把一個布袋打開，將鈔票盡掃入袋中！

這時候，其他的職員發覺了，有人通知守衞員。

守衞員回頭一看，想不到竟然是他摻扶過的瞎子顧客，他差點不敢相信！

守衞員正要舉槍喝止，那瞎子却舉起手中的手榴彈，作勢說道：「你一開槍，我們就只有同歸於盡！」

在場的顧客無不嘩然！櫃圍裏面一個經理高聲叫了出來：「不要開槍，讓他走吧！」

瞎子已把手帕除下，盲人手杖也拋棄了，只把載滿了鈔票的布袋掛在肩膊之上，雙手捧住那枚手榴彈，一隻手指已經扣在引爆圓環之內。

這時候，顧客們紛紛僵呆一旁，不敢妄動！那名持槍的守衞員投鼠忌器，也不敢採取行動！

沒有人相信這刧匪是個眞正瞎子，單看他走路時的情形就像個開眼人一樣，他不會碰着障碍物，也不會撞着呆若木鷄的顧客們，大踏步走向玻璃大門！

阿生已經在外面採取戒備，他的助手和一名交通警已經令行人不要接近銀行。

呂偉良等人是在汽車裏，靠許均那具無綫電收聽儀器知道銀行內發生了刧案。

神秘幕後人在指揮那瞎子行事，甚至告訴他附近沒有警察。

阿生担心那是一枚眞的手榴彈，也明知盲人是受人利用而已，他不想有人命傷亡，所以一邊通知警方，一邊和助手把一名交通警員找來，但只能在街外戒備，却不敢闖進銀行裏去！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則在許均的協助下，希望找出神秘幕後人的所在地。

許均只發覺那神秘電波似乎很近，可能就在這條街道上。

但是，呂偉良和林愛莉四下裏張望，却又見不到有可疑人物或汽車。

銀行附近的路旁雖則停滿了汽車，却都是見不到有人在內的。

呂偉良感到迷惑，正想下車去，許均突然高聲叫了起來：「留意那輛客貨二用車！」

許均一直在留意收聽着那神秘人的聲音，呂偉良和林愛莉聽他這麼一說，立卽把視綫移到銀行門前停放着的一輛小型客貨二用汽車之上。

那汽車裏本來沒有人的，但現在司機位上面不知道由那裏走出兩個人來！

阿生看見瞎子走到行人道上，正擬採取行動，只見瞎子突然站了下來！

阿生不知道他要怎麼樣，也不敢肯定他是眞的瞎子還是僞裝的。如果他是僞裝的，只要有人接近他，他就可能擲出手榴彈！

就在這剎那間，只見那瞎子突然將布袋，擲在那輛客貨二用車的後面去！

阿生就趁住這時候飛撲過去！瞎子顯然意料不到，他的右手因爲用來擲布袋上車，只用左手握住那一枚手榴彈，阿生現在就施展了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將瞎子的手肘部位用力一扣，瞎子整條手臂登時麻木非常，不由自主地五指鬆弛！

但是，瞎子也機警非常，只見他的右手急忙回防，說時遲那時快，手榴彈的引爆圓環已被他拉開了！

阿生這一驚非同小可，拚盡了生平氣力，沉肘力撞，雙手全力奪得手榴彈！

與此同時，客貨二用車上一名男子突然由車窗伸出一支手槍來，阿生那名助手眼明手快，他本來打算衝上汽車上面去，制止對方開車的，這時却改變了主意，迅速拔槍還擊！

阿生因爲奪得一枚卽將爆炸的手榴彈

在手，一時之間也想不到該將它擲在那裏才合適，突然間他看見那輛客貨二用車正在開動，車上匪徒正開槍向他射擊，於是阿生順勢打滾，同時順手將手榴彈擲到那輛汽車去！

阿生趁住那一滾之勢，將正在衝向客貨二用車的瞎子推倒地上！

就在此電光石火的刹那間，「轟隆」一聲，手榴彈已在汽車上爆炸！

客貨二用車失去控制，橫衝直撞之際，就在爆炸聲中停了下來！

一個人影由車上滾了下來！他就是持有一支手槍的匪徒！只見他滿身鮮血，仍然拚命奔逃！

瞎子給阿生順勢推倒地上，避過了爆炸碎片的飛襲，事實上街上路旁的汽車已有不少受了創傷，幸好阿生早已料到可能有槍戰事件發生，令助手和警員禁止行人接近那裏！否則人命傷亡勢所難免！

這時候，阿生高聲招呼他的助手道：「替他加上手鐐……」

話猶未完，阿生已經持着手槍飛奔過去！

那名受傷的匪徒雖然受了傷，仍然且戰且退，藉住路旁汽車的掩護，逃向街口那邊！豈料就當他掠過一輛汽車旁邊時，那輛銀灰色的汽車車門突然之間被人用力推開了，那受傷匪徒完全意料不到有此一着，於是身不由主地，立卽被撞倒地上！

那匪徒還未想得到這是怎麼一回事，呂偉良已經由那輛銀灰色汽車裏出來！

匪徒雖然被撞倒地上，手槍仍然在着，只見他仰臥地上，舉槍欲擊之際，呂偉良已經先發制人，縱前一步，伸杖力擊！那傢伙的手槍立卽被擊出丈外！此時阿生亦已趕到，把他自地上抽起！

警車聲一時風起雲湧似的，自四方八面趕來！但是，現場上早已受到阿生和他的助手所控制！

接載贓欵的汽車仍在焚燒中，駕駛汽車的匪徒已經渾身着火，燒成焦炭！一些警員正利用警車上的消防滅火器灌救！

呂偉良想到那滿身鮮血的匪徒可能是重要的綫索，於是提醒阿生把他及時送往醫院急救。

瞎子在驚魂未定之際，早已被特警押上停在道旁的防彈汽車裏去！

那輛汽車是阿生駕駛的，不但防彈，同時配備有無綫電通訊系統，因此特警總部和當地警方已分別接到消息，加緊派出更多人員趕到現場來！

一時之間，那兒一帶如臨大敵，武裝警員荷槍實彈，在附近一帶戒備！

夏維探長聞訊駕車趕到現場，只見一袋被燒得殘缺不全的鈔票被警員搬到行人道上，數名武裝警員在旁看守着！

阿生走過來道：「又是另一宗罕見的奇劫——一名瞎子打劫銀行，這可能成爲世界性新聞之一，我們這個地方越來越受人注意了！」

夏維探長看見呂偉良和林愛莉也在着，心裏感到驚奇地問：「咦！你們怎麼也來了？」

阿生把許均無意間收聽到無綫電神秘廣播的事說了一遍！

呂偉良道：「探長，看來你必須派人保護許先生，我知道凡是你們警方知道了的事，一定逃不過新聞界的耳目，此事一經渲染，他就有危險。」

夏維知道了這件事的來龍去脈之後，埋怨着道：「你不該這麼遲才通知我們警方，這是非常危險的事！」

呂偉良苦笑道：「探長先生，如果我老早把這件事告訴你，你們警方可能大舉出動，那時銀行可能避免遇劫，但事件的幕後眞相則永遠無法明白。」

阿生也道：「是的，探長，奇怪的劫案實在太多，一羣殘廢人實在太可憐了，我眞不相信他們會自己跑去做壞事。」

林愛莉在旁說道：「相信必有人在幕後主使，我們必須查出眞相。」

夏維無話可說，轉進銀行裏去調查。

阿生走進他的汽車裏去，那瞎子在助手的監視下非常鎭定。

呂偉良和林愛莉也分頭展開工作，呂偉良跑進阿生的汽車中去，林愛莉則隨着夏探長進了銀行裏面。至於那個年青的無綫電專家許均，則留在呂偉良那輛特製的防彈汽車中，由二名探員陪着！

呂偉良師徒二人都非常担心他的安全問題，但是，他本人却若無其事地，繼續收聽那神秘廣播。同時加以錄音。

阿生在他的汽車盤問着那名瞎子：「你到底是不是眞的盲了？」

「你猜猜吧！先生。」瞎子態度輕鬆，但表情難免有些呆木！

阿生伸手將他的眼鏡除下，發覺眼鏡確實有些與別不同。

瞎子的太陽眼鏡一經除下，便可以看見眼鏡框上貼住臉部的部位，有些金屬凸了出來，再仔細看淸楚，眼鏡框的鼻樑架上，也有些閃閃生光的東西，這些東西乍然看上去，好像是玳瑁眼鏡框上的反光甲紋，但是如果小心觀察，就可以發現那是一些袖珍的鏡頭——就像攝影機上面的鏡頭一樣。

阿生平時已經非常喜愛一些新奇的事物，自從加入了特警組之後，對於一些科學新產品，就更加留意，看見了瞎子這副眼鏡的裝備，阿生的心裏也明白九分。

「這是美國發明的最新『助視器』，誰給你的？」阿生一語道破！

瞎子却有點意外地怔了一怔：「警探先生，你似乎知得比我更多！」

「看那一方面吧，說到科學方面的新產品，我可能知得比你多，因爲你看來是個眞的瞎子，讀書閱報一定困難重重。雖然外國已有人製成一種新型電腦，能在最短時間之內，把各種印刷品變成『盲人點字』，代價也不太貴，但我相信你的後台老闆還未採取這類儀器帮助你去增加新的知識。不過，他却利用最新的科學儀器叫你去打劫。」

瞎子嘆了一口氣：「是的！他實在該死，剛才竟然想留下我不顧而去！」

「你是說你的後台老闆吧？」

「是的，就是他！」

阿生問：「他是誰？」

「我不知道，只知道他叫M先生。」

瞎子說，「他令我幾乎能『看見』外間的一切事物，所以我一直把他當作神仙一樣。但是，我却想不到最後關頭，他竟然準

備犧牲我！」

阿生道：「他根本自始至終志在利用你，事成後你便變得毫無用處了。」

「也許你說對了，警探先生。」

阿生道：「我不是本市的警探，我是一名國際特警，本來這也沒有多大的分別，但是，趁我未把你移交給本市警方時，我勸你最好講眞話。否則，交到本市警探手上，他們怎樣對付你，我也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當然明白。我未遇到M先生之前，我曾經行乞，結果也不止一次地給他們拉過上法庭，也罰過不少的金錢。」

「但是，現在你不是當街行乞，而是犯了刑事罪案，你明白嗎？」阿生道，「警探對付刑事犯人的手段，決不是就此送你上法庭那麼簡單的。」

「我明白了，你不用多說，就算你不提醒我，我也會和盤托出！」瞎子說，「事情開始時，是當我在一處橫街行乞，忽然有個男子走近我身邊，給了我一張十元面額的鈔票。」

「於是你覺得他是個善長仁翁，對嗎？」阿生說。

瞎子苦笑道：「不！我當時已曉得此時此地不會有個人會有這麼好心腸的，能大破慳囊，給我一元的已經少之又少。」

「後來怎樣？」

「後來他說：『你眞可憐，你是不是完全看不見東西？』我說是的。於是他又道：『我是一位醫生，又是一位科學家，我最近發明了一些東西，可以帮助一個盲人走路，我們姑且叫它助視器，你有興趣試一試嗎？』當時我萬二分高興，於是我上了他汽車，跟他去到一個地方——。」

阿生問道：「你可知道，那是甚麼地方？」

「先生，你也知道，我是個瞎子，怎可能看得見外面的景物？」

「但你一定可以分辨得出，到底那是郊區還是市區地方。」

瞎子想了想，說道：「是郊外，因爲我聽到迎頭而來的汽車開得很快，『呼』的一聲就一掠而過！後來我又聽到一些樹葉沙沙作響的聲音。我想那一定是郊外地方。」

「車子大約行了多少時間？」

瞎子說：「大約半小時左右。」

「好極了，你繼續說下去！」阿生向助手遞了一個眼色。

只見那名特警離開了阿生的汽車之後，跑到另一輛特警組的無綫電指揮車上面去！他把消息傳回總部，由總部派出直升機到郊區去搜索！

那瞎子這時又對阿生說出當時被「M先生」帶到不明地點之後的情形。

鐵枴俠盜呂偉良呆坐在一旁，默默無言地聆聽着，一直沒有揷嘴說過半句話。

瞎子說：「當時M先生讓我戴上了一副特製的眼鏡，叫我不用持着手杖去走路，我以爲眼鏡眞能令我復明，但戴上之後還是一樣見不到東西……」

阿生道：「但是，當你戴着這眼鏡走路時，萬一前面有障碍物時，由眼鏡發射出來的紅外綫，便會在你耳畔發出警告的聲音，這就等於幫助你找出正確的路綫，不致讓你絆倒。」

「是的，情形果然就像你剛才所說的一樣。」瞎子說道：「當我試用了一小時之後，便逐漸習慣了如何使用，用上了一兩天，我便能精細地分別出前面的障碍物到底是一些硬物或軟物。如果前面是一幅牆壁或板障，大約我走到三四公尺之外便可發覺，假如前面是一張窗簾之類的布質軟物，大約在兩步左右我便收到紅外綫的警告訊號。眞的是方便無比！」

「那是紅外綫助視器！」阿生說，「M先生這樣幫你的忙，一定有代價的，是不？」

「是的，他說這種巧妙的眼鏡，只有他一個人可以製造。」

阿生道：「他說謊，這是一九七二年美國工業研究雜誌選出來的最優秀產品之一，專供盲人走路時用的，絕對不是他發明的。」

「如果不是你說出來，我眞的以爲是他設計的。」瞎子又說，「但無論如何，我當時是由衷地感激他，因爲他不但供給我豐富的生活享受，還給我這副新式的眼鏡。」

「於是你便甘心供他驅使，是不？」

「是的，他說：他的研究工作仍在進行中，所以須要經費。他的目標是進一步製造一種令到盲人可以完全看得見外間景物的更新更神奇的眼鏡，我覺得M先生的工作非常偉大……」

阿生說：「如果M先生有這麼偉大的思想，政府卽使不支持他，相信也有不少人去支持他！」

瞎子道：「他也對我說過了，這兒的政府只知賺錢，對這種有意義的工作不會感興趣的，至於要求私人機構支持，更是一種夢想，因爲經費龐大，又未必有把握成功，沒有人肯做這種蝕本生意。所以我便決心幫助他，聽從他的指揮，想盡辦法去籌措經費讓他安心爲我們盲人造福！」

「這不過是他利用你的一種藉口！」阿生又問：「今天是你第一次行劫嗎？」

「不！過去我也打劫過路人，那是試辨性質，結果M先生認爲滿意了，才策劃今日這一次打劫銀行的行動，却想不到會失手！更想不到他竟然出賣了我！」瞎子氣憤地說！

阿生試戴那副太陽眼鏡，同時閉上眼睛，移動着頭部的方向，看看是否情形一如瞎子所說的一樣。豈料眼鏡戴上了之後，却又令到阿生登時呆了一陣！

阿生還無法確知眼鏡中是否裝上了紅外綫，但是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笑聲却於此時在他的耳邊傳了出來！

那可怕的笑聲簡直有如童話故事中的女巫發出的狂笑一樣，又像是恐怖電影中的殭屍的陰森笑聲。總之令人聽了毛髮直豎！

呂偉良從阿生的神色中已經看出事情不大對勁，同時也由於許均的收聽神秘廣播，令到呂偉良早已料到眼鏡中必有一種收聽儀器，相反，眼鏡框中隱藏了紅外綫反射裝置，反而令呂偉良事先想不到。

因此呂偉良在旁問阿生：「有什麼不對嗎？」

阿生把眼鏡交給呂偉良試戴，那種可

怖的笑聲時斷時續⋯⋯

呂偉良立卽檢查眼鏡肚的另一邊，果然有一副袖珍的收聽器——就像阿生在碧湖灣道王結家中發現的那名聾啞刼匪所配戴的一樣。

這隱藏在眼鏡框中的收聽器，製作極之精巧，那輕微的聲音，只有把眼鏡戴上，讓兩隻眼鏡肚貼着耳根上面的腦部，然後才可以收聽到。

阿生問那瞎子：「剛才你就是在這眼鏡中收聽到M先生的命令，然後依他的吩咐去做，是不？」

瞎子點點頭：「對了，M先生認爲這件事萬無一失。但是⋯⋯」

「百密總有一疏，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事，何况M先生本來就準備犧牲你的。」阿生說，「可惜你愚蠢到把手榴彈引爆，要不是我及時把手榴彈投入他的汽車中，許多無辜性命可能與你一同受傷或死亡！」

「是的，我實在太愚蠢，也是有點身不由主，因爲戴上那副眼鏡之後，我便好像受到一股無名力量的控制一樣。」瞎子說，「當時M先生命令我趕快將載住鈔票的布袋，向住前面五英尺的地方扔上去，我於是照足他的說話去做。」

阿生不禁暗暗驚奇，一個瞎子在無綫電儀器的指示下，竟然可以做這許多事情，而且做得分毫不差，簡直是匪夷所思的事！但這是他親眼目覩的事實！

呂偉良這時候才揷嘴問道：「M先生是否就在那輛客貨二用車之上？」

「我也不知道！」瞎子說，「我只知道當時我站立的位置前面，大約五英尺的地方，有一輛車子後面的貨卡是打開的，只要我用力將布袋扔上去，我的責任便完了。」

阿生說：「難道你沒有想到自己的安全撤退問題嗎？」

「當時我的確未有想到這點。」瞎子說道：「我以爲M先生一定會有辦法把我弄走的，可是現在越想越不對勁，正如你剛才所說，他們是存心出賣我的。」

「他們？你的意思可是：除了M先生之外，還有一些人嗎？」阿生問。

「是的，他還有助手，起碼也有二三個。」瞎子說。

呂偉良若有所思地說：「然則，那個被燒死和另一個被槍傷的，可能並非M先生。」

瞎子嘆氣道：「可惜我看不見他們的樣子。但是，我却認得M先生的聲音！」

呂偉良於是把那副眼鏡給瞎子戴上，說道：「請你小心聽淸楚，這種笑聲又是誰的？」

「是M先生的錄音聲帶！」瞎子毫不考慮地說：「這也是一種警報訊號。」

「什麼警報訊號？」阿生問。

瞎子道：「就是表示我們可能有危險，叫大家小心點！」

「是給誰聽的？」阿生又問。

瞎子道：「給我和他的助手們。」

呂偉良道：「這麼看來，M先生的爪牙不止二三個人那麼簡單。」

「你怎麼知道？」瞎子反問道。

呂偉良說：「很容易想像得到的，如果只有三兩個爪牙，根本無須設立這種訊號。如果我估計不錯，M先生所領導的，是一個有規模有組織的匪幫，你只不過是衆多受M先生利用的人之一而已！」

瞎子呆在一旁！

阿生問道：「那枚手榴彈也是他給你的嗎？」

「是的。」瞎子木無表情地說，「但是他告訴我，那只是玩具而已！」

「玩具？」阿生苦笑道：「差點兒你我都一齊死在它的破片之下呢！」

「是的，我現在才知道M先生一直在欺騙我！」瞎子說。

阿生又說：「還有一件事你不妨知道，就是銀行內裝置有電子防盜攝影機，因此卽使我不逮捕你，恐怕你也逃不了多遠，尤其是你過去已經有過案底。」

瞎子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我太笨了，眼睛瞎了什麼都不知道，還要被人利用。先生，你可以救救我嗎？」

阿生問：「你家裏有些什麼人？」

「一個老媽子，還有妻子兒女。」瞎子阿才說，「妻子雙眼也是盲的，二個子女一個三歲，一個未滿周歲。」

阿生道：「你放心好了，卽使你將來有罪，我們也會想辦法幫助你的家人，何况像你這種情形，我相信政府一定會設法在福利基金下撥欵救濟他們！」

瞎子又在唉聲嘆氣，大有悔不當初之感。

呂偉良聽到這裏，更加對那個幕後罪魁M先生恨之入骨。

夏維探長這時才和林愛莉由銀行裏出來！

阿生對夏探長說：「這個人我暫時交給你，希望你吩咐你的下屬善待他，這個人對我們太重要，不能放他，也不可虐待他！」

夏維令助手將瞎子阿才押走，又對阿生說：「這件事似乎已經了結，動手刼銀行的人落了網，幕後主使者亦已證實一死一傷！」

「我看不會這麼簡單。」阿生說，「我師父推測這是一個有組織龐大匪幫。」

夏維回頭看看呂偉良，他正傾耳細聽着那副太陽眼鏡中發出的神秘聲音。

夏維出奇地問阿生：「他幹什麼？」

阿生向他解釋道：「他在聆聽着魔鬼的笑聲！」

夏維一怔：「什麼魔鬼的笑聲？」

呂偉良把太陽眼鏡替夏維戴上了，夏維只聽到一陣陣非常美妙的音樂。

林愛莉忍不住問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神秘電台已經改播華爾滋音樂。」呂偉良說。

夏維把眼鏡除下，左看右看了一會，說道：「瞎子剛才就是戴上了這東西去打刼的嗎？」

「是的。」阿生說，「我們剛才所收聽到的是一種可怖的笑聲，根據瞎子阿才的解釋，那是他們約好了的警告訊號。」

呂偉良道：「因此我推測他們還有其他黨徒，這是非常順理成章的事。」

夏維說：「這副眼鏡交給我們帶回去化驗，這是重要證物之一。」

呂偉良當然沒有意見。阿生說：「你可以把它帶回去，但是裏面都是一些超袖珍的儀器，比手錶的零件更加精細，萬一你們沒有足够的測探器材，請與我們特警組連絡吧！」

阿生原是一番好意，但夏維總覺得他在衆人面前搶了自己的鏡頭，因此老大不高興地說：「放心吧，我們什麼儀器都齊全！」

「那就再好不過了！」阿生說着，就離開了他自己的汽車。

林愛莉趁住這時候，把銀行裏面的情形告訴了呂偉良。

阿生登上特警組的無綫電指揮車，這車子不但有着與特警總部直通的電話，還有着完善的無綫電通訊系統，可以和正在天空中飛翔的特警組直升機取得連絡。

阿生剛登上了指揮車，一名特警就對他道：「隊長，你來得正好，處長要找你談話！」

阿生接過聽筒，任如重在那邊說：「阿生，你到底在搞什麼？剛送回來的一副眼鏡，只是一副普通近視眼鏡，經過一再小心檢查，並無可疑之處。」

「處長，我只是懷疑它可能有問題而已，既然如此，請派人將那副眼鏡送回給外資銀行東區分行的男職員胡子暢。」阿生說。

任如重又問：「你那邊有些什麼發現呢？」

「刼匪的眼鏡是最新式的設計，正交夏維探長帶回去檢驗。」阿生反問道：「直升機在碧湖灣道一帶的搜索，有些什麼發現？」

「還未有報告回來，但你可以直接跟他們連絡。」任如重說，「這件事如果警方認爲無須我們加以援手的話，我看我們也該退出了。」

阿生道：「處長，事到如今，我們已勢成騎虎，爲了大衆利益，我們決不能退出！」

「告訴你，我們還有國際性的販毒案件須要處理，你切勿浪費我們的人力啊！」任如重最後只能這樣警告阿生。

任如重知道阿生要理的事，誰也阻止不了，卽使他是阿生的上司。

阿生把與總部直通的電話掛斷之後，又與正在郊區上空展開搜索行動的直升機取得連絡。

直升機上的特警表示並無可疑屋宇發現，阿生叫他們設法在公路兩旁找尋可疑汽車，那可能是一輛前後擋風玻璃俱毀的汽車。

阿生又指示他們留心一些屋宇的屋頂，只要發現一些可疑的發射天綫，便立卽向他報告。必要時直升機必須重返總部，把測探儀器帶來！他認爲瞎子阿才的說話相當可靠，匪黨總部可能設在郊外，那麼，那個神秘電台自然也在郊區！

阿生吩咐妥當，便與呂偉良和林愛莉等三個人驅車前往醫院，他認爲那個受傷的槍手十分重要。只因爲他受傷過重，阿生担心他死去，故此希望在他的口中知得更多。

在醫院的犯人病房內，那名疑犯正接受急救手術，根據醫生的意見，認爲他不致有生命危險！阿生這才放下心頭上一塊大石！

他們在走廊外面等待着，夏維探長的一名助手和一名探員在嚴密戒備。他們不但認識呂偉良等人，還知道他們對這件事的重要性。

探員把一些東西交給阿生：「這是在他身上找到的一副眼鏡。」

「又是一副眼鏡？」阿生怔了一怔：「在什麼地方找到的？」

「在他的內衣袋裏，收藏得相當周密！」那名探目說，「要不是抬他入來時，眼鏡跌了出來，恐怕還要過了一陣才可以發覺！」

阿生試把眼鏡戴上，可是什麼聲音都沒有。

阿生除了下來，仔細覗察，一時之間也看不出什麼破綻來！

呂偉良接過細看，輕輕把眼框上可以活動的地方按了一下，那是一枚極之細小的螺絲，然後再戴上去，一陣陣悅耳的音樂就傳了出來！

不過，除了戴着眼鏡的呂偉良之外，阿生等人是聽不到的。

林愛莉也接過試戴一下，果然是一陣陣令人陶醉的樂曲。

林愛莉把眼鏡交給阿生，說道：「看來匪徒都少不免有這麼一副巧妙眼鏡！」

阿生試戴過之後也說：「這的確是十分巧妙的製作，但是，每副眼鏡每次所收聽到的聲音，是否完全一樣？我眞感到懷疑！」

林愛莉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瞎子阿才所戴的一副，顯然跟這對不大相同，那麼，他們的眼鏡所能收聽到的，會不會也各有不同之處？」阿生說。

「相信不會的。」呂偉良道，「瞎子阿才不是說過，笑聲是一種緊急警告訊號嗎？這表示對其他人也有同樣作用！」

阿生道：「可是我的想法却不同，他們的秘密電台可能是分組廣播，每一個行動小組有每一個不同的波段。不過無論如何，現在我們也得設法查出他們總部之所在，才可以將歹徒一網成擒！」

但是那探目却說：「沒有用的，當那傢伙淸醒時，我們已經問過他了，他什麼都不肯說。」

阿生想了想，道：「希望我的辦法可以行得通！」

這時候，醫生由犯人病房出來，對他們說：「疑犯不會再有生命危險，但是，希望你們讓他多休息，別問得太多。」

探目和阿生於是入內。

那受傷的歹徒叫伍九，他看見阿生便認得他是令到自己受傷的人，因此狠狠地盯了他一眼！

阿生毫不介意地說：「我其實救了你一命，你應該感激我才是！」

伍九說道：「是的，如果現在老子有槍在手，我一定用一枚子彈孝敬你！」

阿生說：「M先生想殺害你們滅口，可惜你們還活在夢中。」

伍九怔了一怔：「你說什麼？」

阿生道：「M先生在你的眼鏡架上，隱藏了一副超袖珍的爆破器，只要他曉得

你們失手，便用遙控方法引爆，那時你便會中毒身亡！」

伍九半信半疑地說：「M先生不會用這方法對待我們的。」

「你以爲我現在是講故事嗎？」阿生道，「那爆炸器非常精巧，威力也不大，但足以爆破人類身體上任何一個部份的皮膚，將一種劇毒毒液滲入人體之內，而令到中毒者在數秒鐘之內死亡！」

伍九呆了一陣，因爲阿生現在口述的並非一篇恐怖小說，而是他本人所熟悉的事實，他對M先生的信念開始動搖了。

阿生說：「如果沒有這回事，即使我更會說謊，也不可能知得這麼多。但是，從你身上搜出的一副特製眼鏡的框架之內，卻給我們的化驗人員發覺了這項十分可怕的秘密！」

伍九不能不相信阿生說話，他含恨地說：「想不到那老傢伙如此心狠手辣！」

阿生道：「如果你還不趁早說出了他所在，可能還有更多人死在他的手中！」

「你們即使知道了，也不可能抓住他的。」伍九說，「那老鬼十分狡猾，這時候，他可能已逃之夭夭！」

阿生道：「請你相信我們，我們一定有辦法把他找回來！」

那探目也說：「是的，如果你聰明的，現在就是你贖罪的好機會了。」

伍九想了一會，終於說道：「好吧，我帶你們去就是了！」

於是伍九就在警探和阿生等人的押解下，乘車直駛郊外！

郊區碧湖灣道上，警察已設下檢查關卡，直升機正在上空盤旋，特警組人員正配合當地警方人員在碧湖灣住宅區一帶展開搜索行動。

阿生問伍九：「M先生到底有多少手下？」

「我也不大清楚，不過我相信一定不止我和郝雄二人。」伍九說。

「誰是郝雄？」

「就是駕車那個司機。」

林愛莉這時在旁插嘴問伍九：「爲什麼我們較早時看不見汽車裏有你們二人在着？」

「我們爲了避免警方注意，一直伏在汽車裏躲了起來！」伍九說道。

「怪不得你們會突然在汽車裏出現！」林愛莉又問：「爲什麼你自己有多少同黨也不知道？」

「這也沒有什麼奇怪，M先生爲人謹愼，我們分組奉命行事，一切任務也是臨時才知道的，這樣可以避免消息外洩，發生危險！」伍九說道。

阿生忍不住說：「難道你從來沒有見過其他同黨嗎？」

「見過是見過的，但只有郝雄一人，我和他算是一組。」伍九道，「除此之外，我們只見過M先生，甚至瞎子阿才也是最近才認識的。」

前面由警探駕駛的汽車停了下來，原來特警組人員已將那一段道路封閉！

一架沒有漆上任何標誌，只有編號的直升機停在公路中央，阿生認得那是特警組的直升機，於是他立刻走下車去！

一名特警老遠已認得阿生的汽車，他立刻跑過來！

阿生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那名特警說：「隊長，你吩咐我們留意可能私設的電台的屋宇，我們剛剛發現那邊一間別墅的屋頂佈滿了僞裝天綫！」

「別墅內有人嗎？」阿生一邊跟他併肩走過去，一邊問道。

「有的，但爲謹愼計，我們完成了包圍網之後，才去拍門！」特警說道。

阿生這時已走到一幢別墅門前，只見這兒裏裏外外，樹影婆娑，一片陰森！

這應該是碧湖灣道的中段，往前再行數分鐘車程，便可以到達「愛廬」了。

凡是建築在這一帶的花園住戶或別墅，都是沒有系統的，因爲這兒是私人開發的郊區，因此可能走很遠路也不見一幢屋宇，也可能連接地有十間八間花園住宅出現。而眼前出現的這一幢別墅，正是孤另另地建築在一處路旁的小山崗之上的。

特警組配合當地警員的包圍網已告完成，於是阿生親自前往按門鈴！

別墅之內不知道有沒有武裝，但是，所有參加這次行動的特警都穿上了避彈衣，就只有一個阿生沒有！

但門鈴按了良久，也不見有人出來應門！

阿生心裏奇怪，問他身旁一名下屬：「剛才你不是說屋子裏有人嗎？」

「是的，隊長。」特警說道，「剛才我們在直升機上的確看見屋內的院子裏有人走動。」

阿生心知有異，於是叫人破門而入。

但是，屋內空無一人。阿生令各人到處搜索，仍然鬼影也見不到一個。

各人均感無限驚奇，因爲四下裏已經展開包圍，照道理不可能讓他們逃出的。

屋內表面上也看不見有可疑的地方，但從一切擺設看，顯然有人在此居住。

一組特警在後院內找到了一輛殘破的汽車，那車子用油布遮蓋，油布漆上了掩護色，因此即使用直升機在空中偵察，也不易看見任何破綻！

阿生聞訊趕往一看，赫然發覺那是他開槍轟擊過的汽車。

車子前後擋風玻璃均已殘破不堪，一些有用的汽車零件亦已被拆除下來！

阿生肯定這是他要找尋的匪巢，下令加緊搜索，相信這屋子裏必有地下室！

阿生又帶人攀登天台，一些經過掩護的無綫電發射天綫果然在那裏發現。

阿生雖然不是專家，也對無綫電有頗深刻認識，於是跟踪綫路，希望找出發射器材之所在。到了樓下綫路已深入牆角。

阿生更加肯定地下室的存在，他親自去找尋入口處，終於給他在一個酒吧櫃枱後面發現了一個活動的酒櫃，裏面果然就是一度暗門！

阿生身先士卒，衝了入去，身穿避彈衣的特警和一批警探，亦跟着先後湧入。

下面是一個頗大的地下室，正如阿生所料，大批無綫電發射器材就收藏在這下面。唯一感到意外的，就是他們未遭到任何抗拒！

數名男女呆若木鷄似的，獃在一旁！他們面無表情，只有少數目光中充滿了恐懼！

有些人正坐儀器之前，有些頭戴耳筒，他們顯然是無綫電台的工作人員！

阿生令各人將他們監視，逐一加以盤問，這時才發覺有些是啞巴，有些則是盲眼的，更有一名是雙足殘廢的。他們差點兒以爲錯闖了殘廢療養院！

會說話的一時之間也不知如何作答，他們顯然感到手足無措！

這裏大部份儀器都是自動的，任何人只須經過簡單訓練，便懂得如何操作。

阿生知道罪魁禍首就是「M先生」，因此向各人查問誰是這裏的主腦，但是，這裏的人都說M先生很少到這兒來！

阿生半信半疑，把槍手伍九帶了入來，伍九也說這班人之中沒有一個是M先生。伍九甚至不知道別墅下面有個如此龐大的地下室！

特警組和當地警方無綫電專家已奉命應召而來，希望從秘密電台中找到答案。

聾啞專家也趕緊乘坐直升機來到別墅中，希望從那班聾啞人之中找出綫索來！

阿生雖然抓不到M先生，也總算有了一點收穫，現在他們起碼也知道這秘密電台就是發出神秘廣播的地方。唯一感到意外的一點就是：M先生每發佈命令，並非由這裏直接播出，而只是由這裏轉播而已！而那魔鬼似的笑聲，以及令人陶醉的音樂，也只是一卷卷的聲帶。完全可以由這班殘廢人利用電腦操作播放出去。

沒有人知道M先生的所在，只能從各人的口供中描述出M先生的樣貌，然後由警方的繪圖專家畫成畫像，再由警方透過報章和電視台向羣衆示意，希望藉此找到這神秘幕後人的下落。

憑着地下室內的新型設備，警方的無綫電專家發現了另一項令人震驚的事實，那就是這裏只能算得上是個重要轉播站。

M先生可能有一座流動的無綫電台，隨時可以直接指揮一次有計劃的劫案進行，而執行打劫任務的，都可能戴上附有耳機——收聽器的眼鏡，甚至可能全是一些殘廢而被利用的人！

「鐵拐俠盜」呂偉良本身也是個廢殘人，他自然同情這班慘受利用的殘廢人。同時亦更憎恨M先生！

阿生現在幾乎可以肯定，一連串的劫案是由M先生策劃。但是，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M先生？師徒二人實在費煞思量。

秘密電台　殺人音波

由於匪幫這秘密總部的被發現，更多警方高級人員趕到現場來！

夏維探長也跟業餘無綫電專家許均趕來了。

許均是最早發現無綫電神秘廣播的人，他將收到的波段和頻率核對一下，也覺得這只是一個轉播站，另外可能還有個流動性的秘密廣播電台。

許均應邀和警方的無綫電專家在一起研究地下電台的儀器和結構，希望能夠發現更多綫索。

正當大批無綫電專業人奉命携備測探儀器，出動追踪神秘流動電台之際，警方又在別墅的地下室中收聽到一項廣播！

那神秘男子自稱M先生，他非常傲慢地說：「我就是你們要找尋的M先生，你們永遠無法找到我，除非你們停止追踪和搜查，否則你們便有更多災難和麻煩！」

廣播是那麼的短促，使到警方的追踪人員無法及時查出電波的來源！

正當許均和數名專家戴上耳筒，仔細傾聽時，一種有如超音速的噴射機發出似刺耳聲浪，突如其來地出現在儀器裏面！

那音波尖銳非常，由於來得突然，令到許均和數名專家來不及將耳筒及時除下！只聽得連聲慘叫，各人有如見了鬼魂一樣，面色大變！

許均在尖叫聲中就地打滾，簡直像瘋子一樣，拚命將罩在頭上的耳筒除下！

一名警方人員突然七孔流血，令到在場人欲救無從！只能替他除下了耳筒。

其他戴上耳筒的無綫電專家紛紛設法將耳筒除下，但似乎爲時已晚，有人就地昏倒過去，更有人口呆目瞪地就此死去！

此情此景，令到在場的警方人員爲之束手無策！

呂偉良向阿生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阿生道：「我也不知道！」

阿生雖則是個鬼靈精，而且對無綫電常識亦知得頗多，但是從來未見過這種情形。

夏維探長和許多在場的警探辦案是辦得多了，但卻從未試過眼瞪瞪的看着兇手殺人也無從加以援手！

呂偉良蹲在地上，一手抱起許均，問道：「你怎麼樣了？」

許均痛苦呻吟，沒有回答呂偉良。

其他警方人員紛紛對那數名專家展開急救，無奈有些人已經氣絕身亡，有些則呆若木鷄的獃在一旁，救援的人只能爲他們除下耳筒！

現場上一片混亂，沒有人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相信只有戴上了耳筒的人才會知道，但是，所有戴上了耳筒的人此時已非死即傷，根本無人可以倖免，亦無人能於此時說出身受的情形。

警方唯一能做到的事，就是把傷者用直升機急送醫院急救！

許均似乎是較爲幸運的人，因爲他能及時將耳筒除下！但是令到呂偉良感到驚奇的，就是爲什麼許均對呂偉良的問話一無所覺？

呂偉良意味到一些不幸的事情已在許均的身上發生，他心裏感到非常難過。

阿生的好奇心向來很重，他試將一副耳筒放近自己的耳旁，但是，什麼聲音也沒有！

阿生心裏感到奇怪，他不知道那些尖銳的音波只持續了數十秒鐘而已，剛才各人忙作一團，化去的時間已有數分鐘之久，此時音波亦已停止！

情形回復了平靜，但一些警方人員心理上飽受威脅，他們不知道音波可以殺人，還以爲這地下室裏有鬼魂作怪！

M先生的警告顯然發生了惡劣的後果，但警方偵查工作卻不能因此而停止下來！相反，他們更加要加緊追緝元兇歸案！

阿生領導的特警組人員，奉命分頭進行連串工作，一組人被派往外資銀行東區分行，一組被派至視覺眼鏡公司，一組被

派至醫院。

甚至呂偉良也不知道阿生的想法，只知道被派至醫院的特警，大概是爲了保護許均等傷者的，但是他們爲甚麼還要回到外資銀行東區分行去偵查呢？

阿生在跟他的上司任如重通過無綫電話之後，奉命留在別墅現場上，等待任如重乘直升機到這兒來！

林愛莉忍不住問他：「你派人到外資銀行東區分行去幹甚麼？」

阿生說道：「一盤凌亂不堪的綫索，要好好的整理它，是不是要從頭開始？當初我還無法肯定一連串的案件是互有關連的，但現在這個可能性似乎很大，故此我要從頭開始。」

「看來眞的是名師出高徒！」林愛莉回頭含笑地瞥了呂偉良一眼：「你看他是否做對了？」

呂偉良道：「過去不少困難重重的案件，就憑我師徒二人去解決，現在他有豐富的經驗，也有足够的權力，更有這許多人手，如果還無法破案，我以爲他也該引咎辭職了。」

林愛莉又問阿生：「你爲甚麼要派人到眼鏡公司去？」

阿生說：「胡子暢的眼鏡是在視覺眼鏡公司配製的，如果不是那間眼鏡公司有問題，便可能有人去將一部份顧客的眼鏡度數咭盜去。我總覺得胡子暢最初曾被人將眼鏡扒窃，然後又將同一度數，同一欵式的眼鏡讓他戴上。」

「我明白了，你認爲掉換眼鏡的目的，是爲了讓胡子暢接受無綫電神秘廣播的指揮，是不？」林愛莉說。

「對了。」阿生道：「胡子暢遇刼前後所聽到的聲音，就是由一副特製的眼鏡框內傳出的，所以警方在銀行之內無法可以找到咪高峯，就是這個緣故。」

林愛莉道：「但是，爲甚麼你們特警組檢查過他的眼鏡之後，又沒有發覺甚麼秘密？」

阿生說：「要不是匪徒在事後將藏有收聽器的眼鏡收回，便是胡子暢本身也有點問題，但是，我仍然相信胡子暢這青年人。」

「那麼，你爲甚麼還要派人到東區分行去？」林愛莉問。

阿生說：「道理十分簡單，事情最早在那裏發生，偵探學也有叫我們到開始的地方去，你可能不會知道，我派到外資銀行東區分行去的，是三名專家，當然，他們也是特警的身份。」

「甚麼專家？」林愛莉又問。

「他們對電子攝影甚有研究。」阿生說，「我覺得東區分行內的電子防盜攝影機可能有問題，我們要小心檢查！」

林愛莉說：「據我所知，警方的專家已會同保養公司檢查過了。」

阿生道：「我不敢說他們疏忽，但是，菲林映出來的是一片空白，事情決不會這麼簡單，保養公司只認爲機件不會出毛病，表示是他們保養工作做得好而已！」

「你這一着做得可能對極了！」呂偉良忍不住說，「記得過去我們破過一宗關於電腦的奇刼案，匪徒利用電腦系統的反作用去犯罪，現在情形可能也是一樣，毛病說不定就出在電子防盜攝影機裏面。」

「是的，最大的問題似乎出在那些機器裏面。」阿生說：「鎖匙在警方手中，但警方的人未必了解這種電子儀器，出售這機器的公司生意越好，他們的保養和例行檢查工作也就越加馬虎，這是商業社會中必然的現象之一。」

「好了，現在你有你在這裏等你的上司，我們想到東區分行去看看檢查防盜攝影機的結果。」林愛莉說着就想拖着呂偉良一齊走！

呂偉良問：「你可以自己去嗎？」

林愛莉反問道：「爲甚麼你不陪我一起去？」

「我想到醫院去！」呂偉良說，「許均看來傷勢不輕呢！」

林愛莉想了想，說道：「好吧，那麼，你在醫院等我，我們在那裏會合！」

呂偉良說：「好吧，我用車子先載你進市區去！」

「好極了！」

二人於是與阿生告別，然後乘坐呂偉良的車子進入市區去！

呂偉良先將林愛莉送往東區，然後他獨自開車到醫院去！

許均的父母已聞訊抵達醫院，但是許均仍在急救室裏接受醫生的檢驗！

呂偉良從一名警探口中知道許氏夫婦的身份，他走過去對他們慰問。

許均的父親生氣地說：「是他自作孽，他不該去理這些事情！」

但是，許均的媽媽却較爲明白事理，她十分慈祥地說道：「孩子除了好奇心之外，還有正義感，你應該爲他感到驕傲才對！」

「嘿！驕傲驕傲，你就是慈母多敗兒！假如你管教得嚴，阿均就不會有今天！你瞧吧！這次他即使僥倖拾回一條性命，恐怕也會變成終身殘廢呢！」許均的父親氣得呱呱大叫！

許太太噙着眼淚，委屈地瞪住急救室的門口，焦急地等待着，沒有跟她丈夫再辯駁下去！

在這一刹那間，呂偉良也找不到一句適當的說話去對二名老人家說，做父母的，試問有誰不愛自己的兒女？現在眼看自已的骨肉弄成這副樣子，甚至是生是死還在未知之數，他們的心情任誰也不難想像得到！

呂偉良把那警探拉過一旁，他們是互相認識的，因此呂偉良忍不住問他：「醫生怎麼說？」

那警探說：「大概不致有性命危險，但是，他的聽覺有問題，耳膜可能已被震破！」

呂偉良心裏暗吃一驚！怪不得剛才在別墅內的地牢中抱起他的時候，許均對於呂偉良的問話完全沒有反應，原來那可怕的神秘音波，已將他的聽覺系統破壞！

M先生眞的是罪該萬死，他到底是個怎樣的人？用甚麼方法去將各人傷殘？

呂偉良越想越生氣，他對那警探說：「你好好照顧他們，許均是主要證人之一，切勿讓他的生命受到威脅，回頭我會跟探長說淸楚這件事的。」

呂偉良沒有再留在醫院等下去！

他匆匆駕車趕往東區，林愛莉正在外資銀行東區分行的門外徘徊，她奇怪呂偉良爲甚麼這麼快又再回到她的身邊來！

「我不忍心再看着許太太傷心流淚！」呂偉良解釋道：「我已知道許均的生命不致危險，但他可能變成一個聾子。」

林愛莉道：「他們到底用甚麼方法令到各人傷的傷，死的死？」

呂偉良說：「尖銳的音波是可以令到一個人的聽覺系統受到破壞的，但是，我從未知道音波也可以殺人於無形。」

「這件事越來越嚴重，發展下去可能還有人要死！」林愛莉深深地嘆一口氣！

呂偉良問：「這裏的情形怎樣？」

「銀行剛剛停止營業！特警組人員已知會警方和保養公司，開始進行詳細的檢查。」

林愛莉剛說到這裏，一輛電子器材公司的汽車就在銀行門外停了下來！

數名高級電子工程技師與阿生的下屬——特警組人員會合，負有保安最高權力的當地警方，亦已派人將鎖匙携來。

保養技師顯得有些不耐煩，有個技師說：「我們的保養工作一向做得很好，甚至最近也檢查過了。」

但是特警組人員却說：「我們只想看看那自動攝影系統，要不是爲了尊重你們，我們只須從警局方面取得鎖匙，根本無須麻煩各位到這兒來！」

三方面會合之後，於是開始將電子防盜儀器打開，特警組人員親自動手檢查，警方派出的高級人員只負責在旁協助，由保養公司派來的技師們却有點懷疑，到底特警組人員是否懂得其中奧妙？

他們有多少輕視的心理，認爲特警組人員只會開槍捉賊，對於這麼新式的電子防盜儀器可能一無所知。這班技師却不知道特警不同普通警員，每一個特警必須受過極嚴格的訓練，除了機智勇敢之外，還要有着多方面的技能，才可以入選成爲一名國際特警。

因爲技師們有了這種心理的影响，所以他們都袖手旁觀！

他們以爲特警組人員在不久之後必然會開口向他們請教這請教那，却想不到這三名由阿生派來的特警，竟然弄得頭頭是道，絕對不像個外行的人，連冷眼旁觀的當地警官們，也看得有點呆了！

要不是高級警官們也認識他們，幾乎不敢相信他們的眞正身份是特警。

三名由阿生親自選派的特警，分工合作，將東區分行內的電子防盜攝影機拆除。他們用儀器進行測探，用最精細的手法，將每一零件檢驗。一絲不苟，簡直有如專業人員一樣，令到在旁的技師爲之驚嘆不已！

其中有一名特警發現了一條可疑的電綫，於是問那些保養技師：「這是甚麼東西？」

「電流的來源。」技師漫不經心地答了。

但是，那名特警已經檢查淸楚了，這條電綫絕對不是電流的來源，而是透入天花板底下去的，它的作用看似多餘，也就值得懷疑了。

特警組人員不滿意這解釋，於是要求將天花板拆開，作進一步檢查！

特警組人員指出供給電流的電綫是另一組，技師們也同意了這說法。於是在場的警方人員立卽覺得保養公司確實太過馬虎，自然想到他們的檢驗工作亦難保沒有疏忽之處！

在警官的同意下，拆除東區分行內的天花板工作，立卽進行。

銀行最高當局雖然也有派人在旁監督，但是，他們也明知事態嚴重，又怎敢制止？

天花板一經拆開，秘密立卽出現，一些來歷不明的自動轉播用的電子儀器，就隱藏在銀行的美麗天花板裏面。

這些新型的自動儀器，顯然是經過改裝的，市面甚至也沒有得出售，但是特警組的專家們，却有辦法知道這些儀器的用途！

一條天綫由天花板之內，直透牆角，然後往外伸展，到了街外之後，又有着巧妙的僞裝掩飾，才直達大厦的天台！

這是看來像普通電視機用的天綫，其實却是自動轉播儀器用的發射天綫，不過由於僞裝得好，加上天台之上天綫又多又密，故此一直沒有被人發覺而已！

爲甚麼會有這種自動轉播儀器？

特警組派來的人員旣是這方面的專家，自然不難找出答案。

特警組人員經過一番檢查之後，答案終於找到了。

原來電子防盜攝影機的鏡頭所攝取的卽場景物，都紛紛透過自動轉播機，轉變爲無綫電波，經由那天台上的天綫發射出去——就像電視轉播的外勤工作差不多，只是比較更新式，更進步而已！

然則，設計這自動轉播系統的目的又何在？

不問可知，是爲了明白了解銀行內部的情形。怪不得胡子暢當時的一舉一動，完全被匪帮看得一淸二楚。

那麼，阿生最早的推測又被這一項新發現完全推翻了！

阿生最初忖測匪帮在對面一家公寓內租了一間窗口對正銀行的房間，然後用望遠鏡監視銀行內的情形，故此胡子暢便在他們的監視底下！

但是現在事實證明，匪黨的方法新式到連阿生這鬼靈精也想不到。

現在問題却是：到底本市有多少家銀行的電子防盜攝影系統在神不知鬼不覺中被匪徒利用？

另一個有趣的問題却是：他們爲什麼會化費這麼大的精神，設計這麼巧妙的自動電視轉播系統，進行這種別開生面的刼案？

照計匪徒打刼銀行，在此時此地來說，是易如反掌的事，只要有胆有色，甚至拿着一塊刀片也可能成功，問題要看你是否够運氣！

在經濟學方面着眼，這種自動電視轉播系統成本也不輕，如果單單爲了刼得那數萬元，是否値得如此「投資」？

再加上裝置這些東西，相信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辦到，甚至要等機會那就更加須要耐性……凡此種種，都是頗令人費解的。

無論實情如何，警方已派人去把承建這家銀行水電工程的電器技工找來。

那家電器店表示最近他們並未派人前來東區分行修理，但銀行方面却力證上月份天花板有一支燈壞了，曾通知負責水電保養工程的電器店派人前來修理，結果三名店件到來展開大修工程。

現在事情似乎非常明顯，那三名「店件」都是匪帮的人僞裝的。他們並非電器店派來的技工！

警方把電器店所有人員招齊，進行了一項認人手續，結果銀行方面的管理人員都證明當日三名「店件」並非這班人。

這就等於說：匪徒假扮電器修理保養技工的想法，完全對了！

電子防盜攝影儀器的保養技師們，這時都感到忐忑不安，因爲他們的大意疏忽，而造成了這宗別開生面的刼案。假如他們在例行檢查中，發現了天花板上的秘密，事情必然改觀！

銀行的天花板一般是用來隱藏燈飾的，因爲顧客們能看見的，只是一層隔聲板和透明膠板構成的假天花板，眞正的天花板應該是樓底的水泥三合土結構。

就在水泥三合土結構與假天花板之空間，隱藏了那副精巧無比自動轉播儀器！

保養公司爲了亡羊補牢，紛紛派人將其他銀行所裝置的電子防盜攝影機加以檢查！

但是，這時候已是銀行休息的時間了。許多銀行的看更人責任所在，堅持不准保養人員在這時候入內檢驗！

於是，保養公司唯有要求警方協助，無奈警方要做一件事，手續有時比想像中更加麻煩得多，因此，保養公司唯有把檢查工作拖至翌日！

不過，無論如何，特警組人員這一項驚人的發現，立即傳了開去！

世界性的通訊社，報紙，電台與電視台等等，均派來大批記者到來採訪！

警方爲了工作上的便利，不准他們入內採訪。即使如此，事情也傳遍了每一角落！再加上碧湖灣道一幢別墅內發現秘密電台，以及音波殺人等等令人驚奇的事件，一時之間，市民均引爲話柄！

呂偉良與林愛莉一直留在東區分行外面，他們已曉得這件事的新發現，只是有太多的疑問無法找出合理的答案而已。

林愛莉就感到無限迷惑地說：「這麼大工程，這麼大的心思，難道就爲了行刼數萬元麼？我總覺的太簡單了！」

呂偉良沉思着說：「事情當然不會這麼簡單！他們可能志在試驗一下，也可能故意製造懸疑，讓警方無法破案！」

「是的，難倒警方，這是唯一較爲合理的解釋！」林愛莉說，「我們同是過來人，當然明白到人類總難免有一種逞强的心理，做賊的也不會例外！如果我沒有想錯，照情形來看，他們不是一般性的匪黨，而是十分科學化的，可能根本就是一批科學家。」

「如果是如此出色的科學家，任何國家也會重視他們，重用他們，又何必出此下策？」

「有些人越聰明能幹，就越加喜歡旁門左道的，這正是我們人類的一大危機！如果凡是聰明能幹的人都走向正途，那就天下太平了！」

呂偉良正想說什麼，他汽車中的無綫電話就在此時響了起來！

他以爲是阿生打來找他的，豈料對方等他拿起了聽筒之後，立卽發出一陣陣格格笑聲！

呂偉良登時呆了！

他認得這種笑聲曾在瞎子阿才的眼鏡框中出現過，因此他也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冷顫！

呂偉良冷靜一下之後，吶吶地問：「誰？」

「你就是市民所愛戴的鐵枴俠盜呂偉良吧？」對方停止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笑聲之後就這樣說。

「你過獎了！」呂偉良道：「其實我並沒有什麼了不起！」

「你總還有點謙虛！哈哈……」

「你到底是誰？」

「你的徒弟阿生所要找的人！」

呂偉良一怔，道：「你原來就是M先生。」

林愛莉坐在呂偉良的身旁，聽到「M先生」三個字，也不期而然的呆了一呆！

對方又說：「是的，我正是你們要找的M先生。」

「你爲什麼要打電話給我？」

M先生說：「問得好！我爲什麼不直接致電警方，而要打電話給你？道理很簡單，因爲你的名氣比警方大，信用也比警方好！」

呂偉良道：「你太誇獎我了！」

M先生說：「其實我們乃同道中人，何必客氣？」

「同道中人？你這麼說，我才不敢高扳呢！」呂偉良冷笑一聲，「莫說現在我已收山，就是我還在江湖中混的那段日子，也從來未試過把人命當作兒戲！」

M先生得意洋洋地，又是一陣格格大笑！

「你不能怪我的，呂老兄。」M先生態度傲慢，「要怪只怪他們愛理閒事，可以說是罪有應得！不妨告訴你吧！我殺人的方法還有許多種，如果你們還不收手，一定後悔不及！」

「你最後兩句話應該是我要來忠告你的，如果你還不自首，到頭來你一定後悔莫及！」

「好了好了，姓呂的，別以爲我這次打電話給你，是爲了別的事，只不過因爲你的高徒太過多事，我才勸你叫他停止與我作對！」

呂偉良冷笑道：「我不妨對你說吧，事到如今，我不但不會叫他們停止，除了鼓勵他外，我也要找你這魔鬼算算賬！」

「你說什麼？」M先生顯得有些意外，「我自問與你無怨無仇啊！」

「虧你還口口聲聲自稱與我是同道中人，我看你要不是新入行，就是由外處來的亡命徒，否則不會連我呂某的個性也不了解。」

M先生說：「你似乎把自己看得太高，但是，我現在不想和你鬥嘴，只想你替我向警方遞個口訊，叫他們立卽由外資銀行東區分行撤退，否則，他們起碼又有數人受傷慘死了！」

呂偉良心裏一凜！難道銀行內又埋下了計時炸彈？

但是，呂偉良態度冷靜，他說：「你大概已從電視轉播中發覺情形不妙了，是不？」

「你錯了，我是一番好意，如果他們苦苦與我過不去，到頭來一定後悔不及！」

呂偉良冷冷地哼了一聲：「你這卑鄙無恥的傢伙！如果你是有種的，爲什麼不出來見見我？你利用殘廢人爲你發財，你把他們的生命作爲賭注，相信全世界的犯罪者也沒有你這麼下流！」

「姓呂的，你說什麼都好，大人有大量，老子不跟你辯駁了。」M先生說，「既然你也這樣自信，那麼，唯有叫你看着他們一個個的倒下來！到了最後一定輪到你和你的徒弟阿生！」

「你如果有種的，應該先殺了我們師徒二人，別再濫殺無辜了！」呂偉良心裏非常生氣，「如果你沒有這種勇氣，便輪到我們來殺你！」

M先生又是一陣瘋狂大笑！

笑聲把電話震的「格格」作响，呂偉良難免會想起地下電台中出現的可怕場面——有個戴上耳筒的警方無綫電專家，就可能給這笑聲殺死。所以呂偉良下意識地，把電話聽筒移開了！

豈料如此一來，M先生笑得更瘋狂，更可怕！

他又在電話中說：「怎麼？姓呂的，你怕嗎？」

「我怕？」呂偉良冷然一笑道，「你以爲我像你這種鼠輩嗎？」

「你不怕，爲什麼不敢把電話聽筒湊近你的耳朶？」M先生說。

呂偉良在這一刹那間，不難想像到M先生就躲在附近的樓宇內，否則，他又怎麼可以看見自己的一舉一動？

M先生如果就在附近，他要射殺自己，當然是易如反掌的事！呂偉良心裏這樣想着時，林愛莉已伸手將車窗玻璃絞上！

林愛莉隱約亦可以聽到M先生在電話中的聲音，她顯然担心有人突如其來地向他們開槍射擊！

豈料如此一來，不知怎的，又給M先生看見了。他格格大笑道：「親愛的俠盜，想不到你的女朋友也在這麼維護你！可惜你暴露在我的目標之下……」

呂偉良和林愛莉在這一刹那間，都忍不住把視綫放到車子外面；他們想像到，M先生和他的黨徒們，要不是躲在附近的樓宇內，便是躲在路旁一輛裝上了無綫電話的汽車裏。

林愛莉靈機一觸，急忙下了車！

M先生又是一陣狂笑了起來：「怎麼？你不制止你的女朋友，難道要她死在街頭之上麼？」

呂偉良當然明白他的意思，但是，如果對方要殺死林愛莉，只要立卽開槍就行，又何必向他提警告？呂偉良是個老江湖，他才不會被人輕易嚇倒！

呂偉良反而笑道：「M先生，如果你還是男人，就立卽開槍吧，無論以誰作目標，只要你開槍就算是好漢；否則便是狗娘養的！」

M先生呆了一呆：「你說什麼？」

「我說你是狗娘養的！」呂偉良一邊說，一隻手已將身旁的車窗玻璃絞下。他又說：「你大概也看見了，我不會被你這種鼠輩嚇倒的，如果你還不够眼力，我呂某人還可以站出車外，讓你射擊！但是，我肯定你沒有這種勇氣！」

M先生氣得說不出話來。好一會兒才

說：「好傢伙！你等着瞧好了！」

呂偉良十分失望，他明知林愛莉是要出去查明電話來源，却想不到M先生這麼快便把電話綫截斷；他於是走下車去！

這時候，大約是下午五點多鐘，寫字樓和許多工廠剛好下班，街道上人來人往；尤其是外資銀行東區分行一帶，除了大批採訪記者之外，還吸引了不少途人圍觀，因此更加擠迫！

銀行四點鐘已經關門，但人們都知道這裏有事發生。於是無數好奇的目光，都集中在東區分行裏裏外外。

呂偉良明知自己處境極端危險，但是，他一向抱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理去跟歹徒糾纏，所以無論使盡千方百計，也要引誘M先生出來！

呂偉良在電話中出言相戲，滿以為M先生一定按捺不住，可是，他在車外一直等着，等到林愛莉回到他身邊來，也沒有人向他開槍射擊！

街道上的人羣給警察驅散，此中可能有着歹徒的影子，但呂偉良相信他們這時候不會冒險下手；除非他們有車在附近接應，或者躲在天台之上有把握撤退。

林愛莉一邊往四下張望，一邊說道：

「我已經告訴了警方。」

呂偉良道：「相信沒有用的，他們可能躲在附近樓宇之內。警方也不可能將這一帶的樓宇一一加以搜索。」

林愛莉與呂偉良回到汽車裏，往車窗外張望了一遍，視綫所及，一批警方人員已經登上一些樓宇去搜索。那些樓宇都是可以俯視呂偉良汽車中的一舉一動的。

林愛莉又說：「一位警官在銀行內用電話向電話局方面追究那個電話的來源，可惜他截綫截得太快了！」

「是的，這傢伙十分機警，當時他一定看見你已離開了汽車。」

「他這麼囂張，為什麼不敢開槍？」

呂偉良笑道：「他不會冒這危險的，我已經極力令到他生氣，而且站出車外，但是，他還是沒有這種勇氣。」

警方的搜查人員在附近一帶樓宇的天台上搜索，只要能夠俯視街上呂偉良汽車中的情形的地方，都會被警員搜查。

呂偉良和林愛莉透過前面的擋風玻璃，看見一幢僅有四層高的舊樓天台之上，有一位警官在向他們揮手示意。

「他們好像在叫我們上去！」林愛莉說。

呂偉良道：「可能他們已找到了M先生，快些上去看看吧！」

呂偉良正想推開車門下車去，電話却在這時候响了起來！

「可能又是他！」林愛莉神色緊張地說：「快些拖住他，讓我……」

林愛莉已將車門推開，想下車去！

但是，呂偉良這時已拿起了聽筒。對方原來是阿生。

阿生說：「我知道你們那邊有非常重大的發現，我現在就和處長坐直升機趕來，師父，請你在那兒等着我們吧！」

呂偉良答應了一句，同時也感到有些失望，因為他一直以為是M先生再次打電話來；相反，林愛莉却反而鬆一口氣了！

呂偉良不怕任何暴力與暗殺行為，但林愛莉却為了他的安全而感到担心不已！

阿生是接到他下屬的初步報告，所以趕來看看的。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離開汽車，跑上那舊樓的天台上面去！

那兒有一間沒有人居住的天台木屋，裏面隱藏了好一些自動化的儀器；一個鏡頭裝置在臨街的欄桿之上，透過這隱蔽起來的闊角度鏡頭，可以瞭望東區分行門前一帶的情形。

一位警官對呂偉良說：「我看秘密全在這裏，這鏡頭可以看見街道上一切情形，自然也可以看見你在車子裏幹什麼。」

林愛莉問那位警官：「有沒有抓到可疑人物？」

警官道：「沒有，這裏沒有人居住，要不是先發現了那可疑鏡頭，我們也不會破門而入。」

呂偉良不大明白這副自動儀器的原理，根據警官的解釋，它的作用與銀行天花板內所隱藏的自動轉播機差不多；但銀行內所發現的鏡頭是利用了電子防盜攝影機中的鏡頭。兩者都是利用了電視轉播的原理，將現場情形透過自動儀器，經由天綫發射出去，而由另一副儀器加以接收！

現在的情形非常明顯，銀行內的電子防盜攝影機巧妙地被M先生加以利用，自然是為了隨時能知道銀行裏面的情形。

至於天台上面所發現的儀器，大概是為了監視街道上——銀行門前一帶情形。

匪徒為什麼要這樣？如果只為了刦得那數萬元，實在有點說不通。因為這批儀器的價值，數目已經不少。

呂偉良，林愛莉二人和在場的警方人員一樣，實在想不通，到底M先生為什麼化了這麼大的工程來刦取這數萬元現欵！

一架直升機在頭上出現，街道上的警員暫時將一段闊大的路面封閉，不准車輛和行人通過，好讓直升機緩緩降落。

直升機儎着特警首腦任如重和阿生等人，警方的夏維探長亦在其中。

直升機讓各人着陸後，又迅速飛走！

任如重和夏維等人參觀過銀行內和天台上的電視轉播儀器之後，也覺得M先生所領導的匪帮出乎意料地，非常科學化！

阿生獃在一旁，與他師父呂偉良和林愛莉等三人聚在一起，忖測着M先生的真正身份背景和目的何在！

林愛莉說：「我看他的真正目的不在乎金錢；老實說吧，如果將刦得的數萬元去購這批超時代的科學儀器，相信辦不到。我們是過來人，我才犯不着做這種虧本生意。」

呂偉良也喃喃地說：「這件事的確不合情理，M先生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

「老實說，如果M先生的目的不是在乎錢，而是志在搗亂，事情就麻煩了。」阿生道，「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都市，人心絕不穩定，所以稍有什麼風吹草動，人們便自相驚擾；目前的股票市場和過去的大暴亂，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利用最現代化的科學設備，加上周密的計劃，再利用殘廢的人去為非作歹，M先生可能是個心理變態的人，也可能是史無前例的科學怪人。」呂偉良又說：「現在我們急切要做的事，就是把M先生的

身份查出，他們在電話中出現的聲音，很像是個本地人。」

「無論他是誰，這傢伙都是罪無可恕的！」阿生說，「現在我只等待眼鏡公司方面的調查結果，相信那裏一定有綫索可尋。」

呂偉良嘆氣說：「最不值還是許均這個青年人，他可能就這樣變成一個殘廢的人。」

「其實他已經算得是個幸運兒了，也可以說是不幸中之大幸。」阿生說，「警方有些無綫電檢查員比許均更不幸，他們有些當堂死去，有些被音波震盪得神經錯亂。這確是罕見的慘劇。」

夏維探長在各處巡視了一遍之後，回到阿生的身邊，不由自主地讚道：「真的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你怎麼會想到電子防盜攝影機也會出毛病的？」

阿生道：「不是謙虛，事實上不是我想到防盜儀器的鏡頭有問題；我只以為M先生和他的女黨徒躲在公寓內利用望遠鏡監視一切。」

夏維問道：「那麼，你為什麼會派人到這兒來檢查？」

阿生說：「我只想找出咪高峯隱藏的地方，以及菲林為什麼會一片空白。我只相信我的同僚們的工作態度，其實我並沒有什麼功勞。」

呂偉良覺得這個徒兒學得乖巧了，其實他早已忖測過胡子暢的眼鏡被人更換過，派專家到銀行來從頭搜索，當然不是為了找尋咪高峯那麼簡單。而是阿生確有先見之明，認為其中必有古怪！

不過，在夏維探長面前，阿生更出色也是晚輩，尤其是當着師父面前，他更加要自謙。

呂偉良看見阿生逐漸成熟，內心也不禁暗自歡喜；其實以阿生這年紀而有今日這成就，身為師父的呂偉良也該心滿意足了。

這時候，一名特警組人員由那邊走過來，對阿生說道：「王振他們由視覺眼鏡公司有電話來找你，隊長，請到銀行裏接聽吧！」

「謝謝你！」阿生說着又對夏維道：「對不起，我先去聽電話……」

各人正在街道上走着，他們是沿住行人道由那幢舊樓朝向銀行這邊走；阿生聽了他下屬的話之後，只是走得更快罷了！

豈料話猶未完，突然之間有個手持盲人手杖的瞎子由馬路對面走過來！

林愛莉一時憐憫之心悠然而生，忙過去扶持他！

瞎子一邊用手杖探索，一邊問道：「小姐你可認識鐵枴俠盜呂偉良先生嗎？」

林愛莉怔了一怔：「你怎麼會問及他來了？」

「我在收音機中知道他來了這裏，那邊看熱鬧的人，也都說他在這裏。」瞎子說。

「你要找他嗎？」林愛莉問。

「是的。」瞎子道，「我有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告訴他！」

這時林愛莉已將他拖過馬路，同時招手示意，把呂偉良叫了過來！

呂偉良不知道這瞎子原來想找自己，心裏正感到無限驚奇之際，突然看見那瞎子揮動手中紅白相間的盲人手杖，迎頭擊來！

呂偉良大吃一驚！急忙以鐵枴杖迎架，「錚」一聲，當堂冒出了一股火花來！

在場的人也同樣吃了一驚，尤其是林愛莉，她根本想不到這盲人心懷不軌，原來拖着盲人過馬路的手，這時急忙一掌勁推過去！

又是一個意外的驚奇，盲人馬步之穩，令到林愛莉嚇得呆在一旁！

呂偉良伸出鐵杖擋煞了他那一招之後，還未還手；盲人手杖已是回頭一揮，却向林愛莉攔腰掃來！

林愛莉急忙雙足一頓，整個人已凌空跳起！

呂偉良正要反擊，却在這一刹那之間，看見夏維探長拔出手槍來，高聲喝道：「不准動！站住！站住！我是警探，放下手中的手杖吧！」

夏維作勢瞄準，嚇得呂偉良急忙叫道：「不要開槍！」

豈料呂偉良幾乎連「槍」字也未說得出口，那根紅白相間的盲人手杖又疾掃而至！

由於來勢太兇，呂偉良一時之間也只能卸身避過；林愛莉讓身子平衡地降落地上之後，正擬重新展開攻勢之際，阿生已聞訊趕來！

他原本要到銀行裏面聽電話的，想不到剛走到門口附近，便聽到人聲吵鬧；回頭一看只見他的師父正與一個盲人混戰！

阿生也是個習過武功的人，看見那瞎子將一根盲人手杖舞得虎虎生風，也知道他大有來歷！他也無暇細想，急忙拔出一支手槍來，高聲喝止！

可是，呂偉良反而叫阿生千萬別要開槍！

瞎子耳朵的聽覺敏銳無比，剛聽到呂偉良的聲音在左，他的手杖便疾掃向左；呂偉良還是閃避，豈料剛躲向右，他的手杖也跟住擊向右！

由於瞎子出手奇快，勁度十足，呂偉良也覺得處境危險，但是，呂偉良又不忍心傷害對方，只因為他是個瞎子！

呂偉良一邊思索一邊左閃右避之際，林愛莉阿生已分別左右兩邊夾攻！

林愛莉雙手執住盲人手杖，正要跟那瞎子角力，她自信能將他手上的盲人手杖奪了過來；但是，林愛莉忽然感到地心吸力彷彿突然消失似的，整個兒凌空飛起，雙手亦不由自主地自盲人手杖中甩出！

呂偉良因為林愛莉和阿生二人齊齊向瞎子進襲，剛剛才舒了一口氣，想不到眼前所出現的情景比他身受者更為兇險！

呂偉良眼看林愛莉凌空墮下，顯然是身不由主，急忙以鐵杖朝天一托，剛好柔順地在林愛莉的腰間輕輕一掠；林愛莉本來已失去了重心，這時却乘住鐵枴杖的帮助而令到身體得以平衡，雙足首先着地，得以輕盈地落在地上！

與此同時，那名瞎子正受到阿生的猛烈攻擊！

阿生的武功除了學自呂偉良之外，還兼修各國武技精華，例如日本的空手道與柔道，韓國的跆拳道以及泰國的拳脚功夫

等等，因此他的綜合性身手比起乃師呂偉良並不遜色，甚至更兇更狠！

面對着一個盲了雙眼的人，阿生本來不想再將他加以傷殘，但是，看見他剛才出手狠毒無比，而呂偉良又不准他開槍。加上看見林愛莉差點兒就栽在他的手裏，阿生便忍不住怒火焚心！

只見阿生險招連發，拳脚交加，加上阿生的跳縱功夫靈活無比，登時令到瞎子難以招架，在節節敗退中被二名特警自後面將他制服！

二名特警把他離地抽高，任由瞎子如何掙扎，也無法掙脫！

呂偉良等人一湧而上，畢竟是女人心細，林愛莉伸手將戴在瞎子鼻樑上的眼鏡除下，這樣那瞎子才較爲安靜下來！

林愛莉的動作令到在場的人立即想起眼鏡中確實可能有問題。尤其是當林愛莉把眼鏡除下了之後，瞎子的態度變得冷靜下來了，這就更加証明林愛莉沒有做錯。

但是呂偉良却想着另外一件事，就是天台上的「電眼」——電視自動轉播系統還未拆除，會不會與此亦有關連？實在也有可疑之處。

呂偉良問那瞎子道：「誰叫你來找我的？」

「我不知道！」瞎子態度冷靜地說。

「是不是M先生？」阿生在旁問。

「不！我不知道什麼M先生。」瞎子說道。

林愛莉忍不住說：「那麼，你爲什麼要找着呂偉良攻擊？」

「這是神的意思。」瞎子說，「神要我把一名男子殺死，他就是呂偉良！」

呂偉良爲之啼笑皆非：「你怎麼知道神的存在？」

瞎子道：「神常常指點我一切，使我有如明眼人一樣，所以他的說話，我一定遵從！」

夏維探長嘿嘿地說：「你這傻瓜！現在你被捕了，爲什麼又不叫神來救你？」

「他遲早總會來救我的。」瞎子翻着那雙怪眼，說道：「神才是我生命的主宰，我的生命也是屬於神靈的，他永遠在我的身旁！」

林愛莉說：「傻瓜，你以後永遠也不會再聽到『神』的聲音。」

「爲什麼？」瞎子怔怔地問。

林愛莉說：「一切玄妙來自這副眼鏡，對你發號施令的人，就是M先生。」

「M先生？」瞎子道：「我從來不知道誰是M先生。」

林愛莉又將眼鏡替瞎子戴上，問道：「現在你是否又聽到『神』的聲音？」

瞎子態度認眞，他沒有留意林愛莉的說話，儘管傾聽着一陣陣旁人根本聽不到的聲音！

瞎子不知道一切奧妙就在他的眼鏡框之內，他竟然又蠢蠢欲動！

林愛莉根本不知道他到底又聽到了一些什麼，只知道是這副眼鏡作怪，因此迅速爲他把眼鏡除了下來；那瞎子果然又再度清醒過來！

林愛莉試將眼鏡戴上了，出現在耳鼓中的，却是一陣格格大笑聲！

林愛莉想起那些神秘的殺人音波，急忙把眼鏡除了下來！

呂偉良不禁問道：「你剛才聽到了什麼？」

「魔鬼的笑聲！」林愛莉說，「但我相信M先生對這瞎子說的，必然不同！」

夏維探長四下裏張望，未見任何可疑人物，於是令人將瞎子扣押起來！

同時夏維也取過林愛莉手中的眼鏡，試行戴上，奇怪的是什麼聲音也聽不到！

呂偉良說：「M先生可能透過電視傳眞系統，看見了我們這裏的情形。然後向瞎子發號施令，向我突襲，M先生不會躲在附近的。」

夏維探長取過一名警員手中的無綫電對講機，與天台上面的偵探人員談話。

天台上面的警探剛才也看見了街上那驚心動魄的一幕，他們也對瞎子的武功高强感到驚奇不已！只是不明白眼鏡在作怪而已。

現在天台上的警探聽到夏探長問及那擱在欄杆上的電視傳眞鏡頭，他們才有點恍然大悟地說：「探長，我們仍在測探自動轉播機的效能，希望測出正確方位之後，確定接收電波地方到底那一個區份。」

「那就是說：那儀器一直都在開動，是不？」夏維問道。

天台上的探員答：「是的！」

「果然不出你之所料。」夏維回頭對呂偉良說，「電視傳眞系統可能幫助M先生了解這兒的情形。」

夏維一再試戴瞎子那副眼鏡，但再也聽不到聲音了。他非常生氣，想對住電視轉播鏡頭對M先生提警告，限令他及時自首，但是呂偉良認爲M先生可能已知道瞎子的眼鏡落入探長之手，同時已知道警方在追踪電視轉播的來龍去脈。

因此，呂偉良認爲M先生在襲擊他的目的失敗後，將一切電子傳播儀器關閉！

林愛莉問那瞎子：「你這眼鏡是誰送你的？」

瞎子這時沒有戴上眼鏡，態度反而變得冷靜！

林愛莉看見他在默默沉思，又說道：「到底你說不說眞話？眼鏡中原來隱藏了超袖珍的傳聲器，對你發號施令的，只是一名匪黨首領，並不是什麼神；如果你還隱瞞事實，你便只有坐牢。萬一你死了，也只有入地獄，決不會上天堂。」

瞎子想了一陣，說道：「眼鏡是一位神父送給我的，他曾爲我祈禱祝福！」

林愛莉道：「你又看不見東西，怎麼知道他是一位神父？」

瞎子說：「我在一間教堂認識他，他自稱是莫神父。」

「莫——莫字的英文字頭是M。」林愛莉大感興奮，問道：「他是那一間教堂的？」

「河西堂！在西區。」瞎子說。

林愛莉回頭想找阿生，但阿生早已進入銀行去聽他助手打來的電話。

林愛莉只好將這項重要綫索轉告呂偉良和夏維探長二人。

夏維探長於是令助手駕車，儎着瞎子和林愛莉等人前往西區。夏維說：「對一位身爲神職人員來說，還是你們女人來得溫柔。」

林愛莉臨行時却笑道：「回頭我會向你們警方支取一份額外津貼的！」

二名便衣警探陪同林愛莉和那瞎子乘車直駛西區去了。

阿生在銀行裏聽完那個電話之後，夏維和呂偉良等人亦已由街外入來；東區分行之內此時已成爲警方的臨時指揮中心，只見大批當地警方人員和特警組人員出入於銀行內外！

阿生要親自趕到眼鏡公司去，那是他的助手們已找到了一項重要的綫索！

呂偉良覺得留在現場也沒有用，與阿生同行。

阿生在汽車裏告訴他師父：「這件事相信很快就可以水落石出了。」

「眼鏡公司有問題嗎？」呂偉良問。

阿生道：「是的，剛才我的助手說，在存案的驗眼記錄中，發覺一些顧客都是銀行或珠寶店內男女職員，而他們的防盜裝置並不好，這便可能爲人有機可乘！」

「胡子暢的記錄有沒有失去？」

「相信不會失去，賊人可能利用間諜攝影機一一將各人的驗眼記錄攝取！」

呂偉良又問：「花月眉的眼鏡，會不會也是在這兒配用的？」

「我還不清楚，但我們的人已將眼鏡公司的人員分別加以盤問和監視。」

汽車開入一條大街，這是一處商業中心，許多一流商店都設在這裏；也就是全世界租金最貴的地方。但是，偏偏有不少人喜歡到這裏來購物，這可能是貪慕名氣所致！

視覺眼鏡公司是一間相當聞名的眼鏡公司，許多人都知道他們的驗眼設備又新式又齊全。但是價錢也是最貴的。

在這個都市裏，人們都十分顧全體面，卽使一副眼鏡那麼簡單，在一些場合裏朋友也可能問你：「在那兒配的？」

如果你說出一間大公司的名字，對方一定會讚不絕口，說這眼鏡欵式美，够大方！其實這對眼鏡可能只是十塊錢在街邊配的。

此時此地，人們的心理就是如此不可理解。

阿生把車子停在視覺眼鏡公司門前，與呂偉良棄車入內。

特警組人員正在店子內部查問經理人和一些男女職員。

由於時間還早，視覺眼鏡公司仍然照常營業，表面上看來，這裏並沒有事情發生。

阿生在他的助手介紹下，認識那位經理——一個中年胖子。

胖子經理解釋說：「眼鏡這行業，一向是保存顧客驗眼記錄的，這是爲了商業競爭的緣故，希望有記錄在我們這裏的顧客，以後也要光顧我們。這種情形任何一間眼鏡店均不例外！」

阿生說：「這種情形我自然明白，但是，你們的記錄表格，是收藏在什麼地方的？」

胖子經理指指一個鋼柜，道：「就是這裏，這裏存有超過一萬份驗眼記錄。」

阿生瞥了一眼，覺得那鋼柜表面看似很堅固，其實這一類鎖只要內行的人，都可以輕而易舉地將它開啓。

阿生回頭問一名助手：「那鋼柜的鎖，有沒有被人撬過的跡象？」

「有，我們剛驗過了。」助手說：「我們本來要求將全部記錄表格帶回去查驗匪徒可能留下的指紋，但是，這位經理先生極力反對。」

阿生於是問胖子經理：「你爲什麼反對？」

「我們是做生意的，根本不相信有人無聊到來偷這些記錄。」胖子經理說，「我們的顧客有不少是熟客，萬一他們須要配眼鏡，我們要用到這些舊記錄，而無須從新檢驗。如果你們把全部表格取走，我們將如何做生意？」

阿生想想也是道理。

呂偉良在旁說道：「辦法是人想出來的，經理先生，如果閣下是爲大局着想的話，記錄表格都有編號，何不就此讓他們搬走？等到有人光顧時，須要找到某一編號的表格時，再通知特警組，相信他們自會派人送回來給你們的技師應用。」

阿生也覺得這是辦法之一。

但是，胖子經理還是滿臉不高興。他說：「我們是正正當當做生意的……」

助手道：「我早說過了，我們也知道閣下是一位正當商人，但是這一宗重要案件，我們須要你的全力支持和幫忙！」

阿生說：「我們國際特警，沒有必要的話，也不想驚動本市警方。但現在這情形，我們看來必須找着本市警方當局，向法庭方面申請手令，然後才可依法把整柜的驗眼記錄搬走！」

呂偉良說：「據我所知，本市警方不會像特警組的人那麼有修養。」

阿生對助手說：「打個電話給夏探長，告訴他我須要二張入屋搜查令！」

助手問：「隊長，你說兩張麼？」

阿生說：「是的，一張是這裏的，另一張無須寫上地址！」

阿生回頭又問：「經理先生，請你告訴我，府上在什麼地方？」

胖子經理怔了一怔：「怎麼？你也要搜我家中？」

「事到如今，我不能不懷疑你的態度，到底你憑什麼反對我們把鋼柜中的驗眼記錄搬回去檢查？」阿生說道，「這件事關係重大，我們對你已經十分客氣，而且也表示了態度。」

「好吧！你們勝利了！」胖子經理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你們現在可以把驗眼記錄取回去，但是，萬一有須要時，我們有權取回一部份的。」

「你當然有權這樣做。」阿生說，「多謝你的合作。」

於是特警組人員開始把驗眼記錄表格，有系統地收拾起來！

當阿生未到達這裏之前，特警組人員已將各男女職員以及胖子經理的口供加以錄音。同時也取得各人的全部指紋。

驗眼記錄被搬走之後，眼鏡店內的調查工作也告一段落！

呂偉良沒有跟隨阿生回去，他獨自到醫院去探望業餘無綫電專家許均。他非常同情這青年人，因爲他有正義感；要不是他找着呂偉良，事情不會鬧大，但却永遠也不會有答案。胡子暢說不定永遠被警方

和銀行當局懷疑。

現在許均已經被醫生証明兩邊的耳膜都震穿了，他已變成一個聾子。

許太太非常傷心，她獨自留下陪伴在側，不斷地流着淚水；許均則聽不到她母親說些什麼，却看得見老人家傷心情景。

呂偉良進入病房時，看不見許均的父親，心裏難免感到奇怪！

許太太認得呂偉良，因爲早些時他已經來過了。

許太太說，她丈夫很生氣，當然是怪兒子太過愛管別人的閒事，才會把自己弄成這副樣子。呂偉良心裏想：如果每個人都像許均父親那麼想，這個世界眞不知將會變成怎麼樣了。

但是，面對着一位如此仁慈的母親，眼看她唯一的兒子躺在病榻之上，默默無言，呂偉良除了說一些安慰的說話之外，也不知應該再說一些什麼才好。

呂偉良走到床前，握着許均的雙手。他已從醫生口中知道了許均失去了聽覺，因此呂偉良一句話也沒有說。

許均也明白呂偉良的意思，他雖然不能聽，却能說話。他說道：「呂俠士，找到罪魁了嗎？」

呂偉良搖搖頭，他眞想說：「遲早也會找到的。」但是，想到許均目前已失去去了聽覺，他只能另外想辦法補救。

於是他找來了紙筆，把要說的都逐一寫在紙上。

許均說道：「我一點也不後悔，相反，我會繼續協助你們，務求把他們一網打盡爲止！」

呂偉良非常感動，看見許母的傷心情景，呂偉良又忍不住寫道：「你已經盡了你的力量，以後的事交給我們吧！現在你須要好好的休息！」

「不！我會裝上耳聾機，繼續把這班魔鬼找出來，爲市民除害！」

許母一言不發！

呂偉良又在紙上寫道：「這件事交給我，你放心休養，我會再來探望你的！」

但是，許均說：「我不會在這裏默得太耐的，只要醫生批准，我很快就可以出院；我相信我會有把握替你們找到那個自稱M先生的人。」

呂偉良不能不佩服這青年人的熱心與勇氣，這令到他更加急於要把M先生找出來，一則爲社會除害，二則亦好爲許均和其他遇害者報仇！

呂偉良自從退出江湖之後，本來對許多事情已不加理會；尤其是當阿生加入了特警組之後，他更處於半退休狀態。甚至這件事發生的初期，他也是愛理不理的，到了後來才忍無可忍。

現在看見許均這樣子，再看看許母的悲傷表情，呂偉良內心更加生氣了。

好端端的一個有爲青年，爲什麼要令他變成殘廢？

呂偉良本身是個不幸的殘廢人，他自了解到殘廢者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和看法；沒有同情心的人會把殘廢人看得卑賤，甚至將他開玩笑。

許均這青年在以後的日子裏將會遭遇到一些什麼不幸的事情，沒有人可以預測；但在日常生活中將會引起諸多不便，却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呂偉良正想告辭，許均忽然又叫住他：「呂俠士，有件事情我想提醒你，就是我認爲以目前本市的科學儀器無法幫助你們破案；除非有辦法從外國把超聲學儀器運來，善加運用。因爲據我所知，那些聲音是聽不到的，科學界稱它爲『超聲學』，關於這一點，請你不妨告知警方。」

呂偉良點了點頭。

這時候，病房門外走進一位打扮入時的少女，她手裏握着一束鮮花，她跟許氏母子招呼過後，又跟呂偉良點頭爲禮！

許均爲他們介紹道：「這位就是著名的鐵枴俠盜呂偉良先生，她是我的女朋友麥凱倫小姐。」

麥凱倫含笑盈盈地，跟呂偉良招呼：「許均十分敬仰你，我也是！」

呂偉良苦笑道：「可惜一切悲劇就因此而發生。」

「這不是我們的錯，許均也沒有做錯，只是匪徒們太猖狂了。」麥凱倫看來也是個十分明白事理的少女。她又說：「我們撇開一切不愉快的想法，許均能保存性命和他的腦袋不受破壞，已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許均不知道他們在說些什麼，他只是看着二人的嘴巴在動。

許均忍不住插嘴道：「呂俠士，我的女朋友麥小姐對科學也有興趣，她可以說是我的最佳助手之一。」

許均又對麥凱倫道：「你來得正好，凱倫，我差點兒忘記了，你可以暫時代替我的工作，去協助呂俠士他們破案。」

麥凱倫還未答話，呂偉良急忙說道：「不！目前似乎還沒有這種須要。如果須要到你幫忙的時候，我會設法與你連絡的，麥小姐。」

可是許均却聽不到呂偉良的話，他又說道：「凱倫是個對聲學很有研究的人，和我可以說是志同道合。相信我知道的，和想像得到的，她都知道。」

呂偉良明知許均聽不到他說甚麼，只有含笑點頭，表示明白了他的意思。

麥凱倫對呂偉良道：「對於這次不幸事件，我覺得其中確有不少值得研究的地方，尤其是在超聲學方面，我們覺得M先生是一位相當出色的科學家，起碼在利用超音波方面，他就確實有了極其令人震驚的成就。」

「坦白說，在科學化的研究方面，我自問不及我的小徒阿生。」呂偉良道，「不過，我認爲M先生的目的有點令人莫測高深！」

麥凱倫道：「這就是吸引人的地方，到底他的眞正目的何在？他的身份又是甚麼？以及他在超聲學方面的成就又達到何種程度？每樣事情都令人感到興趣。因此，許均卽使不提及我，我到頭來也會毛遂自荐，要求參加一些愚見。」

呂偉良說道：「麥小姐，不妨老實告訴你，對於這些危險事情，我向來不想牽連別人。」

「這是爲社會除害，爲甚麼你不讓我們分担一份市民應盡的責任？」麥凱倫道，「我希望你別爲我的安全着想，我們都長大了，對一切事情自有個主意，我們的心理都正常，自然也懂得分好與壞。」

呂偉良想不到像麥凱倫這麼一個時髦的少女，竟然這樣懂得說話。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這一類時髦少女只會吃喝玩樂，對一些有意思的正當事情往往不會關心。但是，麥凱倫不但會講說話，而且也表現得很有思想很有頭腦，實屬少見。

呂偉良臨別時，把一個電話號碼留下給她，然後才與他們告別。

作奸犯科　罪無可恕

林愛莉來到西區一間教堂，由一名警探出面表示身份。不久之後，他們要找的莫神父便出現在他們的眼前。

莫神父慈祥地含笑點頭與各人招呼。

警探說出了那瞎子的名字，神父笑道：「這一個區份的窮人和殘廢的人頗多，要我一一記憶，實在困難。不如你們坦白說出來意，那樣反而省時。」

警探於是說出眼鏡的事。

神父忍不住笑道：「對於一個殘廢的人，給予精神上的鼓勵是有的，但是，如果要我逐一給他們送禮物，恐怕不容易辦到了。」

林愛莉插嘴道：「那是一副有問題的眼鏡，但責任未必屬於送出眼鏡的人，而是製造者，所以我希望你想清楚一些。」

莫神父笑道：「我做過的事不可能不記得，但事實上我從來沒有送過眼鏡給別人。」

警探想想也對林愛莉道：「瞎子看不見東西，也未必辨認出對方的聲音，莫神父的名字，可能給人加以利用，林小姐，我們還是走吧！」

林愛莉却不像警探的想法，她覺得莫神父卽使沒有任何嫌疑，但是，他的眼鏡也有檢查的必要。因此她道：「神父，我有個荒唐要求，不知道你會不會反對？」

「甚麼事？」莫神父問。

林愛莉道：「最近發生的一連串不幸事件中，幾乎每一宗都是發覺與眼鏡有關，你可以讓我看看你現在戴着的一副眼鏡嗎？」

莫神父先是怔了一怔，但後來終於笑道：「好吧！你可以看看，但我相信不會有毛病的。」

莫神父說着，便將眼鏡除了下來，交給林愛莉和警探。

林愛莉手上沒有電子測探儀器，但是，她爲人精靈乖巧，眼鏡接過手之後，左看右察，終於給她看出了其中一些奧秘來了。

眼鏡表面看不出甚麼毛病，甚至除下來拿在手中也很難發覺有甚麼不對。但是，如果將兩個活動眼鏡框的朏架往後一彎，在那彎角的活動地方便可以看出有些特別，但仍然要十分小心才可以看得出。

那兒通常是每邊加上一枚十分細小的螺絲，但仔細觀察清楚，便可以看見裏面有個超袖珍的小巧機關，如果將眼鏡戴上，那小小的彎角地方，便可能被掩飾過去！任何人也不會看得見。

警探奇怪莫神父何故如此大方，也許莫神父也料不到他們會看得出眼鏡中的秘密。但是林愛莉並不這樣想，她問道：「神父你是否時時覺得有人在對你說話？」

莫神父笑道：「小姐，你這是甚麼意思？」

「我聽過你那位盲了雙眼的信徒說：他經常聽到神的召喚。」林愛莉說，「所以我以爲你可能也聽到一些玄妙聲音！」

「對於一個信奉宗教的人來說，這的確是有可能發生的事。但我知道你的意思並非這樣。」莫神父說，「小姐，你到底在懷疑一些甚麼？」

「不怕對你說，神父，這副眼鏡果然有問題。」林愛莉把那個小巧的彎角地方展示出來，「這是一副超袖珍的裝置，但我不敢肯定它的作用是甚麼，假如你不反對，我希望帶回去作進一步研究！」

莫神父呆了半晌，甚至不大相信地，從林愛莉手中取回那副眼鏡，一再小心觀看。他不相信那是小儀器，也從來不知道它的作用，但是，他却說這是最近才修理過的。

林愛莉不禁問道：「神父，你是光顧那一間眼鏡公司的？」

莫神父道：「視覺眼鏡公司，因爲他們的驗光儀器比較齊全！」

林愛莉與那名警探交換了一個眼色似乎在說：毛病可能就出在那家眼鏡公司。

他們雖然沒有說出口，但是，莫神父却已看在眼裏，於是問道：「有甚麼不對嗎？」

林愛莉道：「事情確實有些不對，你看來必須向警方交代一下。」

莫神父道：「我有甚麼嫌疑？」

林愛莉道：「你可能沒有任何嫌疑，但是，你却可能在不知不覺中，被人加以利用。」

警探道：「爲了方便我們調查，希望你不反對跟我們回去一次。」

「好的，如果你們認爲有這種須要，我當然也樂意這樣做！」莫神父說，「不過，不怕對你說吧，這對眼鏡，我已經戴了好幾年了。」

「問題可能出在眼鏡店方面。」林愛莉道：「只要你合作眞相不難找出來！」

莫神父於是毫不猶疑地，坐上警探的車子，跟警探到警局裏去。

林愛莉沒有跟他們一同走，獨自召了一輛街車趕往視覺眼鏡店。但是，這時候阿生他們已經走了，她於是改道到醫院去探望許均，希望在病房中可以見到鐵枴俠盜呂偉良。

但是，呂偉良剛剛離開了醫院，林愛莉只能見到許均和他的女朋友麥凱倫。

許均介紹她們認識，麥凱倫與林愛莉談得非常投機。她們反而冷落了許均。

麥凱倫對林愛莉十分仰慕，林愛莉對麥凱倫的豐富學識也非常敬重。二人都有着深厚的人情味和正義感，因此她們東拉西扯的，又扯到最近發生的一連串事件上面去！

麥凱倫說道：「所謂『超聲波』，是一種聽不見的聲音，最近發生的一連串事件，似乎都跟超聲波有關連。許均和其他人就是給這種『聽不見的聲音』所害的。『聽不見的聲音』這名詞突聽起來，似乎很矛盾，既然聽不到，又怎麼算是聲音？但是如果你對聲學有興趣，你就會明白其

中道理。」

林愛莉道：「我想我已經初步明白了，例如電台廣播的聲波，就是人們耳朵聽不到的聲音，但經過儀器之後，就可以令我們收聽得到。而這種儀器，不就是我們日常所見的原子粒收音機麼？」

「對了，這是簡易的舉例。」麥凱倫又說，「普通測量聲波的聲量方式是要看它的頻率，卽每秒鐘若干周波，一個周波卽一個完整的波浪。假如每秒鐘一萬六千周波以上，或者三十周波以下的震動，我們人類的耳朵都無法可以聽得見。也就是等於說：我們日常所能聽到的聲音，其聲音的周波均介乎每秒鐘三十至一萬六千之間，超出這範圍，我們就叫它超聲波。研究這個學問的科學我們就叫它超聲學。超聲學開始於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首先利用這原理製成測探潛水艇的儀器，戰後發展爲各種有用的科學儀器，例如利用超聲波來測探金屬，檢驗儀器和清潔機器等等，都有了極大的成就。但是，想不到竟然有人利用它來殺人！」

林愛莉道：「這樣說來，M先生一定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科學家。」

「是的，我相信一定是的。」麥凱倫說。

林愛莉道：「他的目的如果單爲了錢，似乎又有些說不通。」

「科學家的思想都很古怪，不是常人可以理解的。」麥凱倫又道：「有時他們爲了達到某一項試驗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做出一些令人莫名其妙的事！」

「麥小姐，你有空跟我走一次嗎？」

「你想到那裏去？」

林愛莉道：「我想到警局去。有關聲學方面的常識，你比我要知得多，有你在着，難題可能更快解決。」

「你太誇獎我了。」麥凱倫說，「這是皮毛功夫，我所知道的也極之有限。但無論如何，我也樂意奉陪，因爲許均也希望早些找到元兇！」

「那好極了，難得你這樣熱心，我們現在就走！」林愛莉說着就向許均告辭！

麥凱倫道：「他聽不到你說話的，讓我寫字告訴他吧！」

麥凱倫把一些字寫在拍紙簿上，許均連連點頭。二人於是離開了醫院，趕到警局裏去！

莫神父正在協助警方展開偵查工作，因爲他相信有人冒充他！

警方人員已將他配戴的眼鏡拆開，其中那彎角的活動地方，一小段眼鏡框是眞空，內裏隱藏了一些超袖珍的精巧儀器。

這些儀器並不是想像中的「咪高峯」，而是最袖珍，最敏感的「偷聽器」。

爲甚麼會有人偷聽莫神父的說話？警方的偵探部人員和林愛莉都大感迷惑！

由於特警組也插手這宗奇案，於是警方迅速把這項檢驗結果送往特警總部。

特警總部這時正在忙於檢查一批驗眼記錄表格上面遺下的指紋，他們的檢驗工作是採用了最先進的電腦系統，因此萬多份表格，也可以在極短時間之內，完成檢驗工作。

檢驗結果顯示出：大部份表格上面有着驗眼師的指紋，這是正常的。因爲驗眼師是塡寫這種表格的主要負責人。

但是，有一批表格却驗出了一些其他人的指紋，而這些人包括了技師和櫃面店員，他們同樣是「視覺眼鏡公司」的僱員之一，並非陌生人，照正也沒有甚麼值得可疑的地方。

不過阿生就覺得這可能是一條十分重要的綫索。他向負責調查眼鏡店的一名助手道：「技師根據這些表格配製合適度數的眼鏡片，所以他們的指紋印在上面，是無可避免的事，但是，爲甚麼店員的指紋會印了上去？」

他的助手道：「可能他在接到記錄檔案的顧客訂單之後，親自動手把表格找出來。但是，根據胖子解釋的工作程序，却是由技師自己去找記錄表格的，店員只負責把訂單交入工廠去。」

阿生把染上一名店員指紋的十多份表格仔細看了一會兒之後，很快就發覺了另一個破綻。原來這些表格上面的顧客配鏡記錄只有一次——這一次是最原始的，也就是說，驗過眼之後，配了一副眼鏡，以後就沒有再來光顧。然則，記錄表格上面的指紋，應該只有驗眼師和製鏡技師的，不應該有那位店員的。

阿生於是致電胖子經理，重覆問及驗眼配鏡的工作程序。

胖子經理道：「應該是驗眼師將結果登記妥當之後，將副本交技師，再將一張編號咭紙交給顧客保存，店員只負責將配製好的眼鏡交給顧客。」

阿生於是道：「我想見見那位叫陳同的店員，他大概還未下班吧？」

胖子經理道：「陳同今天有點事，剛剛在數分鐘之前才離去。」

阿生是根據「視覺眼鏡公司」全體男女職員的指紋記錄查出那店員叫陳同的。現在聽了胖子經理這麼一說。登時又呆了一呆！

阿生忍不住又問：「他是不是臨時告假的？」

「是的。」胖子經理道：「他說家中有事，須要提早走！」

阿生說：「本來貴寶號甚麼鐘點關門停止營業？」

「通常是晚上八點。」

阿生看看手表，將近七點了。

阿生說道：「在正常的情形底下，陳同會不會接觸驗眼記錄？」

「照道理是不會的，只有驗眼師和製鏡技師才會去接觸那些表格。」

阿生聽了胖子經理的說話之後，心裏更加覺得陳同十分可疑。

掛綫之後阿生便偕同助手們，駕車到陳同的家裏去，那些指紋底稿上，分別記有每一名男女職員的一切有關資料。包括了住址，年紀和工作崗位位等等。

阿生到了一幢樓宇門外，打量了一番，便吩咐一名助手到大厦後門去，以防陳同會知機逃脫，豈料就在這一刹那之間，阿生的另一名助手却叫住阿生：「隊長，你瞧！那不是陳同嗎？」

這名助手是被阿生派往眼鏡店調查的，所以他認得那輛正準備開出的車子上的一名男子就是陳同。

眼看車子就要開動，阿生急忙高聲喝住他，但是陳同却充耳不聞！

陳同會一度回頭瞥了阿生他們一眼，因此阿生肯定他已聽到了他的說話，但他仍然把車子開走，而且開得十分快！

阿生立卽跳上汽車，命令助手迅速開車追上去！豈料陳同的車子越開越快，阿生唯有追纏到底！

毫無疑問，陳同是畏罪逃走，否則他早該停車了，但現在不管前面是紅燈也好，斑馬綫上有行人也好，他也衝過去！

阿生的助手爲了避免失去了對方的下落，速度也開得極快，於是馬路上面，險象環生！

阿生一邊利用車上的無綫電話通知警方，一邊也通知了特警總部派出直升機凌空監視！

轉眼間，兩車一追一逐，已進到了郊區公路去了！

途中只有一輛巡邏車加入追蹤，却未能及時制止對方逃脫！

到了郊外之後，由於公路路闊車少，車子的速度開得更快！

警車的呼號會令到無數汽車沿途規避，否則嚴重的交通意外可能早已發生了。

阿生正担心陳同有人接應——例如突如其來的有一輛大貨車攔途駛出，就足以破壞這次的追蹤，那時就會功虧一簣了！豈料就在這一刹那之間，前面傳來「隆」然一聲巨響，陳同的車子突然駛出了路面，撞向路邊的欄干，衝落懸崖！

阿生立卽停車，警車也在路旁！

一架特警總部派出的直升機就在此時飛到了現場，阿生利用他汽車內的無綫電通訊設備與直升機上的同事取得連絡，然後又叫警員們將路面一段封閉，暫時不准車輛通過。

直升機就在那段路面降落，讓阿生登上飛機之後，迅速又飛起來了！

原來阿生要趕到崖下去，他希望能趕得及在陳同未死之前，問他口供！

直升機飛到崖下，無奈崖下崖石嶙峋，要在那兒降落是不可能的事！

阿生情急之下，只令直升機低飛至七八尺左右，他便拉開機門，跳了下去！

這本來是相當危險的事，但是，憑阿生的武功底子和敏捷身手，他終於輕易地打了一個筋斗，躍至一處較大的石面上面去！

汽車撞毁在一堆亂石之間，阿生急奔過去，隱約已可聽到一陣陣呻吟之聲！

陳同倒臥在血泊之中，由於汽車已毁壞不堪，車門已扭歪了，他無法把陳同拖出來！

阿生問道：「你可就是M先生？」

「不！我不……不是……」陳同在呻吟中答了。

阿生又問：「那麼，誰是M先生？」

「我不知道。」陳同頭腦似乎還相當的清醒。

「爲甚麼你要逃走？」

「我知道你們一定不會放過我的。」

阿生道：「那是說：你承認偷去了一些記錄驗眼的表格？」

「不！」陳同說，「我只偷攝副本，沒有偷去任何表格。」

「爲甚麼你要這樣做？」

「我當初不過爲了錢，後來我才知道被人利用。」

阿生問：「誰要你這樣做？」

「一位行家。」陳同氣喘喘的，看來他的傷勢不輕。

這時候，另一架特警組派來的直升機，已用繩子吊梯將特警們降落崖下。這批人員協助阿生將車子的門撬開，然後將陳同拖了出來！

陳同傷重垂危，無奈直升機無處可供着陸，阿生只有就地展開急救工作，一邊又爭取時間問口供！

阿生問陳同：「你那位行家叫什麼名字？」

「他叫阮日明。」陳同在呻吟中說道：「我接受他五千元的代價，將一批驗眼記錄表格影印副本，我以爲他的目的只爲了爭生意而已。直至到你們查上門來，我才知道事態嚴重。」

「你也知道事態嚴重，爲什麼不及時向警方供出實情？」阿生說。

陳同道：「我正想與阮日明連絡之際，突然有人向我提出警告，如果我將實情說出，將不得好死，相反，如果我好好掩飾過去，我將獲得另外數萬元厚酬，所以，我才會……」

陳同說到這裏，突然說不下去，他的表情非常痛苦，阿生憑經驗知道他已傷了內臟，卽使能及時用直升機送往醫院，相信亦無濟於事。因此，阿生爭取時間問道：「阮日明是那一家眼鏡公司的？」

「他……」

陳同在極度痛苦中，就只說了一個「他」字，便全身軟了下來。鮮血由口角流出，他已經氣絕身亡！

阿生吩咐助手幾句，回到失事汽車殘骸中，找到了一副破爛了的眼鏡，這是陳同所戴的。阿生循例檢查一下，發覺其中彎角地方，也有着一些超袖珍的儀器裝置。但他一時之間難以肯定這些儀器的用途，只好將它帶走！

阿生利用無綫電對講機，召來直升機垂下吊梯，阿生便由繩梯攀登上去，首先離開了現場。

阿生把現場交由警方和他的助手處理，他趕緊開車返回市區！

這時已是暮色四合時份。阿生希望能够趕得及在八時之前趕到「視覺眼鏡公司」，因爲那胖子經理說，他的眼鏡店是在八時閉門停止營業的。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以無綫電話和他的師父呂偉良連絡。

呂偉良這時正與林愛莉在「飛鏢俱樂部」共進晚餐，阿生接連打了幾個電話之後，才在那裏找到他們的。

阿生把他的最新發現告訴了呂偉良。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連那頓晚飯還沒吃完，便匆匆趕往視覺眼鏡公司去會晤阿生。

阿生到達視覺眼鏡公司時，呂偉良他們還未到達那兒，但是阿生知道他一定會來的，所以他先跑了進去。而這時候眼鏡店剛好關門。

胖子經理正在結算當天的收入，如果不是他早已知道阿生的來歷，才不會讓他進去。

阿生說道：「你那位男職員陳同已經連人帶車，墮落懸崖死去了。原來他就是出賣你的人。」

「出賣我？」胖子經理怔了一怔！

阿生解釋道：「這件事我已沒有多餘時間向你解釋，現在我只想你告訴我，一個叫阮日明的人到底是誰？」

「阮日明是阮氏眼鏡公司的老闆，你問他幹什麼？」胖子經理問。

阿生又問道：「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胖子經理看看腕表：「阮氏眼鏡公司位於夜市中心區，照看還未關門，你不妨到東區大道去找找看，那個光管招牌比我們門口那個不知大上了多少倍，但是他的眼鏡店只有半邊舖位。」

胖子笑了笑，又問道：「你說陳同出賣我，這是什麼意思？」

阿生看看呂偉良他們還未到，便說道：「阮日明用金錢收買他，叫他將一些顧客的驗眼記錄表格影印副本。我們是利用電腦分析器在那些表格上找到陳同的指紋的。」

胖子經理怔怔地束着眉頭想了想，又喃喃自語地說：「這有什麼用？我的顧客，到頭來還是要光顧我的，除非他卑鄙到逐個用信函通知他們。」

阿生道：「我看這件事並非『商業間諜』，而是另有內情，所以我急於找他問——」

阿生剛說到這裏，突然頓住了！連在旁的胖子經理也莫名其妙。

胖子經理想開口問他幹什麼，給阿生及時打手勢制止住！

當時阿生和胖子經理是在賬房內談話的，但是，阿生一邊跟胖子經理對答，一邊却留心到一塊玻璃外面的動靜，原來一個飾櫃背後，有個人影在竊聽着他們的談話。

由於眼鏡店之內到處盡是鏡子和玻璃飾櫃，所以這情形若非經驗老到如阿生，很容易就會以為那個鬼鬼祟祟的人影是鏡子或玻璃的反映而已！

阿生是個受過嚴格訓練的特警，他非常機警地制止胖子經理說下去，因為這時候那個人已離開了玻璃飾櫃後面，跑到一角去打電話。

就是因為他要打電話，所以阿生才制止胖子說話。

阿生日間來過這兒，故此他老早看清楚，這裏是自行控制的內綫分機，只要將一些按掣按下，分機亦可以自行接綫！

阿生俟那人在外面撥好了六個號碼之後，迅速拿起跟前擱在桌上的一具電話，同時將對外的綫路截斷，於是二具電話立即變成內部通話——這是最新式電話機。

由於阿生的動作又快又配合得好，所以外面那個人竟未發覺！

胖子經理却在這時候透過玻璃飾櫃望出去，發覺那是與陳同一齊坐在櫃面的售貨店員申大才。

申大才一拿起電話就說：「阮氏眼鏡公司？」

阿生答道：「是的，找誰？」

申大才道：「阮老闆在嗎？」

「我就是了。什麼事？」阿生裝腔作勢地說道。

申大才顯然認得對方不是阮日明，支吾着不敢說下去，但是他却想不到電話竟會通過賬房裏去。

他正想掛綫，阿生已經在那邊將電話聽筒交給胖子經理。

胖子經理的聲音申大才當然認得，他急急將電話掛上了。

阿生回頭看見他越過櫃圍，正奪門而出！於是他立即高聲喝止！

但是，申大才沒有理會他，這時已將半邊鐵門拉開，往街外逃去！

阿生後悔沒有多帶一個助手來，只好急急追了出去！

路燈底下，但見一條人影飛奔，阿生在後拚命追趕，同時高聲喝道：「你再不止步，我要開槍了！」

申大才完全聽不到他說什麼，他沒有停止腳步，希望能及時轉進那條橫巷，藉住黑暗的環境，也許可以讓他僥倖逃脫！

但是，就在這一刹那間，一個人影也不知由那兒撲出，像屏風一樣擋在前面！

那人雙手伸開，一根閃閃生光的鐵拐杖在路燈照耀下彷彿一條鐵欄橫在前面！

阿生的呼喝聲收了效，要不是他那麼一叫，呂偉良才不會知道那些人影追逐原來是阿生和一個他要逮捕的人。

呂偉良於是叫林愛莉把車子追過去，讓他及時推開車門跳下車去，把疑人攔截住！

申大才前無去路，後有追兵，情急之下，就想轉彎橫越過馬路對面！

但是，林愛莉這時把車子停好，及時衝了過來！

申大才呆了一呆，還沒有看清楚來者是誰，已連挨了兩記粉拳！

申大才拚命掙扎，力圖闖出重圍，豈料他不還手猶自可，一經還手，便惹來林愛莉連番攻擊，一時拳腳交加，打得申大才跪地求饒不已！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趕到時，林愛莉已勝券在握，氣定神閒地問阿生：「他是誰？」

阿生說：「我也不知道，讓他自己說好了！」

阿生一邊把申大才自地上掀起，一邊搜身，以防他暗藏武器！

他說：「你們不要難為我，我根本沒有犯法！」

阿生道：「你為什麼要逃走？」

申大才說：「我有權不說話的！」

阿生冷然一笑：「你似乎弄錯了，我不是警方的人，也不喜歡婆婆媽媽的，除非你能夠立即把律師找來！否則，老子拳頭在近！」

阿生說着，雙手一揪！登時把申大才揪得雙足離開地上！

申大才看見阿生目露兇光，心感不妙，忙又說道：「你們到底要想知道一些什麼？」

「我只想知道兩件事，第一，為什麼你要偷聽我們說話？第二，為什麼你要打電話通知阮日明？」阿生問道。

申大才說：「他叫我有什麼風吹草動，便及時打電話通知他的。」

阿生又問：「他收買了陳同和你，是不？」



「是的，但陳同不知道我奉了阮日明之命，一直在暗中監視他！」申大才說。

呂偉良忍不住插嘴問：「他可是M先生？」

「不清楚，只知道他很有錢，我們不過為錢而工作。」申大才道。

阿生說：「你如果給我發覺你說謊，只怕你連找律師的機會也沒有！」

阿生說着，用力一摔！申大才差點兒倒在地上！

阿生只是放開了雙手，沒有就此放過了他，反而給他加上了手鐐！

阿生把申大才推上車去，他就坐着呂偉良的車子，由林愛莉開往東區大道！

阮氏眼鏡公司的光管招牌一直伸出路心，因此，他們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了它的所在！

阮氏眼鏡公司只得半邊舖位，另半邊是經營金飾的，此時已停止營業。

阿生對呂偉良說：「師父，請你看管着他，我進去一會兒就來。」

阿生下了車，走進阮氏眼鏡公司去，店員以為他有所光顧，笑臉相迎！

阿生却問道：「我是來找人的，誰是阮日明先生？」

「誰找他？」店員問。

「就是我！他在嗎？」阿生說。

店員指指那櫃圍末端的一個中年人：「那一位就是阮老闆了。」

阮日明這時也由櫃圍走了出來：「什麼事？」

阿生立即表明身份，阮日明面色大變，回頭想走，但立即就被阿生制服。

店內的人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街上的人却以為是打刧，於是立即引來一名便衣警探！

阿生表明身份後對那警探說：「你來得正好！將你的手鐐借給我用吧！」

警探知道了阿生是特警隊長，那有不從之理？立刻自腰間把一副手鐐拔出，親自將阮日明雙手扣上！

阿生令警探留在眼鏡店內等待警方人員到達，他把阮日明帶上車去！

阮日明看見申大才也在着，心裏早已明白了一切。

林愛莉問：「到那兒去？」

「到我們特警總部去！」阿生說，「我會通知夏維探長的。」

阿生就在行車途中，利用呂偉良車上的無綫電話通知夏探長，叫他派人到阮氏眼鏡公司去搜索和查問各人口供。

豈料阮日明事後却對阿生說：「你不必多問了，我的店伴全不知情！」

阿生回頭說道：「你如果肯將全部實情說出，我會省去不少工夫！」

阮日明說道：「M先生不會放過你們的。」

「誰是M先生？」阿生問。

阮日明笑了笑：「我也不知道！」

阿生生氣地瞪住他：「你們已經害死了不少人命，如果你再不合作，我只有用我的辦法。」

林愛莉一邊開車一邊說道：「過去我討厭警方對付犯人使用酷刑，但現在看得多了，我覺得對付壞人不必顧全什麼人道，就像他們對付好人同樣不擇手段一樣，這是公平的事！」

「特警組，嘿！你們是什麼東西？」阮日明突然面色一沉，「你們快把我放下來！」

阮日明顯然感到事情不對勁，也想到特警組不是一般警方的組織！

阿生說：「特警組是世界性的刑警，在本市是個獨立性組織，世界總部設在巴黎，職責是對付國際性罪犯，協助當地警方，消滅罪惡！」

林愛莉補充說：「特警組有權秘密審

訊犯人，不必像一般警方依循正當手續落案。」

阿生說：「但我們從來不會冤枉一個人。」

阮日明道：「這裏又不是極權國家，何來秘密警察？你們簡直豈有此理！」

阿生說：「我們的組織是世界各國政府公認合法的，從破案率來看，我們自問值得驕傲，我們不是極權國家的秘密警察，也不是納粹的蓋世太保，但是我們的辦法可能比秘密警察和蓋世太保更多！」

阮日明回頭問申大才：「你對他們說過一些什麼？」

申大才說：「沒有，我對他們什麼都沒有說！」

阿生道：「他雖然沒有說出眞相，但是陳同却對我們供出了一切，如果你乖巧的，也許還來得及將功贖罪。」

阮日明道：「陳同對你們說了一些什麼？」

「陳同被你收買，盜影驗眼記錄，這看來是一宗商業間諜案，但是我知道實情並非如此。」阿生說道，「你的幕後人是M先生，他爲什麼要你這樣做？大概是因爲你的眼鏡店規模不大，收集的驗眼記錄太少，又或者是貴號的顧客無關重要。如果我說得不錯，那麼，M先生爲了取得一些銀行珠寶店等機構僱員的驗眼記錄，於是令你去收買陳同和申大才二人。」

呂偉良接着說道：「由於M先生須要偷偷換掉銀行珠寶店一些僱員的眼鏡，以達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他必須找人合作，以便配製同一欵式，同一度數的眼鏡，但這些用來準備偷偷掉換的眼鏡，那些框架之內都須要精工設計，將它挖空及藏進一些超袖珍的電子儀器，於是M先生揀中了你！」

林愛莉一邊開車，一邊也揷嘴說：「那些藏進眼鏡框的超袖珍電子儀器之中，包括了竊聽器和咪高峯，也就是說：M先生須要偷聽某些人的秘密，也須要向一些人發佈命令。像裝在莫神父眼鏡框彎角處裏面的就是一副極之精巧的竊聽儀器，像裝在胡子暢等人眼鏡框中的，便是發號施令的咪高峯。阮先生，我說得對嗎？」

阮日明嘆着氣說：「你們只猜對了一部份。M先生須要一個內行人合作，我有眼鏡工場，生意不太大，正是理想人選。但是，我的顧客不及視覺公司的，所以我們只好收買視覺眼鏡公司裏的人，就是陳同和申大才他們兩個。」

呂偉良道：「你只須配製一些同一欵式同一度數的眼鏡，是不？」

「是的，配製好之後，便交給M先生的助手，他們自有辦法偷偷更換。」阮日明又說，「我爲他配製一副有機關隱藏在內的眼鏡，代價超過千元以上，所以我覺得這種生意倒不錯。」

「可惜你却不知道這是犯法的事。」阿生說道，「M先生化了一千元代價，可能賺十萬八萬也不出奇，所以你不必再爲他隱瞞事實，否則將來在法庭上勢必罪加一等！」

阮日明道：「後來我閱報才知道事態嚴重，而且與刼案有關。我想置身於事外已不可能，M先生派人警告我，如果我出賣他，便派人殺死我和我的家人。所以我不是不想跟你們合作，只是我有苦衷！」

「邪總難勝正！只要你合作，M先生一幫人遲早一定落網！」阿生說着又對林愛莉道：「莫神父還在警局裏嗎？」

林愛莉道：「我離開警局時，麥小姐和神父仍留在那裏協助警方工作。」

阿生利用汽車上面的無綫電話與警方連絡，知道莫神父已經走了，只留下麥凱倫一個人在化驗室內，協助警方專家研究那些由眼鏡框拆下來的電子儀器。

這時候汽車已開到特警總部門外，呂偉良帮着阿生把阮日明和申大才二人押着進入總部之內，然後他才回到汽車裏。

林愛莉說：「我覺得事情可能有點不妥。」

「爲什麼？」呂偉良問道。

「莫神父不應該離開警局，他可能會有危險！」林愛莉說。

呂偉良道：「我也正在想着莫神父，他的眼鏡爲什麼與別不同？人家的眼鏡框內裝進了超袖珍的電子咪高峯，只有他的裝上了竊聽儀器，這又表示一些什麼？」

林愛莉還未答話，已將車子開動了！

呂偉良問道：「我們到那裏去？」

「到西區去，莫神父有危險！」

「你怎麼知道？」

「我有預感。」

車子開得很快，幸好林愛莉所經的街道很少車輛，沿途未遇上警方干預！

呂偉良道：「凡是裝上咪高峯的，表示M先生要向這些戴眼鏡的人下達命令，或者故意令他感到驚奇，假如是神經衰弱者就會像胡子暢一樣，自以爲遇見了鬼魂一樣。」

林愛莉一邊開車一邊說道：「只有莫神父例外，他戴的眼鏡也給人做了手脚，但眼鏡框內裝上了的，只是竊聽儀器，而不是袖珍咪高峯。」

呂偉良道：「因他是一個神父。」

「神父有何不同？」

「你犯過罪嗎？」

林愛莉一怔：「這是什麼意思？」

「如果你本身是教友，犯了罪須要懺悔，你會怎麼樣？」

林愛莉恍然大悟：「對了，如果我是一名奉教的人，犯了罪而須要向天主懺悔，我一定會去找神父。因此，神父可以說是知得最多的人！」

「不錯！」呂偉良說：「所以M先生爲了想知道別人的過錯，又不能令神父揭開別人的陰私，只有用這個巧妙的竊聽儀器，裝到眼鏡框之內！」

「爲什麼M先生要知道別人的私事？他已經有足够聾，啞，盲人爲他服務。」

呂偉良道：「可能是勒索，也可能是別有用心！」

林愛莉已將車子開入西區，在一家教堂門外停下來，呂偉良首先拄杖下了車。

附近路旁的停車位已經停滿了，林愛莉只好把車子盡量靠邊停了下來！

她下了車，正想與呂偉良併肩走進教堂裏去，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教堂裏傳出一聲慘叫，登時把二人嚇呆了！

呂偉良首先三步併作兩步，拄杖衝了入去！

教堂之內，燈光迷濛，聖母像前的欄杆之上有個人彎腰俯伏在那裏，好像正在跪地祈禱！

呂偉良拄杖走過去，發覺那是一名穿着黑袍的神父，他的臉部向下，所以呂偉良看不見他的表情，也不知道他是誰。

但是有一件事呂偉良却看得淸楚，就是他的背部仍然插着一柄利刀，鮮血仍然不斷冒出！

呂偉良還沒有想到應該怎麼樣做，突然聽到背後有一陣急促步聲傳來！

呂偉良回頭一看，一名身裁魁梧的男子正由黑暗處衝向門口那邊！

呂偉良高喝一聲，拄杖急縱，但距離那人仍遠，眼看來不及制止他，突然之間那傢伙不知怎的，直由門口栽倒出去！

那高大男子還未爬起來，一條身形如電閃至，飛腿力踢他的下頷，痛得他殺猪般叫！

那躲在門外的人自然是林愛莉，她聽到呂偉良的叫聲之後，看見一條高大的人影衝出，若以她的身裁與這人硬碰，勢必吃虧。

於是林愛莉靈機一觸，便蹲低了身子，悄悄伸出一條腿，出其不意地將那高大男子絆倒！

那高大男子還未站起來，已被林愛莉踢得天昏地黑，等到他稍爲淸醒過來時，他的手部已被彎曲扭向背後，稍加反抗，林愛莉便會多加幾分氣力，他便痛得淚水直冒！

呂偉良拄杖趕到，一邊對林愛莉說：「小心看管着這個人，他可能是殺人兇手！」一邊呂偉良已走向他的汽車。

呂偉良的汽車內有無綫電話，他報了警之後，回到林愛莉身邊來！

這時候，教堂內已有人聲傳出，顯然越來越多人發現這件命案。

呂偉良在燈光下看清楚那疑人的面目，不禁問道：「你殺死的可是莫神父？」

「是的。」那高大男子氣定神閒地說，「我給他勒索。」

「勒索？」呂偉良問道：「你說莫神父勒索你，有什麼證據？」

那人說道：「我曾向他懺罪，他披上了神父的外衣，其實是個歹徒，他知道了我的秘密之後，便向我勒索，一次又一次的勒索，實在令我無法容忍！」

「你說莫神父知你的秘密，到底是什麼秘密？」林愛莉問。

「我怎麼可以告訴你？」那人說，「總之這秘密只有他一個人知道，想不到他竟然是個披上羊皮的狼！」

呂偉良和林愛莉交換了一個眼色，他們雖然沒有說話，却互相明白了對方的意思。

呂偉良向那男子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宗祥。」那人說。

「幹什麼職業？」呂偉良又問。

宗祥道：「貨車司機。」

「是教徒嗎？」

「是的，否則我做錯了事，又怎麼會跑來這兒懺悔？」宗祥嘆了一口氣，「我眞不明白，身爲一個神父，爲什麼會這麼下流？」

林愛莉說：「這件事你弄錯了，勒索你的不可能是莫神父。」

「你怎麼知道？」宗祥道。

「我當然知道，因爲莫神父被人暗暗放進了偷聽儀器，所以你和他的說話，完全被那班歹徒聽到了……」

「何止聽到，還錄了一卷聲帶。」宗祥說，「他們就是利用這聲帶向我勒索巨欵。如果不是我忍無可忍，相信我也不會冒這種險！」

林愛莉問：「那卷聲帶呢？」

「寄給我的只是副本，他們手上還有一卷。」宗祥道，「那是我向莫神父懺罪時原原本本的錄音。」

林愛莉又問：「你有保留着那卷聲帶嗎？」

「是的，但是我還要找回原來的一卷，莫神父不肯交出，我只有殺他！」宗祥含恨地說。

林愛莉道：「你太魯莽了，他並沒有那卷聲帶，又如何可以交給你？」

宗祥半信半疑地，呆呆木木的獃在一旁！

教堂的人正對呂偉良和林愛莉的身份感到懷疑，幸好大隊警方人員已趕到了現場。

帶隊前來偵查的，就是夏維探長的助手辛尼，他當然知道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的身份。

莫神父已經死了！

宗祥一錯再錯，後悔莫及，淚流滿面，林愛莉將他交給警探。

辛尼親自將宗祥押上汽車，帶他回到他居住的地方，將那卷聲帶取去，帶返警局加以研究。

呂偉良和林愛莉跟阿生用電話連絡過之後，趕到特警總部，這時候已是將近晚上十點。

特警總部之內，除了申大才和阮日明等犯人之外，還有二名貴賓，他們就是業餘無綫電專家許均和他的女友麥凱倫。

許均在獲得醫生同意下，可以暫時出院。他是應邀前來的，這時他已臨時配戴着一副電子助聽器，總算能够聽到了別人的說話。

麥凱倫陪伴着他，正協助特警組的專家們在分析一些聲帶中的聲音

聲帶都是許均錄下來的，其中有M先生的笑聲和發號施令時的聲音，那些新式電子儀器則是特警組總部剛剛在不久之前由巴黎運來應用。

儀器可以分析聲音的一切有關資料，以確定許均歷次錄下的聲音到底是一個人的還是數個人的。

阿生從呂偉良他們口中知道了教堂又發生了命案，同時更知道辛尼已將宗祥收到的一卷聲帶帶回警局去，於是阿生便與辛尼取得連絡，要求他將聲帶送來一併檢驗。

特警組的責任除了處理國際性案件之外，還有責任協助當地警方偵查一切嚴重罪案。因此，辛尼非常樂意阿生的提議，叫人將聲帶送往特警總部。

經過分析之後，證明匪帮所偷錄的，正是宗祥和莫神父的聲音。

最後一段說話，是有人要向宗祥勒索

鉅欵，那聲音乍聽起來似乎是莫神父的，但經過儀器分析，却出乎各人意料之外。

麥凱倫在許均的指示下，進行一連串的精細分析工作。特警組的專家們雖則也明白如何使用這批新式的電子儀器，但許均畢竟是個專家——專門研究聲學專家。

經過分析之後證明那個模仿莫神父聲音的，正是M先生。

M先生爲什麼要模仿莫神父的聲音，利用聲帶去勒索宗祥？

宗祥到底又犯了什麼罪？

經過警方的偵訊後，宗祥終於供出過去在一宗交通失事案件中，當時他沒有報警，事後他才知道那個人殘廢了。

宗祥良心感到難過，於是向莫神父懺罪，想不到却給M先生利用科學化儀器將它了錄音，然後利用這卷聲帶的副本一再地向宗祥勒索！

宗祥只是一名貨車司機，入息有限，那裏有這許多錢供他勒索？於是只有去偷去搶，不擇手段地，希望湊足十萬元這數目，將聲帶底片贖回，想不到對方却不滿足。

宗祥於是把心一橫，將他認爲「該死」的「勒索者」莫神父殺死！

其實儀器分析指出，向他勒索的人並非莫神父，而是M先生。

許均手上有不少M先生的廣播錄音聲帶，包括他發號施令時，以及向警方提出警告時等等的錄音。

呂偉良獃在特警總部一角，默默地想着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沒有去理會電子儀器的分析。

他從頭到尾想了一遍，覺得這件事有許多不合情理的地方，例如：銀行外面和裏面的秘密裝置不但現代化，而且費用可觀。但所劫得的只是區區數萬元，似乎太不化算。

呂偉良左思右想，覺得這件事的答案只有一個：就算M先生打算一再利用殘廢者去打劫同一間銀行。事實上如果不是他們發現了這種巧妙的裝置，本區分行即使每周被人行劫一次，也沒有人想到個中奧妙。

現在問題是：會不會除了外資銀行本區分行之外，還有另一套同樣設計的儀器裝置在另一間銀行？

呂偉良把他的想法對阿生說了，阿生也覺得大有可能。可惜的是：銀行關門之後，警方很難展開偵查工作，一切唯有留待明天！

阿生稍後時間又接到警方的報告，知道他們在阮氏眼鏡公司的工場之內，找到一些還未安裝的眼鏡框，以及小巧的超袖珍咪高峯，證明阮日明確是M先生的合作者。

儘管阮日明否認見過M先生，特警組人員一直在盤問他！

阮日明和申大才等人的聲音也被灌入儀器中加以分析，結果證明他們都不是M先生。

宗祥以及教堂中一些人，他們的聲音也被收集分析，證明也不是M先生聲綫！

各人在特警總部逗留至午夜，似乎毫無結果。

由一宗別開生面的劫案開始，以至發展到現在死去了這許多人爲止，「M先生」此人只聞其聲，始終未見其人，到底他是何方神聖？

唯一可以提供綫索把M先生找到的，應該是阮日明。

但是，阮日明說，每次M先生和「交收」，只派一名助手來，如果不是阮日明被捕，明天那助手，還會到阮氏眼鏡公司後面的工場來一次，一則是送錢來，二則是把配製好的眼鏡帶走。但現在這情形，M先生是否再派人來，實成問題。

宗祥也從來只在電話中接受「指示」，將錢送到教堂附近一條橫巷，一直未見過收錢的人是怎樣子的。

各人在筋疲力倦中，被阿生以主人身份請到會客室來喝咖啡！

會客室內有沙發，有几子，特警組的侍役送來咖啡茶點，他們一邊吃喝，一邊閒談，其實這就等於一次綜合性的會議。

阿生雖則在特警總部內，是以主人身份招待各人，但這主意却出自他師父呂偉良。

呂偉良有的是經驗，他知道大家在過度緊張時，有許多事情都會忘記。相反，在神經鬆弛之後，有時反而會記起一些事情來！

因此，表面看來是閒聊，實則是一次相當重要的交換意見。

呂偉良把他的想法說了出來，他担心其他銀行也可能有電視轉播系統。

阿生向各人報導有關眼鏡的檢驗結果，大致來說，聾啞人，瞎子以及死者陳同等人所戴的眼鏡，都裝了超袖珍的咪高峯。只有莫神父一副是例外的——他的眼鏡中裝了竊聽儀器。

根據阮日明的口供，經他們裝配的「竊聽眼鏡」最近又有三副，而且已經送了出去！

阮日明是疑犯，但他現在却受到阿生的優待，可以和呂偉良等人坐在一起喝咖啡，受到貴賓式的招待，心情自然不同。

呂偉良聽到有三副「竊聽眼鏡」已經送出，立刻就問：「你可知道那三個人是誰？」

阮日明道：「我要看看影印的副本記錄才可以記憶起來。」

阿生於是叫人將一批由阮氏眼鏡公司搜出的驗眼記錄表格取來。這批表格全是影印副本，由陳同從視覺眼鏡公司的鋼柜中偸影的。

阮日明揀出三份影印副本，交給阿生等人觀看，其中竟有兩個是保鏢公司的文員，一個則是銀行分區經理，這些人在表格上都有清楚的記錄。

林愛莉不禁咕咕嚕嚕的說：「配眼鏡只須姓名以及登記雙眼的視覺記錄便行，爲什麼還要登記職業和這麼詳細記錄？」

阮日明說：「視覺眼鏡公司所以日益擴大，生意滔滔，的確是他自己一套辦法的。他登記得如此清楚，一則是爲了表示工作態度認眞，因爲他們的招徠術之一便是：爲顧客選擇眼鏡框的欵式，以配合他們的面型與身份。二則是爲了寄發宣傳品，例如抹眼鏡的脫脂紙等等。所以每個光顧他們的人，都樂意提供一切詳細的資料，就是這緣故。」

阿生看了這三份表格的記錄之後，又問阮日明：「這三副眼鏡的深淺度數及欵式等等，當然是根據記錄表上一切資料做的，對嗎？」

「是的，世界各名廠的眼鏡框，均有編號，我們根據記錄表上的編號，就知道是那一欵式，配上適度的鏡片，製作出來的眼鏡便與該顧客所戴完全一模一樣了。」阮日明道。

阿生喃喃自語地說：「他們又要進行另一宗更大規模的劫案！」

呂偉良道：「追踪電波的電子儀器，你們是否已從巴黎運來？」

「是的，可惜秘密電台已被揭破，相信M先生也不敢再廣播了。」阿生說。

呂偉良道：「我以爲未必，最近阮氏公司還送出三副竊聽眼鏡給M先生的助手接收，此外還有其他附有咪高峯的眼鏡，這表示M先生還不會收手，你忘記了他還有一輛流動汽車，那是一個活動廣播電台，我相信他可能會作孤注一擲。」

許均和麥凱倫等人也同意了呂偉良的見解，決心繼續利用儀器留意收聽秘密電台的廣播。

× ×

早上九時十五分開始，警探紛紛進入各銀行駐守。他們如臨大敵的，無非因爲當地警方接受特警組的建議，要對各大銀行的電子防盜攝影機加以詳細檢查。

從過去有不少銀行三番四次被劫，證明呂偉良的想法不會錯。M先生的目的不是一次過劫得數萬元，而是有了這些電視自動轉播機之後，每隔若干時間就可以利用一些殘廢人去重施故技——再度行劫！

警方的技術人員配合了保養技師，分別在各大銀行進行檢查，果然發覺不少電子防盜攝影機均被附加了一些精巧儀器進去，情形完全與外資銀行東區分行所發現的一樣。

其實這些被發現電子攝影機有毛病的銀行，均已發生過劫案，有些甚至發生了兩次以上。

這情形已非常明顯，M先生「胸懷大志」，計劃着「長期作戰」大計，只要他做得好，一年半載之後便不難成爲千萬富翁！

可惜現在他計劃「巡廻式打劫」各大銀行的大計，已因爲阿生領導的特警組揭開電子攝影機的秘密，而宣告破產！

正當警方人員忙於在各大銀行進行檢查工作之際，另一宗大刼案又告發生！

一間保鏢公司的押欵裝甲車，正由外資銀行總行將三百萬元各種面額的鈔票，運往西區分行，豈料突然「砰」的一聲，解欵車的右後輪胎爆了！

解欵車一直與保鏢公司總部用無綫電對話機保持連絡。但是，這時候却發覺電波受到干擾！

持槍的保鏢一邊下車戒備，另外二名保鏢則下車準備更換車胎！

就在這一刹那間，持槍的保鏢突然倒在地上，二名俯首彎腰準備取出車胎更換的保鏢，也被人自後面襲擊頭部，昏倒地上！

坐在司機位上的一名保鏢，正在企圖將無綫電通話機修復——他以爲是機器發生故障，其實是有人用電波從中干擾！

突然有人由後面把他擊暈。

汽車迅速被一輛拖拉車拖進一個地盤裏面去！

這一段馬路是新塡海區，附近有的只是一些建築地盤和一些空地！沒有住宅和商店。

更奇怪的事是：後面沒有車輛跟來！似乎這條馬路只供押欵車專用一般！

這是不可能的事，因爲這是市區，押欵車一直在行進中均見到後面有汽車跟隨！自從在一個街口的紅綠燈位附近有撞車事件後，後面就再也見不到有汽車跟來！

情形當然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一項有計劃的陰謀。有人故意撞車，亦有人將塡海這段馬路的路口加上臨時改道的木牌，於是後面的汽車便不再駛入這條僻靜的馬路來了！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還有林愛莉和特警組人員，他們都預料到這種事可能發生，只是想不到歹徒的計劃如此週詳而已！

由於三副「竊聽眼鏡」之中有二副是根據保鏢公司二名文員的記錄配製的，所以呂偉良他們不難想到保鏢公司二名高級文員的眼鏡可能已被人偸偸更換，目的是爲了偸聽公司內的一切行動計劃。

於是阿生的特警組人員，便開始與保

鏢公司取得連絡，把他們的工作程序查清楚之後，還派出特警駐守在他們的無綫電連絡中心。

這時候，特警總部已接到保鏢公司的投訴，知道無綫電曾受干擾，也知道他們與一輛押欵車失去了無線電連絡。

於是阿生立卽派人沿住押欵車所經路線追踪，同時阿生親乘直昇機凌空觀察！

直升機和地面的特警汽車用無線電保持連絡，阿生聽到他的助手報告說：「隊長，塡海新路路口有個改道木牌。」

阿生問：「警方人員怎麼說？」

「他們說，這條路並未發生任何事故，木牌是由別處搬來的，不是警方放上去的。」

阿生覺得事有蹺蹊，一邊下令將附近一帶封鎖，一邊令直升機師沿住塡海新路凌空飛翔，一邊親自用望遠鏡居高臨下瞭望！

果然在一處四週圍上了木板的建築地盤內，發現了押欵車，一批人正在企圖將它弄開！

阿生立卽通知地面，特警組人員配合警方的行動，將附近一帶封鎖！

一批穿上避彈衣的特警和便衣警探，首先乘車抵達地盤四週佈防，阿生則用擴音器居高臨下，向地盤內的人招降！

阿生突然看見有人向他們的直升機開槍，機師急忙將飛機升高！

阿生通知地面部隊進攻！同時知會特警組屬下的另一架武裝直升機開至現場增援！

由於附近並無民房，警方可以減少了一重顧慮！

特警直升機投下大量催淚彈，迫使地盤內的武裝匪徒放棄了抵抗，匪徒悉數被擒，警方終於大獲全勝！

警方在地盤之內找到了一名保鏢公司人員的屍體，其餘三名一度昏倒過去的保鏢，則被他們綑綁在一角，口部塞了一些破布。

匪黨配備了滅聲手槍，押欵車後面的車胎便是給滅聲手槍擊破的；那持槍戒備的保鏢突然倒下，也是被這種滅聲手槍所殺！

阿生的直升機在地盤附近的馬路降落，這一帶已被警方封鎖，不准車輛通過！

他跑近現場，發覺被擒獲的匪徒之中，絕大部份非聾卽啞。只有少數頭目是正常人。

最爲警方注目的M先生，並未在這班人之中被發現；被俘的匪徒也無法說出M先生之所在，他們都是利用裝配了咪高峯的眼鏡，接受M先生的命令行事的。那少數會講話的匪徒頭目，則配備有預定波段的無線電對講機，接受M先生的指示。

但是，這些頭目也無法知道M先生之所在。他們只承認每次打刼得來的欵項，他們都有分紅。

情形似乎還是沒有結果。但警方不得不佩服M先生的計劃週詳，甚至連這個停了工的地盤之內，有着一架拖拉車，他也查得一清二楚，而善加利用。

地盤是因爲建築公司東主涉及一宗錢債糾紛，被迫暫時停工的，M先生竟然也知道它可以被利用，可見消息靈通。

特警組和警方人員一時之間無法查出M先生的下落。

但是，由於M先生貪而無厭，他的行動也在呂偉良的預料之中，所以，許均的截聽儀器又一次錄得了M先生的秘密廣播——那是對黨徒發號施令的無綫電廣播！

由呂偉良，林愛莉，許均和麥凱倫等人率領的追踪電波組人員，終於憑着特警組由巴黎總部運來的儀器，查出了電波來自半山區一座數十層高的住宅；那幢大厦幾乎可以俯視市區的絕大部份地方。

警方於是下令將半山大厦包圍起來，進行逐層搜索！

因爲住在這幢半山大厦的人，盡是非富則貴之輩，所以要家家戶戶進行搜查，當然有不少麻煩。但是警方由於案情嚴重，加上特警組揷手該案，他們已下令決心幹到底！

許均憑着他的豐富知識，肯定秘密電台就設在這幢大厦之內！電波發射此時雖已停止，但是許均認爲方位不會錯。

搜查工作正進行中，一組警方人員已在大厦底層的停車場中找到一輛汽車，車頂有過改裝的痕跡。

呂偉良因爲自己也擁有一輛特製汽車，所以對於一切僞裝已瞭若指掌！

他和林愛莉小心檢查該車，發覺車頂可以隨時自動打開。

由於他們不是警方人員，不想越權，只好通知特警組和警方人員。

警方找來大厦管理員。知道這是住在十九樓那位武先生的。

管理員說：「武陵先生是個殘廢的人。他經常要坐輪椅外出，這車子就是要來儎他及他的輪椅的！」

警員到十九樓去打門，但是沒有人應門！

管理員肯定他在家，因爲他每次外出，必乘此車。這車子既然在着，人也一定留在家中。

警方只好開始着手檢查這可疑車子。

車子外型有如客貨二用車，也有如一般小客車一樣，但四週落了簾子，因此由外面望入去什麼也見不到。

由於隱藏在僞裝車頂的是一些無綫電發射天綫，許均和麥凱倫他們看過了之後，也認爲是最新式的自動收縮天綫，所以警方下令將車門弄開。

裏面果然是一個流動廣播電台，一切儀器都是新型自動化的。

現在似乎沒有任何疑問，武陵就是M先生本人的化身。

警方破門而入，衝進了十九樓。他們以爲屋內的人都及時逃脫了，想不到一切情形出乎各人意料之外！

數名男女陪伴着一個坐在輪椅上面的中年人，他們面無驚惶之色，對於警方的行動也好像不會感到有什麼意外！

呂偉良本身也是個殘廢人，他希望警方不要粗魯對付這中年人。因此，他注杖與夏維探長併肩走進去！其他警方人員看見探長來了，自然讓開一旁！

夏維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中年人張閤着嘴巴，却沒有聲音。原來他不但殘廢，還是個啞子。

夏維問其他在旁的三名男子及一名女子，他們也打着手勢，表示又聾又啞！

呂偉良嘆氣道：「這可能又變成一宗永遠沒有答案的案子。」

許均忽然走過來：「我可以檢查這輪椅嗎？」

夏維沒有意見，於是許均在輪椅的扶手之上一連扳動了幾個按掣，就像開動了收音機的機掣一樣，一陣「嗚嗚」之聲之後，便可以聽到坐在輪椅上的中年人的聲音。

根據許均解釋道：「這是最新發明的聾啞人發音器，但安裝在輪椅上面的，我却是第一次見到。」

中年人說：「你們幹什麼的？」

他的聲音很蹩脚，許均幾乎無須儀器分析，也可以肯定他不是「M先生」。

夏維問：「你是武陵先生嗎？」

「那有什這關係？」中年人說。

「我們懷疑你就是一帮匪徒的首領M先生，現在我要宣佈逮捕你……」

夏維話還沒有說完，一間無法被探員將門打開的房間之內，傳出一陣玻璃破碎聲，在大厦樓下戒備的警方人員看見有個人凌空自一個窗口飛下！

「叭」的一聲，一個男子腦漿塗地，死在血泊之中。

警探撞門而入，看見一個窗門毀了，才知道有人由那兒跳樓自殺！

十九樓客廳內的一班聾啞人知道此事後，非常悲痛，有些更流下淚來！

中年人說：「一切都完了，田博士眞笨，他爲什麼要死？」

許均若有所思：「你是說，跳樓的就是我國著名的聾啞科學家田必蒙？」

「是的，就是田博士，他是我們聾啞人的救星，如果沒有他，我根本這一輩子亦無法與你通話。」中年人又說：「我雖然頗富有，可惜身體殘廢，所以有錢也沒有用。直至到遇上了田博士之後，才知道他有心研究各種科學儀器，令到聾子能聽，啞子能講——就像我現在所用的發音器，也是田博士設計的。」

許均道：「我知道田必蒙在外國發明了發音器，他利用敏感的儀器接觸聾啞人的胸，頸，耳等部位，透過半導體和精巧儀器的帮助，啞子也可以不利用聲綫發音。但是，我却不知道他已返回本市來。」

中年人原來就是富商武陵，他已退休。由於他受到田必蒙的感動，幾乎把全部財產拿去支持田氏的計劃。

田必蒙對他表示要研究各種聾啞人專用的儀器，令到啞子能講，聾子能聽。無奈這筆費用十分龐大，武陵傾家蕩產亦難成事，於是由田必蒙想出一連串的長期打刼計劃來。

他們一邊收買一些頭目，一邊利用聾啞人去作奸犯科；以爲卽使聾啞人落網，但由於他們聽不見講不出話來，相信警方破案的機會還是微乎出微。却想不到到頭來他們還是要被警方一網成擒！

以田必蒙的才能，在外國找到了支持者應該並不困難，但是，他却旁門左道的，跑回這裏來攪到天翻地覆，這件事令人莫名其妙。

後來經過國際特警的調查，才知道田必蒙在外國經營的電子廠倒閉，還欠下政府大筆稅務，故此失踪了多年。想不到多年來他的研究並未中止，只是轉爲地下工作，同時用非法手段「籌措」經費而已！

要不是許均無意中截聽到他的神秘廣播，要不是許均及時找着鐵枴俠盜呂偉良，相信田必蒙也許可以成功的；只是有更多人被刼殺而已！

田必蒙是個教徒，可惜他只是循例去教堂，却未眞正了解宗教的意義；因此，他巧妙地利用了莫神父，將「竊聽眼鏡」讓他戴上，偷聽「懺罪者」的秘密，然後加以勒索。結果還害死了一位神職人員，眞是罪過！

一切皆由田必蒙而起，但是這魔鬼已經死了，他的可怕笑聲亦已停止；唯一可供研究者，便是設在流動電台內的新式儀器，到底它如何能利用電波殺人？相信只有留待專家去找答案。但是當我們知道噴射機的聲音亦可以震碎玻璃時，簡單的答案也不難找到了！

魔鬼的笑聲停止了，但刼案仍然不斷發生；雖則這些刼案必與田必蒙無關，但一切後果都是同樣可怕的！

（全文完）

刀客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

慕容美·文　盧令·圖

仗刀訪刀客　以武鬪武林

十八個人。

十八把刀。

× × ×

十八個年輕人，十八把殺人刀。

他們就是最近崛起於江湖，使老一輩武林人物黯然失色的十八刀客！

× × ×

十八刀客，十八把不同的刀！

他們之中，有最狠的刀，有最怪的刀，也有最快的刀。

有魔刀，有鬼刀，有降龍伏虎刀。

有流星刀，有飛花刀。

有開山刀，閃電刀，追風刀，奪魂刀，將刀，情刀，血刀，毒刀，屠刀和絕情刀！

十八個人並不同屬於某一門派。

他們雖然名氣相等，却不是朋友，十八人之中，甚至有一些彼此之間還互不相識。

十八刀客這一名稱，是別人替他們取的。

他們之間，唯一的相同之處，是他們都有着一把令人羨慕而又害怕的刀！

× × ×

在深秋的清晨，張弟踏上征途。

一個帶刀的年青人，開始了他的美夢，像當時很多這樣的年青人一樣，張弟希望自己也能成爲一名刀客。

如何才能成爲一名衆人心目中公認的刀客呢？

張弟已想好了一條成名的捷徑。

他決定設法找十八刀客中某一名刀客公開較量較量，如果他能將一名刀客打敗了，他不就名正言順的是一名刀客了麼？

然而，遺憾的是天地似乎太寬了些。

轉眼之間，兩年過去了，他竟連一名刀客的影子也沒有遇上。

奔波了兩年多，衣服破了，盤川光了，他依然還是無名小卒一個。

那些刀客都到那裏去了呢？

難道所謂十八刀客只是一種傳說，實際上並無其人其事？

他知道不是。

三個月前，流星刀辛文炳獨鬥南陽三鷹，他只慢了一步，十多天前，快刀馬立大鬧笑面虎勾四賭場，他也只慢了一步。

最後這一次他趕到時，那些被砍得七零八落的桌椅和門框上，還留着新鮮的刀痕，以及尚未耗乾的斑斑血漬。

每次，他總是只差了那麼一步！

但是，他並不氣餒。

因爲他還年青。

他還能忍受飢餓，忍受疲累，忍受失望，忍受挫折。

他能有這股堅強的意志，是因爲他能始終牢記住一句話：鐵是經過鍛煉，才會變成鋼！

如今，他由於盤川已盡，只好改變主意，決定暫時放棄追踪那些刀客，先奔來這座小鎭。

來找雙刀丁目奇。

雙刀丁目奇並不是十八刀客之一，因爲雙刀丁目奇已不是一個年輕人。

他來找雙刀丁目奇，有兩個原因。

第一：丁目奇用的兵刃是刀。

第二：丁目奇的名氣也不小，只要在江湖上跑跑的人，幾乎無人不知黃花鎭的丁目奇是個了不起的人物。

能在找到那些刀客之前，先鬥倒這樣的人物，也是一件露臉的事。

這是他爲自己找的藉口。

至於眞正的原因，則是因爲他身上最後的五分銀子，已在三十里外的朱家集餵了肚皮，離朱家集最近的一個市集是黃花鎭，而黃花鎭上恰巧又住着一位名氣不小的雙刀丁目奇。

如此而已！

至於他是否能够勝得了這位雙刀丁目奇？

勝了丁目奇是否就會變成一名刀客？

變成一名刀客之後，是否馬上就能解決迫切的衣食問題？

這些，他幾乎連想也沒有想過。

× ×

黃花鎭是個淳樸的小鎭。

這也就是說，這個鎭上住戶並不多，商店更是少得可憐。

一條彎曲狹仄的街道幾乎走到盡頭，才被他看到了一面又髒又破的酒旗。

但他並沒有馬上走進去。

因爲正當他看到這面酒旗時，他才突然想起身上業已一文不名。

他遠遠站定下來。

他已聞到一陣酒香，他也看到了熱氣騰騰的白麵大饅頭。

他嚥了一口口水，忍不住伸手摸了摸腰間的那把刀，自那五分銀子用去後，這把刀就是他如今身上惟一值錢的一樣東西了。

這是一把好刀。

即使一個小酒店的伙計，也應該看得出它是一把好刀。

每當他在一個地方歇下之後，他便會以一塊細布將這把刀一遍又一遍的抹拭，這是他兩年來最好的消遣方式。

這把刀已成了他生活的一部份。

也是他生命的一部份。

只要看到了這把刀，他便會產生無比的勇氣，信心，希望，和安慰！

他能爲了一頓酒食賣了它嗎？

當然不能。

做一名刀客，最起碼的條件，便是得

有一把好刀，如果連刀也沒有一把，還算什麼刀客？

他站在那裏，也不知過了多久，才輕輕嘆了口氣，慢慢向那座酒肆走去。

去向那個伙計打聽雙刀丁目奇住的地方。

× ×

在黃花鎮上要找雙刀丁目奇，自然容易得很。

他馬上就找到了雙刀丁目奇住的地方，而且馬上就見到雙刀丁目奇本人。

但是，張弟非常失望。

因為雙刀丁目奇完全不是他想像中的雙刀丁目奇。

雙刀丁目奇竟是一個老人！

雖然對方並不是那種有着一大把白鬍子，佝僂而龍鍾的老人，但已比他想像中的丁目奇要老得多。

同時，他也沒有在這位雙刀丁目奇身上見到對方那一對仗以成名的龍虎雙刀，丁目奇抱在臂彎中的，是一個尚在襁褓之中的小孫子。

丁目奇看到他，也怔住了！

這位已退隱的龍虎雙刀大俠，原以為到訪者是他的老棋友，想不到竟是一個衣衫破舊，兩眼炯炯發光的年青人。

而這年青人居然還帶着一把刀！

兩人對望着，似乎都不知道如何開口才好，隔了很久很久，丁目奇才走出數步含笑道：「這位老弟……」

張弟恍若沒有聽見對方在跟他招呼，忽然輕搖着頭，嘆了口氣，轉身便走。

太陽已快下山，西天一片艷紅。

一陣晚風吹過來，張弟忽然感到一絲涼意，蕭瑟的秋風中，突又送來那個蒼老而和悅的聲音道：「老弟指名求見，難道一句話也不留下，就這樣走了麼？」

張弟停下腳步，緩緩轉身。

丁目奇又走上數步道：「老弟是不是偶而路過，湊巧錯過了宿頭？」

張弟道：「不是。」

他板着面孔，語氣很冷，雖然只是短短兩個字，却像是石縫中迸出來的兩顆碎石子，又銳又硬，叫人聽在耳朵裏，相當不是滋味。

丁目奇雖然是個見多識廣的老江湖，這時也不禁感到有點為難起來。

他儘管不是什麼大善人，家財也談不上如何雄厚，但只要有江湖上的朋友找上門來，他幾乎從沒有令對方失望過。

這一次難道他看走了眼，這個落魄的年輕人，竟不是來告幫的？

張弟忽然冷冷接着道：「雙刀丁目奇在江湖上名氣很大，我本意是想來向你討教幾手刀法。」

他咬咬嘴唇，頓了一下，又道：「不過，你可以放心，因為我已經突然改變了主意。」

丁目奇似乎並不如何感到驚訝，靜靜聽完之後，轉動着眼珠道：「老弟的意思，丁某人還是不太明白，能否請老弟說得再詳細些？」

張弟道：「因為我的刀很快。」

這句話說得很生硬，而且不够完整，可是他却好像已將心裏的要說的話，完全表達清楚。

丁目奇朝他腰間的刀鞘望了一眼，點點頭道：「是的，我看得出，那是一把好刀！」

張弟的臉色漸漸和緩，紅潤，雙目中也慢慢煥發出一股興奮而愉悅的光輝。

這是第一次有人讚美他的刀！

他忽然望着那個嬰兒道：「這是你的孫子？」

丁目奇道：「是的，最小的一個。」

張弟微笑道：「你現在明白了吧？這便是我突然改變主意的原因。」

丁目奇道：「哦？」

張弟道：「因為你已經上了年紀，連孫子都有了，如果，我的刀不小心傷了你，你固然不好受，我的心裏也一定不會舒服。」

丁目奇思索着，忽然像想通了什麼似的，輕輕嘆了口氣，點點頭道：「是的，你老弟說得不錯，丁某人封刀已有七八年之久，再加上這一老把年紀，早就連拿刀的氣力也沒有了。」

張弟道：「所以我已決定另外再去找別人。」

他口中說着，腳下已在移動。

丁目奇忽然問道：「你老弟下一個人準備找誰？」

張弟道：「我還沒有決定。」

丁目奇道：「如果老弟還沒有決定，我倒想向你老弟推荐一個人。」

張弟道：「誰？」

丁目奇道：「這人名叫白天星。」

張弟道：「這人多大年紀？」

丁目奇道：「年紀很輕，比你老弟稍為大幾歲。」

張弟道：「這人使用什麼兵刃？」

丁目奇道：「刀。」

張弟眼中微微一亮道：「十八刀客之一？」

丁目奇道：「不是。」

張弟登時露出失望之色。

剛於心頭升起的一絲希望，像火花一樣，突又熄滅，一個以刀為兵刃的年輕人既非十八刀客之一，又能比他強多少？

他即使贏了這種人，對他又有什麼好處？

丁目奇緩緩接着道：「這人未被列入十八刀客，有很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一項原因，是因為他根本不屑與十八刀客為伍。」

張弟呆了一下，然後突然問道：「這人住在那裏？」

丁目奇道：「七星鎮。」

七星鎮。

這是離開黃花鎮約六十餘里的另一個小鎮，白天星就住在鎮後一間破破爛爛的小屋子裏。

張弟在這以前，一直以為自己很潦倒，但當他看到這個白天星的青年人時，他才突然發覺，這世上原來竟還有比他更潦倒的人。

他身上雖已一文不名，但他至少還有一把刀。

這人竟連刀也沒有一把。

屋子裏只有一張破桌子，兩張爛椅子，以及一張早該劈了當柴燒的木床。

他走進這間屋子時，白天星就斜靠在

那張床上。

「你就是白天星？」

「是的。」

「這裏有你一封信。」

「謝謝！」

白天星竟是一個比他還不願多說話的人。

他不喜歡多話的人。

他認為無論男人或女人，最討厭不過的事，便是有一張喋喋不休的嘴巴。

這使他對這位白天星首先有了一個好的印象，他交出了信，便在一張椅子上坐下，耐心等候。

白天星很快的便看完了那封信。

然後他就轉過頭來，開始打量張弟。

張弟道：「丁大俠在信上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吧？」

白天星點頭道：「很清楚。」

張弟道：「台端意下如何？」

白天星道：「原則上我不反對，但我得先設法填飽我的肚子。」

張弟道：「你已經好幾天沒吃飯？」

白天星道：「好幾天不吃，那還得了，就是一頓不吃，我也無法忍受。」

張弟皺了皺眉頭道：「可惜我身上的銀子湊巧也用光了，不然我一定會請你吃一頓。」

白天星笑道：「那就由我請你吃一頓如何？」

張弟愕然道：「你有錢請我吃飯？」

白天星笑道：「不是吃飯，是請你喝酒！」

張弟道：「你這裏很熟？」

白天星道：「不算太熟。」

張弟道：「如果你在這裏不太熟，他們怎肯讓你掛帳？」

白天星道：「我吃東西從不掛帳。」

張弟道：「哦？」

白天星道：「帳掛在別人水牌上，就和掛在我心上一樣；我心中有事，就睡不着覺。」

張弟又皺起眉頭，但這一次他沒有開口。

因為他不明白。

他不明白一個家徒四壁的窮光蛋，話說得這樣大，最後能拿什麼來請別人。

巷子裏遙遙傳來一陣腳步聲。

白天星突然笑道：「來了！」

張弟道：「誰來了？」

白天星道：「送酒菜的。」

× ×

來的人果然是個送酒菜的。

四個菜，一壺酒。

張弟望着那漢子將四盤菜和一壺酒端上桌子，忽然有着一種眩暈的感覺。

昨天，天還沒黑，他就餓了，但是，他沒有接受丁目奇的招待，丁目奇也沒有勉强他。

從黃花鎮到這裏是六十五里，他趕了整整一夜，一晚說不出興奮，使他忘了飢餓和疲勞，現在看到這桌酒菜，他才突然想起自己已將近十個時辰滴水未進。

他緩緩站起身子。

白天星道：「你要去那裏？」

張弟道：「出去轉轉，等你吃過了，我再來找你。」

白天星道：「剛才不是已經說好，這一頓由我請客嗎？」

張弟道：「這是——」

他的意思本來想說：這是你一個人叫來東西，你要是請了我，你就不够吃了。

可是，他才說出兩個字，就楞住了！

因為他一直沒有注意，桌上放着的，竟是兩副盃箸。

白天星指着那兩副盃箸，笑道：「你難道沒有看到，這酒菜本來就是為兩個人準備的？」

張弟搖搖頭，道：「另外那個人不是我。」

白天星道：「那個人不一定會來。」

張弟道：「若是來了呢？」

白天星道：」他一定非常高興看到我居然有了客人。」

張弟道：「平時你很少有客人？」

白天星道：「那是因為我一向也很少做別人的客人。」

張弟想了想，仍然搖頭道：「不管你那個客人來不來，我還是要走。」

白天星道：「為什麼？」

張弟道：「因為我沒有理由平白吃你一頓。」

白天星笑笑道：「理由不多，只有一個。」

張弟道：「什麼理由？」

白天星道：「你剛才說：可惜我身上的銀子湊巧也用光了，不然我一定會請你吃一頓。能對我說出這樣兩句話的人，他就有資格在我這裏吃上三年，而不僅僅是這麼一頓！」

張弟沒有再客氣。

不過，他已暗中決定，吃過這一頓，馬上就走。

就像他昨天突然放棄跟雙刀丁目奇比刀的念頭一樣，他不能接受了一個人的酒菜招待，還跟這個人以刀相見。

× ×

這是很豐盛的一頓。

不過，張弟吃完了，並沒有馬上離開；他不但沒有離開，反而被人抱上了床，抱他上床的人是白天星。

那是半大碗酒的力量。

等他醒來時，屋子裏有人正在說話，說話的聲音很大，他便是被這陣說話的聲音吵醒的。

「你都準備好了沒有？」

「都準備好了。」

「什麼時候可以開工？」

「隨時可以開工。」

「你有把握能够如期完成？」

「絕對有把握。」

「咦！床上這小子是誰？」

「鎮上胡二麻子介紹的一個小工。」

「…………」

「…………」

張弟楞住了！問話的是個陌生人，而回話的不是別人，正是白天星。

這姓白的原來只是一個工頭？

他是鎮上的胡二麻子介紹來的一個小工？

他再也躺不下去了，等他從床上一骨碌坐起，那個說話的陌生人，業已不知去向。

白天星望着他，笑道：「睡得還舒暢吧？」

張弟瞪着眼睛道：「你——你原來是個工頭？」

白天星笑道：「怎麼樣，你以爲我是皇帝老兒？」

張弟緊皺眉頭，終於輕輕嘆了口氣道：「這樣也好。」

白天星道：「什麼也好？」

張弟道：「本來我也不想跟你比刀，只是我實在有點氣不過那姓丁老傢伙。」

白天星道：「什麼事氣他？」

張弟道：「氣他不該老遠的把我騙到這裏來！」

白天星道：「他什麼時候騙過你？」

張弟恨聲道：「他從沒有說你是個工頭。」

白天星道：「你瞧不起一個當工頭的人？」

張弟道：「我沒有這樣說。」

白天星道：「那麼，你要說的，是什麼？」

張弟道：「我要說的是，如果我想當小工，隨時都可以找到僱主，根本用不着勞神他閣下寫信推薦！」

白天星道：「你不想當小工，想幹什麼？」

張弟沒有開口。

因爲對方這是明知故問，他想幹什麼，對方應該比誰都清楚。

白天星道：「想找人較量刀？」

張弟仍然沒有開口，因爲這也是一個不需要他回答的問題。

白天星道：「你找人較量刀法的目的，眞的只是爲了與對方切磋刀技？」

張弟道：「你過去跟人較量刀法過沒有？」

張弟道：「沒有。」

白天星道：「你知不知道一塲刀法印證下來，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

張弟道：「知道。」

白天星道：「你說說看！」

張弟道：「非勝卽敗。」

白天星道：「你認爲你一定是勝的一方？」

張弟道：「不一定。」



白天星道：「那麼，你又知不知道，如果落敗的一方是你，你將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張弟道：「無論付出多大的代價，我也不在乎。」

白天星沉默了片刻，最後點點頭，緩緩說道：「好的，如果你一定要走，你就走吧！」

張弟站起身來，說道：「我不會忘記你今天的欵待，以後我一定會找個機會報答你。」

白天星微微一笑道：「當你回來時，你一定會發覺我在這裏已經爲你留下了鋪位。」

張弟一怔道：「你說什麼？」

白天星笑道：「這間屋子雖然破爛，如果只住兩個人，還寬敞得很。」

張弟道：「你已算定了我一定還會回到這裏來？」

白天星道：「是的，而且我還算定你大概在什麼時候回來。」

張弟道：「什麼時候？」

白天星道：「半個月後。」

張弟道：「到時候我如果不回來，又怎麼說？」

白天星道：「那麼我就把這間屋子分成若干鋪位，一個鋪位一個鋪位的租出去，趁機發點小財！」

張弟道：「你現在爲什麼又不這樣做呢？」

白天星道：「現在人還沒有來。」

張弟道：「誰還沒有來？」

白天星道：「看熱鬧的人。」

張弟道：「看什麼熱鬧？」

白天星笑笑道：「你覺得這個小鎭比起黃花鎭來，大小如何？」

張弟道：「差不多。」

白天星道：「住戶呢？」

張弟道：「也差不多。」

白天星道：「街上來來往往的人，是不是多一點？」

張弟道：「好像多一點。」

白天星道：「不止多一點。」

張弟想了一下，只好點頭承認道：「是的，的確多得很多。」

白天星笑道：「那麼，我可以告訴你，半個月後，人還要多，至少要比目下多十倍！」

張弟不由得瞪大了眼睛道：「這麼多人湧來這個小鎭幹什麼？」

白天星道：「我已經告訴過你了。」

張弟道：「看熱鬧？」

白天星道：「不錯。」

張弟道：「看什麼熱鬧？」

白天星道：「看刀！」

張弟道：「看什麼？」

白天星道：「看刀。看十九把刀！」

張弟兩眼不由得又瞪大了一倍，訥訥道：「看——十九把刀？」

白天星道：「十八刀客，十八把刀，再加上廖三爺的一把七星刀！」

張弟呆在那裏，像個泥人，隔了好半晌，才帶着不信之色，結結巴巴的道：「你——你意思是說，十八刀客，在半個月後，都會到這個小鎭上來？」

白天星道：「是的。」



白天星指揮一般工人趕建品刀台。

張弟道：「他們來幹什麼？」

白天星道：「他們也是看刀來的，來看廖三爺的那把七星刀！」

廖三爺，就是過去江湖上的七星刀廖三。

七星刀不是指一套刀法，而是指一把刀，一把寶刀！

一把綴了七顆銀星的寶刀！

七顆銀星鑲在刀背上，閃閃發光，耀目生輝，但誰都知道那七顆星絕不是銀子鑄造的。

世上沒有這麼好的銀子。

俗語說銀子能看花了人的眼睛，那只是一種誇大的描述，銀票也照樣能令人花眼，而銀票上有的只是白紙黑字朱砂印。

至於那七顆星究竟是甚麼東西琢出來的，沒有人能說得出來。

恐怕就連廖三爺本人都不知道。

這把七星刀當初廖三爺是從甚麼地方弄來的，也沒有人知道，它是廖三爺個人的秘密。

一個也許是永遠都不會告訴別人的秘密。

不過，有一件事，大家却都知道得很清楚，就是這把七星刀乃爲當今武林中一件無價之寶！

有人估計，撇開這把七星刀在兵刃上的地位不談，僅僅刀背上那七顆銀星，據說它的價值就能買得下半座皇城！

四五年前，它的主人，七星刀廖三爺，突然退出江湖，到這座小鎭上定居下來，而這座原名「楓林鎭」的小鎭也因此被人喊爲「七星鎭」。

不過，這座七星鎭在不久的將來，也許又要另改一個名字了。

因爲在三個月之前，廖三爺忽然公開宣佈，他已決定要爲這把七星刀另選一位新主人，並指定人選將由十八刀客之中產生！

產生的方式，是由十八刀客合聚一處，逐日公開論刀，誰對刀的見解最精闢，誰就是七星刀的新主人！

消息一經傳出，武林爲之轟動。

因爲它是公開論刀，而不是由十八刀客以流血的方式公開奪取！

這在武林中尚屬一項創舉，也是這一消息引起轟動最大的原因。

白天星承包搭建的，便是來日用以論刀的高台，這座高台已由廖三爺命名爲「品刀台」！

× ×

品刀台預定建搭的地名，是鎭後山坳山中的一片空地。

一片很遼闊的空地。

五十多個工人聚集在這片空地上人就像一小撮爬行一幅白被單上的黃螞蟻。

這些螞蟻正在忙碌地四處爬行。

白天星是個很負責的工頭。

他爲大家向廖三爺取到很優厚的工資，他也希望，每個人的工作對得起這份工資。

所以，他每天上工和放工，都要認眞查點人數。

如果他發現有人昨晚喝多了酒，顯出一副懶洋洋的樣子，他就會不客氣的把這個人剔出來，要對方先回去好好的睡一覺

，睡足了精神再來。

因此，這些工人都不敢喝酒，就是偶爾喝一點，也都不敢喝醉。

張弟是名單上最後的一個，在所有的工人之中，他也是最年青和工作得最賣力的一個。

白天星在上工期間，除了指揮他的工作，很少跟他多說一句話。

但只要一放工，他們便是一對無所不談的好朋友。

白天星希望工人們少喝酒，他自己却是每天非酒不樂。

不過，張弟從沒有見他喝醉過。

他們經常談到深夜，每次都是張弟熬不住，打呵欠想睡覺，談話才告結束。

第二天，天一亮，張弟只要一睜開眼睛，便會馬上看到一張愉快的面孔。

白天星早起床了。

他似乎有着永遠耗不盡的精力，臉上也永遠掛着和悅的笑容，像春天的陽光一般，使人感到溫暖和親切。

張弟漸漸對這位神秘的伙伴產生出一種說不出的好感。

愉快的日子，過得總好像特別快些，一轉眼間，十多天過去了，品刀台已如期搭竣。

品刀前夕。

品刀台雖已搭建完成，品刀日期却還未到。

還有三天。

雖然還有三天才正式開始品刀，但這座小鎮却幾乎已爲不斷蜂湧而來的人潮所淹沒。

羊肉麵已由六個銅錢漲到十個銅錢一碗。

價錢漲了，麵和肉却少了許多。

饒得如此，還要站在別人桌子旁邊等，等有了空位坐下去，才能輪得着。

住的地方也一樣。

小鎮上只有一家客店，平常只住兩個客人的房間，如今一住就是七八個人，能住進去還得靠運氣。

找不到客店的人，只有向一般住戶情商通融。

張弟爲這事覺得很對不起白天星。

白天星當初的估計一點也不誇張，他們這間磚屋子如果分成小鋪位租出去，的確是一筆不小的收入，而目前屋子裏却仍然只住了他們兩個人。

一直到人潮向小鎮上不斷湧來，張弟才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他突然想起白天星上次那個準備在一起喝酒的朋友。

他始終沒有看到那個朋友。

他提出來問白天星。

白天星好像已經忘了這件事，楞了一陣，才笑着道：「你的記性眞好，我可差點忘了，你是說那天我等的那個人？」

張弟道：「是啊，既然是約好了的，他怎麼沒有來？」

白天星笑笑道：「他大概臨時有事不克分身，或是另外赴了別人的約會，也不一定。」

張弟道：「這算甚麼朋友？」

白天星笑道：「我說過他是我的朋友嗎？」

張弟道：「那麼他是你甚麼人？」

白天星道：「一個人人都想跟他交朋友的人。」

張弟道：「所以你那天特地備了酒菜，打算巴結他？」

白天星道：「事實証明我結果並未能巴結得上。」

張弟搖頭道：「我不相信。」

白天星道：「不相信甚麼？」

張弟道：「不相信你的話。」

白天星道：「爲甚麼不相信？」

張弟道：「因爲你並不像是個願意巴結別人的人。」

白天星大笑。

張弟道：「你笑甚麼？」

白天星道：「笑你看錯了人！」

張弟道：「哦？」

白天星道：「我不但歡喜巴結別人，而且在找到了巴結的對象之後，巴結起來比甚麼人都來得熱心而又有恒心！」

張弟道：「這意思也就是說，儘管這個人不想理你，你對他依然沒有死心？」

白天星道：「不錯！」

張弟道：「你準備再請他一次？」

白天星道：「這一次我想改變一個方式。」

張弟道：「如何改變？」

白天星道：「移樽就教！」

張弟道：「你想去找他？」

白天星道：「現在就去！」

張弟道：「去那裏找？」

白天星道：「如果你想看看這個人，你也可以去。」

張弟道：「我的確想看看這個人，一個能令你白兄如此傾心，我想在這個小鎮上，像這樣的人一定不多。」

白天星大笑道：「的確不多，到目前爲止，也就只這一個。」

× ×

他們走出小巷，拐一個彎，又走進另一條小巷。

太陽尚未下山，有幾家鋪子，已經點上燈。

如在平時，當然用不着這麼早點燈，但如今並不是平常時候，點燈的也不是鋪子裏原來的主人。

巷子裏到處可以聽到人聲笑語，到處可以聞到酒肉香味。

一個人到了外面，用起錢來總似乎慷慨得多，就連一向精打細算的人，也往往會暫時忘了賺錢不易。

沒有人知道這是甚麼原因。

也似乎從來沒有人留意到這個有趣的問題。

他們走進巷子末端一幢大房子。

進門是一座敞廳，廳中燈火通明，大廳中央成梅花形擺了五張八仙桌，梅花中心則是一張大圓桌，這時每張桌子上都有人在喝酒，只是人數並不多。

大廳兩邊，另外聚集了兩大堆人，一邊在擲骰子，一邊在推牌九，吆喝之聲，不絕於耳。

白天星領着張弟，逕向廳後走去。

張弟悄聲道：「這裏是家賭塲？」

白天星道：「前面是賭塲。」

張弟道：「後面呢？」

白天星道：「後面是甚麼地方，你可以進去看看。」

張弟道：「照說不可以？」

白天星道：「我只知道我十九歲的時候沒有進去過。」

張弟微微一楞，面孔突然紅了起來，因爲他已意會到後面是一處甚麼地方。

他站下來，想退回大廳，但是已經遲了！

一個看不出多大歲數的女人，忽然出現在他們面前。

那女人笑着用一根指頭在白天星胸口上頂了一下道：「哎唷唷，你這個死鬼，還沒有走啊！」

白天星笑道：「走到那裏去？」

那女人道：「你沒走，怎麼不來？」

白天星笑道：「來幹甚麼？」

那女人也笑了起來，說道：「那要問燕娘呀！誰知道你們兩個每次在一起幹些甚麼？」

白天星笑道：「燕娘在不在？」

那女人沒有回答他，因爲她一轉臉，忽然看到了張弟。

張弟臉更紅了。

那女人目不轉睛地盯着張弟，好像從張弟臉上看出了甚麼秘密似的，兩眼中慢慢露出一片異樣的光采。

她突然轉向白天星道：「這位公子你帶來的？」

她問的是白天星，臉也對着白天星，但仍以眼角在偷偷打量着張弟。

她無疑已看出這個大孩子還是第一次到這種地方來。

在很多妓院裏，都有着一種傳統的迷信：認爲姑娘接客，她能接到一個童男，將會帶來好運。

若是某一個姑娘接客時接到了童男，消息便會很快在全院傳開，那個姑娘會爲這件事感到光彩，姊妹淘也會羨慕不已。

也許有人會覺得這種迷信很可笑，實際上這並不是一件可笑的事，在這種地方發生的事，絕沒有一件是可笑的。

在這種地方，還有很多迷信，有些迷信甚至近乎荒謬。

但雖荒謬，並不可笑。

因爲這些迷信幾乎沒有一種不是由血淚所織成。

沒有一種迷信不是充滿了辛酸！

人在夢中發現自己能够任意飛翔，那只是由於現實生活將他束縛得太牢太緊。

夢是一面倒着看的鏡子。

這裏的生活也是一個夢！

姑娘們接客希望接到一個童男，又何嘗不能說是她們只是想爲已失去的一切取得一點補償？

一個人不論做了多麼可怕的夢，最後都會醒來。

只有這裏的夢永遠不會醒。

普通人的夢只會做到天亮，她們的夢却必須要一直做到生命的盡頭！

不過，也幸而她們做的是一個不會醒的夢。

如果夢醒了，也許更痛苦！

× ×

那女人還在痴痴地望着張弟。

白天星輕輕咳了一聲。

他等那女人轉過頭來，才微笑着道：「他不是甚麼公子。」

那女人道：「他是誰？」

白天星笑笑道：「他只是一個靠氣力混飯吃的小工。」

那女人當然看得出張弟只是一個小工，如果是位富家公子，又怎會到這種地方來？

同樣的，如果是位富家公子，她也許根本就不會心存希望，也許根本就提不起兜搭的勇氣！

所以，她沒有再理白天星的話。

她已抄起張弟一隻手。

謙讓在這裏已不是一種美德，如果她不採取主動，一定會有別人這樣做，她不希望這隻手落在別的姑娘手裏。

張弟手心火燙，臉孔發燒，一顆心騰騰跳個不停。

他低垂着頭，始終不敢多瞧那女人一眼。

他也不敢抽回那隻手，因爲他不知道在這種地方是否可以那樣做。

白天星又咳了一聲道：「你最好放開他，去找別的客人，今天這裏的客人一定多得很。」

那女人道：「你爲甚麼不去找你的燕娘？他是他，你是你，你爲甚麼一定要代別人出主意？」

白天星道：「他是我帶來的。」

那女人道：「你帶來的又怎麼樣？」

白天星道：「他還是第一次到這種地方來，我不希望第一次就嚇怕了他。」

那女人道：「我只拉住他一隻手，就會要了他的命？」

白天星道：「我說的當然不是這個意思。」

那女人道：「那麼你爲甚麼要我放開他的手？」

白天星道：「因爲你應該看得出他還只是一個甚麼也不懂的小伙子。」

那女人道：「誰第一次到這裏來的時候，不是一個小伙子？」

白天星道：「這個小伙子不同。」

那女人道：「甚麼地方不同？」

白天星笑笑道：「我担心他說不定會要了你的命！」

那女人突然粉臉飛紅，她當然聽得出這是一句雙關語，所以她立即揑起拳頭，趕過去要搥白天星的胸膛。

張弟自然不會還等在那裏。

× × ×

大廳裏這時更熱鬧了。

喝酒的客人還是那幾個，兩邊賭台上的人堆，却已漲了一倍。

張弟沒有賭過錢，他對賭錢也沒有興趣。

他在一張桌子旁邊坐下。

「哥兒要點甚麼？」

「切盤羊肉，來壺酒！」

那個伙計走了，他開始打量幾張桌子上的那些酒客。

坐在他對面的，是個粗衣漢子。

這漢子有着一張很特別的面孔，鼻子又紅又粗，嘴巴闊大，兩眼滿佈血絲，但眼神異常銳利。

（未完）

新派俠義長篇連載

東方英·文
盧令·圖

霸海心香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李中元獨自前往嵩山少林，求見長老，時適少林寺有數歹徒藉進香為名，在寺中住宿，伺機惹事，李中元到來，少林掌門疑是歹徒一黨，特予相試，歹徒也藉口少林長老拒見李中元為辭，慫恿李中元以武林規矩持帖拜山，強闖內院，出手傷人，待李中元警覺，數歹徒已覓機逃去，幸少林掌門曇雲禪師洞悉一切，招待李中元進院，李中元將此來之意坦誠說出，曇雲禪師命人往請正在少林作客的武當掌門玄機眞人到來共聚——

檄令平魔窟　虎賁作先鋒

少林掌門人曇雲禪師慈眉微動，右手輕招，先指着李中元為武當掌門人介紹道：「這位就是傳遍天下的『翠谷之秘』得主李施主，李施主胸懷磊落，大仁大智，『翠谷』擇主，可慶得人，貧僧樂於為眞人推介。」

李中元迎着武當掌門人玄機眞人望來目光，再次站起身來，抱拳一個長揖，道：「末學後進李中元，有幸面謁眞人，至感榮幸。」

武當掌門人玄機眞人欠身還禮，一臉慈和地道：「大俠請不要客氣。」

李中元緩緩坐下，他身處兩大掌門人之間，不免微感拘謹，未卽發言。

武當掌門人玄機眞人目光轉向李中元，微微含笑道：「貧道從暉雲大師口中得知大俠所見種切，難得大俠如此熱心公益，不辭辛苦，前來示警，貧道與少林掌門禪師都不勝欽佩感激之至。」

李中元欠身道：「武林安危，人人有責，在下不過稍盡心意而已，那堪掌門眞人如此謬獎，慚愧！慚愧！」

少林掌門人曇雲禪師微微一笑，道：「據李施主說，他曾在山西呂梁深山絕谷之內，發現『黑龍會』一處專門培養殺手死士的訓練基地，專門訓練一批年輕殺手，用以興風作亂，血洗武林，貧僧認為此一訓練基地的存在，至堪憂慮，不知貴掌門眞人對此有何高見？」

武當掌門人玄機眞人臉色莊重的沉思了一陣，緩緩問道：「貴掌門禪師可是有心乘其不備，先發制人，為武林中除此一害？」

少林掌門人曇雲禪師合掌唸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道：「貧僧身為佛門弟子，妄動此念，罪過！罪過！」

武當掌門人玄機眞人接着說道：「誅惡因卽是善念，禪師大慈大悲，心在全武林，何罪之有，貧道不才，願與禪師共了此念。」

一位是佛門之首，一位是道教之尊，平日戒嗔戒殺，一念和平，想不到片言之下，就立下了如此重大的決心，實大大的出乎李中元意料之外。

李中元微一深思之下，便已瞭然頓悟這兩位掌門人乃是基於眞知灼見所產生的善念，而抱着寧願身入地獄為世所不易瞭解的眞慈眞悲，才下定這種決心。

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決心，使李中元更是肅然起敬，而形之於形色。

少林武當兩位掌門人瞥見之下，兩人心弦都為之一震，對李中元興起了一種知遇之感。

武當掌門人玄機眞人是暗暗一點頭，少林掌門人曇雲禪師却又宣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道：「不知李施主可願為此，冒險犯罪，再往呂梁山一行？」

李中元毫不猶豫的慨然應聲道：「兩位掌門人不計毀譽，發此善念，在下義不容辭，願為前驅嚮導，畧盡棉力。」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經過一番策劃商議之後，少林武當各派高手，易容化裝，分途出發，神不知，鬼不覺的奔向了呂梁山某一處。

李中元公而無私，也就顧不了自己的事，只向長安送回一個消息，便隱密行踪，向呂梁山奔去。

離開少林之前，李中元又把原準備送回各大門派的「翠谷珍物」，列出淸單，指明存放地點，請由少林掌門人曇雲禪師轉交致意。

他這一措施，就高如少林武當兩位掌門人，也不由聳然動容，對他暗生敬佩之心。

要知那些珍物，不但本身價值連城，更重要的乃是各派歷代祖師相傳，為各門各派精神所繫的重器，那些珍物的不能收回，對各門各派來說，在精神上是一種永遠的重荷。

如今，李中元無所需索的一律歸趙，這種行為除了充份表現了他的高潔外，更重大的意義，是表現了他對各大門派的敬意。

這份敬意，表現在一個迷途知返的少年人身上，那就更是難能可貴了，因此少林武當兩派掌門人怎能不對他刮目相看。

話說李中元乃是與少林高手，分途前往，他離開少林之後，想起他對燕燕的承諾，正好燕燕所給他的地址，雖不順路，却繞道不多，李中元心中一動，便臨時決定，繞道一行，了却這份心債。

李中元單人獨騎，路上速度可快可慢，畧為急趕之下，這天便到了燕燕所說的地方——甘井。

甘井是一個小地方，按照燕燕的囑咐，李中元落店之後，只用眼睛不用嘴，找到了目標，半夜三更時分，他才偷偷向目標奔去。

那是離羣獨立的三間茅屋，李中元來到茅屋外面，先就踩了一脚鷄屎。

接着，屋裏面的人，便發現了他，問道：「外面是什麼人？」

李中元本來手脚極輕，沒想到屋內的人竟然發現了他，當下心中一凜，應道：「在下乘風而來。」

屋內似是因李中元這句答話驚震了一下，過了一陣，才又發話問道：「你乘的是什麼風？」

李中元道：「東西南北風。」

屋內亮起了燈火，冷冷的道：「請進來吧！」聽那語氣，似乎並不十分歡迎。

李中元一步跨上台階，兩片的大門，他只伸手推開了左邊半扇，側身而入。

這一舉一動，都經燕燕囑咐在先，絲毫錯誤不得。

李中元進入屋內，只見門邊正有一個滿頭白髮的老婦人，高舉着一枝拐杖，作勢欲擊。

李中元要推動的是右邊半扇門，可能門開處，他的頭上也就開了花了。

這時，那老婦人並未將拐杖收回，瞪瞪的望着李中元，更待李中元進一步的暗語。

李中元微微一笑，抱拳道：「在下唐道山，見過老前輩。」唐道山不是李中元的姓名，自然又是一句暗語了。

那老婦人臉上現出笑容，一收拐杖道：「唐少俠請坐。」

入門是廳，廳中擺着一張方桌子，四條板凳圍桌而放。李中元坐在一條板凳上，桌子底下一動，忽然鑽出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來，那小孩子手中還扣着一筒暗器，向李中元攢眉擠眼道：「唐大哥，我姊姊有什麼話帶到？」

那老婦人一拉那小孩，笑着道：「對不起，我們祖孫兩人實在太不禮貌了，但唐大俠定必知我而諒我了。」

李中元笑了笑，道：「在下知道，老前輩不用客氣。」

那老婦拉着那小孩子併肩坐在一條板凳上，面容一整道：「請直道來意吧！」

李中元伸手掏出一粒「潛龍丸」，放在桌上道：「這是一粒『潛龍丸』，在下受燕燕姑娘之托，特為老前輩送來，請老前輩驗收，給在下一句回話。」

那老婦人顯然深知「潛龍丸」的大名，雙目精光陡射的拿起那顆「潛龍丸」，反覆驗看不已。

李中元微微一笑，又道：「『潛龍丸』乃是武林聖藥之一，早已絕跡武林，老前輩能辨眞偽麼？」

那老婦人老臉一紅道：「老身實在無法分辨。」

李中元道：「在下冒昧，想請問一句話，但不知老前輩得了這『潛龍丸』，準備作何用途？」

那老婦人伸手摸着那小孩子的頭頂道：「寒門祖孫三人，一切希望，都在這孩子身上，老身的意思是準備給這孩子服用的。」

李中元仔細打量了那孩子一陣，發覺那孩子人雖瘦弱枯黃，但却資質奇佳，是一個極有前途的孩子，點了一點頭道：「令孫資質奇佳，將來前途無量，給他服用，那是最好不過了，老前輩何不現在就給他服下，一試這『潛龍丸』眞偽。」

那老婦人想了一想，望着李中元訕訕的一笑，搖着頭道：「多謝少俠美意，還是等他姊姊回來再服吧。」

李中元發現她說話神色有異，不由得問道：「老前輩莫非別有顧慮？」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又道：「據在下所知，這『潛龍丸』越是年幼之人，服用之後收效越大……。」

一語未了，那老婦人忽然臉上現出一抹厭惡之感，冷冷的截口道：「老身知道

！少俠已經將東西送到了，你見到燕燕之後，向她說一個『春』字，便沒你的責任了，你請便吧。」

李中元一愣，不知自己什麼地方說錯了話，惹惱了這老婦人，突然之間就變了臉。

其實，李中元乃是一片好心，只因那「潛龍丸」被金蛾妃子換去一粒之後，雖然他查過其他的沒有問題，但是他總是有點不放心，如果再出了錯，落一個背信欺人的臭名尤在其次，毀了這孩子，那他就要負疚一輩子了。

所以他慫恿那老婦人給那孩子立時服用，有自己親自照顧，便不致有所失閃。

李中元暗嘆一聲，只好站了起來，一抱拳道：「老前輩，在下言語有何失檢之處，尚請明教。」

那老婦人冷然道：「你的話太多了，請吧！」

逼人的語氣，李中元再有好心，人家不聽也是枉然，只好苦笑一聲，道：「如此在下告辭了。」

他走出草屋，身後的大門，關得又响又重，等於又一次向他表示了他們對他的惡感。

李中元回頭望了那草屋一眼，搖了搖頭，正要轉身走回客店時，瞥眼間，只見遠遠現出三條人影，正向這間草屋飛奔疾掠而來。

李中元雙眉一皺，閃身躲入屋後。

那三條人影來勢奇快，片刻之間，便到了屋前，定下身形，原來是一個老年人帶着一個中年漢子。

那三個人站定身形之後，先堆上一臉笑容，那老者和聲悅色的叫道：「龍姥姥！龍姥姥！請開門！老夫曹萬斗求見。」

敢情，燕燕他們一家原來姓龍。

龍姥姥半天沒有答理，那曹萬斗又叫了一陣，那龍姥姥才冷聲冷氣的道：「老身睡了，有話明天來說。」

曹萬斗道：「老夫乃是奉命來接人，姥姥請起身一談吧！」

龍姥姥索性不答話了。

一個中年漢子，臉上笑容倏地一斂，脫口罵道：「老婆子不知好歹，敬酒不吃，吃罰酒，曹老，不用和她客氣了。」

他罵聲之中見曹萬斗並無喝止之意，氣勢更張，抬腿跨步，一腳上了台階，右手一揚，掌力便落在門扉之上。

但聽轟的一聲，兩扇大門已被震得四分五裂，飛了出去。

那漢子口中發出一聲冷笑，邁步便向屋內闖。

他身形進入屋內，但覺頭頂之上風聲呼呼！一股強大的勁力，已泰山壓頂向頭頂上壓了下來。

那漢子口中發出一聲獰笑道：「看不出，你老婆子原來還是一位行家，哼……」雙手猛然一翻，向上一托。

他雙掌向上托出，詎料下壓的勁力，遠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強勁，他的五指雖然扣上了當頭壓下的拐杖，可敵不過下壓之勢，一雙手腕，立時迎杖而折，他口中方叫得一聲「不好」，那拐杖已順勢而下，正砸在他頭頂之上。

但聽「噗哧！」一聲，他的腦袋立昔開了花，一條身子，也被打得倒飛出門外，動也不動了。

另外一個漢子走上去一探他的鼻息道：「死了！」

曹萬斗冷冷道：「他死了你上去！」

那漢子站起身來，伸手取出腰間一把板斧，握在手中道：「好，我們倆一同闖！」

曹萬斗話聲更冷的道：「不是我們，是你一個人。」

那漢子臉色一變，道：「就我一個人向前？」

曹萬斗道：「你們中條雙虎，什麼陣仗沒見過，難道就怕了一個名不經傳的老太婆！」

那漢子被他說得面孔一紅，當下一挺胸膛道：「我中條白額虎當然不在乎一個半死不活的老太婆……不過，那老太婆躲在暗處，我們由明入暗，實太吃虧了，你老……。」

曹萬斗冷笑一聲，道：「只會吃軟的，你們中條雙虎就是這樣成名的麼！你要想跟着我們混，最好露兩手真功夫給老夫看一看。」

那漢子顯然被曹萬斗擠兌得無路可退，鼓起胆子，哈哈一笑道：「曹老，好，兄弟就露一手給你看看。」

說着，虎吼一聲，掄起板斧，使了一招「橫架金樑」，雙腳一頓，虎撲而入，只聽屋內一陣叱喝與金鐵交加之聲响過之後，那漢子空着雙手抱着肚子，步履搖晃的從屋內退了出來，道了聲：「我中了暗……」一語未了，雙眼一翻，倒地死去。

同時，屋內只聽那小孩子驚叫出聲，呼道：「奶奶，你怎麼了？」

「奶奶脫力了……。」

曹萬斗哈哈一笑道：「龍姥姥，你不會有關係的，讓老夫來給你看看。」

身形一晃，人便進了屋內，但聽那小孩子悶哼一聲之後，便沉寂無聲了。

旋即屋內的燈火又亮了起來，龍姥姥滿面蒼白，靠在桌角上長吁大喘，那小孩子却被曹萬斗夾在左脅之下，四肢軟綿綿的，顯然已被閉住了穴道。

曹萬斗滿面笑容的望着龍姥姥道：「姥姥，你不能再提真力真氣了，你要再提真力真氣，你這身功力就真要完全化之於流水了。喏！喏！喏！在下這裏有一粒，『清火平氣丸』，你快把它服了，一個對時之後，便功力盡復，無異往昔了。」

龍姥姥雙目暴睜，悻悻的道：「敢情，你們早在老身身上做了手腳！」

曹萬斗嘻嘻笑道：「對不起，那是不得已的辦法，敝上一片好心，看上了令孫，欲收為衣鉢弟子，而你姥姥偏不放手，逼得在下，不得不畧為施了一點小手法，暫時制住你一身功力，咱們好心平氣和的談一談。」

龍姥姥「哼！」的一聲，說道：「小孫已到了你這老匹夫手中，還有什麼可談的！」

曹萬斗笑笑道：「要談的問題還多着哩！你姥姥何不先把這丸藥服了，平一平心氣，為這孩子的將來，作一次懇談。」

龍姥姥顯然在二次出手之下，激動了被曹萬斗暗中所下的毒手，痛苦不堪，她本來有着一死不足惜的決心，可是，一聽到這孩子的將來，還有商量餘地，不由又泛起一絲希望，把那粒藥丸，放入口中。

對症之藥，果然奇效如神，藥力一散開，立時真氣歸竅，痛苦消除。

她閉目調息了片刻，長聲一嘆道：「你為什麼不就此機會殺了老身？」

曹萬斗道：「為了令孫，我們不願傷害你，所以希望你姥姥能够和我們合作，將來把令孫造就成一位曠古絕今的無敵高手。」

龍姥姥一聲苦笑道：「你們搶了我的孫子，還要利用我，真是惡毒到極點。」

曹萬斗笑了一笑，道：「其實話又說回來，我們想利用你，你又何嘗不可以也利用我們，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姥姥是這孩子的奶奶，將來這孩子還不是聽你的，你豈不樂得檢現成，你想到這一點沒有？」

孩子長大之後，還會不會聽她的，那只有天知道，但，這却不失為一綫希望，而這綫希望也正是任誰也拒絕不了的誘惑，龍姥姥當時便被這綫渺茫的希望，把心防擊潰了。

當下她楞了一楞，經過一陣沉吟之後，果然心氣平和了不少，輕輕的嘆了一口氣，道：「孩子反正已經落到你們手中，要不回來了，好吧，為了孩子，老身就委屈求全，和你談一談。」

曹萬斗一笑道：「姥姥果然是明白人，一點就透，這樣一來，你好，我好，敝東主好，令孫更好，豈不皆大歡喜。」

龍姥姥「哼！」了一聲，道：「廢話少說，你要老身如何和你們合作？」

曹萬斗道：「合作的事很簡單，只要你改變心意，在老夫帶走令孫的時候，表示我們誤會全消，心甘情願，而且感激無比的讓老夫把令孫帶走，先消除令孫心理上的暗影，使令孫將來好專心用功，努力上進。」

龍姥姥想了一想道：「但老身也有一個條件，我希望我能每年見到他一次，與他相處七八天。」

曹萬斗哈哈一笑道：「這根本就不是條件，你姥姥就是不說，敝東主也準備每年讓姥姥與令孫相處十天半個月……」

話聲忽然一頓，接着道：「只是有一點，為了節省令孫省親時路上往返時日，要請你姥姥搬到敝上替你準備的福壽堂去住。」

龍姥姥搖頭斷然拒絕道：「老身不能離開這裏。」

曹萬斗道：「你怕令孫女找不到你，是不是？」

龍姥姥顯然被他說中了心事，雙目一凝道：「是又怎樣？」

曹萬斗一笑道：「這一點，你儘可放心，我們會派人留在這裏，等你令孫女回來，只要你留一句話，我們就會把令孫女送去與你相聚，你看，我們對你姥姥可說設想得很週到了！」

龍姥姥沉吟了一陣，點頭道：「好吧，老身就和你們打了這場交易吧。」

曹萬斗道：「姥姥既然已經願意與我們合作，那就請你說話算數，在下就替令孫把穴道解了。」

龍姥姥長聲一嘆道：「你解了他的穴道吧！」

曹萬斗出手解了那小孩子穴道，不待他完全清醒，便把他交給了龍姥姥。

龍姥姥接住那小孩，不由得一陣心酸，老日之中，流下兩行清淚。

那小孩子在龍姥姥懷中伸動了一下手脚，龍姥姥趕忙拭去臉上淚水，輕呼道：「風兒，醒來，醒來，沒有事了。」

那小孩緩緩睜開雙目，望着龍姥姥道：「姥姥，是你把他們統統打跑了麼？」他背向曹萬斗，顯然沒有見到曹萬斗。

龍姥姥一望曹萬斗正不知如何作答時，曹萬斗已是接口道：「不錯，那批人，給我們統統打跑了。」

那小孩一回頭，望向曹萬斗，眉頭一皺，道：「你是什麼人？」

剛才動手的時候，屋內黑暗，那小孩子顯然沒有看清曹萬斗面貌，所以才問出這種話來。

曹萬斗真是一隻老狐狸，隨機應變，接話道：「老夫是你姊姊的朋友，正好來看你們，就幫你奶奶把那些人打跑了。」

那小孩眨着眼睛道：「剛才有一位姊姊的朋友來過，你們不是一路的吧。」

曹萬斗點頭道：「對了，我們本來就是一路的，只因我有事，後來一步。他現在那裏去了？」說着，一雙眼睛骨碌碌的轉來轉去，四處打量不止。

那小孩道：「他走了。」

曹萬斗暗暗吁了一口氣，若有其事的一頓脚道：「真差勁，說好了等老夫的，為什麼獨自一人走了。」

那小孩道：「他可沒說要等你。」

曹萬斗笑了一笑道：「這是我們的事，他自然不會向你們提起……。」

話鋒忽然一轉，轉向龍姥姥道：「姥姥，你們兩人住在這裏，叫人實在不放心，你還是收拾收拾，現在，就離開了這裏吧！」

龍姥姥點了一點頭道：「你說得也是，離開這裏也好。」說着便站起身來，準備回房去收拾東西。

那小孩拉住龍姥姥道：「姥姥，你要到那裏去，我們走了，姊姊回來後豈不找不到我們了。」

曹萬斗接口道：「你姊姊發了財，有了大房子，我老夫就是送你們到你姊姊那裏去。」

那小孩驚訝的望着龍姥姥道：「奶奶，真的麼？為什麼剛才那送『潛龍丸』來的人，沒有提起姊姊要我們去哩！」

小孩子口沒遮攔，把不能說的話，都說出來了，龍姥姥欲待喝止，已是不及，那小孩子說的話，已足够曹萬斗猜忌的。

但曹萬斗真够沉着，聲色不動的微微一笑道：「這是老夫和你奶奶臨時打定主意去找你姊姊的，所以他不知道，姥姥你把為什麼臨時搬家的理由，說給令孫知道吧。」

龍姥姥見他絕口不追問「潛龍丸」的事，只道他沒有聽清楚，當下暗暗吁了一口氣，順着曹萬斗的意思道：「因為我們剛才殺死了二個人，在這裏不能住了，所以只有離開這裏去找你姊姊，風兒，你替奶奶陪客，奶奶很快就收拾好了。」說着，三脚兩步進了內室。

曹萬斗有那小孩在身旁，但還不放心龍姥姥，走到房門口，守着龍姥姥收拾行李。

龍姥姥站在房中四目一陣瀏覽之後，嘆息一聲，道：「沒有一件值錢的東西，不用收拾了也吧！」

轉身空着雙手向曹萬斗一攤，只訕訕的一笑。

曹萬斗若有所憾的暗暗一楞，但隨即一笑道：「好，那我們就上路……。」

話聲中轉過身形，只見大門口不知什麼時候，多出了一個人，冷冷的站在那裏，這人來得好輕巧，他竟一點不知道，如果他有心出手暗算自己，那豈不自己早就完了。

一想到被人暗算，便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下面的話，就胎死腹中了。

曹萬斗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話聲一沉，喝道：「你是什麼人？」

李中元冷冷一哼，翻掌現出一面金牌道：「你先別問我是什麼人，我先問你認不認識這是什麼東西？」

曹萬斗目光一觸之下，驚訝之色畢現，神情一肅，道：「原來是令主駕到，請恕老夫不知之罪。」

李中元暗暗懷疑曹萬斗就是「黑龍會」在外搜羅人才的惡徒，因此取出燕燕的金牌一試，果不其然，這曹萬斗正是「黑龍會」的人。

這一來，李中元就是有天大的事情在身，也不得不接下這件事了，因為這曹萬斗發現了「潛龍丸」的事，將來說不定就會從中出生很多枝葉，甚至影響到這次行動的成敗，所以，他不得不防患於未然，以免一着之失，種下敗因。

李中元既已試出曹萬斗來歷，回手放好令牌，面色一沉，說道：「曹萬斗你知罪麼？」

曹萬斗一楞道：「老夫奉命行事，不知有何不是。」

李中元冷笑一聲，道：「好一個『奉命行事』，本令主只問你，你弄清楚過這龍氏祖孫的來歷沒有？」

曹萬斗道：「老夫已調查清楚，這龍氏祖孫，乃是刀君龍飛之後。」

李中元暗暗一驚，忖道：「眞沒想到，他們乃是刀君一脈，刀君之後，怎會有燕燕這類型的後人，這倒令人難解，值得追問一下了。」

李中元原是想嚇他一下，然後，藉口把他除去，以絕後患，沒想到無意之下有此發現，當下面色一沉又問道：「你可知道龍姑娘現在的身份？」

曹萬斗一震愕然道：「難道她也是我們的人？」

顯然，他並沒查出燕燕的身份，由此可見燕燕是一個相當神秘的女郎，甚或她自己祖母，都不知道燕燕在外面的一切作為。

照燕燕自己過的那種講究的生活，與她祖母這種清苦的生活比起來，簡直是一個天堂，一個地獄，相差得太遠，令人無法想像，自然也就不會把燕燕視同龍姥姥的孫女兒。

這是一個謎！也許更隱藏着一篇血淚痛史？

李中元「哼！」的一聲，道：「你以為她是什麼人？」

曹萬斗道：「據老夫調查，龍姥姥的孫女兒叫龍玲玲，五年前突然離家出走，不知所終，就在三月之前，龍玲玲忽然帶回來了一個口訊，說要回來，但至今又沒有她的消息了。……這是老夫所知，如果龍姑娘是我們的人，老夫倒是失察了，但憑會主吩咐。」

李中元一搖頭道：「她不是你們的人，本人也和你們無關。」

曹萬斗猛然一震失色道：「你……」

李中元道：「大丈夫，明人不做暗事，區區李中元，今天就是你照命煞星！」

曹萬斗哈哈一笑道：「原來是財神爺上門了，合該老夫走運立功。」雙手齊出，便向李中元猛撲而到。

廳堂之內，甚是狹窄，最堪顧慮的是龍氏祖孫同在廳內，萬一曹萬斗發現不是李中元敵手時，挾人質以自保，倒是相當難對付。

李中元心念一動，存心引他出屋下手，回手一掌時，只用了三成左右功力。

兩掌一接之下，李中元一條身子便被震得倒飛了出去。

曹萬斗那知李中元是有意示弱，引他出屋，立時胆氣更壯，哈哈大笑道：「李中元，你要後悔强出頭。」

雙脚一頓，探掌向前，等於是連接着李中元的身子，射出屋外。

兩人飛出屋外之後，李中元身形一升，升起二尺多高，曹萬斗急射的身子，却是收勢不住，便從李中元身形之下，一掠而過。

這一來，方位倒置，反成了曹萬斗在前，李中元在後了。

曹萬斗這才看出李中元不是等閒之輩，就憑他這一手看似簡單，實則極難施展的「一綫仙凡」，就可以料到動手之後的結果了。

曹萬斗當下便出了一身冷汗，可是力竭勢衰落地之後，李中元正站在他與茅屋間，別想在龍氏祖孫身上打什麼歪念了。

曹萬斗既已看出難是李中元敵手，便顧自找霉倒，厚起臉皮，堆上笑紋，雙手抱拳道：「李大俠，好在龍氏祖孫毫無損傷，老夫就看在你面上，放過他們，咱們後會有期，改日定當領教高招。」

說着，身形一轉，便待離身而去。

李中元做聲一笑道：「曹萬斗，現在可不是和你講江湖規矩的時候，兩句門面話，買不了你的命，你還是和在下一搏，只要你擋得住在下三十招，在下便饒了你不死，放你一條生路。」

曹萬斗雖有自知之明，不是李中元敵手，可是，他却不相信自已接不下李中元三十招，當下聞聲駐足，暗自忖道：「年輕人最是自不量力，大言不慚，老夫正好扣住他這句話，討一個大大的便宜，豈不更好。」

他打定如意算盤，回身一笑道：「李大俠既然有此雅興，老夫敢不奉陪，老夫在你手下走不滿三十招，自是死而無怨，不過，老夫萬一在李大俠你手下走滿了三十招，老夫却另外想向你要點東西，不知你大俠有沒有這份雅量。」話中帶激，把李中元當做一班普通年輕人。

李中元暗笑一聲，罵道：「好一個不知死活的東西，我就讓你高興吧！」微微一笑道：「你要什麼東西？但龍氏祖孫除外。」

曹萬斗道：「老夫不會要龍氏祖孫，只要你用一顆『潛龍丸』作賭就行了。」

李中元點頭一笑道：「好，在下答應你了。」

曹萬斗道：「君子一言！」

李中元道：「駟馬難追！」

曹萬斗雙目精光陡然暴射而出，伸手一探腰際，嗆！的一聲，拔出一把緬鐵軟刀，順手一揮，劃成一圈銀虹，道：「老夫此刀已有三年未用，今日幸會，老夫倒要看看你有什麼本事，如此大言不慚！」

李中元今天是打定主意，非把曹萬斗置於死地不可，所以力注雙臂，化指成鋼，一笑道：「你上吧。」

曹萬斗見李中元以雙掌迎戰，心中固是一喜，但也氣得冷笑一聲，喝道：「好大的口氣，看刀！」振腕劃起一片刀光，揪身直攻而上。

李中元迎着曹萬斗攻來刀勢，微微一笑，右手呼的擊出一掌，迎向刀光撞去，同時左手一探，便硬扣曹萬斗腕脈。

曹萬斗手中緬鐵軟刀，被李中元力柱撞得一斜，隨見李中元另一隻手又已穿隙而入，心中大為震驚，不敢硬上，當下一吸丹田眞氣，挫腕收刀，向後疾退了五步之多。

李中元一擊震退曹萬斗，只見他眼球亂轉不已，不知他心中又在打什麼主意，冷笑一聲，道：「你有什麼話，援過在下三十招後再說吧！」

更不容曹萬斗開口發話，立時主動出手，側身欺攻而上。

曹萬斗本想再施巧舌，在言語上又生花樣，不料李中元已洞悉其奸，攻勢又到，只好硬起頭皮，舞動緬鐵軟刀，與李中元放手一搏。

詎料，他用盡吃奶的功力，也只支持了十二三招，餘下已是毫無還手之力，完全陷於挨打的絕境。

照情勢看來，李中元隨時都可立時置他於死地。

曹萬斗心驚胆戰之下，方待出聲呼喊之際，李中元已是一聲輕喝道：「你也可以去了！」右掌一抖，印在曹萬斗胸口之上。

只聽曹萬斗一聲悶哼，一條身子便帶着滿口血雨，倒飛出去，立時氣絕身亡。

李中元並不是嗜殺成性的人，要不是怕曹萬斗把「潛龍丸」的事說出去，被他們找出蛛絲馬跡，因而影响了這次行動，也許李中元就手下留情，再給他一個自新的機會。

李中元一掌擊斃曹萬斗之後，心中泛起一陣感慨，望着曹萬斗的屍體，歉疚地搖頭一嘆。

這時，龍姥姥已帶着她的小孫子來到李中元身前，欠身一禮道：「多謝大俠及時援手，救了小孫，此恩此德，龍氏一門存歿均感。」

李中元肅然一抱拳道：「在下初時不知老前輩乃是刀君一家，失禮不敬之處，尚請老前輩海涵。」

龍姥姥長嘆一聲，道：「先夫在世之日也替武林之中主持了不少正義，詎料先夫去世之後，天道寧論，我龍家竟落得如此悲慘，先是兒媳先我而去，留下男女兩孫，老身又無維護之力，說來好不叫老身慚愧。」

李中元做夢也想不到燕燕乃是刀君龍飛的孫女兒，當時，只覺她在黑龍會中別有圖謀，將來未嘗不可引為已助，是以對她留下了一份再見的友情，這時瞭解了燕燕的身世，便想再進一步深入瞭解燕燕，說不定這次呂梁山之行，還可以見到燕燕，而說動她相助一臂之力。

李中元此念一動，便陪着龍姥姥嘆息一聲，道：「世態炎涼自古皆然，老前輩也不要過份感慨，好在老前輩男女兩孫，個個資質過人，人中祥麟威鳳，不需幾年，定必重振刀君雄風，為武林之中大放異彩。」

龍姥姥聽得日泛異彩，點頭道：「這兩個孫子，如果肯用功，將來或許有點出息，老身要不是因為這兩個孩子，我眞厭煩這人世間的生活了……。」

話鋒忽然一轉，望着李中元問道：「少俠在什麼地方見到玲玲，她就沒有別的話托少俠帶回來麼？」

李中元望了一眼倒在地上的三具屍體，道：「在下與令孫女相識，說來話長，待在下先處理了這三具死屍，再詳談好不好？」

龍姥姥一笑道：「說得也是，天也快亮了，那就麻煩少俠了，老身也該替你準備一點吃的東西了。」

龍姥姥帶着小孫子進去了，李中元遠出房屋三四丈外，挖了一個大坑，把三具屍體埋好之後，已是拂曉時分。

進入屋內龍姥姥已在桌上擺好了熱騰騰的飯菜。

盛情難却，李中元再謝而用。

談話之間，龍姥姥果然不知道龍玲玲又叫燕燕，更不知道燕燕擠身「黑龍會」的事，她口中的龍玲玲是五年之前，被一位武林高手看中，暗中把她帶走之後，才給她留下一封信，答應她五年之後，一定放玲玲回來，讓她們祖孫相會團聚。

同時，這五年以來，龍玲玲每年必有一封家書送到，而且龍姥姥也可以寫一封信給龍玲玲，放在指定的地點，自會送到龍玲玲手中，因此，她們祖孫之間，暗中還有相當的聯繫。

年前，龍玲玲的來信，便提到她的弟弟龍乘風，要她奶奶千萬小心，不要隨便拜人為師，以免上了人家的當，而要龍姥姥將乃祖刀君家傳絕藝傳給龍乘風，以發揚光大家傳絕學。

這便是龍姥姥不為曹萬斗甜言蜜語所誘惑，終至逼得曹萬斗暗下毒手，翻臉動手的原因。

李中元先從龍姥姥口中知道了龍玲玲，當他說起龍玲玲時，為了使龍姥姥安心起見，他也不便直言說出與燕燕相識的眞像，編織了一個善意的謊言，聽得龍姥姥寬心大放。

知道了龍姥姥他們祖孫一切之後，李中元也同時對龍姥姥祖孫有了道義上的責

任，覺得龍姥姥祖孫兩人獨自住在這裏，後患難免，不是久安之地，於是問起龍姥姥附近可有親友可投？

龍姥姥搖頭苦笑道：「我龍家落得這般淒慘，我老婆子何顏見人，少俠，你的好意，老身感謝，但我老婆子可以遷地他適，却不願因此再連累親友。」

這是龍姥姥的自尊，武林人物又那一個沒有這份自尊，因此，李中元無法啓齒作進一步的勸說，劍眉一皺，甚是作難之際……。

忽然聽得屋外傳來一陣車馬隆隆之聲，由遠而近，到達屋外而止，隨卽聽得有人喝道：「老曹，你怎樣搞的？日上三竿了，還不上路。」

李中元劍眉微微一剔，輕聲道：「又是他們的人來了，老前輩沉着氣，請看在下眼色行事。」

話聲方落，只見一個車伕打扮的老人，大步向屋內走來。

看他走進屋來的氣勢，雙目炯炯發光，掃日四望，絕非一個普通車伕身份的人所應有。

李中元反應奇快，立卽判出這個車伕的身份，絕不在曹萬斗之下，當下，面色一寒道：「你是什麼人，來找曹萬斗做什麼？」

那車伕一脚踏進來，不見曹萬斗在塲，心中已是生疑，聞言反問道：「你又是甚麼人，曹萬斗那裏去了？」

李中元道：「曹萬斗替本座辦事去了。」接着，便掏出燕燕原來那塊號牌，向上一放，代表了另一個答覆。

那車伕一眼見到那號牌之後，先是一楞，接着又猶豫了一陣，然後勉强地一抱拳道：「老朽汪焜，見過令主。」

李中元見他那副敷衍的樣子，心中不免暗生警惕之念，忖道：「這個車伕不簡單，可要特別留神了。」

念中揮手沉聲問道：「免禮，此地不是你該來的地方，你來做甚麼？」

這是很微妙的問話，但問話之中，充份顯露了李中元的智慧與判斷。

因爲事實很明顯，如果汪焜該來這裏，他早就該和曹萬斗一道同來，不會拖到這個時分來，他之拖到這個時候來，分明是久等不到曹萬斗，所以才不得已駕車前來一觀究竟。

這種事實，看來簡單明瞭，在運用上却不簡單，當否之間，便足以證明李中元的眞假了。

李中元這一問話，問得正是理當，汪焜聽得臉色一舒，暗暗點了一下頭，道：「令主責問得是，老朽本不該前來此地，但老朽久等曹萬斗未能將龍姥姥祖孫請來，因此只好親自前來一探究竟。」

李中元不加追究的「嗯！」了一聲，道：「曹萬斗妄起私心，企圖詐取刀君絕世刀法，幾乎誤了大事，幸好本座發現，及時制止，幸蒙龍姥姥賜諒，經已答應與龍小弟同道前往，你倒來得正好，就在外面稍候，帶他們一同上路吧！」

汪焜躬身應了一聲「是！」又道：「尙請龍姥姥立時束裝上道，不然就要錯過宿頭了。」

李中元又是一揮手道：「本座知道，你下去相候吧！」

汪焜行了一禮，轉身退回車上而去。

龍姥姥見他退出屋外之後，驚容畢現的道：「李少俠，你眞要我們坐他的車而去？」

李中元道：「這是在下臨時起意，在下想將計就計，利用他們的車子，送你們離開此地，不知老前輩意下如何？」

龍姥姥霜眉緊鎖道：「老身也知道，此地不能再留，可是我們離開此地之後，又到那裏去呢？」

李中元道：「如果在下推測不錯的話，『黑龍會』必然在附近派了不少的人，監視賢祖孫，賢祖孫要想離開此地，只怕也很難逃開他們的視綫，現在這個機會，我們正好利用來逃避他們的監視，至於離開此地之後，何去何從，在下再慢慢替你們想辦法，日前但望老前輩不要猶豫。」

龍姥姥點頭一嘆道：「好吧，老身祖孫就完全仰仗少俠了。」

李中元道：「那麼老前輩就請很快的收拾一下吧！」

龍姥姥道：「我們身無長物，也沒有甚麼可收拾的，要緊的東西，老身早有安排，現在就可以走了。」

曹萬斗來找龍姥姥這不是第一次，龍姥姥武林世家，理應有此必然措施，當下李中元微微一笑，便不再多問。陪着他們祖孫走出屋外。

只見屋前大路上，停着一輛四輪快車，車廂四週用極巧妙的裝飾，隔絕了內外視綫，曳車的馬匹，更是神駿非常，千里良駒。

汪焜欠身打開車門，有禮貌的道：「請姥姥上車。」

龍姥姥祖孫上車之後，李中元轉身走了一步，忽然心意一變，回身道：「本座親自護送他們一程吧！」

汪焜只好又打開車門，恭請李中元上車。

一車吆喝，這輛四馬輕車，便揚塵飛馳，帶着龍姥姥祖孫與李中元，離開了甘井。

輕車起程之後，李中元便請龍姥姥把「潛龍丸」給龍乘風服下，同時又以自己眞元之力相助，加速藥力發揮。

中午打尖用飯過後，輕車繼續前馳，一路無話。天色已將入夜，前面又到了一處站頭。

汪焜打開車門請龍姥姥祖孫下車用飯時，却不見了李中元。

「黑龍會」的人，都有着一份神秘行徑，這種事情對汪焜來說，是見怪不怪，只署爲問了龍姥姥一下，知道李中元是晌午時分離去之後，便一笑而罷。

其實，他內心之中反而暗暗吁了一口氣，不論怎樣說，車上坐着一位令主身份的人，對他總有着一種無形的壓力，現在自是心中舒坦，毫無牽掛了。

用過晚飯，汪焜又催着龍姥姥祖孫繼續上路，這次換了馬，也換了車，車身又窄又短，祖孫兩人對面而坐，依然擠在一堆，手脚都伸不直。

不過車行的速度，却是快了一倍不止，祖孫兩人但覺有如置身驚濤駭浪之中，上下翻騰震撼不已，一身骨頭都幾乎要被

搖散了。

一陣飛奔急馳之下，突然風平浪息。馬車平穩的停了下來。

汪焜打開車門，帶着歉然的笑容，請他們祖孫下車隨便休息。

這時，一輪明月正當中天，他們的車子，停在一條夾谷之內，樹影婆娑之下，路旁放着幾方青石，青石光滑無塵，顯見經常有人在石上坐息。

汪焜客氣的請龍姥姥祖孫坐在青石之上，然後笑嘻嘻的說道：「前面再有五十多里地，在下護送姥姥的責任，就要告一段落了，前面路途尙遙，大約還要經過十來天，才能到達地頭，前頭護送的人，各站計算下來，有十人之多，這十人之中，有好有壞，人品不一，極是不好相處。在下一向心儀刀君龍大俠義結天下豪情，因此有幾句不當的話說出來，萬望姥姥不要多心才好。」

龍姥姥微微一笑道：「老身一路而來，多承拂照，已是感激不盡，汪大俠有甚麼話，但請直說，老身尙能理會得。」

汪焜訕訕的一笑道：「姥姥聖明，在下就實話實說了。」

龍姥姥含笑點頭望着他，等他繼續發言。

汪焜輕輕嘆了一口氣，道：「常言道『龍生九子，子子不同』，何況我們這個組織，人數過萬，自然更是良莠不齊，剛才在下提到的前路上駕車的十人，其中便有三人心術最壞，你坐了他們的車子，不但把你們一身財物搾得精光，而且要還受盡他們的折磨……。」話聲忽然一頓，皺起了雙眉，似乎還有不少更叫人害怕的話，不便說出口。

龍姥姥面色一動，憤然道：「他這樣胆大妄爲，難道不怕苦主告發他麼？」

汪焜一笑道：「告發他？姥姥，你住久了就知道，那根本就不可能的事，第一，你知道他姓甚名誰？第二，有些事情，你還告不出口啦！第三，我們這種差事是一月一換，等你告下來，早查無可查了。」

龍姥姥猛然震驚了一下，默然了。

汪焜眨眨眼睛道：「不過姥姥你儘可放心，你姥姥有人替你保駕到底啦！」

龍姥姥一怔道：「誰？」

汪焜道：「就是和你姥姥同坐了半天車的那位令主呀！」

龍姥姥也是個老江湖了，從他開始借題發話，就意料到，他大約是想從他們祖孫身上敲一筆竹槓，但現在聽他這樣一說，似乎另有下文，不免心中迷惑，面帶愕然之色道：「老身與貴令主素昧平生，他爲甚麼要特別關顧我們祖孫？」

汪焜笑了一笑道：「你難道沒有看出來，他對令孫似有前緣似特別喜愛麼？」

龍姥姥暗吃一驚，道：「這個老身倒是茫然不知，他爲甚麼會對小孫特別喜愛呢？」

汪焜道：「說明了這也沒什麼，只因令孫資質太好，將來必定出人頭地，大有作爲，我們那位令主慧眼識人，對令孫非常賞識。所以他，對令孫特別關顧了……你老不知那位令主的權有多大，他是我東主以下的第一位令主，令孫有他老人家暗護，將來不知要討多大的便宜啦！」

這位汪焜能見景生情，說出這一套鬼話來，眞不是一位簡單的人物。

龍姥姥暗笑了一聲，想道：「幸虧老身知道李少俠，不然眞要被你這甜言蜜語的東西騙得昏頭轉向了。」

輕輕的「啊！」了一聲，仰望夜空，欠身作禮，喃喃的道：「多謝老天爺有眼，讓我們祖孫遇上一位這樣好心令主。」

汪焜笑着道：「我們那位令主固然是一片好心，實在說來也是令孫資質太好，將來必非凡品，所以我們那位令主才會大發善心，照顧令孫……剛才在下在用飯的時候，已接到那位令主密諭，有關姥姥祖孫一路護送的事，他已啓動『金鷹令』傳諭下去，吩咐各站特別照顧賢祖孫，不過，事怕萬一，爲愼重計，他更特別指示在下，向姥姥說明一事。」轉彎抹角，費了半天口舌，算是要現出本來面目。

龍姥姥冷靜的道：「甚麼事？大俠請說。」

汪焜道：「他老人家要在下轉告姥姥，一路之上雖然有他金令照拂，但人心難測，最好是正本淸源，杜絕一切禍源，姥姥便可一路順風，安抵福壽堂。」

龍姥姥欣然道：「你要老身如何杜絕一切禍源，老身無不照辦。」

汪焜肅然道：「有道是『四夫無罪，懷璧其罪』，我們那位令主的意思是要姥姥將一切啓人覬覦之心的物件，交由在下，由在下事後專送福壽堂歸還姥姥，這樣就萬無一失了。」

總算把要說的話說出來了，他眼中燃燒着貪婪的火燄，呼吸加促，有着一點大功卽將告成的興奮和緊張。

龍姥姥因相信李中元會暗中照顧他們祖孫，李中元不知去向的現在，爲了好漢不吃眼前虧，只好打起一副笑臉道：「難得貴令主想得眞週到，那麼一切就完全仰仗大俠了。」說着，眞從懷中取出一個扁平的小布包，向汪焜手中交去。

汪焜沒想到這老太婆這樣容易上當，喜得心花怒放，抖顫着手便去接收龍姥姥的布包。

汪焜的手伸出去了，龍姥姥的布包也送到了他手中，但這時忽然閃電般伸出一隻手，一把搭在汪焜腕脈之上。

汪焜猛吃一驚之下，振腕欲待掙扎，眞力一吐，竟被逼得逆心而回。

急切間猛一抬眼，當下臉色大變，驚叫一聲，道：「屬下該死，請令主饒過這一遭！」

敢情，李中元像鬼魅似的，忽然現身出來，扣住了汪焜腕脈，這一下那得不把汪焜的三魂七魄嚇得脫體而飛。

李中元一臉殺氣，冷冷的道：「我就知道你這老狐狸沒安着好心，你給我躺下吧！」五指一緊，便截斷了他手腕，一振一抖，把他摔倒地上。

汪焜身形一着地，以爲李中元鬆開了他的腕脈，可以暗提眞氣，準備哀告無效，拚死掙扎，那知提氣之下，心痛如裂，顯然剛才逆回反震之下，內腑已經中了暗算，急得悲嘆一聲，伏地不動。

李中元淡淡的一笑，坐在一塊石頭上，道：「汪焜，你不用害怕，只要你聽命行事，我可以保你平安無事。」（未完）

新派俠義長篇連載

殺伐世家

諸葛青雲稿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朱伯倫、朱家鳳父女偕焦三、孟二護送地獄神醫張勁秋前往蘇州，遇幽冥教監軍牛銘率衆截擊，首派雲中三鳳出手，被朱伯倫擊敗後，牛銘藉詞出戰不力，下令屠殺，再又派賀、屠兩位堡主出擊，爲朱家鳳施展一招神奇絕學所殺，牛銘再又擬派碧霞、紫雲二仙子出鬥，詎二仙子爲一隱身暗隅的高人點破功力，無能出戰，孟二出語向牛銘譏誚，牛銘大怒之下，親身出擊，凌空向孟二撲去，朱家鳳恐孟二不敵，急縱起迎擊，兩人凌空鬥掌，不分勝負，朱家鳳識讚牛銘的確不同凡响——

萬山萬重險　一步一驚魂

「多承誇獎！」牛銘注目接問道：「朱姑娘令師是哪位高人，能否見示？」

朱家鳳笑了笑道：「家師與你扯不上關係。」

牛銘雙眉一揚之間，密林中忽然傳出一個蒼勁語音道：「啟禀牛監軍，大事不好。」

牛銘怒聲喝道：「什麼事？大驚小怪的！」

那蒼勁語聲道：「請監軍回到這邊來，才好奉禀。」

牛銘沉聲接道：「就這樣說吧！咱們沒什麼不能見人的事。」

那蒼勁語聲，有點訥訥地接道：「啟禀監軍，咱們前頭的兩處……埋伏，都……都給人家挑掉了！」

牛銘身軀一震，道：「你是說那些火藥？」

那蒼勁語聲接道：「是的，那些火藥，都被人家清除掉了。」

牛監軍一挫鋼牙道：「該死匹夫！」接着，又厲聲喝問道：「那是什麼人幹的？」

那蒼勁語聲苦笑道：「不知道，咱們在那邊的暗樁，全都被點了死穴。」

牛銘目注朱伯倫，哼了一聲道：「你們的手段，可眞夠毒辣！」

「不敢當！」朱伯倫含笑接道：「比起你們那預埋炸藥，企圖一網打盡的手段來，可就微不足道啦！」

牛銘强忍心中激動，注目接道：「我再問一聲，那是不是楊天佑？」

朱伯倫笑道：「我絕對保證，那位暗中的奇人，不是我楊大哥。」

這時，兩位公主也到了牛銘身邊，牛銘扭頭蹙眉問道：「那是什麼人呢？」

長公主，二公主同聲苦笑道：「誰知道哩！」

朱伯倫淡然一笑道：「別說你們不知道，連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人。」

長公主接問道：「眞的？」

朱伯倫笑問道：「長公主曾聽說過有說謊話的『三劍客』麼？」

牛銘頓足怒叱道：「眞他媽的，活見鬼！」

朱伯倫笑道：「人家早就走了，你罵他也聽不到啦！」

焦三忽然向孟二笑道：「老孟，叫化子沒有蛇玩了，你說該怎麼辦呢？」

孟二漫應道：「我說麼？乾脆自己撒泡尿，淹死算啦！」

這話眞是粗俗可惱，使得朱家鳳與二位公主都禁不住俏臉一紅，而朱家鳳更是忍俊不住地，「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牛銘目注焦孟二人，冷笑一聲道：「希望你們，下次莫犯在我手中！」

朱家鳳嬌笑道：「閣下，別說氣話了，眼前的事，打算如何了結？」

牛銘冷笑一聲，說道：「別以爲你們暗中有人撐腰，就有恃無恐，妳盡管劃下道來……」

朱伯倫搶先接道：「閣下，我們的目的，只是要前往『蘇州』，可並不願意與人家爭强鬥勝，所以，依區區之見麼！咱們雙方就此拉倒，須知錯過今宵，以後的日子，還長着哩！」

少頃之後，牛銘才回身向朱伯倫說道：「好，在下同意，今宵就此拉倒，這巫山十二峯，你們可以通行無阻，以後，咱們那兒碰上就哪兒算。」

朱家鳳嬌笑道：「好了，門面話已經說够，可以請啦！」

牛銘向着她深深地盯了一眼，才轉身偕同長公主，二公主兩人，長身而起，向密林中疾射而去。

這時，張勁秋才長嘆一聲道：「本來，我是以爲這些年來，功夫方面已精進不少了，現在我才省悟到，我仍然不過是一隻井底之蛙。」

朱伯倫正容接道：「老弟別洩氣，今宵情況，是特殊的例外……」

張勁秋苦笑道：「朱兄說得眞輕鬆，

是特殊的例外，幸虧這特殊的例外，是在到達『郢都』以後才發生的，否則，小弟與焦孟二位老弟，就到達不了『郢都』城啦！」

朱伯倫接道：「老弟，你該相信咱們楊大哥，此行是謀定而後動，卽使敵情未盡如所料，必然我想他已在暗中有妥善的安排。」

張勁秋輕輕一嘆道：「但願如此。」

接着，又目注朱家鳳笑問道：「賢侄女，方才你同那廝的凌空互搏，有沒有分出高下來？」

朱家鳳嬌笑道：「沒有啊！」

張勁秋接問道：「那廝的武功，是否已高過那位長公主呢？」

朱家鳳點首接道：「比起長公主來，牛銘的武功，恐怕不止高上一二籌。」

張勁秋笑道：「那是說，賢侄女的武功，也比那位長公主要高明得多了？」

「張叔叔，」朱家鳳含笑接道：「我可不會這麼說過呀！」

張勁秋也含笑接道：「別着急，對外，我還是會保密的。」

朱伯倫却正容接道：「鳳兒，方才，妳看出那牛銘的武功路數麼？」

朱家鳳蹙眉接道：「爹，方才，我和那廝一共交換了三招，那廝的招式雖然奇幻而又凌厲，但那三招的招式，却是互不關聯的。」

朱伯倫點點頭道：「那是分別屬於十大家中，三種不同掌法中的精招，不過，都曾經加以改良過，比原來的招式更神奇，也更凌厲了。」

朱家鳳「哦」了一聲道：「這一點，我倒是沒有想到。」

朱伯倫笑道：「這就是江湖閱歷的問題啦！」

一頓話鋒，却又正容接道：「孩子，妳想到問題的嚴重性麼？」

朱家鳳一怔道：「爹指的是哪一方面的？」

朱伯倫接道：「我指的就是那位幽冥教的牛監軍。」

朱家鳳蹙眉接道：「不錯，經爹這一提醒，我也想起來了，試想，幽冥帝君的兩位公主，是何等身份，而牛銘却居然能指揮她們……」

朱伯倫截口接道：「最令人担憂的，還是那廝的來歷，他能將十大家的武學加以改良，使不同而又沒法關聯的招式熔於一爐而加以運用，像這情形，如非是有特殊的天賦，那就必然是經過極高明的武林奇人的指點。」

朱家鳳一挑秀眉道：「爹，你別長他人的志氣，好不好？」

朱伯倫苦笑道：「丫頭，爹不是長他人的志氣，而是借機會點醒妳，武林中，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妳可千萬不能滿足現有的這點成就，而目空一切。」

朱家鳳嬌笑道：「爹，你這些話，我已經聽過好多次啦！」

朱伯倫一嘆道：「可是，妳都把它當作耳邊風。」

「沒有啊！」朱家鳳俏皮地笑道：「爹，你看我不是很謙虛麼……」

朱伯倫忍不住一笑，說道：「眞是傻丫頭……」

×　×

第二天傍晚，朱伯倫等人到達宜昌。

那位牛監軍所說的話，倒還眞能算數，這一路行來，果然沒受到任何阻撓。

一行人在宜昌城最大的一家嘉賓客棧中，包租了一個獨院。

由於他們早已在路上計議好，到達宜昌後，卽租一艘民船，由水路直放金陵，轉往蘇州，所以，落店之後，立卽由焦孟二人赴碼頭上接洽租船事宜。

但焦孟二人剛剛走出嘉賓客棧，却迎面碰上那位于君璧于相公，一搖三擺地走了過來。

焦三入目之下，首先一「咦」道：「于相公是幾時到達這兒的？」

于君璧含笑接口道：「我是今天正午到達這兒的。」

孟二笑問道：「相公怎會走在我們前頭的哩？」

于君璧苦笑一聲，道：「不瞞二位說，我是坐船從三峽過來的，本來，我是一乘船就暈頭轉向，因而生平最怕乘船，但一想到那陸路上的危險，也就只好硬着頭皮上了。」

孟二「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

于君璧接問道：「諸位沒有碰上甚麼麻煩麼？」

孟二笑了笑道：「麻煩是有的，不過，都能逢凶化吉就是了。」

「這叫作吉人天相，吉人天相，」于君璧含笑問道：「諸位也是住在這兒？」

「是啊！」

「那眞是巧極了，我也住在這兒。」

說到這裏，他才忽然想起來似的，向焦孟二人笑問道：「二位是準備逛街？」

焦孟二人當然是據實回答，于君璧却禁不住目光一亮道：「啊！那眞是太好了

，我也正準備去蘇州，這回諸位可攜帶我一下了吧？」

孟二淡淡一笑道：「于相公要同行，在下等當然歡迎，不過，這樁事，在下可不敢作主……」

于君璧截口接道：「是要向朱老爺子商量才行？」

孟二連連點首道：「正是，正是。」

于君璧接道：「好，二位請便，我去向朱老爺子交涉去。」

一半是同情，一半也是爲了好奇，朱伯倫一口答應了于君璧的要求，不過，他不好聽的說在前頭，如果半途出了甚麼危險，必要時，可要自己照顧才行，因爲，在那種情況之下，朱伯倫等人，是沒法分神去照顧旁人的。

這附帶條件，于君璧一口答應了，于是，第二天午後，他們共乘一艘中型樓船，揚帆順流而下……

×　×

當朱伯倫等人，由水路順流向下的同時，外表靜謐的蘇州城市，那些在暗中活動的江湖人物，却也更形活躍起來。

而且，以往沒人胆敢公開談論的，有關「四海游龍」楊天佑與「蘇州」陳家的淵源，也在一些酒樓茶肆等公共場所，公然宣揚起來。

當然，那些傳說，不一定都是事實，儘管人言言殊，莫衷一是，但對楊天佑個人而言，却是貶多于褒。

人人詬訶的是，不論一般人對楊天佑的批評如何的不好，而楊天佑本人，以及他朋友們，却從來沒有挺身出來辯護過。

江湖上消息的傳播，是最快速的。

當朱伯倫等人由宜昌乘船東下時，他們在鄖都城前後所經的一切，却早已傳到蘇州。

也因爲如此，使得那本已成了臥虎藏龍之地的蘇州，除了謠言紛傳之外，敏感的人都已感覺到，一場暴風雨即將降臨這表面上還算是一片寧靜的古城了。

這是一個靜謐的黃昏。

位于蘇州城東北隅的潘儒巷內，名聞遐邇的名園——獅子林中，正有一老一少兩人，緩步徜徉于花木扶疏的碎石小道之中。年輕的一個，是陳江蓴的兒子陳繼志，年老的一個，是陳繼志的表舅，亦即陳紅蓴的表兄岑浩然。

其實，岑浩然並不算老，頂多也不過四十出頭而已，尤其，因爲他是文人，外表看來，好像比實際年齡還要年輕得多。

他，五官端正，面相清癯，文質彬彬，滿身都是書卷氣息，唯一的使人覺得他蒼老的原因，是背部微拱，已成了一個準駝子，予人一種未老先衰的感覺。

岑浩然是常州人，是當地首富，雖然是讀書人，但他却從來不參加科舉攷試。

據說他澹泊名利，志在山水之間，年輕時，曾經遍遊全國名山大川，因而除了滿腹詩書之外，更有極豐富的見聞，也因爲如此，陳繼志從小就喜歡和這位表舅在一起，經常磨着他講故事。

岑浩然是陳紅蓴唯一的親戚，所以，陳家遭遇變故之後，他就義不容辭地搬到陳家來，以便就近照顧。

他，日前膝下猶虛，一同住在陳家的，是他的夫人卞青蓮。

卞青蓮似乎比岑浩然要年輕得多，看外表，頂多不過是花信年華，而且溫婉嫻靜，一派大家閨秀風範。

至于面目身裁，雖然不能與陳紅蓴相比，却也是中上之姿，因此，凡是認識岑浩然的人，莫不羨慕他的艷福無窮。

陳家的巨宅，就在獅子林的右邊，既然是隣居，那麼，陳繼志和岑浩然二人偶而過來賞玩一番，也是很平常的事。

不過，目前的陳繼志，岑浩然二人，都是眉峯緊蹙，臉色肅穆，顯然是有着嚴重的心事，而並非在欣賞，這獅子林中，那些巧奪天工的景緻。

兩人默默地緩步徜徉着，一直到一個荷花池旁，才停了下來。

岑浩然目注西天燦爛的晚霞，長吁一聲道：「孩子，咱們坐下來，歇會吧！」

說着，他已首先在一張石椅上坐了下來。

陳繼志也在另一張石椅上坐下之後，才注目問道：「表舅您說，這次那位張神醫，不會再發生問題麼？」

岑浩然苦笑道：「傻孩子，你這算是問道于盲嘛！」

陳繼志一挑劍眉道：「表舅，我想即刻束裝上路，迎頭趕往接應去。」

岑浩然一怔道：「去接應誰啊？」

陳繼志接道：「自然是去接那位張神醫呀。」

岑浩然這才一哦道：「你自信比三劍客中的朱大俠要高明？」

陳繼志苦笑一聲，道：「甥兒怎敢如此狂妄。」

岑浩然正容接道：「既然你不以爲比朱大俠高明，那你還跑去幹嗎呢？」

陳繼志蹙眉苦笑之間，岑浩然又輕嘆着接道：「再說，你這一走，你娘的瘋症發作時，誰能管得了她。」

陳繼志長嘆一聲道：「如果這位張神醫不幸又在半路上出了事情，那我娘的瘋症，豈非永遠治不好了？」

岑浩然正容接道：「這個，無須你担心，事實上，你着急又有甚麼用。」

一頓話鋒，又輕輕一嘆道：「但願吉人天相，這回，那位張神醫不再在半途出事就好了。」

陳繼志苦笑了一下，却岔開了話題：「表舅，最近幾天，外面的謠言，您是否也聽到了一些呢？」

岑浩然微微一怔，道：「是甚麼謠言啊。」

陳繼志接道：「就是有關楊大俠與我陳家的淵源那些傳說。」

岑浩然苦笑道：「你知道的，表舅老了，最近難得向外間跑一趟，所以外間究竟有些甚麼謠傳，我可一點都不知道。」

話鋒略爲一頓，又含笑接道：「那些謠言，說了些甚麼，你且說說看？」

陳繼志沉思着說道：「有人說，楊大俠曾經是我陳家的總管，曾經受過我陳家不少的好處。」

岑浩然點點頭道：「這倒是實情，嚴格說來，楊天佑能有目前的地位，完全是陳家人對他的提拔所造成。」

「還有，」陳繼志接道：「有人說，

我娘的瘋症，就是楊天佑所一手造成。」

岑浩然一「哦」，道：「那是怎麼說的？」

陳繼志苦笑道：「那些傳說，很曖昧，隱隱約約地，好像是說楊天佑忘恩負義，受了陳家的莫大的恩惠，不但不思報答，反而作出一件非常混賬的事，將我娘氣瘋了。」

岑浩然注目問道：「你相信這些謠言麼？」

陳繼志正容說道：「我不相信謠言，却也不能不無所疑，因爲，所有的傳說，都是說楊天佑對不起陳家。」

岑浩然也正容說道：「孩子，你懂得『謠言止于智者』這句話的涵義麼？」

陳繼志點首接道：「我懂，但也懂得無風不起浪的道理。」

岑浩然正容如故地接道：「孩子，對于這一樁與你切身有關的疑案，你可千萬不能感情衝動，同時，有一個事實和一個主要關鍵，不能不提醒你，另外，還有一個秘密……」

陳繼志星目一亮地，截口問道：「甚麼秘密啊？」

岑浩然漫應道：「讓我一項一項的說吧！」

略爲一頓話鋒，才正容接着道：「在說明我所要說的話之前，先要表明我自己的立場，我是你娘的表兄，也是你陳家唯一的親戚，這，也是說，你陳家的事，也等于我的事，你已經懂事了，該能明辨是非，也該相信我的立場公正，不會偏袒外人！」

陳繼志連連點首，苦笑道：「我如果連表舅您的話都不相信，還能相信誰的話哩！」

「這，我就可以放心的說下去了，」岑浩然接道：「現在，我先從『一個關鍵』說起，我想，你也能想到有關楊天佑與你陳家之間的種種傳說，都因你娘的瘋病而起，你說，是也不是？」

陳繼志點首接道：「是的，我也想到這問題。」

岑浩然接道：「所以，只要你娘的瘋病好了，能夠自己說明當年的一切事實，則自然會眞相大白了。」

陳繼志苦笑道：「可是，問題却在一般大夫，治不好我娘的瘋病，而有能力治好我娘的瘋病的名醫，却又沒法請到，即使請到了，也到不了這兒就被人暗殺。」

岑浩然正容接道：「由于這一事實，你能有甚麼聯想呢？」

陳繼志也正容說道：「我的聯想是，那個將我娘氣瘋的人，不願將當年事實公佈出來。」

「對了。」岑浩然接道：「這是問題的中心點，你能把握住這一個中心點，對當前這種令人迷惑的局面，就能有一個概念了。」

一頓話鋒，又含笑道：「現在，再說到『一個事實』，如所週知，不論明裏暗裏，楊天佑一直是在竭盡所能，想請到名醫，好好將你娘的瘋病治好，你想，這是爲甚麼呢？」

陳繼志接道：「以往，我僅僅以爲是因爲楊大俠曾經受過我陳家的恩惠，飲水思源，才想將我娘的病治好，也算是知恩報德之意……」

岑浩然截口笑問道：「現在呢？」

陳繼志苦笑道：「現在麼，我有了另一種的想法。」

岑浩然注目接道：「說說看？」

陳繼志正容說道：「由于近日來，有一種不利於楊大俠的謠言太多，我想：楊大俠必然是受了寃屈，才急於將我娘的瘋病治好，以便于恢復他自己的清譽。」

岑浩然連連點首道：「有道理，有道理。」

陳繼志接着又道：「這，也就是楊大俠之所以對自己的含寃受屈，不予辯白的原因！」

「是的，」岑浩然喟然一嘆道：「在衆口鑠金的情況之下，空口辯白，是無濟于事的。」

接着，又注目問道：「還有別的聯想麼？」

「有。」陳繼志說道：「不過，在說出這一個聯想之前，必須先將我心中的疑問說出才行。」

岑浩然「唔」了一聲道：「這是應該的，你說吧！」

陳繼志沉思着，道：「照目前這情況判斷，那個將我娘氣得發瘋，以及暗中散佈謠言，污衊楊大俠的，顯然是一個城府甚深的，最陰險的人物。」

岑浩然點首道：「這是可想見的。」

陳繼志接道：「可是，這麼多年來，經過『三劍客』暗中的查訪，爲何竟然查不出一點眉目呢？」

岑浩然輕輕一嘆道：「這該算是那位神秘人物的手段，太以高明了。」

陳繼志正容說道：「但我却有另一種想法，這就說到我的另一個聯想了。」

岑浩然「哦」了一聲道：「那是怎樣的聯想呢？」

陳繼志沉思着道：「表舅，你想想看，如果那位神秘人物，就是楊天佑本人，他，一方面裝成受寃屈的姿態，到處找尋名醫，以期醫好我娘的瘋病，俾便洗刷他的沉寃，同時却暗中將那些名醫殺死，如此一來，我娘的瘋病永遠治不好，我娘的瘋病不好，當年事實眞相，就永遠沒人知道，而他却可以贏得不少的暗中同情，你說，有此可能麼？」

岑浩然連連點首道：「孩子，你眞的是長大了，心思的縝密，恐怕連一些以老江湖自居的人，也趕不上你……」

陳繼志苦笑道：「表舅，你怎麼跟我來這一套的。」

岑浩然正容接道：「孩子，表舅說的，可是由衷之言，很坦白的說，連我自己，也不曾有過這麼深入的構想哩！」

陳繼志注目說道：「這是說，你也同意有此可能？」

岑浩然笑了笑道：「我雖然讚美你心思的縝密，却並不同意你這一構想。」

陳繼志訝問道：「那不是矛盾麼？」

岑浩然說道：「我說的話，一點也不矛盾，因爲，你的構想，已經被事實否定了。」

陳繼志接口問道：「那是甚麼的事實呢？」

「孩子，你怎麼那麼健忘的。」岑浩然含笑說道：「你不是自己聽到傳說，這一次領頭攔截朱大俠和張神醫的，是『幽冥教』的幽冥帝君的手下麼？」

陳繼志哼了一聲道：「可是，幽冥教的人，以前沒有這麼高的武功。」

岑浩然道：「你要知道，武功是可以增進的。」

陳繼志說道：「但我却認爲，幽冥教必然另有靠山。」

岑浩然輕嘆一聲，說道：「孩子，也許你的構想是對的，但在眞相未明之前，你却千萬不能再在第三者的面前說出，懂麼？」

陳繼志點首道：「我懂，因爲，我的想法，只是一個假設，萬一構想錯誤，使楊大俠冤上加冤，那就太不應該了。」

岑浩然又連連點首道：「孩子，我再說一遍：你的確是長大了。」

陳繼志星目一轉道：「這也是由衷之言？」

岑浩然點首道：「當然！」

陳繼志笑道：「那麼，你該履行以往的諾言了。」

「諾言？」岑浩然一怔道：「甚麼諾言呀？」

陳繼志神色一整道：「你曾說過，當我各方面都已成熟時，就將我的身世說明的。」

岑浩然「哦」了一聲道：「這也用得着兜那麼大一個圈子！」

陳繼志苦笑道：「我如果不抓住這一句話，你又要推辭說我還沒長大呀！」

岑浩然微微一笑地接道：「事實上，你不兜這麼一個圈子，我也會說到這問題的了。」

陳繼志禁不住目光一亮，說道：「眞的？」

「當然！」岑浩然正容說道：「這就是方才我所說的『一個秘密』啊！」

「啊！」陳繼志顯得非常興奮地，有點迫不及待的接口說道：「那麼，你快點說吧！」

岑浩然輕輕一嘆道：「這事情，要說，得由楊天佑同你陳家的淵源說起才行，眞是應了一句俗語：說來話長了。」

陳繼志笑道：「那不要緊，話長，慢慢談。」

岑浩然又是一嘆道：「雖然是十幾年以前的事了，但回想起來，却好像是剛剛發生的事一樣。」

忽然，一個老家人氣急敗壞地奔了進來，大聲嚷着：「公子，不好了，夫人又殺了人啦！」

陳繼志蹙眉問道：「我娘方才還在家中，是幾時跑出去的？」

老家人苦笑道：「這個，老奴可不知道。」

陳繼志接問道：「我娘在那兒？」說着，人已站了起來。

老家人答道：「據那報信的人說，還是在閶門內的大街上。」接着，又補充說道：「公子可得快點走，據說殺了很多人，目前還在混戰中……」

陳繼志「啊」了一聲道：「那是怎麼回事呢？」

老家人連連揮手道：「老奴不知道，公子快走吧！」

陳繼志沒再問話，立即長身而起，疾射而去。

說來也許是一種巧合，這一次陳紅蓼殺人的地方，也還是前次朱家鳳所看到的，殺死那兩個浮滑少年的老地方。

殺人的手法也一樣，是活生生地，將人心摘出來的。

所不同的是：這一次被摘心而死的有三個，但被用重手法擊斃的，却有五個之多。

由衣着上判斷，這已死的八個，都是異鄉人，也有九成以上是武林人物。

當然，這情形是不難想見的。

起因必然是陳紅蓼瘋病發作，首先殺人，而那些被殺者的同伴憤而參加混戰，才造成目前的結果。

陳繼志到達之後，乃母陳紅蓼已經離去，因而他所看到的，只是那令人觸目驚心的悽慘現場。

雖然這一次死的人特別多，但由于有前例可援，還是並沒費太多的手續，就由陳繼志將善後事料理好了。

可是，當他回到家中，看到了乃母已經安寢，想去找他的表舅岑浩然，繼續方才在獅子林的話題時，那位輕易不出門的岑浩然，居然獨個兒出門去了。

他，微蹙劍眉，向他那位美而艷的舅媽問道：「舅媽，表舅去那兒了？」

前文中已經說過，他這位美艷的舅媽卞青蓮，嫻靜溫婉，姿色也並不比陳紅蓼多遜，如果岑浩然不駝背，倒也算得上是郎才女貌的，但以目前的情況而言，却使人有一朵鮮花挿在牛糞上之感。

卞青蓮淡淡地一笑道：「不知道啊！你表舅跟我說，很久不出門了，悶得發慌，要到外面去散散心，却並沒告訴我要去那兒。」

陳繼志苦笑了一下，沒接腔。

卞青蓮蹙眉問道：「聽說你娘毛病又犯了？」

陳繼志點點頭，輕輕地嘆了一聲。

卞青蓮正容接道：「繼志，你也不用難過了，俗語說得好，吉人天相，聽說，這次楊大俠又請來一位神醫，不久就要到

陳紅蓼瘋病又告發作，在閶門大街出手殺人。

達這兒了，只等神醫一到，你娘的毛病，也就沒問題了呀！」

陳繼志苦笑了一下，說道：「但願如此。」

頓飯工夫過後，陳繼志改裝易容，以一位中年文士的姿態，進入大街上的一家茶館中。

當然，他也是悶得發慌，才想到去公共場所聽聽那些有關他陳家與楊天佑之間的傳說。

他知道，經過乃母方才的又一次殺人行動之後，今宵的傳說，必然會更多，不論男女老幼，大都是認識他的，如果不改裝易容，則有他在場，必然是聽不到甚麼的。

由于是夏夜，飲茶納涼，一面天南地北的胡扯，也算是人生一快。

因此，茶館的生意特別好，算得上是座無虛席。

在小二的張羅之下，陳繼志總算獲得了一個座位。不過，那是與一位外地裝束的商人共用一張茶几。

陳繼志坐下之後，向那商人禮貌地點點頭笑道：「打擾兄台了。」

那商人笑道：「那裏，那裏，老兄太客氣啦！」

茶館中人多嘴雜，但話題却全都是集中在方才陳紅蓼殺人的這件事上。

陳繼志謙笑着，游目四顧間，那商人又含笑接問道：「兄台是本地人吧？」，

陳繼志點首接道：「是的。」

那商人歉笑道：「很抱歉，我還沒請教兄台貴姓？」

陳繼志順口回答道：「敝姓陳，耳東陳。」

「啊！原來是陳兄。」

「閣下貴姓，仙鄉何處？」

陳繼志口中敷衍着，他的耳朵，却在搜集週圍的資料。

那商人含笑答道：「敝姓王，草字長亭，小地方『金陵』，此行是收購蘇繡而來。」

蘇繡與湘繡，同樣是名聞全國，巧奪天工的手工藝品，所以，「蘇州」城中，這一類的商人也特別多。

陳繼志笑道：「王兄，石頭城龍蟠虎踞，六朝古都，可不是小地方啊！」

王長亭也風趣地笑道：「可是，在下是金陵鄉下，不住石頭城中，所以只能算是小地方！」

幾句輕鬆話，似乎將雙方的距離，一下子拉近了很多。

這時，就在距離他們約莫八尺外的一個座位上，忽然傳來一個破鑼似的語聲道：「不是我老人家吹牛，『蘇州』城中，沒有我所不知道的事。」

陳繼志循聲投注，那說話的是一位鬚髮皆白的半百老者，陳繼志也認識這老頭，是「蘇州」城下層社會中，有名的包打聽，一般人都稱其爲包打聽而不名。

當然，陳繼志也僅僅是知道此人叫包打聽而已。

與包打聽同坐的，是一個皮膚黝黑，滿身邪氣的年輕人。

包打聽的話聲一落，那年輕人笑問道：「那麼，以前你爲什麼推說不知道？」

包打聽笑道：「以前，沒有人敢說，我這條命雖然不值錢，却也不想這麼不明不白地死去……」

年輕人截口笑問道：「現在，你敢說了？」

「當然！」包打聽說道：「現在，人家都在說了，爲什麼我不能說哩！」

年輕人說道：「那麼，你就說說看，那位楊大俠，究竟是怎麼樣將陳夫人氣瘋的？」

包打聽輕輕一嘆道：「這個麼！說來可就話長了。」

年輕人笑道：「不要緊，話長可以慢慢說。」

「可以，但我有條件。」

「說說看？」

包打聽笑了笑道：「這兒茶錢由你付，同時，還得請我去宋芝齋吃宵夜。」

年輕人一拍胸脯，笑道：「沒問題，閒話一句。」

包打聽注目問道：「話是答應得爽快，只是，身上帶了銀子沒有？」

那年輕人哼了一聲道：「你老兒眞是由門縫裏看人，將我小五子看扁了。」

說着，探懷取出一整錠的五兩銀錠子，向包打聽眼前一幌道：「够了麼？」

包打聽眉開眼笑地，說道：「够了，够了，如果用來買酒，足够將我老人家淹死啦！」

一緊話鋒，又注目問道：「對了，小五子，你哪來這麼多銀子的？」

小五子向他瞪了一眼，說道：「少管閒事，小五子不偷不騙，完全是憑本領賺來的。」

包打聽「哦」了一聲，笑道：「你小子可眞有辦法。」

小五子蹙眉，道：「呔！你老兒還想不想要我作東？」

包打聽笑道：「年輕人可眞性急，好，我這就是說啦！」

話鋒略爲一頓，才正容說道：「楊天佑楊大俠曾經在陳府呆過一段很長的時間，你聽說過麼？」

小五子點點頭道：「這一點，我是聽說過。」

包打聽接道：「楊大俠初進陳府時，不過是一個普通的管事，由於他武功底子好，資質秉賦又特佳，兼以爲人忠厚，誠實可靠，所以很快地就被提昇爲陳家的總管了。」

小五子點點頭：「這些，我也約略地知道一點。」

包打聽注目接道：「那麼，楊大俠當年與陳夫人之間，有過一段情，你也聽說過麼？」

小五子一怔道：「這個，倒不曾聽說過。」

「而且，」包打聽正容接道：「楊大俠也曾有恩於陳家……」

這一說，不但小五子感到驚奇，連在一旁的陳繼志與王長亭二人，也互相投過一個會心的微笑，因而更加的凝神，傾聽起來。

小五子連忙接問道：「此話怎講？」

包打聽輕輕一嘆道：「事情是這樣的，楊大俠在陳家時，陳家的上上下下，可說是全都喜歡他，其中，只有一個人，因爲了某種私心而例外。」

小五子笑問道：「那是誰呢？」

包打聽笑笑道：「是陳家的太夫人，也就是現在這位陳夫人的祖母。」

小五子注目問道：「那位陳太夫人，爲什麼不喜歡人人都歡喜的楊大俠呢？」

包打聽苦笑一聲，說道：「因爲，陳太夫人存了私心，她爲了自己的外孫，也就是目前還在陳家照顧陳夫人的岑浩然岑大爺。」

小五子蹙眉苦笑道：「你越說，我却是越迷糊起來。」

包打聽漫應道：「別急呀，什麼事情，都有個根源，不從頭說起，可更會令人迷糊啊！」

小五子又苦笑了一下道：「好，我正聽着。」

包打聽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才慢條斯理地說道：「方才我已說過，楊大俠和陳夫人之間，曾經有過一段情。但煞是作怪，儘管他們心中都喜歡對方，但外表上却是故意裝成冷冰冰地，誰也不買誰的賬。

「在此種情形之下，儘管陳家的主人夫婦，也就是目前這位陳夫人的父母，都盡力製造機會，替他們拉攏，但却是越拉越僵……」

小五子笑問道：「那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包打聽道：「那是一個驕字在作祟，他們雙方都驕傲得過了份，儘管心中都喜歡對方，却不願表達出來，而希望對方先來懇求自己。」

小五子蹙眉接道：「眞是邪門。」

包打聽笑了笑道：「這情形，對陳家的太夫人而言，那自然是求之不得啦！」

小五子「哦」了一聲道：「我有點明白了，當時的陳太夫人，是希望她的孫女能嫁給她的外孫岑大爺，所以才不喜歡人人都喜歡的楊大俠？」

包打聽連連點首，說道：「正是，正是。」

「那麼，」小五子接問道：「陳夫人對岑大爺是否也有意思呢？」

包打聽怔了一下道：「這個，恐怕不大可能。」

他一頓話鋒，忽然長嘆一聲道：「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旦夕之禍患，那是一點都不錯的。」

小五子一怔道：「你老兒扯到哪兒去了呀？」

「我說的還是主題呀！」包打聽接道：「就當此時，陳家忽然發生了一件所謂飛來橫禍。」

小五子問道：「那是一件怎麼樣的橫禍？」

包打聽輕輕一嘆道：「是陳家的仇家，買通了一個江洋大盜，供出陳家是坐地分贜的盜魁，並且當場在陳家起出不少贜物。……」

小五子又是一怔道：「那些贜物是哪兒來的？」

包打聽道：「自然是那仇家，暗中栽的贜呀！」

小五子苦笑道：「人證物證俱全，這

下子可眞是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

「這正是那仇家的高明之處，」包打聽正容接道：「試想，憑陳家在武林中的聲望和地位，這筋斗如何栽得起。」

小五子蹙眉接道：「那陳家是怎麼辦的呢？」

包打聽笑道：「你忘了錢能通神這句話了，陳家財雄勢大，一面用大把的銀子在衙門上下打點，一面却暗中同楊大俠商量……」

小五子訝問道：「同楊大俠商量些什麼啊？」

包打聽笑了笑，說道：「就是楊大俠自承與那江洋大盜勾結，以便洗刷陳家的惡名……」

小五子又截口接道：「這怎麼可以，勾結江洋大盜，是要殺頭的呀！」

包打聽笑笑道：「但陳家和官府說好了，只要有人頂罪，不但不致連累陳家，連那頂罪的人，也可以設法開脫，從輕發落。」

小五子不禁苦笑道：「金錢的力量，可眞够偉大。」

包打聽含笑接道：「而且，不但陳家主人指天誓日地向楊大俠提出保證，連那位心高氣傲，恨不得天下男人們都得拜倒她的石榴裙下的陳紅蕁姑娘，也親自向陳大俠懇求，只等事件平息之後，她就委身相侍。」

小五子接道：「於是，楊大俠就這樣答應了？」

包打聽苦笑道：「陳家的知遇之恩，加上美人兒的柔情蜜意和眼淚，楊大俠不答應還行麼？何況當時的楊大俠又是孑然一身，了無牽掛。」

小五子苦笑着問道：「以後呢？」

包打聽却忽然「哦」了一聲道：「對了，在說明以後之前，我却必須補充說明一段遺漏了的故事才行。」

小五子蹙眉接道：「好，我都聽着就是。」

包打聽沉思着接道：「在陳家的飛來橫禍發生之前，楊大俠本人也曾遭受過一次飛來橫禍……」

小五子一怔道：「那是一件怎樣的飛來橫禍呢？」

包打聽接道：「陳家丟了一件價值連城的祖傳至寶，在陳太夫人嚴命先從本宅嚴密搜尋的情況之下，竟然在楊大俠的房間中找了出來。」

小五子「啊」了一聲道：「你說是陳太夫人嚴命先行由陳家本宅搜尋起的？」

包打聽點點頭道：「不錯。」

小五子蹙眉接道：「照你老頭兒方才所說，那位陳太夫人對楊大俠存有私心的一點，加以串聯，此中的蛛絲馬跡就太明顯了。」

包打聽苦笑道：「一直到現在，這還是一個不能解答的疑案，此中眞相如何，我們局外人，自然不便妄加忖測。」

小五子苦笑道：「楊大俠也不予辯解嗎？」

包打聽也苦笑道：「在此情況之下，辯解是無濟於事的，同時也是多餘的。」

話鋒略爲一頓，才輕嘆一聲道：「幸虧陳家主人夫婦很識大體，不但不予追究，反而對楊大俠多方勸慰。」

「這倒是很難得。」小五子苦笑了一下，又接問道：「那位陳紅蕁姑娘，當時有什麼表示啊。」

包打聽接道：「陳姑娘當然也很同情楊大俠的遭遇，並也曾勸慰楊大俠，但你當明白，一對互相心儀着，但平常表面上却是處在冷戰狀態下的情侶，眞話不投機，與格格不入的情況，是不難想見的。」

小五子「唔」了一聲，說道：「可是，陳姑娘的勸慰，好像是反而成了一種諷刺！」

「不錯，」包打聽接道：「於是，楊大俠一氣之下，憤而離開了陳家。」

接着，又苦笑道：「前面已經說過，楊大俠是孑然一身，他離開了陳家之後，只好住在客棧中，四顧茫茫，不知何去何從。」

小五子輕輕嘆了一聲，沒接腔。

包打聽也是輕輕一嘆，道：「當時，楊大俠的心情，是不難想見的，在有寃無路申訴，所謂痛定思痛的情況之下，終於氣得病倒了，而且病勢非常嚴重。」

小五子蹙眉接道：「一個舉目無親的人，病倒在逆旅之中，這境況，是够慘的了。」

「可不是麼！」包打聽長嘆一聲道：「如非是那客棧主人的姑娘，對他特加青睞，自己貼錢，給他延醫診治，並伺候得無微不至，則楊大俠的那一場大病，很可能就一病不起了哩！」

小五子笑道：「潦倒窮途之中，能獲得這樣的紅顏知己，可眞是難得。」

「這倒的確是很難得。」

「當時，陳家的人，沒有人去看過楊大俠？」

包打聽接道：「是的，不過這是可以原諒的，因爲，楊大俠並沒告訴陳家自己的去處，當然更不知道他仍然住在『蘇州』城中，並且病倒了。」

他，端起茶杯，深深地飲了一口之後，才娓娓地接着說下去：「一直到楊大俠痊癒之後，陳家的人，才發覺楊大俠仍然住在『蘇州』，而陳家主人夫婦，也再度邀請楊大俠重回陳家幫忙。」

小五子接口問道：「那麼楊大俠又回去了？」

包打聽苦笑道：「你想，楊大俠還會回去麼？」

由於包打聽的這一段談話，是聞所未聞的武林秘辛，因此，不但陳繼志座上的兩人聽得入了神，連附近的茶客也都在凝神傾聽着。

這時，就在陳繼志的隣座上，一位中年人插口問道：「嗨，包打聽，這些秘密，你是怎麼知道的啊？」

包打聽笑道：「你老弟忘了我名叫『包打聽』啦！」

接着，又自動補充說道：「不瞞你老弟說，以前，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在陳府當差，而這些消息，就是那位好朋友告訴我的。」

那中年人「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

小五子注目問道：「現在，該說到『後來』了吧？」

（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連載

蕭逸·文
盧令·圖

紅花濺春雨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桑南圃從譚雁翎口中獲知譚貴芝陷在五殺手的魔掌，當晚即追踪到五殺手新近經營的總壇，孤身夜探，爲對方暗樁發覺，鬼太歲司徒火下令早經練就預備對付桑南圃的百燈飛魂陣，把桑南圃困在陣中，桑南圃在未明對方陣法之前，不敢妄動，只把來攻敵人迫退開去，雖前後受敵，仍能堅守原地，詎知就在他劍傷孫波之際，突被司徒火偸襲，桑南圃被迫移動三步，對方陣勢趁機展開，他唯有放手一拚，猛撲對方，一脚踢出，驀覺對方人形陡然消逝——

血濺百燈陣　情困玉女心

在動手過招上來說，桑南圃的這一式凌空飛腿，可就顯得用老了！

敵人根本就沒有離開他的環身左右，隨時隨地待機發招！

桑南圃一腿落空之下，眼前景像又是一變，他身子猝然失却平衡，搖幌着却向一旁墮落下去！

却有兩條人影左右同出，一左一右向着他尚未落地的背後襲迎！

二人也正是他剛才數度交手的老搭檔——「瞽目閻羅」簡兵與「怪鵝」孫波！

孫波雖然腕部受傷，可是經包紮後不碍出手！

二人都恨極了桑南圃，所以出手惟恐不重，下手惟恐不毒！

一隻紅竹杖，一雙判官筆，其上貫足了力道，各向桑南圃兩側逼近！

桑南圃在空中乍然收勢，不待雙足落地，身子快速的一個滾翻，掌中劍叮噹！一聲，先震開了孫波的一雙鐵筆，復由斜刺裏捲出，連人帶劍反迎面向「瞽目閻羅」簡兵全身捲去！

這一手確是厲害！

因爲桑南圃有見於地面陣勢厲害，只有在空中的身子才能無憂於陣勢的困擾。所以他不待身子落下來，卽迅速的向二人出手！

劍光中包含着凌厲的劍炁。「瞽目閻羅」簡兵甫一交接，已覺出森然的劍氣，非比尋常。

當下他急嘯一聲，就空一個倒折，向後翻落而下！

可是在桑南圃的劍炁圈子裏，簡兵的退勢却顯得慢了一點！

劍光閃處，簡兵那支愛欲性命的紅竹杖，首先捲入在劍圈之內，一陣「克察」聲響，整支竹杖化爲一天飛灰。

簡兵若非退得快，也勢必受傷不可。

桑南圃捲出去如同浪花般的大片光華，把他一襲肥大的長衣下擺捲爲粉碎！使得他於驚慌失魂中飛身下墜！

桑南圃冷笑一聲，連人帶劍緊躡着簡兵落下的身子猛綴下去。

却聽得背後一人冷喝道：「小輩，你死定了！」

說話的口音像是「鬼太歲」司徒火，事實上就是這個人！

話聲一落，正是簡，桑二人先後落地的當兒。

簡兵佔地利之便，身子甫一落下，左手揑着陣訣，身子一個急滾，大片雲霧中遂卽隱於無形。

桑南圃心中一驚，他明知身子下落必將又會引起另一種厲害的陣法，可是却是無法使得自己身子不向下落！

他吸提着下沉的丹田之氣，使得落下的軀體，輕若鴻毛！足尖方及地面，就聽得背後司徒火一聲叱道：「射！」

在揚溢起的一天火光裏，四下裏一陣弓弦急响之聲，無數箭矢，由四面八方衆蜂入巢般的，向着桑南圃落身之處猛射過來！

同時間，他感覺到眼前紅燈閃爍，所見百燈幻化爲一天光影，襯托着一陣心底昇起的隆隆之聲，排山倒海的向着眼前壓逼過來！

桑南圃陡然心中一驚，方自憶起這種陣勢的五行生尅易理，時間已是迫不及待的，掌中劍霍地用力揮出，將正面全身的一排箭矢揮落在地，可是斜刺裏「鬼太歲」司徒火却似鬼魅般的竄身躍進，桑南圃由風聲裏知道有人襲近，奈何眼前幻景錯綜複雜，令人眼花繚亂，使他防不勝防。

透過桑南圃眸子所見大小百燈，此刻充斥前後左右，佈滿了整個空間，每一盞明燈之後，皆有一張形容勇猛的臉，各人持着一口刀，向桑南圃身前攻到！

就在他畧一猶疑間，百燈叢中已躍出了那個「五殺手」中的魁首「鬼太歲」司徒火！

司徒火的人影，配合着百十盞燈，百多張人面，同時攻到。

桑南圃原已悟出這陣勢的五行生尅之理，只是時間是這等急迫，竟然連定神思索的時間都沒有！

他明明知道所見多係幻景，但是幻景裏也有眞實的殺着。

換句話，也就是說，在你未嘗瞭解到此陣的五行生尅易理之前，你是沒有辦法分辨出來的！

頃刻之間，刀風四起！

桑南圃陡然一驚，得知陣法的非同小可！

他强自提收起一股丹田之氣，也就是用以護體的「游潛」功力！

這種功力一經護體，尋常刀劍鐵器皆難傷身。

果然就有五六口刀劍，落在他身上！

桑南圃飛衣一振，已把來犯的這幾個人全數給抖落了出去！

可是——

可是他忙中有錯，却把其中最厲害的那個人給疏忽了。

那個人就是司徒火！

司徒火施展的是一口短劍！

這口短劍也同其他的刀劍混雜在一起，可是它的威力却大大的超乎其他各樣兵刃之上！

一陣超乎任何種感覺的劇痛，發自桑南圃的右面肋下——

緊接着是一陣子說不出的陰冷感覺！

桑南圃大吃一驚！——

司徒火已由他身側鬼魅般的騰身而起，隨着他拔出的劍尖，一股子鮮血由桑南圃右肋之間竄了出來！

饒是司徒火騰起的快，却也爲桑南圃捲出的長衣裹住了身子！

桑南圃儘管是負傷之下，這一招施展得也極爲可觀！

「鬼太歲」司徒火的身子在他抖開的長衣裏，就像旋風柱兒般的打着轉兒，足足摔出了六七丈外！

以司徒火那身功夫，當然是摔他不着，只見他身子螺絲般的打了個旋兒，飄落在地。

摔是沒摔着，這個臉却是丟不起！

他身子一站起來，厲叱了一聲，喝道：「上！」

「瞽目閻羅」簡兵，「怪鵝」孫波兩個人却由兩側撲上去！

桑南圃這時顯然是傷勢不輕，右肋傷處溢出的血，把半個身子都染紅了。

大股的血，由他喉嚨裏湧上來！——

那一天的燈影，各樣的人面，仍是如風如潮般的湧撲着他——

這個時候，再要加上簡兵孫波之類的大敵，桑南圃可就危在彈指了。

桑南圃用極快的手法，自行封鎖了「氣海」「心坎」兩處大穴——

他想把湧上來的一口鮮血嚥下去，偏偏力不從心！

只聽得「噗！」的一聲，嘴張處，噴了個滿天都是！

人不該死，五行有救！

這「百燈飛魂陣」在五行生尅上，原是「火」經，配「六，二」之數，忌水「三，四」，「血」生「水」，正合二，四之數，這一口血，算是救了桑南圃的命！

血光現處，百燈刹時間失却了光輝，那滿天幻景，頃刻間化爲無形。

但見——

桑南圃趺坐在正中星樓右側！

「鬼太歲」司徒火立在南面一塊假山石上——手裏拿着一面三角紅色小旗，顯係發號施令的人物！

——「怪鵝」孫波，「瞽目閻羅」簡兵各自帶着五名持刀的靑衣漢子，一左一右，正預備撲上來——

簡兵雖是個瞎子，但因他熟悉陣法之故，一入陣門，從容進退，可來去自如，紅竹杖雖然失去了，他却改持了一截「九股鋼鞭」！

那列長燈陣，仍如初見時一般，一字長蛇的排列在甬道邊側！

這一切都由於陣法的突然破毁而有所改變，以至於原本凌厲的殺着無從施展！

每個人都大吃一驚！

桑南圃這一口鬱積的血一經噴出，頓時心鏡空明！

像是觸電般的，他忽然明白了這陣勢的奧妙！——

眼前時機匆迫，自已又受了重傷，而

且最重要的任務還沒有完成，他當然不甘心就此離開！

他很淸楚身上的劍傷不輕，可是他無論如何也要把譚貴芝救出來！

本來他並不想傷日前五殺手任何一人，可是自爲「鬼太歲」司徒火劍傷之後，情不自禁的激起了他無邊怒火！

他先已施展出「五行眞氣」，用自封穴道的手法把受傷部位局部封閉，他也知道這種內氣鎭傷的時間不宜過久——至多不得超過一個時辰！

換句話說，在一個時辰之內他仍可運功對敵，行動自如，但是超過一個時辰之後，傷勢一經發作，其勢更將驚人。

受傷部位在右下肺部，如非經他卽時封閉了內裏穴脈，只怕眼前早已發作不能行動！

然而此一刻，他仍然如同生龍活虎一般的勇猛！

首先攻進他身邊的是「瞽目閻羅」簡兵，簡兵之所以來去自如，完全因爲他對於陣勢的熟悉緣故——

此刻陣勢一破，對他來說當然大爲不利！

簡兵在陣內行走的是一種「五花步」法！

陣法破後簡兵顯然不知，他仍然用這種步法行走，非但看上去樣子可笑，事實上却也爲他自己帶來了極大的不便！

他只闖進了三兩步，遂卽摔倒在地！

簡兵忽然覺出了不妙！

可是在他身子還來不及躍起的當兒，桑南圃已如驚濤駭浪般的撲了上來。

簡兵雙目雖然看不見，可是應感之力却是異常的靈敏！

桑南圃身子乍然一到，簡兵已騰身躍起，同時間他手裏的一支「九股鋼鞭」，由下面捲起來，反向着桑南圃臉上用力的打了過去。

桑南圃當然不會爲他打中！

他用手裏抖開的一件長衫，捲裹着簡兵的鋼鞭，兩相較力之下，桑南圃悶哼了一聲：「起！」

長衣抖處，簡兵身子霍地騰空而起，在空中折了個觔斗，直向地面上墮落下。

桑南圃情知自己身上負傷，眼前這些個人，簡直沒有一個是好對付的，要在平時以他那身武功，對付這干人，自信游刃有餘，可是眼前情形不同，他不得不改變戰畧！

就在簡兵身子方自下墮的一刹間，桑南圃已猛虎撲羊似的撲了過去！

簡兵回身怒叱一聲，猝然以九股鋼鞭一端，向桑南圃前胸上搗去！

可是桑南圃早已料定了有此一着！他手裏長衣再次捲出，仍然向着他手裏的鋼鞭之上捲去！

簡兵向後收鞭！改用右足尖去飛踢桑南圃的手腕子——

他的脚方自抬起一半，却只見劍光一閃，對方桑南圃掌中的那口劍已颼然而至，簡兵感覺出不妙，已是慢了一步！

劍鋒過處，已在簡兵的大腿上穿了個透明窟窿。

簡兵負痛之下，鼻子裏哼了一聲！

這時「鬼太歲」司徒火，以及「怪鵝」孫波，「人面狼」葛嘯山却由三個不同的方向，向着桑南圃包抄上來！

三人乍見簡兵受傷，俱都吃了一驚，是以紛紛撲上來意圖營救！

他三人儘管身法都够快，可是在對付桑南圃來說，却都嫌慢了一點！

隨着桑南圃飛掃的一隻脚，簡兵整個身子一下子倒了下來！

他還來不及騰身躍起，桑南圃的一口劍，已指在了他咽喉上！

這一個突然的動作，非但使得當事人簡兵大吃一驚，不敢少動，對於想撲上來的其他三個人同樣生出了嚇阻作用！

桑南圃的劍尖直直的抵在了簡兵咽喉之上，鋒利的劍尖，甚至於已經在他頸項間留下了一道淺淺的血痕！

簡兵嚇得僵直的躺在地上，一動也不敢動！

桑南圃冷笑道：「姓簡的，你站起來說話！」

簡兵翻着一雙死魚眼，不停聲的嘿嘿冷笑着，慢慢的由地上坐起來。

桑南圃把劍向後收回了一些！

不意簡兵倏地施展出一式「鯉魚打挺」，驀地由地上一躍而起，左手五指有如一把鋼鉤似的直向着桑南圃面門上抓來！

桑南圃料定了他會有此一手，就在他的手才伸出一半桑南圃搶先他一步，反手一捲，左手的長衫有如一條大蛇般的捲了起來，正好纏在了他那隻手腕之上！

緊接着桑南圃向下用力一帶，簡兵整個身子向前一栽——

等到他的身站起之時，却已爲桑南圃手上那件長衣纏細了個結實！

桑南圃的左手緊扣在簡兵肩頭大筋之上，手頭上畧一用力，簡兵頓時覺出全身痲軟不堪，手裏那根九股鋼鞭由不住「噹啷！」一聲，落在地上！

這種情形對於現場各人，自然發出了阻嚇作用！

「鬼太歲」司徒火怔了一下，把一嘴牙齒咬得「咯咯」直響。

他大聲嚷道：「姓桑的，你這算是什麼名堂？」

桑南圃恨聲道：「不算什麼名堂，不過是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

簡兵雖說是不能再施展身手，可是依然能開口說話！

他知道了眼前這種情形，眞恨不能一頭撞死，可恨的是身不由己，如今「人爲刀俎，我爲魚肉」，一旦「太阿倒持」，却只有聽人家的了。

他冷冷的道：「姓桑的，簡某落在了你的手裏，就請給個痛快吧，皺一下眉頭算是婊子養的！」

桑南圃强自做作的一笑道：「現在還不到你死的時候！」

他乾脆把寶劍揷回鞘內，空下的一隻手緊緊貼在簡兵背後，然後回過臉來看着司徒火，凌笑道：「老兒，你要他死還是要他活？」

「鬼太歲」司徒火面色猝然一變，吶吶道：「好小子——你打算怎麼辦！」

「怪鵝」孫波道：「桑南圃，咱們到日前爲止，還談不上什麼深仇大恨，你要是敢對我兄弟施展毒手，這個樑子，咱們可就結實了！」

桑南圃發出了一陣子懾人心魄的冷笑聲。

燈光下，他那把原本潔白光潤的一口玉齒，染滿了鮮血，看上去極爲可怖。

他顯然是被「怪鵝」孫波的話所激怒，一雙瞳子裏閃爍着灼灼光采。

「姓孫的，咱們這個樑子早已結上了，你以爲可以善罷干休？」桑南圃凌聲笑着道：「太晚了，太晚了！」

「鬼太歲」司徒火恨聲道：「姓桑的，我們兩方面，原本是井水不犯河水，你不該幫姓譚的，老跟我們兄弟過不去，劍傷你的是我司徒火，却與我兄弟無關，你快放了他，我們才好說話！」

桑南圃心裏恨極了這個司徒火，只是此刻自己重傷之下，却是無可奈何與他，這筆仇恨只有埋藏在心裏留待異日再圖報復了！

他冷笑道：「要放你兄弟容易，我却有個交換條件！」

「什麼條件？」

「把譚氏母女給我交出來！」

司徒火怔了一下，和孫、葛二人交換了一下眼色，嘿嘿冷笑了幾聲。

桑南圃道：「怎麼樣，給你們半盞茶的時間，到時不把人交出來，可就休怪我掌下無情！」

「人面狼」葛嘯山怒叱了一聲，正要撲上去，却被孫波一把抓住！

「不可造次！」孫波眼睛一掃司徒火，道：「老大，這件事怎麼辦？」

司徒火眼睛裏閃爍着無比的怒火，向着孫波點點頭道：「去把譚家的母女帶出來！快去！」

孫波欲言又止，匆匆離開。

桑南圃一隻手掌仍然扣在簡兵身上，簡兵由他掌心感覺出一股極强的熱力，因知道桑南圃這隻手掌內，已貫注了全身眞力，只要隨時向外一推，自己這條命可就別想再要了，所以他內心儘管一千一萬個不服氣，却也不敢以性命來作賭注！

不一會工夫！孫波已帶着譚氏母女遠遠的走過來！

譚氏母女看來臉色極爲憔悴。

母女二人每人身上都緊緊纏着一根絲條，散髮披肩，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樣。

遠遠站定之後，孫波用手裏的一口刀，比着譚氏母女，大聲的向着桑南圃道：「怎麼樣，你先把人放過來吧！」

桑南圃打量着譚氏母女，見二人雖然神情憔悴，但是看上去都還好，不像有什麼受傷的樣子！

母女二人表情迥異——

陶錦璧狀若呆痴，面色蒼白，只是呆呆的看着桑南圃不發一語。

譚貴芝這時却似恢復了知覺，忽然低下頭泣出聲來！

二人像是由水牢裏放出來的樣子，全身水濕，不勝狼狽，較之昔日之絕世風華，的確是不可同日而語！

桑南圃輕嘆一聲，道：「譚姑娘，妳還好麼？」

譚貴芝聞言之後，哭得更大聲了。

她强止着悲傷，抬起頭看着桑南圃道：「謝謝你桑……大哥……想不到你還想到來救我……可憐我娘，她……她……」

說着說着她又自低下頭泣出聲來！

桑南圃看了一旁的陶氏一眼，只見她面上仍是毫無表情，顯係受過了極大的刺激模樣！——

原本是一張極易惹人同情的臉，只是對於桑南圃來說却是無動於衷！

他原本該上前一劍劈死她的，只是他並沒有這麼做，反而拯救她脫離惡人之手，這到底是爲什麼？

他自己也想不通！

面對着眼前的兩個女人，桑南圃呆了一會兒——

他日光轉向「鬼太歲」司徒火道：「今天的事，我們就到此爲止吧——我放了簡兵，你也把她母女交給我！可以麼？」

司徒火嘿嘿冷笑道：「老實對你說吧，這兩個女人對我沒有用，姓譚的當年幹的事，今天也叫他嚐嚐味道！」

桑南圃陡然一驚，意識到司徒火話中之因，禁不住向着譚氏母女望去，却見陶錦璧面色呆痴，而譚貴芝却已泣不成聲。

她一邊哭泣，一邊日視着「鬼太歲」司徒火，痛聲罵道：「你們這羣畜牲不如的東西……」

桑南圃一怔，怒聲道：「姑娘莫非被他們……？」

譚貴芝搖着頭道：「我沒有，只是我娘……」

一面說着她淚如雨下早已泣不成聲。

司徒火却聲如洪鐘般的縱聲狂笑了起來，笑聲一頓，他日射兇光的注視着譚貴芝道：「丫頭，這一切都是因爲妳那爹爹當年做事太過絕情辣手的報應，你回去對你那老頭子說，他當年所作所爲，我却要他百倍的償還給我！」

說到這裏轉臉向桑南圃道：「這兩個人交給你了，把我兄弟放過來吧！」

桑南圃冷冷的道：「可以，請你先爲她們母子鬆了綁！」

司徒火鼻子裏哼了一聲，轉看向孫波道：「給她們鬆綁！」

孫波手中刀一連揮出兩刀，「刷！刷！」兩聲，譚氏母女身上的絲條已被斬開，譚貴芝痛呼一聲，撲上去緊緊抱着了母親，一時泣不成聲。

陶氏表情呆痴的泛起了一片苦笑，緩緩抬起一隻手來撫摸着女兒的亂髮！

桑南圃寒下臉道：「譚姑娘，這裏不是哭泣的地方，還不快出去，想死麼？」

他語音冷澀，看上去絲毫無情！

譚貴芝哭了幾聲，頓時止住！

却聽得她母親陶錦璧嘆息一聲道：「桑相公說的不錯，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回去再說吧！」

說罷輕輕的在貴芝身上拍了幾下，苦笑道：「走……吧！」

譚貴芝忽然想到了父母與桑南圃之間的一份宿仇，登時心底一凉，有如一瓢冷水兜頭澆下來，禁不住打了一個冷戰，原以爲桑南圃再見自己面時，必將兵刃相加，想不到對方非但不曾加害，反倒是捨身以救，只是這番情誼，簡直就不知道如何報答！

有了這番感觸，她眞連多看桑南圃一眼的勇氣都沒有，當下低着頭，同着母親



姍姍的向門外踱出。

「人面狼」葛嘯山忽然閃身過去，意圖攔阻。

却見桑南圃一口寶劍再次出鞘，比向簡兵後面，葛嘯山嚇得一呆，登時止步。

「怪鵝」孫波道：「怎麼，姓桑的你想臨場變卦不成麼？」

桑南圃冷笑一聲道：「那可就是全看你們的了──」

說到這裏，用劍身向着「瞽目閻羅」簡兵肩上一拍道：「你可以走了！」

簡兵聳了一下肩膀，舉步離開，可是桑南圃的劍尖又自指在他後背。

奇怪的是，他劍尖上的光華隨着簡兵前進離開的身影漸次的遞增，閃爍的光舌，足足吐出了尺把長短！

在場各人，俱可說是武林中獨當一面的高手，然而當他們目睹着桑南圃如此功力時，俱不禁驚嚇得噤若寒蟬！

原來桑南圃這種功夫是劍術中最爲高奧的境界──劍炁！

這是一種極難達到的劍術境界，功力表現全係依據本身內功氣功與劍術三者揉合爲一的至高功能，一旦功成施展，可以在十步內外出劍，僅以劍上光華，制人於死！

是以，桑南圃一經施展出這種功力時，在場各人無不大吃一驚！

其實以目前桑南圃受傷情形，極不宜施展這種耗費精力的功夫。

桑南圃之所以如此，顯然是有其作用在內！

果然他的用心沒有白費！

──陶錦璧與譚貴芝相繼步出大門之後，桑南圃才緩緩的收回了寶劍！

他的一手「劍炁」功力，使得在場各人無不觸目心驚。

就連「鬼太歲」司徒火也自認無此能力，相形見絀！

每一個人眼睛裏都含着怒火！

每一個人也都呆若木雞！

就這麼眼睜睜的看着他離開了現場。

夜色沉沉！

陶錦璧與譚貴芝佇立在樹下，對於這次的死裏逃生，奇怪的是兩個人都不會感覺到絲毫的快慰！

譚貴芝一直伏在母親身上哭。

陶錦璧呆若木雞！

母女二人佇立在風地裏，情景異常的凄慘。

陶氏輕輕拍着女兒道：「快別哭了，孩子，這全是桑相公的恩典……你應該今生一世感念着他的大恩大義……不容易，太不容易了……」

眼淚汩汩的由她早已哭腫了的眼睛淌出來──

「……我眞是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居然還會來救我……」

深深的垂下頭！

她眞正的懺悔了。

「……我當初太辜負他們梁家了，他爹……唉唉……他爹爹死得太可憐了！這全是我的罪……是我的罪……」

「娘──你不要再說了！」

「我要說──」陶錦璧痴痴的道：「娘太對不起他們梁家了！」

譚貴芝抽搐着道：「不──那不是娘的錯，只怪爸爸……他老人家心太狠！」

「你爹……？」

陶錦璧臉上掛着一絲慘笑：「你爹是有罪的……只是他也是爲了我……報應！報應……」

眼淚又湧了出來！

「娘！」譚貴芝嗚咽着道：「我們該怎麼辦？」

陶錦璧喃喃道：「貴芝，你記着娘的話……無論桑南圃對你爹和我怎樣，不許你報仇，不許你懷恨他……是我們欠人家太多了！」

「不……不……」譚貴芝用力的搖着頭道：「他不會這樣，他不會……」

「他會的！」陶錦璧斬鐵截釘的說道：「也許對於我……他還多少留點情，因爲我是女人……可是，對於你爹，他是絕不會……」

譚貴芝打了一個冷戰！

陶錦璧道：「你可會留意到他的那雙眼睛！不會的……他絕不會饒過你爹！」

「那……可怎麼辦？」

陶錦璧臉上帶了一絲苦笑──

「沒有什麼可怕的！」她凄涼的道：「我倒希望能死在他手裏的好，反正我……」

說到這裏，她忽然呑住了正欲說出口的話。

譚貴芝一驚道：「反正怎麼樣──？娘！你說什麼？」

陶氏搖搖頭苦笑道：「沒什麼……」

她回過頭來向着來路上看了一眼，皺了一下眉道：「他怎麼還沒來？」

譚貴芝忽然一驚道：「啊──對了，桑大哥，他好像受傷了！」

陶氏一怔道：「不錯……我幾乎忘了……你快看看去吧！」

她跑了幾步，又回過頭來看着母親！

陶氏頻頻向她揮着手道：「去吧……

桑南圃左手長衣一抖，把簡兵抓來右腕纏住，右手迅快揑着簡兵肩肋。

我會回去的！」

譚貴芝猶豫了一下，才又回過身來，循着來路急奔而去！

她氣息喘喘的跑了一程，忽然定住了身子，霍然吃了一驚──

就在她面前不足三丈的距離──桑南圃仆伏在地上──

他顯然是由於傷勢過重，挺受不住，跌倒在地上的。

儘管是夜色之下，可是借着天上的月光，也可以清晰的看見他身上染滿鮮血！

譚貴芝大吃了一驚，猛的撲過去，道：「桑大哥，你這是怎麼了？」

桑南圃用力挺起身子來，日光炯炯的注視着貴芝道：「你怎麼還沒有走？」

譚貴芝撲過來，雙手用力的摻住了他，熱淚漣漣的道：「大哥……都是我害了你……大哥……你傷在那裏了？」

桑南圃冷笑道：「不要你多管，你還是跟你母親走吧！」

「不──」譚貴芝搖着頭道：「我不能撇下你不管！」

桑南圃慘笑了一下，道：「你知道我是誰麼？」

「我知道了──」譚貴芝點了一下頭，道：「我娘都告訴我了！」

「她告訴你了？」

「都告訴我了……」

「桑大哥──不！梁大哥……」譚貴芝微微泣道：「我爹……和娘……他們太對不起你了！」

「對不起──？」一絲冷峻的笑，浮現在他臉上──「你以爲一聲對不起，就能够完事了？」

「我沒有這麼想！」

譚貴芝倒抽了一口冷氣，滿腔的熱情激動，頓時涼了下來！

她冷靜了一下，用力的摻起桑南圃，道：「不管怎麼樣，你的傷要緊！」

桑南圃悶咳了一聲，咳出了一些血星子！

他冷冷的道：「是你要救我的，我並沒有要求你！」

「是我──是我要救你的！」譚貴芝哭泣着道。

「你不後悔？」

「我……」譚貴芝咬着牙，用力的點點頭道：「我不後悔！來，我揹着你，這樣走是不行的！」

說着，她蹲下身子來！

桑南圃遲疑了一下，終於把身子俯上去，譚貴芝揹起來就走。

她足下如飛，一路奔騰翻越，翻下了眼前這片山嶺！

「大哥……你千萬要挺一挺！你看看是這條路不是？」

桑南圃說道：「不錯……姑娘，你盡力吧，天亮以前如趕不到，只怕就來不及了！」

譚貴芝道：「大哥放心，我一定能趕到！」

說完這句話她遂即展開身法，循着這條荒涼的驛道，一逕的疾馳下去！

半個時辰，譚貴芝混身汗下如雨，她實在需要歇下來喘喘氣，尤其是兩隻手早已痲軟不堪！

道邊是一塊荒草地！

貴芝試着把桑南圃放下來！

「大哥……讓我……喘一口氣……馬上就走！」

月光下，桑南圃面如金錠。

他緊緊的咬着牙齒，似乎强自支持着，坐在草地上勉强的點了點頭。

譚貴芝喘得像一頭牛。

有生以來，她從來沒有這麼累過，她早先在水牢內浸泡了半夜，本巳是疲憊不堪，此刻一心救人，更不曾顧慮到自己身子支持不支持得住！

先頭是一鼓作氣，這時一停下來，只覺得兩眼金星直冒！

她實在支持不住，雙腿一軟跌倒在草地裏！

大聲的喘了幾口氣，她又爬起來，道：「大哥……我們走！」

桑南圃雖不會開口說話，可是他眼睛裏却表露出感恩知情的意思，並且微微的搖了一下頭！

譚貴芝看看天，急道：「再不走就來不及了！大哥，我要借你外衣用用！」

說着遂即把桑南圃身上長衣脫下，雙手掄着扭了幾扭，卽成爲一根布索，當下匆匆把對方身子綑在自己身上！

想不到平素那麼輕巧的身子，這時竟然變得這般重法！

譚貴芝腦子裏只記着桑南圃方才的關照——天明以前如趕不到他居住之處，命卽不保！

這句話的壓力太大了。

她來不及多喘一口氣，遂卽又繼續奔馳下去！

這一次又足足的跑了半個時辰，遠遠的可就看見了冰河集的那片冰河。

「這下子……可好了……」

她興奮得眼睛裏淌出了淚，全身上下簡直就像個汗人兒似的……

她蹣跚的站住了脚步，頻頻喘息着道：「大哥……到了……到了！」

脚下一軟身子向前一蹌，跪倒在地。

「大哥……大哥……」

她嘴裏一陣陣的發甜，眼前更是一天的黝黑。

眼看着「迎春居」已將在望，她却心力耗盡，再也走不動了。

勉强的爬着站起來，她伏在一棵大樹上狗也似的喘着。

「大哥……快到了！」

回頭一看，登時大吃了一驚！

却只見桑南圃垂着頭，口鼻之間一片模糊的鮮血，映着卽將破曉前的天光，他那張臉，已現出瘀黑之色——分明是死前的徵兆！

譚貴芝這一驚，只嚇得她機伶伶打了個寒顫！

痛呼了一聲：「大哥！」汪汪淚水傾眶而出！

——這份感情不知是什麼時候建立起來的，從來也不曾感覺過有多麼深！

直到此刻這一刹那，她忽然覺出來，忽然覺出來身上揹的這個人，竟然對於自己這麼重要……

覺出來自己對於他的感情這般的深，這般的切——

腦子裏是一片空白，沒時間再多想，她恍惚的向前面走着，腦子裏所能想到的，只是「救人」！

她不能要他死！無論如何不能要他死！她幾乎要跪倒地上向蒼天祈禱了。

就在這個時候，身後一聲淸嘶的馬嘶之聲！

譚貴芝頓時精神一振，倏地轉過了身來——

一個全身黑衣的生客！

那客人穿着一襲藍色緞質的長衣，長衣上是一溜黃色的大銅扣子，年歲在三十左右，頭上戴着一頂高冠。

這種服飾很怪，似乎只有青康一帶邊地人士才如此穿着！

那漢子一逕策馬來到眼前，突地勒住馬韁，探身下望道：「咦——這位大姑娘，你們是……怎麼回事？」

譚貴芝確定這個人不認識，心裏可就有了一番見地！

就在那漢子方欲翻身下馬的當兒，譚貴芝輕輕駢指如刀，猛力的一下揷中在這人背後「志堂穴」道之上！

「志堂穴」爲人身大穴之一，就在後中樞，有匯通百穴，閉氣，閉血的功效！

這個穴道屬于三十六死穴之一，自是不比等閑，一般而論只可輕點，若用力過猛卽有喪命之險！

如以譚貴芝之功力，如此一揷之力，焉能還會有這人的命在？只是她此刻精力耗盡，論力道不足平日之三分之一，是以雖出全身之力，亦不能制這人於死地，可是却足以使這人昏厥！

那高冠漢子，嘴裏「吭！」了一聲，雙目一翻，登時「咕嚕！」一聲自馬背上翻了下來！

譚貴芝雙手力扶着馬鞍子，吃勁兒的翻上了馬鞍！一逕的抖開韁繩，直往冰河集飛馳下去！

這番有了得力的脚程自是不同！

那匹馬顯然不是一般常馬，還是一匹道地的靑海「海毛靑」，一經跑開了其快如矢！

不消半盞茶的時間，已來到了「迎春坊」前！

東方已微微露出了魚肚色！

時間實在是太急迫了。

譚貴芝下了馬，騰身直起，落向迎春坊樓欄之上——

桑南圃居住的那間房子她以前來過，當下推窗而入！

等到她把背上的桑南圃鬆下之後，人才算鬆下了一口氣！

由桑南圃身上摸出了火摺子，亮着了火，點上了燈。

第一件關心的是桑南圃死了沒有！

探了探他的口息，已經沒氣了，脈搏還跳！

桌上瓦罐裏還有水，她倒了一杯，扶着他坐起來，慢慢的爲他灌了些，自己張惶的喝幾口！

然後她卽開始爲他全身推拿——

「心經」爲生死大穴，譚貴芝由父親處學得了急救的「開穴」手法，明知此一穴道用之不愼可制人於死，可是此刻目睹桑南圃生死垂危之際，說不得也只有「死

馬當活馬醫」來試上一試了。

她含着滿眼的淚，兩隻手不停的在他心經穴脈上頻頻摩擦，漸漸生出一股熱力，默憶着九九八十一數，突的駢指一扎！

這一扎之力，果然有起死回生之效！

手掌落處，桑南圃倏地全身一震，陡然坐了起來！

他雙目猝然睜開，深深的喘出了一口氣！譚貴芝由不住用力的抱住了他的身子，一時悲喜交加，痛聲哭泣起來！

哭了幾聲，她忙又忍住！

「大哥……」她抽搐着，眼淚像串珠似的往下落着。

「……你總算活過來了……謝天謝地！大哥！你……」

桑南圃微微的點了一下頭，灰白色的面頰上，這時才微微現出了一絲血色，他迷茫的目光注視在貴芝臉上，目光裏是說不出的感傷，惆悵，痛苦……

「謝謝你！」他吶吶道：「姑娘你可習過『錯骨開穴』手法麼？」

「我……學過！」一抹喜悅浮現在她的嬌臉上——「告訴我，大哥，我該怎麼樣做？」

桑南圃目光視向床頭的一個皮革中，道：「革囊內有一個木匣……」

譚貴芝立刻打開革囊，找出了一個大小如同硯台的木盒子。

「請……打開！慢慢的！」

「好！」譚貴芝小心的把木盒打開！

只見方形木盒之內，盛着半盒紅色的粉末。

「是硃砂——」

「不是——」桑南圃在重傷之中，仍能保持着從容的神態，實在是不容易！

他臉上帶着苦笑，喃喃道：「……這是家師所精心煉製『續命金丹散』……」

「啊！那太好了……」

桑南圃道：「我方才在『百燈飛魂陣』內爲司徒火傷了右肺，此刻瘀血積腹，必須使肺內瘀血由傷處流出……」

譚貴芝咬了一下牙道：「那個老賊好狠的心……大哥，我該怎麼辦？」

桑南圃道：「把金丹散一半溶于水內……半杯水——」

說着，他閉目喘息不已。

譚貴芝匆匆如法泡製，端過杯子來，却見這一刹間，桑南圃面色又現出灰黑之色，他牙關緊咬，像是忍受着極度的痛苦！坐着的身軀有徐徐下傾的趨勢！

他忽然張開了嘴——

譚貴芝就勢把杯內經過溶解之後的藥汁全數倒在了桑南圃嘴裏。

桑南圃用力吞下，肚子裏頃刻「咕——」的響了一聲。

他身子緩緩的前傾了下去——

譚貴芝輕輕向把他雙足放平了。

「謝謝姑娘……」他微弱的道：「現在不死……這條命就算保住了！」

譚貴芝破涕一笑，眼淚還掛在腮幫子呢！

「在一盞茶時間之內……我傷處必然會淌出很多瘀血……」他氣息喘喘的道：「你不必害怕……」

譚貴芝頻頻點着頭道：「我知道！」

桑南圃道：「……那時請姑娘施展錯骨手法，爲我把兩側胸肋……用重手法震開！」

「這……」譚貴芝嚇了一跳，道：「這豈不是太危險了？再說……大哥！你挺得住麼？」

「不要緊——姑娘可以先點了我的穴道，使我失去知覺！」

譚貴芝點點頭，眼淚可就漣漣的淌了下來——

「大哥……都是我害了你……都是爲了我……才使你受這個罪！」

說着她情不自禁的泣了起來！

桑南圃看着想着，却也興出了無限感慨，他喃喃的道：「你爹爹……當年所作所爲太過份了……還有你娘……」

「我知道……我們全家，都對不起你……大哥，請你原諒我們吧……」

她緊緊的握着他的手，眼淚成串的落下！

「不——我辦不到！」

緊緊的咬着牙，他用力的搖着頭！

譚貴芝陡地一驚，退後一步，道：「可是你救了我娘……爲什麼？」

桑南圃呼吸頻急的道：「那……那是她已經得到了報應……」

譚貴芝傷心的道：「是的……我娘已經……已經……她的遭遇太可憐了……」

「是她串通你父親害死我父親的！」

「不！我娘事先一點也不知情……完全是我爹……」

她哭得好傷心。

——這麼責備自己的父親是不應該的，可是她不說出那件隱情，心裏更不安，因爲那樣將對不起母親——

如果只允許她由父母雙親間選擇一人的話，她會選擇母親！

她不願意母親受一點委屈！

現在她要把母親告訴她的全盤托出。

「都是我爹下的手……我娘一點也不知道，我爹瞞着她……」

「原來是這樣……」桑南圃苦澀的道：「那麼，她還是有罪的……不過她已經……我預料着她會自己懲罰自己！」

說到這裏，他苦笑了一下，沒有再把話接下去！

譚貴芝背過身子來，用力的抹了一下鼻涕，又擦了一下眼淚，才緩緩的回過身子來！

「姑娘！」桑南圃緩緩的說道：「你……爲什麼還要救我？」

「我——？」譚貴芝紅着臉垂下了頭，道：「那是因爲你救了我！」

「如果我沒有救你呢？」

「那……」譚貴芝刹時間臉更紅了：「我還是會救你……」

桑南圃發出了一聲輕嘆，遂卽閉上了眼睛！

譚貴芝再注視他傷口，一驚道：「啊——好多血——」

只見桑南圃右肋間傷處地方，汩汩流出了許多暗紅色的血，大概就是桑南圃先前所說的瘀血了。

桑南圃向她點頭示意！

譚貴芝只得狠下心來，駢中食二指在其左肋「昏穴」上點了一下，桑南圃登時昏了過去！

（未完）

新派俠義長篇小說

東方玉·文
盧令·圖

霧中花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三昧眞君丁無病代左月嬌對付了屈長貴和戚婆婆率衆截劫之圍後，携她往隱秘處，傳授她絕技。石中英和丁無病分別後，假扮走方郎中，前往苗疆，那日在辰州府的武陵春酒樓上，巧遇一名老走方郎中夏子淸，石中英編出一段假故事，說是奉先師李一丹遺命，要到九里龍孟家苗處取回一項物件，夏子淸似對孟家苗環境及習俗相當熟悉，侃侃而談，正談說間，一中年貨郎踏進酒樓，向夏子淸打招呼，問知夏子淸在黃草壩開了間藥肆，似十分羡慕地向夏子淸說着奉承話——

苗疆山道險 歹徒詭計狠

夏子淸突然好像想起了什麼？接着問道：「張老弟這次去那裏？」

那人道：「還不是到處跑？明天貨配齊了先去銅仁，玉屏，最後到劍河……」

夏子淸聽的大喜呵呵笑道：「巧極，來，張老弟，老朽給你引見一個朋友。」

白士英聽到那人和夏子淸招呼，早就看清楚了。

這人約莫二十八九歲，瘦長臉，皮膚白晳，眉目清秀，身穿藍布衣袴，生得極爲挺拔。

那人聽夏子淸說出要替他引見一個朋友，立即走了過來。

夏子淸回頭朝白士英含笑道：「小哥，這位是張正林張老弟，他要去劍河，就是到九里龍去的，你們多接近接近。」

一面又朝張正林道：「這位是白小哥，你總知道李一丹李藥師吧？白小哥就是李藥師的門下高弟，這次也要到九里龍去，你們正好作個伴兒路上就不寂寞了。」

張正林連忙拱手道：「白兄在下是第一次見面，李老夫子，在下還見過幾次，是一位忠厚長者。」

白士英也拱手：「張兄多多指教。」

夏子淸笑道：「大家請坐，今晚眞是湊巧極了，咱們坐下來再作長談。」

白士英，張正林一起落座。

堂倌替張正林添上杯筷。

夏子淸立時替他斟滿了酒，笑道：「來，來，張老弟，咱們先喝酒。」

張正林連說不敢，和夏子淸，白士英一起乾了一杯，笑道：「別說夏老夫子吩咐，就是衝着這位白兄，在下這朋友也交定了，在下採辦的貨物，明天上午，就可齊全了，白兄要什麼時候動身，在下悉聽尊便。」

此人生性爽直，說來甚是誠懇。

白士英道：「不敢當，兄弟隨時都可以走，還是以張兄的方便爲準。」

「哈哈！」夏子淸大笑一聲，說道：「那就這樣決定，咱們還是喝酒。」

難怪他生了一個酒糟鼻，原來嗜酒如命。

正好堂倌又替張正林送來了酒菜，大

家也就開懷暢飲起來。

第二天，張正林一個上午，就把貨物採辦齊全，午牌時光，就到長源棧來。

白士英閒着無聊正在和夏子淸下棋。夏子淸一眼看到張正林進來，立即抬頭問道：「張老弟，事情都辦好了。」

張正林道：「在下貨色早就定好了的，今天上午，就是到幾家舖子裏取貨罷了，一切都辦妥了，看看白兄要今天動身，還是明天再走？」

白士英道：「張兄貨物齊備，咱們今天下午就走好麼？」

張正林笑了笑道：「可以，在下隨時都可以走。」

夏子淸大笑道：「可惜老朽的藥材，還未到齊，否則倒可和二位做一路，要過了玉屏才分手呢，這段路，少說也有八九百里遠近，就不虞寂寞了。」說到這裏就高聲叫道：「喂，伙計。」

一名店伙趕緊奔來，伺候着道：「老爺子有什麼吩咐？」

夏子淸道：「你去關照厨下，做幾式精緻的下酒菜，另外來三斤上好茅台，送到房裏來，老朽要替二位老弟送行。」

此老不但好酒，也極爲好客，爲人熱心，不失是位長者。

店伙連連應是，轉身退出。

這一席酒，大家自然盡歡而散。

白士英心中對夏子淸甚爲感激，一再稱謝不止。

午後，張正林早已把貨物，裝了兩個大麻袋，馱在馬背上。

白士英別過夏子淸，會了店賬，跨出店門。

早由店中小厮牽着馬匹伺候。

夏子淸送出店堂，兩人一齊接過韁繩，跨上馬背，朝夏子淸拱拱手道：「老丈，再見了。」

夏子淸揮着手道：「老朽不送了，二位老弟有空，請到黃草壩來。」

兩匹馬沿着西大街，漸漸去遠了。

夏子淸摸摸酒糟鼻，這一瞬間，他那瘦削的臉頰上，忽然浮現起一片陰森譎詭的笑容。

這種深沉譎詭的笑容，可以形容之爲笑裏藏刀，和他本來爽直愷悌的笑容，迥然不同！

但笑，總是高興的事情。

他一定有着極爲得意之事，面上含着微笑，緩緩轉身朝客棧中行去。

× ×

貴州在殷周時代，稱爲鬼方。因爲到處都是崇岡峻嶺，交通不便，文化低落，再加苗夷雜處，崇尚迷信，不但地瘠民貧，而且巫、蠱盛行，一茶一飯，都使人胆顫心驚，暗生凜戒。

貴州省，就好像雲霧山一樣，永遠披着一件神秘的外衣。

白士英和貨郎張正林，從辰州一路南行，由沅州向西，便已進入黔省。

行旅對貴州可眞是怨聲載道，才有：「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分銀」之識。

他們從晃州入黔，經玉屏到達劍河。

這一行程，雖然不時遇上崎嶇山路，迂迴而行，但大抵還算平整。

白士英雖是初來，却有經常在這段路上往來的貨郎張正林結伴同行，該在何處打尖，何處投宿，都不用他操心。

曉行夜宿，自然極爲順利。

白士英在這一段時日之中，只覺張正林爲人爽直，誠懇，臉上也經常掛着笑容，因此和他極爲談得來。

這天傍晚時光，趕到劍河。

這是一個山城小邑也是生苗的地區。狹仄的街道上，到處胸口敞露，頸項，手腕，脚踝，戴着大大小小銀圈的苗女，搖曳生姿的走過。

張正林在這一帶，果然地頭極熟，不少人和他點頭打着招呼。

兩匹馬到了街西一家淸江老店的客棧門前下馬。

這一陣蹄聲早就驚動了客店裏的人。只見一名伙計，匆匆忙忙的迎了出來，一眼看到張正林，立即趨上前來，含笑道：「張爺這次來的快了，小的預計，你最早也得再過十天半月，才會來呢！」

張正林笑了笑道：「我是趕着六月半來的，好多做些生意，伙計，咱們那兩匹馬就要寄在你們店裏了。」

那店伙道：「這還用說？」

幫着張正林從馬背上捧下兩個大麻袋，然後從兩人手中接過韁繩，牽着兩匹馬往店後而去。

張正林回頭朝白士英笑了笑道：「白兄，咱們進去。」

一手捧起一隻麻袋，朝店裏走去。

白士英幫着他捧起了另一隻麻袋，跟了過去。

張正林回頭道：「白兄，你放着就好，伙計會來拿的。」

白士英道：「不要緊，兄弟幫你拿也是一樣的。」

兩人走進店堂，張正林就像回到老家一般，他朝坐在櫃頭裏的老婦人打着招呼，就逕自往裏行去。

穿過店堂，是一條走廊，一排約有七八個房間。

張正林走到最後一間，放下麻袋，一手推開房門。

白士英跟着也把麻袋放到地上。

張正林含笑道：「多謝白兄了。」

他沒待白士英開口，接着又推開了隔壁一間的房門，含笑道：「白兄，這兩間房，你看看那一間合適？」

他不論到什麼地方落店，都以白士英爲主，讓他先挑。

白士英道：「張兄何須客氣，兄弟隨便那一間都行。」

張正林笑了笑道：「我看白兄就住裏面一間吧，房間都是一樣，裏首的比較清靜。」

說着就把兩個大麻袋，搬進外面那間房去。

房裏當然因劣就簡，除了一張木榻，只有一張竹几，一把竹椅。

但在偏僻的苗區小縣裏，能有這樣一家客店，已算不錯了。

店伙替兩人送來臉水又沏了一壺茶。

張正林關照店伙，要厨下切一盤鹵菜，一壺酒，再炒兩盤蛋炒飯，做一個蛋花湯送來。

店伙答應着退了出去。

白士英回房洗了一把臉，天色已經微見昏黑。

張正林可正在忙着。

他把兩個大麻袋，都已打開，珍珠項鍊，珠串，珠花各種寶石飾物，和花粉，胭脂，香膏，攤滿了一地。

屋子裏珠光寶氣，花花綠綠的好不眩眼！

張正林看到白士英站在房門口，不覺笑了笑道：「打明天起，都是翻山越嶺的羊腸小徑，不能再騎馬趕路了，兄弟得把這些東西，收拾收拾。」

白士英道：「這一趟從辰州來，張兄一路都沒做生意，眞叫兄弟過意不去。」

張正林道：「後天六月半，是九里龍孟家苗最熱鬧的日子，咱們正好趕上，老實說，兄弟這些貨，多半就是趕這個節日來的，至少也得賣上一半，剩下來的，回去的時候，順便往各處兒上一轉，也就差不多了。」

白士英問道：「六月半，是孟家苗什麼節日？」

張正林忽然神秘一笑，道：「白兄到時自知。」

白士英看他笑的神秘心頭覺得狐疑。

正好店伙掌着燈來，看到張正林的房裏，放滿了東西，就留下一盞燈，把碗筷放到隔壁房裏去。

過不一回，就端着一盤鹵菜，一瓶茅台酒進來。

張正林站起身，一同到了白士英的房裏。

店伙早已放好杯筷，打開瓶塞，酒香撲鼻，兩人隔着小几，對面坐下。

張正林笑道：「白兄，這酒比茅台還要香醇，而且入口有一股甜味。」

白士英道：「難道不是茅台酒麼。」

「自然是茅台酒。」張正林笑了笑道：「只是這酒比茅台的更好，它是用交蜜（地名）一條小溪裏的水釀製的，那溪水就帶着甜味，釀製成酒，入口甘甜，多喝幾杯，只會微醺，不會醉倒，除了這裏，你出重金也買不到，白兄一試方知。」

白士英笑道：「張兄對酒，倒是在行的很。」

張正林大笑道：「彼有旨酒，又有嘉餚，旨酒，就是美酒，酒不甘醇，何得稱旨？人生能得幾回醉？就算喝醉了，也飄飄然另有佳趣。」說着舉杯一飲而乾。

白士英聽的暗暗驚奇，他發現張正林雖是一個貨郎，但書却讀的不少，這兩句話，出之詩經，他也引用上了！

此人倒不可以貨郎目之！

舉杯喝了一口，果然酒香清醇，入口微甘，就連稱好酒不止。

兩人把一瓶酒喝完，都已微有醺意，店伙及時送來蛋炒飯，和一大碗湯。

兩人吃過飯，張正林還要去收拾東西，就回房去了。

白士英多喝了幾杯，果然有些飄飄然的感覺。

山城小店，大家都睡得早，白士英也就掩起房門，在榻上盤膝調息。

隔壁張正林收拾好東西，也自睡了，不多一回，就聽他鼾聲如雷，透過板壁，隱隱傳來。

過了二更，突聽窗外「刷」的一聲，似是有人飄落走廊。

這聲音實在極輕，但白士英却倏地睜開眼來！

就在此時，只聽一人壓低聲音，喝道：「張正林，出來。」

白士英聽的一怔，暗道：「半夜三更，又有什麼人會來找張兄呢？」

只聽隔壁張正林鼾聲忽然停止，接着也壓低聲喝道：「門外是誰？」

那人沉聲說道：「你出來不就知道了麼。」

他話聲方落，張正林已經很快的開出門去，低聲喝問道：「是那一條道上的朋友？」

白士英聽他口氣，心頭又是一怔忖道：「張兄這口氣，莫非也是江湖上人？」

就在此時，只聽張正林忽然輕哼一聲，緊接着响起一陣輕微的衣袂掠風之聲，已經掠上牆頭！

這下，白士英不禁一呆！

自己居然看走了眼！只要聽這陣衣袂掠風之聲，輕捷無比，張正林一身輕功，竟然極高。

他有了這一發現，豈肯輕易放過？急忙推開後窗，雙脚輕輕一點，便已穿窗而出，再一吸氣，平空拔身而上，登上屋脊。

只見一條黑影，已在前面屋脊上一閃而沒！

只要看這人的身形，明明就是貨郎張正林！

白士英自然不肯放鬆，立卽一吸眞氣，身如天龍馭風，橫空掠過兩重屋脊，遠遠尾隨下去，這回他看清楚了！

張正林前面，果然還有一條黑影，正在飛行奔掠！

兩人相距足有七八丈遠，一個盡力往前奔掠，一個提氣緊追不捨。

眨眼工夫，已經追出一里來遠。

劍河縣，是僻處山區間的小城，城牆依山而起。

前面那人奔近山麓，就朝山麓間一座小小的土地廟飛掠而入。

張正林追到廟前，脚下忽然停住，雙拳一抱，大聲道：「廟裏是那一方道上朋友，把在下引來，有何見教？」

在他說話之時，白士英已經悄無聲息的掠到他身後數丈，一下閃入右首樹林之中，隱住了身子。

只聽廟中有人接口道：「張朋友怎不進來？」

張正林笑了笑道：「在下行走苗疆，將本求利，從沒和道上朋友，有過樑子，朋友既然把在下引來，有什麼事？怎不明白見告？」

廟中那人道：「不錯，咱們之間沒有樑子，只是咱們有話要問你。」

張正林依然挺立不動，說道：「有什麼話，這樣不能說麼？」

廟中那人不耐道：「張正林，你可是不敢進來麼？」

張正林笑了笑道：「在下沒有什麼不敢的，只是聽朋友的口氣，是朋友有事找在下，並不是在下找朋友有事，這樣藏頭縮尾，豈是待朋友之道？」

那人怒聲道：「張正林，你在咱們兄弟面前，別再耍嘴皮子了，告訴你，你要在這條道上走動，你就乖乖的進來，如果你不想在這條道上混了，你可以走，明天一早，就得離開此地。」

張正林聽的一呆，問道：「朋友這是誰定的規矩？」

廟中那人道：「這你就不用問。」

張正林道：「好，朋友這麼說了，在下似乎非進來會會面不可了。」

說着，果然舉步朝小廟中走了進去。

土地廟山門敞開着。

裏面地方不大，只是沒有點燈，黑黝黝的伸手不見五指。

張正林走進去了，但他只走了三步，便自停住。

三步，已可看到青石神案。

神案後面，當然就是神龕了，神龕就已經一片漆黑，看不淸楚了。

神案離他面前，也不過只有三步遠近，這說明這廟就只有這麼一點地方。

但張正林凝足目力，也看不到對方躲在那裏？

他只走了三步，那倒並不是胆怯，敵暗我明，他自然非留退路不行。

一旦遇上襲擊，離門口只有三步，自可及時退出。

但就在他脚下一停，那人就冷冷的道：「張正林，你儘可放心，咱們不會難爲你的。」

細聽那人話聲，似是從神龕中發出來的。

張正林不覺仰面道：「在下已經進來了，朋友們有什麼見教現在可以說了。」

只聽另一個人道：「咱們有話問你，張朋友最好實話實說不可有半句虛言。」

此人說的話，却是從左首傳來。

張正林微哂道：「朋友還沒問我什麼，怎知在下說的會是虛言？」

神龕中那人道：「張朋友沒有虛言，那是最好不過了。」

張正林道：「你們究竟要問什麼？」

神龕中那人道：「張朋友這次要到那裏？」

張正林道：「九里龍。」

神龕中那人又道：「你一個人？」

張正林道：「兩個人。」

神龕中人問道：「還有一個是誰？」

張正林道：「自然是在下朋友了。」

神龕中人道：「我問的是此人姓甚名誰？」

張正林道：「在下朋友姓白，名士英。」白士英隱身林中，距離土地廟，不過數丈遠近，他們在廟中說的話，自然全聽到了！

心中不禁一動，暗暗忖道：「看來賊黨已經對自己起了懷疑！」

只聽神龕中人又問道：「你們從那裏來？「

張正林道：「辰州。」

神龕中人又問道：「你和他認識很久了。」

「不錯。」張正林接着問道：「你們問這些幹什麼？」

只聽左首那人道：「這個，你不用多問。」

神龕中人又問道：「白士英是幹什麼的？」

張正林道：「他揹了藥箱，你們說他是幹什麼的？」

神龕中人道：「此人從未見過。」

張正林道：「白兄一向在川康行醫，你們自然沒見過了。」

神龕中人又道：「那麼他去九里龍作甚？」

張正林火道：「他是李一丹李老夫子的門人，李老夫子一向在苗疆行醫，去年世故了，遺命要他繼承遺志，到這一帶來行道，這樣夠了吧？」

神龕中人道：「你知得倒很詳細。」

張正林道：「在下是他朋友，自然很詳細了。」

神龕中人道：「好，你可回去了。」

張正林道：「在下知道的，都已奉告了，朋友問了這許多話，也總該亮亮字號吧？」

神龕中人嘿然道：「這個張朋友就不用多問了。」

張正林理直氣壯的道：「爲什麼？」

神龕中人冷森的道：「因爲你知道的太多了，對你並無好處。」

這話已經說的很明顯，你如若還想在這條路上走動，知道的太多了，對你是不利的。

張正林可不是傻子，自然一點就透，這就拱拱手道：「既然如此，在下告退了。」神龕中人沒有再說。

張正林話聲一落，迅快的轉身退出，他並未停留，立卽一路奔行而去。

張正林走了，但隱身林中的白士英却沒有跟着回去。

有人暗中注意了他，這人是誰？他非弄弄清楚不可。因此，他仍然隱伏林中，一動沒動。

約莫過了頓飯工夫，依然不見有人出來，也沒有一點動靜。

土地廟裏至少有兩個人，難道他們會住在廟裏不成？

白士英心頭漸漸有些不耐，但還是耐着性子，等了下去。

又是一盞熱茶工夫過去了。

土地廟裏，還是沒有人出來，甚至連一點聲息都沒有。

白士英再也忍耐不住，身形一晃，閃出樹林，就已落到土地廟門口。

他藝高胆大，也不出聲問話，就舉步朝廟中走去。

廟內靜悄無人，也沒點燈，自然一片陰森黝黑！

白士英跨進廟門，就當門而立，目光迅快的一轉，心中不禁暗暗稱奇！

原來這土地廟，就只有這麼一間，左右前後，也不過五六丈見方。

除了中間一個神龕，龕前有一張長形的青石案，就別無他物。

神龕也不大，左右兩端神幔，斜斜的分開，裏面端坐着一對土地公和土地婆，也不過一人來高。那裏有什麼人的影子?

這點地方，當然隱藏不了一個人；但方才明明有兩個人的聲音！

至少他親眼目覩，有一個人進來了，

沒有看到他出去。

土地廟就只有這麼一間，既沒有後門，也沒有窗戶。

進來的人，非從大門退出去不可。那麼人呢？

白士英打量着三面牆壁，也完整無缺，沒有倒塌之處。

抬目望去，屋瓦也沒有被揭開，自然不可能從屋面上遁走。

白士英當門而立，經過這一陣查看，已可斷定這裏已經絕沒有人，只是想不出兩個賊人，是如何走的？

他舉步走入，左手屈指連彈，朝土地公和土地婆身上彈去。

但聽「撲」「撲」兩聲輕響，證明確是泥塑的神像。

但他還是不相信，緩步走到神龕前面，伸手掀開神幔，神龕裏自然不會有人。

賊人有如此狡猾，也更使他提高了警覺。

夜色已深，賊人已去，他自然也不用再在這裏逗留了。

回到客店，依然穿窗而入。

張正林早就回來了，此刻已經鼾聲呼呼，從隔壁傳來！

白士英微微一笑，也就解衣登榻，橫身躺下。

第二天一早，白士英起身下床，開出門去。

張正林早已起來了，他不但盥洗完畢，而且已把貨物裝好了兩隻木箱。

店伙送來臉水，白士英洗了把臉，店伙又替兩人炒了兩盤蛋炒飯送來。

兩人匆匆吃畢，會過了店賬。

張正林又取出二兩銀子，交給店伙，作爲寄存馬匹之用。

店伙連聲稱謝，然後十分巴結的從店後推出一輛獨輪小車，幫着張正林，把兩隻木箱，裝在車上。

張正林雙手挽住車柄，含笑道：「白兄，咱們走吧。」

推動獨輪車，往前行去。

白士英跟在他身後而行。

離開劍門，一路西行，已是盤曲山麓間的羊腸小徑，有時須隨着山坡往上，有時又得直下溪底，涉水而過。

一路亂石磊磊，高低不平。

張正林推着獨輪小車，依然健步如飛，看去似乎絲毫不吃力。

白士英跟在他的後面，不覺試探着問道：「張兄，這樣推着車趕路不覺得吃力麼？」

張正林回頭笑道：「這車子只要把穩了，順着勢推，就並不吃力，據說，這是諸葛丞相征南蠻時發明的，走山徑小路，那是最便捷的了，不過還得有些腕力，幸虧兄弟從小練過幾年莊稼把式，手上有幾斤蠻力。」

白士英故作驚奇的道：「原來張兄還會武功。」

張正林笑了笑道：「咱們這一行，整天在外跑的人，多少都得會一些，有時遇上剪徑賊，也可以防身自保。」

他忽然回過頭來，朝白士英看了一眼，又道：「李老夫子一身武功，才高明呢！聽說出自武當派，他可以折上一根樹枝，當劍來使，三五個手裏拿兵刃的人，還近不了身，白兄是他衣鉢傳人，自然也差不到那裏去了。」

白士英笑道：「咱們採藥的人，深入荒山，有時遇上虎豹，也是常有的事，拳腳功夫，自然也少不了，先師昔年在荆山採藥，曾遇上一位老道長，指點了一些訣要，其實也算不得是武當派弟子，兄弟更糟糕，還是小時候的一點粗淺功夫，連入門也談不上。」

張正林自然不會相信，但他只是笑笑，並沒有多說，繼續推着車，朝前趕路。

走了一段路，張正林忍不住又道：「白兄，兄弟有一件事，本來不想說的，但想想還是告訴你的好。」

白士英心中不覺一動，問道：「張兄有什麼話，但請直說。」

張正林道：「兄弟只是奇怪，尊師李老夫子，一生樂善好施，行醫施藥，遇上貧困病人，不但不收醫藥費用，有時還送些銀錢與人，在這條路上，不論漢人、苗人，莫不受他老人家的恩惠，自然不可能會和人結下怨隙……」

他口氣微頓，接道：「至於白兄，還是初次到貴州來，更不可能和人有什麼樑子……」

白士英知他說的是昨晚之事，一時故作不解問道：「張兄，究竟有什麼事？」

張正林道：「事情也沒有什麼，只是有人向兄弟詢問白兄來歷。」

白士英道：「那是什麼人？」

張正林道：「這人兄弟並不熟悉，只是聽他口氣，似乎不善，白兄留神些也就是了。」

白士英道：「這就奇了，兄弟初來貴州，怎會有人詢及兄弟？哦，張兄，這人是何模樣？張兄總可以告訴兄弟，兄弟今後也好多加注意。」

張正林聳聳肩道：「兄弟根本沒有看到他的人。」

白士英道：「張兄沒有看到他的人，他如何跟你詢問兄弟的呢？」

張正林道：「這件事確實透着些蹊蹺。」他毫不隱瞞，把昨晚遇見之事，詳細說了一遍。

白士英故作驚奇，問道：「據張兄看，這兩人會是那一路的人物？」

張正林一面推車，一面說道：「這就難說的很，兄弟在這條路上，也跑了多年，從未遇上過這等事情，以兄弟推想……」說到這裏，忽然搖搖頭道：「唉，兄弟實在想不出來，也許對方只是覺得白兄眼生，誤認爲是他們的敵人，才找我去問問的，白兄也不必放在心上。」

白士英點點頭道：「張兄說的也是。」

兩人說話之間，已經轉過兩重山脚，一條曲折的小徑，直向前面溪底下去。

遠遠望去，但見一片沙石，宛如大平原一般，到處都是高低不平的石塊。

白士英道：「這是一條兩山之間的大溪，如果山洪暴發，這條路不是就不能通行了麼？」

張正林笑了笑道：「不錯，春秋兩季，水勢大的時候，三里寬的山溪，就像一條滾滾黃河，水勢十分湍急，根本不能從溪底過去，那就得多走幾十里路了。」

太陽漸漸直了！

六月半，正是三伏天氣，太陽猛得有如火傘。

兩人走在像沙漠似是溪底，脚底踩在每一塊石頭上，都像是烙鐵一般！

甚至連吹來的風，都是熱哄哄的。

就在此時，但聽一聲微弱的呻吟，因風傳來。

那聲音雖然微弱；但白士英已經倏地站定。

凝神細聽了一陣，却又不再有第二聲傳來！

這就抬目叫道：「張兄，你可曾聽到有人呻吟的聲音麼？」

張正林推着獨輪小車，木輪輾在溪底鵝卵般的亂石上，發出轆轆震響，自然沒聽到那聲呻吟。

此刻他已走出三數丈遠，聽到白士英的話聲，不覺車輪一停，回頭道：「兄弟怎會沒聽到？」

他話聲方落，又有一聲呻吟，因風傳了過來！

白士英耳朵何等敏銳，這第二聲呻吟傳來，他已聽出聲音來自右前方，而且不出十丈之外。

這就朝右前方一指，說道：「人可能就在這個方向了。」

說着當先奔了過去。

但他並沒有施展身法，只是比普通快了一些。

溪底，當然不會是平整的。

有些地方，高的像一座小丘，有些地方，低窪處，還有涓涓細流。

白士英奔出三數丈遠，就已看到一處低窪的水灘邊，仆臥着一個身穿藍布衣袴的漢子。

只要看他仆着一動不動，分明已是奄奄一息！

白士英奔到他身邊，俯下身去，伸手把那漢子翻了過來，問道：「朋友，怎麼了？」

那漢子臉上沒有一點血色，雙目失神，張了張口，只發出一聲低弱的呻吟。

白士英抓起他左手正待把把他脈息！

張正林已經跟着奔了過來，一眼看到那漢子的情形就大聲說：「白兄，這人是中了暑，快餵他一粒『行軍散』就好。」

他久走苗疆，自然一眼就看的出來。

白士英暗暗叫了一聲「慚愧」，點頭道：「張兄說的是。」

放開那人手腕，正待轉身放下藥箱取藥！

就在此時，那本來直挺挺躺着的漢子，突地蹶然直起，右手抬處，「嗒」的一聲，一蓬細如牛毛的藍芒，朝白士英激射過來。

白士英自然不曾防備這垂死的人，會突然出手，向他襲擊。

但他一身武功，已非等閒，縱然事出意外，耳中聽到「嗒」的一聲輕響，身形已如行雲流水，輕快的閃了開去。

這一蓬毒針來勢極爲神速；但白士英反應之快，居然比機簧發射的毒針還快！快的幾乎不着痕迹，好像他正好轉了個身一般！

藍芒如閃電般，擦着他腰間飛射而過。張正林根本沒看清楚，直等那蓬藍芒從白士英身邊射出，他才知道是那漢子發的暗器！

一時不禁大怒，口中大喝一聲，道：「好個狗娘養的。」揮手一拳，迎面直擊過去！

他這一拳含憤出手，自然也極快速。

那漢子眼看偷襲不成慌忙縱身想逃。

張正林本來擊向他面門的拳頭，因他身子上拔，「砰」然一聲，正好擊中他心窩。

那漢子口中悶哼一聲，一個人被擊的憑空飛出去一丈來遠，仰天跌落，雙脚一伸，就寂然不動。

白士英立即跟踪掠了過去，但見那漢子後腦撞在一塊大石上，腦骨已碎，腦漿迸出，早已氣絕死去。

張正林還不知道自己出手太重，大聲叫道：「白兄，別讓他逃了，問問他這是誰支使他來的？」

白士英道：「他已經死了。」

張正林聽的一怔，問道：「他怎麼死的？」

白士英道：「他後腦撞上大石，頭骨已碎，自然沒命了。」

「糟糕！」張正林頓頓足，氣憤的道：「兄弟氣他暗箭傷人，這一拳，出手是重了一些，唉！只可惜他死了，不然總可以從他口中，問出主使的人來。」

說到這裏，忽然「哦」了一聲，道：「咱們搜搜他身上看，也許可以找出一些蛛絲馬跡來，亦未可知。」

白士英被他一言提醒，暗暗忖道：「看來自己經驗，不如這位張兄甚多。」

一面點頭道：「張兄說的極是。」

探手朝那漢子懷中掏去，摸出幾兩碎銀子，就別無他物。

張正林道：「白兄，他打出來的這蓬暗器，是用機簧射出來的，他身上不可能沒有針筒。」

白士英伸手朝那漢子右手腕底一摸，果然縛着一個針筒，這就取了出來。

針筒不過五寸來長，色呈黝黑，自然是純鋼所製。筒口，是一個小巧的蓮蓬頭，針孔密集，一次至少可以射出數十枚毒針。

構造精巧，筒身上，還有兩截皮帶，可以縛在腕底。

白士英手中拿着針筒，微微皺了下眉，說道：「好歹毒的暗器，要不是兄弟命不該絕，正好轉身去取藥箱，僥倖避開，這一蓬毒針，共有四十九個針孔，只要被它射中一支，就算不至送命，也夠麻煩的了。」

說到這裏，朝張正林苦笑了笑道：「看來這人和昨晚向張兄詢問兄弟來歷的人，必是同黨無疑，唉，本來也許是一場誤會，兄弟不可能會和他們有甚樑子，但這人一死，咱們樑子，就結定了。」

張正林憤然道：「這些人事情沒弄清楚，就驟下殺手，暗箭傷人，當眞陰險毒辣已極，樑子結就結了，俗語說的好，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咱們小心些也就是了，誰還怕了他們不成？」

他是個直性子的人，說來慷慨激昂，大有憤憤不平之色。

白士英心中暗道：「這位張兄，倒是個性情中人！」

一面含笑道：「話雖不錯，只是兄弟無緣無故，背上這個黑鍋，豈不寃枉？」

張正林忽然「哦」了一聲道：「白兄，你把這個針筒好好收着，他們既然找上了咱們，決不會中途罷手，只要再遇上了，咱們就可以找他們評理。」

其實，白士英早就認出這管針筒的來歷了，但他並沒多說，只是點點頭道：「張兄說的有理，咱們能找到他們就好。」

果然把那管針筒，收入包裏之中。

張正林的臉上，好像閃過一絲異樣的笑容，他很快用沙石把那漢子的屍體埋了起來，直起腰，仰天舒了口氣，說道：「給他就擱了老半天，咱們快些走吧！」

雙手推着獨輪小車，轆轆的朝溪底行去。不多一回，已經趕到對岸，山麓間，古木參天，濃蔭蔽日。

到了這裏，就像從沙漠走向了綠洲，一身燠熱，立時爲之蠢滌。

兩人就在大樹下坐下，吃了些乾粮，繼續上路。

從過了三里多寬的溪底開始，根本已經無路可循，山嶺起伏，到處都是密壓壓的森林，草長過人！

張正林對這條路，果然十分熟悉，看也沒看，推着獨輪小車，朝草叢中行去。

獨輪車經過之處，比人還高的青草，紛紛從兩邊分開，闢出了一條小徑。

草叢之間，蛇虫竄走，悉嗦有聲，牠們是聽到轆轆輪聲，才避開去的。

白士英跟在他後面，看到粗如兒臂，顏色斑爛的毒蛇，蜿蜒遊走，有時還有不知名的爬虫，有的色呈碧綠，有的紅似珊瑚，一看就知具有劇毒！被牠們咬上一口，可能就會要了你的命。

他縱然武功高强，心中也不禁暗暗發毛。這一段路，山勢愈來愈險，到處都是高聳入雲的峻峯斷岩，濃林如墨，不時傳來怪鳥啼聲，淒厲刺耳，益增怖意。

幽谷之間，瀰漫着彩霞般的烟雲，那就是苗疆最毒的瘴氣了！

黃昏時分，趕到交蜜。

這裏淺溪縱橫，流水潺潺，到處都是從山上滾下來的亂石。

張正林雙手推着獨輪車，沿着一條水勢湍急的山澗走去。

走了一箭來路，但見兩山如合，山勢更見險峻，兩人只是沿着山澗邊上，曲折而行。洪洪水聲，到了這裏，也愈來愈响，山澗盡頭，兩山已合，前面露出一個黑黝黝的石洞。

石洞比人略高，深不見光，像雷鳴般的水聲，恍如從洞中傳出。

張正林推着車，朝洞中行去。

白士英跟在他身後走入，但見洞內十分高大，走了十幾步，才微見光亮，隱隱可見有幾個洞窟。

張正林回頭道：「這裏叫做九迷洞，再進去就有九個洞窟，路徑分岐，極易迷失，不認識路的人，走上半個月，也出不來。」

他腳下極快，不向有天光的洞窟走去，反而朝幽暗的一座洞窟中行去。

白士英目能夜視，自然看的清楚，這石窟不但黝黑如墨，而且也十分潮濕，窟頂不時的滴下水珠。

走了十幾步，腳下已經是積水沒脛，兩人涉水而行，又走了半里來路，前面已有一堵石壁，擋住去路。

但在石壁中間，約在齊腰處，有一個天然的月洞石門，宛如窗戶一般！

有幾股流水，從圓洞門中溢出。

張正林走到洞口，先把綑在獨輪車上的兩隻木箱取下，放入月洞門中，然後雙手舉起獨輪小車，也朝洞中送入，回頭朝白士英笑了笑道：「白兄小心些，跟着兄弟上來。」說完，右手一按，身子躍起，穿洞而入，已經坐了下來。

白士英跟着縱身躍上，原來這月洞門內，是一方足有六七尺見方的木排，浮在水面之上。

洞頂極低，只能坐在木排之上，才不會碰上頭。

白士英奇道：「這石窟內，居然還有渡頭？」

張正林笑道：「這就是九里龍，足有九里來長，據說下面潛伏着一條蛟龍，所以不能點火，一點上火，那蛟龍還當是火齊珠，就要上來攫取。」

白士英笑道：「原來有這段神話。」

張正林說道：「白兄可是不相信麼？這九里龍的水，據說和南海相通，漲潮時，水就漲，潮落時，水就低，在這裏翻了船，連屍體都找不到，那就是飄到南海去了。

「前幾年就有幾個水性好的漢人，打賭要下去瞧瞧有沒有蛟龍？四個人下去了三個，結果就這樣一去不返，沒有了消息，剩下的一個又驚又怕，找來幾個苗人打撈了一天，連一具屍首也不見，這件事兄弟親眼目覩，一點也不假。」

他踞坐木排前頭，一面說話，雙手交替，掄動一條粗索，木排緩緩朝前推進。

白士英目能夜視，凝足目力，朝這條夾弄似的水道看去。

但見這條洞窟，轉折甚多，兩邊足有一丈多寬，水色如墨，顯然深不可測！

木排賴繩索拉着前進，但因轉折甚多，不時的在東碰西碰，好在木排是用比手指還粗的山籐，紮的甚是結實，但因曲折太多，前進的速度，就大大的減低。

白士英忍不住問道：「除了這條水路，就沒有別的路可通麼？」

張正林搖搖頭道：「沒有，九里龍四面環山，有許多地方，都是壁立千仞的峭壁，無路可通，因此孟家苗和世隔絕，很少到外面去，外面的人，也很少知道裏面的情形。」

白士英道：「張兄對九里龍的情形，倒是熟悉的很。」

張正林笑了笑道：「兄弟是貨郞，只要有利可圖，那裏都得去，老實說，九里龍孟，宋，蔡，白四個村，貨郞就只有我一個。」

白士英道：「九里龍有四個村。」

張正林道：「四個村，以孟家一族人數最多，其餘三族，當初都是孟家的苗奴，人數也不多，所以，大家都叫孟家苗，其實每個村子，少說也隔着一，二十里路呢！」

（未完）

練功秘訣

內功十二段錦

文・半禪居士
圖・鄺石

筆者自出娘胎，便藥不離口，先伯父亦常患之，時余年十三隨侍先伯父在雲南督軍蔡諤將軍任督粮官時，有山東籍副官周永壽，善精拳術，曾習易筋經，先伯父使其教余，未終一年，食量頓增，體力亦健，能舉百斤，反弱爲强，是年歲尾返家省親，又從世伯徐泉由山東出發遊歷，盡悉其技，並常以習，文事方面遂以中輟。

民國十年又從堂兄滯留粵北韶關，結識周斌少校，周乃韶關力士中最有名的，余懇其教並與之偕遊河南嵩山少林寺，留寺住宿三月餘，盡得監院大師所教之內功圖及槍棒譜後，並與周君歸，後服役時，多事中外，行役戎馬忽忽至今四十餘年矣，余亦老而無能，曾一度隨軍駐守雲南邊境，每隨長官後，步履尚輕如少年，未遜年青人也，誠如能常按圖習之，則可想而知。

去歲，偶然翻閱雲南蔡諤將軍以其軍醫所撰著之「衞生要術」，描刻甚爲精細，翻閱之下卽余少年時之所習內功圖也。回憶當年尤如昨日。引起余之興趣，忍俊不禁，重撰刪改以示後學，勉力務之，振衰起儒。

人之生老病死，其輕重必視其元氣之存亡。所謂元氣者何。五臟之眞精，卽元氣之分體也，而究其本源，道經之所謂「丹田」，難經之所謂「命門」，內經所謂「七節」，經常練習使呼吸順調，使體內無火而能百體皆溫，無水而能令五臟皆潤。此中一線未絕，則生氣一線未亡，全賴其本人之臟腑，經絡，血氣，肌肉。偶一不愼外邪入侵（俗語就是走火入魔）則百病叢生。

古時之人則以鍼灸爲本，繼之以砭石導引，按摩，酒醴等法。以利「關節」和「血氣」。使其迅速去邪自復。復正而病則自愈。平日練習最重要練「丹田」及「呼吸」，俾能使本身體內水、火得以相濟爲能，則神旺氣足，百病不侵，與其待疾呻吟求治，不如常習片刻之功，以防後來之苦，雖然壽命各有定數，不如趨吉避凶，則强於其他人也。

余將隨師所學心得及在留少林三月所得畧爲增刪，以供好者所需也。

凡五官四體多有所宜按摩引導者，列分爲行外功及行內功訣。任人選擇行之，但仍取前人所定合行「十二段法」載於歌訣如后，俾得依照次序遍及週身，人人可以隨時練習，功簡而收效神速，如能日行一二次，無不身輕體健百病皆除，共登壽域。

十二段錦總歌訣

閉目冥心坐，握固靜思神，
叩齒三十六，兩手抱崑崙，
左右鳴天鼓，二十四度聞，
微擺撼天柱，赤龍攪水津，
鼓漱三十六，神水滿口勻，
一口分三嚥，龍行虎自奔，
閉氣搓手熱，背摩後精門，
盡此一口氣，怒火燒臍輪，
左右轆轤轉，兩肺放舒伸，
叉手雙虛托，低頭攀足頻，
以候神水至，再漱再吞津，
如此三度畢，神水九次吞，
嚥下汨汨响，百脉自調勻，
河車搬運畢，怒發火燒身，
舊名八段錦，子後午前行，
勤行無間斷，萬病化爲塵。

以上是通身合總行之，要依次序，不可缺，不可亂，先要記熟歌訣，再行詳細參看後圖及各圖評註及各訣，自無差錯，精簡十二圖附後。

一，盤腿而生，緊閉雙目，忘心中雜念，凡坐要豎起脊梁，腰不可軟弱，身不可倚靠。握固者，握手牢固可以閉關却邪，靜思者，靜息思慮而可存神也。

圖一

圖二

二，上下牙齒相叩作响宜三十六聲，叩齒時可集體內之神使其不散。崑崙叩頭，以兩手十指相叉，把住後頸，卽用兩手掌緊掩耳門，暗記鼻息九次，微微呼吸，不宜有聲。

圖三

三，記算鼻息出入各九次完畢後，卽放開所叉之手，移動兩手掌擦耳，以第二指叠在中指之上，作力放下，第二指重彈腦後，要如擊鼓之聲，左右各二十四度，兩手共彈各四十八聲，仍放手握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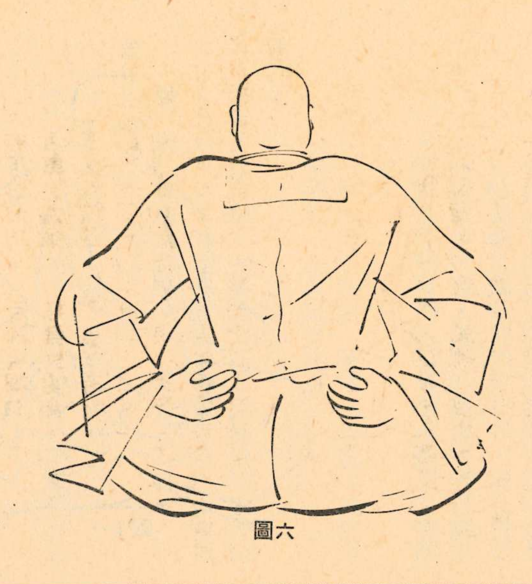


圖四

四，「天柱」卽是「後頸」，低頭扭頸向左右側視，肩亦隨之左右搖擺各廿四次。

圖五

五，「赤龍」卽是「舌」。以舌頂上顎，又攪滿口內兩旁之津液。使水液自生鼓，漱於口中三十六次，「神水」卽是「津液」，分作三次，要汨汨有聲吞下，心暗想，目暗看，所吞津液直送至臍下「丹田」，龍卽津，虎卽氣，津下去，氣自然隨之。



圖六

六，以鼻吸氣，閉之用兩手掌互相搓擦，極熱時急分開，兩手磨後腰上兩邊，一面隨之放氣，從鼻出精門。（精門卽是後腰兩邊軟處）以兩手磨三十六遍後，仍收手握固。

七，閉口，鼻之氣，以心暗想，運心頭之火下燒，丹田似覺有熱，即放氣，從鼻出臍輪（即臍下丹田）。

圖七

八，曲彎兩手，先以左手連肩圓轉三十六次，如絞車一般。右手亦如是。此單轆轤法。


圖八

九，放開所盤雙脚平伸向前，兩手指相叉反掌向上，先安放所叉之手於頭頂上作力向上托（如有重石托在手的一般），上腰身俱着力上聳托上一次，又放下安在頭頂。又托上共需九次才能完成此式。

圖九


圖十

十，以兩手向所伸兩脚底作力扳之，頭低作如禮拜狀十二次，然後雙足盤膝，收手握固。


圖十一

十一，再用舌攪口內，以候神水滿口，再鼓漱三十六次，連前一度比，再二度共三度畢，前一度作三次呑，此二度作六次呑，共九次呑，如前嚥下時，要汩汩有聲，嚥津三度，百脉自週遍調勻。

十二，心想臍下「丹田」中似有熱氣如火，閉氣如忍大便狀，將熱氣運至穀道（即大便處），升上腰間背脊，後頸及腦後，頭頂止。又閉氣，從額上兩太陽穴（即耳根前兩面頰）降至喉下心窩，至肚臍丹田爲止，全身均熱，百邪俱避。

圖十二

分行外功心訣

心功：

凡行功時，必須冥心息思慮絕情慾，以固守神氣。

身功：

凡盤足坐時，最宜一足跟抵足腎囊根下，令精氣無漏。

凡垂足平坐，膝不可過低，腎子不可着在所坐之處。

凡行動完畢，起身時宜緩緩舒放手足，不可急起。

凡坐宜平直其身，竪起腰脊，切忌東倚西靠。

頭功：

（一）兩手掩耳，以第二指壓中指上，以第二指彈腦後兩骨，作响聲，所謂鳴天鼓也（功能袪風邪）。

（二）兩手扭頸，左右反顧，肩膊隨轉二十四次（功能除脾胃袪積邪）。

（三）兩手相叉抱頸後面仰覷，使到手與頸爭力（註爭力者，手着力向前，頸着力向後。）。（功能去肩痛目昏）。

面功：

用兩手互相擦熱，隨即將兩手向面上高低處抹之，皆以週到，再以口中津唾於掌上，擦熱抹面多次。（用手磨熱時宜閉口鼻之氣，功能去皺紋，除斑點，皮膚光潤）。

耳功：

（一）耳宜按抑左右，多數謂以兩手按耳輪一上一下摩擦之（所天耳聰，功能使聽覺靈敏）。

（二）平坐伸一足屈一足，横伸兩手，直竪兩掌向前若推門狀，扭頭頸左右各顧七次（功能除耳鳴）。

眼功：

（一）睡醒時暫勿睜開雙眼，先用兩大拇指背相合，擦熱揩眼十四次，仍然緊閉雙目，暗中輪轉眼珠七次後，緊閉片刻，然後大睜雙目（功能，保持神光，永無目疾）。

（二）用大指背曲骨，重按兩眉旁小穴三九二十七遍，又以手摩兩目顴上及旋轉耳旁行三十遍，又以手逆乘額從兩眉開始以入腦後髮際之中，行功二十七遍，仍須要嚥液無數（功能耳目清明）。

（三）用手按目近鼻之兩眦（即眼角處），閉氣按之，氣通則止（常行此功能洞察秋毫）。

（四）跪坐以兩手按地，回頭用力覷後面五次謂之虎視（功能除胸臆，去風邪，亦去腎邪）。

口功：

（一）行功時必須閉口。

（二）口中焦乾，口舌苦澀，嚥下無津或呑吐喉痛及不能進食者，乃熱也。宜大張口呵氣十數次，鳴天鼓九次，以舌攪口內津液，復呵復嚥，使喉中清水生，即熱退臟涼，又或口中津液淡而無味，心中汪汪，乃冷之，宜吹氣溫之，使到喉口有味，冷退臟煖。

（三）每日早晨行功，使口中微微呵出濁氣，隨之以鼻吸清氣嚥下。呼吸順，氣自然生。

（四）（睡眠時宜閉口，使眞元不出，外邪不能侵入。此保元之法也）。

舌功：

用舌抵住上顎，津液自然生，再攪滿口鼓漱三十六口呑之，行功時要汩汩有聲在喉（灌漑五臟，使內臟時加清新）。

齒功：

（一）叩齒三十六遍，以集心神。

（二）凡小便時須閉口緊咬牙齒（功能減少牙痛）。

鼻功：

（一）兩手大拇指背擦熱揩鼻三十六次（功能潤肺）。

（二）每晚處身臥，暫去枕頭，從膝彎反竪兩足向上，以鼻吸納清氣四次，又以鼻出氣四次，極力出氣後，再令微氣吸入鼻中反潤（功能除身熱背痛）。

手功：

(一)兩手相叉虛托天，按頂二十四次(功能除胸膈邪)。

(二)兩手一直伸向前，一曲迴向後，如挽五石弓狀(功能除臂腋邪痛)。

(三)兩手相捉如拳，搥膊及腰腿，又反手搥背上各三十六次(功能去四肢酸痛)。

(四)兩手握固曲肘，向後頓掣七次，頭隨手向左右扭動(功能去頸上陰痛)。

(五)兩手作拳，用力左右搖動七次(功能除心胸不舒)。

足功：

(一)正坐伸足低頭如老僧入定狀，以兩手攀足心十二次(功能去心洛風邪)。

(二)高坐垂足，將兩足跟相對扭向外，復將兩足尖相對扭向內各二十四遍(功能除兩脚風氣痛)。

(三)盤坐的一手捉脚指，以一手揩脚心「湧泉穴」(風濕皆從此出)至熱止後，以脚指畧轉動數次(功能除濕熱，健步如飛)。

(四)兩手向後揑床，跪坐一足，將一足用力伸縮，各七次，左右交換(能治股膝腫痛)。

肩功：

(一)兩肩連手作左右輪轉各二十四次(先左轉後右轉回單轆轉，左右同時轉動曰雙轆轉)。

(二)調息神思以左手擦臍十四遍，右手亦然，復以兩手如數擦脇連肩擺搖七次，嚥氣納於丹田，握固兩手，復屈足側臥(

背功：

兩手於床縮身曲背拱脊向上舉十三次(功能除心肝邪)。 功能逸夢遺症)。

腹功：

(一)兩手摩腹移行兩步(功能除食滯，助消化)。

(二)閉息存想，丹田火自然由下而上，遍及其體。

腰功：

(一)兩手握固柱脇肋，搖擺兩肩二十四次(能除腰肋痛並可去風邪)。

(二)兩手擦熱，以鼻吸淸氣，徐徐從鼻放出，然後，用兩熱手擦精門(卽背下腰軟處)。

腎功：

(一)用手兜裹外腎兩子，一手擦下丹田，左右換手各八十一遍。訣云：一擦一兜，左右換手，九九之數，其陽不走。

(二)臨睡時，坐於床垂足解衣時，先行閉息用舌抵上顎，目覰頂門，提縮穀道(卽肛門)，如忍大便狀，兩手摩擦，兩腎兪穴各一百二十次(功能生精固陽，並除腰痛，稀小便)。

以上分列各種方式，隨人何處有患，卽選擇以上所需運功行使或作預防有備無患者亦可。大抵世人以經營謀生或因職業工作者，不能時作，步行晨運，及抽空練功。勞碌半生，所謂者何，鄙人有思及此，故特錄撰簡方，以供同好。

內功正面圖



內功正面圖

內功背面圖

泥丸宮
玉枕
天柱
雙關
夾脊
兩腎
尾閭

內功背面圖

七代劍

拚洒熱血拋頭顱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囘書至戚明星得三花娘子之助，殺死南蠻公子主僕，解除威脅，但也失去慕容燕，因三花娘子說慕容燕不配作他妻子，强携慕容燕而去。戚明星來到大殺門武庫，遇被中原三老斷去一手一足的第五代大殺俠陳鑫，戚明星說明一切，相偕進入武庫，就在此際，驀聽庫外有人聲，戚、陳急出庫察視，見法明禪師和風雷眞人被困礁陣，陳、戚分頭阻止二人，戚把風雷眞人制住，法明禪師却擊傷陳鑫，且炸毁武庫，戚明星要和法明拚命，陳鑫制阻，並說有話要和法明說，法明向他請問——

陳鑫於停止咳嗽之後，才慢慢的說道：「我大殺門已毁在你手裏，戚明星雖已被立爲本門第七代大殺俠，但他沒有學得本門武功，所以，希望你們不要再找他麻煩！」

法明禪師頷首道：「這個當然，貧僧自始至終就無傷害他之意，今後更不會傷害他了。」

陳鑫胸部忽然劇烈的起伏着，呼吸似已十分困難，斷斷續續地說道：「好，你……你們……去……去吧！」

語畢，神色一呆，登時氣絕！

戚明星大驚，跪下搖撼他，大叫道：「老前輩！老前輩！」

陳鑫已無一點反應，一代武林奇人，就此溘然長逝！

戚明星不禁淚如雨下失聲痛哭起來。

法明禪師深深一嘆，哽聲說道：「小施主——」

戚明星猛可轉身，神情凌烈的戟指他，厲喝道：「滾！你給我滾！」

法明禪師脹紅了臉，但是他沒有老羞成怒，他的確是一位有道高僧，他一生反對殺人，也從未殺過一人，今天失手傷了陳鑫的命，他心中有太多的慚愧與不安，而現在他也很了解戚明星的心情，覺得自己能够「帮助」他的就是趕快離開，少惹他生氣。

當下，他合十向陳鑫的遺體行了一禮，拿起禪杖，轉身走了。

一路尋到陣南，發現風雷眞人直挺挺的站立在一個圓圈之內，不禁詫然道：「牛鼻子，你怎麼了？」

風雷眞人滿面尷尬之色，苦笑道：「那小子畫地爲牢將貧道囚禁在此地……」

法明禪師迷惑道：「這甚麼意思？」

風雷眞人嘿然道：「貧道上了他的當，剛才他突然現身，說要和貧道打一架，要貧道先讓他幾招……」

他將剛才的情形說了一遍，最後聳肩一攤手，無可奈何的苦笑道：「就這樣，貧道成了囚犯啦！」

法明禪師啞然失笑道：「你何必跟他當眞？」

風雷眞人一瞪眼道：「貧道豈能不當眞？貧道是成名人物，要是不遵守諾言，豈不貽笑武林！」

法明禪師道：「如今怎麼辦？」

風雷眞人嘆了口氣道：「在他不答允釋放貧道之前，貧道只好站下去了！」

法明禪師道：「武庫已被貧僧引發火藥炸毁，陳鑫也已死亡，咱們目的已達，走吧！」

風雷眞人搖頭道：「不，你要知道，地上這個圓圈對貧道來說，無異是銅牆鐵壁，貧道走不了的。」

法明禪師道：「你不走，貧僧可要走了。」

風雷眞人道：「你走好了。」

法明禪師一笑道：「要是他不肯釋放你，你便決定死在這裏了？」

風雷眞人點頭道：「是！」

法明禪師哈哈大笑道：「好個牛鼻子，果然不愧是一代武學宗師——也罷，待貧僧去替你求求情。」

說着，掉頭欲去。

風雷眞人連忙喝道：「不行，你給我站住！」

法明禪師一怔道：「怎麼了？」

風雷眞人一本正經地道：「貧道不要你去替我求情，貧道一生從未求過人！」

法明禪師笑道：「哼，你的骨頭倒是

又臭又硬！」

風雷眞人自鳴得意的笑道：「不錯，這就是我風雷眞人的本色，我……」

他忽然呆住了。

因爲，戚明星忽在他面前出現！

他一呆之後，接着苦笑笑道：「小子，貧道可沒有越雷池半步，剛才法明要貧道跟他走，貧道早予嚴拒。」

戚明星面上仍籠罩着一片悲憤之色，咬牙冷冷道：「你也滾吧！你們都給我滾得遠遠的！再不要到這島上來！」

風雷眞人如聞赦令，大喜跳出圈外，道：「你呢？如今武庫已毁，陳鑫已亡，你要在這島上呆下去？」

戚明星怒聲叫道：「我的事，不用你管！」

風雷眞人覺得自討沒趣，訕訕的一笑道：「好好，不過你要明白，我們對你是沒有成見的，我們毁掉大殺門，是因不喜見大殺門在江湖上大造殺孽……」

他見戚明星面呈嚴厲之色，不敢再往下說，立刻轉對法明禪師道：「法明，帶路，咱們走吧！」

於是，法明禪師領着他走出了礁陣，兩人一路來到一處島邊，登上一隻漁船，隨即開船走了……

戚明星跟出礁陣，目送他們的船遠去不見之後，才轉身奔入陣中，忽左忽右的繞行片刻，便回到了陳鑫臥屍之處。

他趨至陳鑫屍體旁邊，蹲下低聲道：「老前輩，他們已上船去了！」

陳鑫忽然復活了過來，慢慢坐起，微笑說道：「唉，想不到，竟能這樣輕易的騙過他們！」

戚明星笑道：「剛才小可也以爲你老眞死了呢！」

陳鑫含笑道：「但老夫的確受了內傷，那老禿驢的一腳踢得我好慘！」

戚明星道：「現在覺得怎樣？」

陳鑫道：「還是很嚴重，不過老夫能運功自療，現在你去武庫看看，暫時不要來打擾我。」

說畢，盤起雙膝，就地趺坐好，閉上了眼睛。

戚明星知他要運功療傷，不敢再與他說話，當即起身來到大巉巖下，定睛一看，只見武庫洞門已被崩落的石土深深埋住，巉巖上塌下了一個大穴，一看，知洞中武庫已被炸得粉碎，刻在洞壁上的大殺門蓋世武學當然已蕩然無存了。

他很傷心，在洞前默立良久，才取出無鋒寶劍，撫劍喃喃自語道：「寶劍啊，寶劍，從今以後，再沒有人會視你爲寶劍了！你已成了一文不值的廢物，不過你放心，我仍將視你爲寶劍，我要用你去殺那些該死的人……」

或許是豪興突發，也或許是要發洩胸中的鬱悶，他突然拔劍出鞘，就在洞前空地上舞起劍來。

劍光霍霍，如龍鬧空，奔騰起落，旋轉如飛，散發出一片浩然之氣！

× ×

暮靄初現時分，第五代大殺俠陳鑫由礁陣中跳出，戚明星連忙上前攙扶他，問道：「你老沒事了？」

陳鑫點點頭，說道：「是的，死不了啦！」

他望着已被毁廢的武庫，面上泛起一片苦笑，沉聲說道：「哼，本門創立迄今，已有百餘年之久，想不到，今天終於毁於一旦。」

戚明星道：「我大殺門雖已被毁，但大殺門的精神仍在！」

陳鑫點點頭道：「不錯，而且你仍將是本門的第七代大殺俠！」

戚明星微笑着。

陳鑫轉望他笑道：「你了解老夫的意思麼？」

戚明星點頭道：「小可了解。」

陳鑫道：「告訴你吧，那是老夫的苦肉計，老夫雖然只剩一手一足，雖然已打不過那老禿驢，但是要接他個百招還是可以的……」

戚明星嘆道：「要是你老不僞死，他們可能不會放過小可。」

陳鑫道：「是的，他們不是殺你，便是殺我，因爲他們知道毁得了武庫却毁不了我胸中的武學——本門武功，都在老夫胸中！」

戚明星道：「你想，他們會去而復返麼？」

陳鑫點頭說道：「可能，那老禿驢並不是傻瓜，當他想到老夫可能是僞死時，必然會趕回來，所以，咱們最好快些離開此島。」

戚明星問道：「去那裏最安全？」

陳鑫道：「東海一帶，島嶼多得很，咱們先上船再說吧！」

於是老少倆來到了停泊漁船的島邊。

正要上船，戚明星忽然發現遠處海上出現一艘漁船，正朝島上駛來，心中不禁一驚，叫道：「看，是不是他們去而復返了？」

陳鑫也看到了那艘漁船，面色沉了下來，道：「哼，可能正是他們！」

戚明星道：「如是他們，咱們現在上船，一定會被他們發現。」

陳鑫說道：「不錯，咱們先躲藏起來吧！」

老少倆於是躲入一堆礁石中，靜伏窺候。

不久，那艘漁船已駛近島邊，就在戚明星所乘的那艘漁船旁邊停下來。

接着，由船上跳下了一僧一道！

果然正是法明禪師和風雷眞人！

他們跳下船後，一言不發，立即騰身疾起，朝島上飛縱而去。

陳鑫看了冷笑道：「他媽的，他們果然回來了！」

戚明星見他們已去遠，忙道：「趁着他們上島尋找，咱們快走吧！」

陳鑫點頭一嗯，右足一頓，縱身飛出礁石堆，朝漁船電撲過去。

戚明星跟到島邊，跳上法明禪師和風雷眞人的漁船，鑽入艙下做了手脚，然後才回到自己船上，隨即開船向海上駛去。

陳鑫笑問道：「你鑿破他們的船？」

戚明星點頭道：「正是，這叫釜底抽薪！」

陳鑫哈哈笑道：「這下子他們可慘了，那牛鼻子還不打緊，那老禿驢可成不了佛啦！」

戚明星道：「怎麼說？」

陳鑫道：「那老禿驢是吃素的啊！」

戚明星不禁莞爾道：「而島上可吃的東西，却只有魚和鳥蛋。」

陳鑫道：「正是。」

戚明星是想起了那夭三花娘子「刧」走慕容燕的情形，說道：「不，他們雖無船可乘，但他們還是能夠返回大陸的。」

陳鑫也想到了，點點頭道：「唔，不錯，他們只要有一塊木板，就可回到大陸，不過此島距大陸頗遠，他們想回大陸，還須經一番奮鬥呢！」

戚明星道：「現在咱們往北走還是往南走？」

陳鑫道：「北方海上島嶼多，往北走吧。」

戚明星依言掉轉船頭，繞過島嶼，往北方海上駛去。

陳鑫問道：「這艘漁船是誰的？」

戚明星道：「不知道，想是三花娘子花錢從漁人手裏買來的。」

陳鑫道：「三花娘子這個女人，老夫只聽人說過一次，她到底是個甚麼樣的女人？」

戚明星道：「她是個神秘莫測的女人，小可對她所知亦不多，只知她很愛海大俠，她一直希望海大俠去攻她的轎，娶她爲妻，但海大俠對她却無意思，使她十分傷心。」

陳鑫道：「她長得怎樣？」

戚明星道：「黑龍八俊對她的容貌讚不絕口，說她比西施更美呢。」

陳鑫道：「既是個美女，何以老是躲在轎中不敢出來見人？」

戚明星道：「她的解釋是：她深愛海大俠，要保留她的容貌給海大俠看，似乎她也將容貌視爲貞操的一部分，除了她愛的人之外，不准任何人看了去。」

陳鑫失笑道：「如此說來，她倒是個痴情女子，海書郎爲何不喜歡她？」

戚明星道：「海大俠說她別有居心，因此不敢與她交往。」

「她有何居心？」

「海大俠自己也說不上來，不過據小可的觀察，她除了痴戀海大俠之外，似無別的目的，如果說她別有目的，那就是在覬覦本門武學，但是她不但毫無奪劍之意，而且一再幫助小可，故小可認爲她確實沒有別的居心。」

「她不該愛海書郎的，老夫對海書郎十分了解，他心中只愛一個女人。」

「誰？」

「他的妻子。」

「但他的妻子死了啊。」

「是的，所以他的心也死了。」

「唉！」

「他要你尋找其女海友蘭，你可有一點頭緒？」

「沒有。」

「依我看，海友蘭可能已經不在人間了。」

「哦？」

「海書郎殺的惡人比老夫還要多，也許有人不敢找他報仇而以殺其女洩憤。」

「嗯，但不管是死是活，小可一定要盡力去找出她的下落。」

「唔……」

「老前輩！」

「嗯？」

「海外三仙你老認識麼？」

「有過一面之緣，怎麼樣？」

「海大俠生前，似乎與他們常有往來，他們對海大俠似極器重。」

「是的，這有個原因，他們海外三仙比較喜歡有學問的人，而海書郎非但武功盡得本門眞傳，而且文學造詣亦頗不凡，而老夫自小就不喜歡讀書，所以跟他們海外三仙可說話不投機。」

「他們對小可似亦很有好感呢。」

「哦。」

「咱們去蓬萊仙島如何？」

「去那兒幹麼？」

「假如你老準備將本門武學傳與小可，那兒最安全。」

「不，咱們還是找一座無人居住的小島爲佳，老夫和他們三位談不來！」

× ×

船行三日，到了舟山羣島。

陳鑫似乎有意在這一帶選擇一座小島做爲教授戚明星武功的地方，他站在船頭上眺望着，看見前面有一座海島，便回對戚明星問道：「明星，你看前面那座海島是不是桃花島？」

戚明星對這一帶的島嶼也頗熟，點頭答道：「是的，那是桃花島不錯。」

陳鑫道：「那麼，你轉向東方航去，老夫記得桃花島東面四十里處有一座小島嶼，那島上和我大殺門那座小島一樣，沒有人居住。」

戚明星依言轉舵東航。

這天薄暮，海上果然出現了一座尖尖的小島嶼，其形勢果與大殺門那座小島有些相似，陳鑫看了高興的叫道：「對了，就是這一座！就是這一座！」

於是，戚明星朝那小島筆直航進，抵達小島附近時，天已漸黑，只見小島處處是垂直的峭壁，他找了一會才找到一處可上岸之處，當即靠岸停下。

陳鑫一躍上岸，說道：「此島老夫年輕時來過一次，島上也都是礁石巨岩，寸草不生，不過海鳥均棲息於此，有鳥蛋可吃。」

戚明星繫好了船，跟着一跳上岸，道：「此島好像比本門那座小島大一些？」

陳鑫道：「不錯，靠北邊還有一大片平地，是很好的一個漁港，但因地方太小不好居住，故不被漁人重視——走，咱們去走一遍看看。」

老少倆當卽尋徑而上，一路所見，果然不是巨岩便是礁石，情景十分荒涼，但當登上島中央的一座山頭時，忽然發現北面島邊有一大片明亮的燈光！

陳鑫大感意外道：「咦，這島上莫非有人搬來居住了？」

戚明星道：「嗯，看那燈光，好像是一個漁村呢！」

陳鑫道：「這倒是怪事，那邊做個漁港是可以的，但要形成一個村落可不容易，因爲地上大都是岩石不好蓋房子呀！」

戚明星道：「去看看如何？」

陳鑫道：「好！」

當下，老少倆尋路下了山頭，繞過重

巨岩，來到北面島邊一看，兩人都怔住了。

原來，那島邊上可熱鬧着呢！

那塊約有百丈寬廣的海灘上，此刻高高低低的懸着幾十盞氣死風燈，在繁星般的燈光中，可見到幾百個衣衫襤褸的人在那裏工作——造船！

造的，是三艘巨大的戰船！

鋸木打釘的聲音，响成一片！

而在那羣人當中，還可見到幾個元兵手執長鞭在來回巡視，發現工作不力的，就「叭！」的給他一鞭……

原來，此時正是元世祖滅宋，卽位開平，定都燕京，元將張弘範陷厓山之次年，也是大舉進擊日本的時候！

元朝，原是蒙古族奇渥溫代打出來的天下，併金滅宋，遂有中國，領土疆域之廣，爲歷朝之冠，此時也正是元朝氣燄高漲不可一世之時，爲了進擊日本，因此驅使老百姓日夜趕造戰船。

戚明星原在鐵船幫的時候，對這種國家大事並不關心，及至叛離越西鴻亡命天涯，看到老百姓受盡元兵的殘害蹂躪，他才覺得亡國之可悲，但是那時他爲了逃避越西鴻手下的追殺，也無心於殺韃子，一直到了遇見海書郎之後，他才對此耿耿於懷……

現在，當他看到那些老百姓像奴隸一般遭受元兵的驅策迫害時，不由得熱血沸騰，開口罵道：「他媽的，原來是韃子在那裏趕着老百姓造戰船！」

陳鑫沉容說道：「朝中大事，老夫已有數年無所悉，如今宋家天下到底怎麼樣了？」

戚明星道：「亡了！」

陳鑫一驚道：「哦，亡了？」

戚明星道：「是的，宋端宗於前年駕崩，其弟昺卽位，改元祥興，遷走厓山，張世傑以爲厓州爲天險，可扼以自守，乃奉帝移駐於厓山，但結果仍被元將張弘範所攻破，陸秀夫負帝沉於海，宋朝便滅亡了。」

陳鑫凝容沉聲說道：「信國公文天祥呢？」

戚明星道：「他進屯潮陽時，亦爲張弘範所敗而被執，此刻正被拘於燕京。」

陳鑫聽了不禁浩嘆道：「唉！想不到宋朝竟然如此一蹶不振，把大好河山送了異族！」

戚明星道：「海大俠臨終前，交給了小可一個任務……」

陳鑫注目問道：「甚麼？」

戚明星擺頭回顧一眼，才湊近他耳邊，低聲說了海書郎交給他的任務。

陳鑫面容一動道：「你辦得到麼？」

戚明星道：「小可現在所能說的，就是『盡人事聽天命』而已！」

陳鑫嚴肅地道：「此事若欲進行，可遲緩不得！」

戚明星道：「是的，但以小可目前的能耐，却覺力有未逮，須等練成本門武功，才能前往一試。」

陳鑫道：「那咱們快走吧，咱們去別的島嶼看看——只要你能吃苦，也許半年之內，你便能練成本門武功！」

說畢，轉身欲行。

戚明星見海邊上那幾個元兵不停的揮鞭抽打那些百姓，心中至爲憤怒，道：「且慢，讓小可幹掉那幾個元兵出出氣！」

陳鑫道：「不行！」

戚明星一怔道：「爲甚麼？」

陳鑫道：「殺那幾個韃子無濟於事，反會連累那些老百姓受折磨而已！」

戚明星一想也是，只得壓抑了胸中的怒火，長嘆一聲道：「但願有一天我能摘下忽必烈的腦袋！」

陳鑫道：「走吧，韃子氣勢正旺，這不是你一人之力所能辦到的。」

老少倆回到西邊海灘，再度登船出發，繼續向北方海上航進。

戚明星忘不了剛才所見情形，心中猶自憤憤不平，忍不住說道：「老前輩，您認爲宋朝還能夠復興麼？」

陳鑫道：「很難說。」

戚明星嘆道：「昺帝一亡，宋室似已後繼無人了，這是最可悲的事。」

陳鑫道：「現在最得人望的是信國公文天祥，可惜他已被執……」

戚明星道：「他不愧是頂天立地的大英雄，據說元人正在迫他投降，但他誓死不屈。」

陳鑫道：「那就是所謂的『氣節』，一個人最可貴的就是要大義凜然威武不屈的『氣節』！」

戚明星道：「他寫的詩到處流傳着——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陳鑫道：「老夫不懂詩，但這兩句聽來眞是好極了！」

戚明星道：「很奇怪，元人爲甚麼不殺他呢？」

陳鑫道：「我想，這是因爲元人知道他很得人望，如能迫他投降，便可獲得民心之故。」

戚明星點點頭，道：「不錯，一定是如此，他現在是民心之所寄，如果他投降了，大家也跟着洩氣了。」

陳鑫道：「明星！」

戚明星道：「嗯？」

陳鑫道：「你暫時不要再想這些煩惱的事了，你現在所要做的是繼承本門衣鉢，而你知道，練武必須專心致志，心無二念，這樣才能成功！」

戚明星肅容道：「是的。」

陳鑫道：「前面好像又有一座小島，咱們靠上去看看……」

漁船，緩緩靠上一座小島。

這座小島，在夜間看來，就像一隻橫臥於海上的鯨魚，島上沒有高山巨巖，却有濃密的樹林，景色較之大殺門那座島嶼美麗多了！

老少倆繫好漁船，卽往島上行來，陳鑫因只有一腳，走路都要用跳的，戚明星看了不忍，便用劍砍了一支樹枝給他當拐杖使用，兩人由南至北再由東至西走遍全島，發現島上無人居住，陳鑫十分高興，笑道：「好，咱們就在此島住下來！」

戚明星道：「不知道這座島叫甚麼名字？」

陳鑫道：「此島形若鯨魚，咱們就叫它爲鯨魚島好了——咦，那邊好像有個山洞，你看是不是？」

戚明星順着他所指的方向望去，果見

不遠處的一面巖壁下似有一座山洞，乃道：「待小可過去看看。」

他縱身往那巖壁飛去，幾個起落便到巖壁下，一看果是一個山洞，但洞中很黑，不知其深幾許，正想回去告訴陳鑫，却見陳鑫已然跟着縱到，便道：「這果然是個山洞，正可做爲咱們棲身之處。」

陳鑫道：「你身上可帶有火摺子？」

戚明星道：「有的。」

陳鑫道：「那麼，拔些乾草打成一束，然後點上火，咱們入洞看看。」

戚明星依言拔了一些乾草，打成一條草束，然後點上了火，便舉步入洞。

這座山洞，是個天然洞，洞道曲曲折折而且結滿蜘蛛網，陰森森的十分可怕。

戚明星利用「火棒」燒去蜘蛛網，向前行入三十幾步，只見洞道忽然變小，而且往地下「鑽」入，成了一個「蟒洞」，他立時刹住脚步道：「再不能進了。」

陳鑫道：「爲甚麼？」

戚明星一指那往地下鑽的小洞道，說道：「那裏面可能有大蛇呢！」

陳鑫笑道：「沒有！」

戚明星聽他說得很肯定，不禁微詫道：「您老怎知沒有？」

陳鑫含笑道：「此洞已被蜘蛛重重封死，如有蛇蟒出入，蜘蛛網便有破損的現象。」

戚明星一聽有理，便問道：「要下去看看麼？」

陳鑫道：「是的，咱們既打算在此洞居住，就得將此洞摸個淸楚。」

戚明星點頭說道：「好，小可下去看看。」

他將「火棒」伸入洞道，燒去密佈的蜘蛛網，然後匍匐爬了下去。

誰知洞道竟是垂直而下的，他一爬入之後，整個人就直墜而下！

「啊哎！」

陳鑫聽他驚叫，不禁面色一變，疾忙趨至洞道口，探頭下望，急問道：「明星，怎麼了？」

「您老快下來看看！」

陳鑫聽他聲音充滿驚駭，情知他有意外的發現，當即爬了進去。

他也沒發現洞道是垂直而下的，因之也像戚明星一樣掉了下去，掉下約三四丈深，才碰到地面！

爬起一看，登時怔住了。

原來，洞道下竟是一間寬大的洞窟，情景很像大殺門武庫，裏面也有四具白骷髏！

四具白骷髏各坐一方，倚壁盤膝而坐，而且每具骷髏的面前均有一顆石頭，石上均放着一顆斗大的泥土！

陳鑫愕然良久，才發出一聲大笑道：「嘿，這倒很像是本門的武庫呢！」

戚明星正站在南面一具骷髏旁邊，他舉着火棒照骷髏身後的洞壁，道：「您老過來看看，這壁上刻有死者的名號！」

陳鑫跳過去一看，但見洞壁上果然刻有幾個字，仔細辨認，才看出是「崑崙道眞子」五個字，不禁大爲驚詫道：「崑崙道眞子？崑崙派沒有『道眞子』這號人物啊！」

戚明星道：「此人死亡已久，說不定是崑崙派好幾代以前的人物。」

陳鑫點點頭道：「嗯，再去看看那三具！」

結果發現，坐在西面的骷髏是「崆峒枯竹叟」，坐在北面的是「少林慈光」，坐在東面的是「武當玉眞」！

陳鑫嘖嘖稱奇道：「這四人老夫都沒聽說過，必是好幾代以前的人物不錯，但他們何以一齊死在這兒呢？」

戚明星道：「他們既然刻上了自己的名號，一定還有文章記載他們的遭遇，咱們再找找看。」

他舉着火棒再仔細尋找一遍，果然就在「少林慈光」遺骸的旁邊洞壁上找到一篇文字——

「余等四人於甲辰年八月十五日相約於此島論劍，經四晝夜之激戰而未能分出勝負，乃罷戰各自坐以思破解之策，窮十日之工亦無一人能脫頴而出。斯時也，余等因苦思致心力交瘁，不覺竟成白頭翁，相顧愕然，頓悟人生之若夢，銖錙於名位之愚昧不值，仇讎怨恨於焉冰釋，同意終止派爭聯袂歸隱，卽而於此島覓得此一秘洞，越日封洞之夕，有感於各人一身武學失傳之可惜，乃各錄之於木盒之中，後人有緣得入此洞，可隨心之所喜取之硏練，而爲善爲惡，余等不欲贅言，但憑一己之良知抉擇可也。

少林慈光
武當玉眞
崆峒枯竹叟
崑崙道眞子

甲辰年八月三十日同具」

陳鑫讀畢壁上的文字，屈指一算，說道：「這四人果是百年以前的人物，難怪老夫不認識。」

戚明星道：「百年前，他們少林，武當，崆峒，崑崙四派一定爭鬥得很厲害，因此他們四位才到此論劍以決高下。」

陳鑫點點頭，說道：「嗯，一定是如此。」

戚明星眼睛盯上四具骷髏跟前那四顆斗大泥團，道：「他們所說的『木盒』，不知是不是包在那泥團之中？」

陳鑫道：「大概是的，你打開一個來看看。」

戚明星見手上的草束已將燒完，便道：「咱們先將它帶到上面去，然後再打開如何？」

陳鑫道：「也好，老夫先上去，你把它扔上來給我。」

他走出洞口下方，單足一彎一直，人便如鶴冲天，飛上去了。

「好了，你把它扔上來吧！」

戚明星便將四個泥團取到洞口下方，然後一個一個扔上去，讓陳鑫接着，最後自己才跳了上去。

於是，老少倆將四個泥團帶到山洞外面，就月光下一看，發現四個泥團都是用黃色泥土做成的，上面還有手指的痕跡，陳鑫笑道：「不錯了，木盒就在這些泥團之中，不過爲安全計，你還是先把一個投出去，看有沒有意外的變化。」

戚明星心知他所謂的意外是指「火藥」而言，當下就托起其中一個，用力投了出去。

泥團一直飛出十多丈，才「拍！」的一聲落在地上，碎了！

戚明星見無變化，趕過去一看，只見破碎的泥塊中果有一個木盒，木盒長一尺寬七寸，由於是包在乾淨黃泥土中，故毫無腐朽，仍然完整如新。

他捧着木盒回到陳鑫面前，笑道：「沒有甚麼不對，盒中盛的，諒是他們所錄的武學不錯。」

陳鑫道：「打開看看。」

戚明星席地坐下，輕輕的將木盒打開，只見盒中有個用錦袍布包裹着的東西，他將錦袍布解開，便見裏面是十片竹簡，第一片紙簡上只刻着四個字——

「枯竹九式」

第二片至第五片竹簡上，刻着許多密密麻麻的文字。

第六片至第十片竹簡上，刻的是圖形，姿式不一，看上去是一路掌法。

陳鑫隨手拿起一片竹簡來看，一面淡淡說：「崆峒派的武功，老夫早年都領教過了，並無，出奇之處……」

他看了竹簡上的一段文字後，忽然一改輕視之色，而變得重視起來，道：「噫，這上面記載的，可不是他們崆峒派的功夫呀！」

戚明星微微一笑，道：「小可猜想也不是。」

陳鑫側目問道：「嗯？」

戚明星道：「他們刻在洞壁上的文字，其中有一句說『有感於各人一身武學失傳之可惜』，從這句話推測，他們四位留下的功夫，絕不是他們本門的武功，因爲他們本門武功自有同門之人流傳下去，何愁失傳？故可想而知，他們四位留下的武功，必是他們自創的秘技。」

陳鑫沒有答腔，而全神視讀着竹簡上的文字，當他看完那竹簡上的文字後，又急急的拿起一片刻有圖形的竹簡來看，頓時大叫道：「嘿！想不到他們崆峒派也出過這樣一位傑出的奇才，這一路掌法太妙啦！」

戚明星很高興，問道：「眞的麼？」

陳鑫點頭道：「不錯，老夫現在雖只看了這當中的一式，但這一式的確神妙異常，老夫恐怕又得花一番工夫才能想出破解之策！」

戚明星興奮地道：「再打開一個來看看！」

最後，三個泥團裏面的木盒，都打開了——

少林慈光，留下的是：「達摩神劍外三式」！

武當玉眞道長，留下的是：「玄玄散手」！

崑崙道眞子，留下的是：「純陽金剛指」！

陳鑫足足花了一個多時辰，才將他們四人自創的秘技看完，不由得深深吸了一口氣，讚嘆道：「咳，還好他們四人的功夫未曾傳給同門之人，否則我大殺門要揚威武林恐怕沒這麼簡單了！」

戚明星吃驚道：「他們四人的武學，較之本門武學更高明？」

陳鑫搖頭道：「這倒不見得，不過這四人若還活在世上，他們的成就必然遠在當今的『中原三老』之上！」

戚明星道：「這是說，他們中任何一位都可成爲本門的勁敵？」

陳鑫道：「是的！」

戚明星道：「現在咱們如何處理這些東西？」

陳鑫沉思半晌，忽然微笑道：「你可以學！」

戚明星道：「小可又要練本門武學，又要練這四種功夫，只怕——」

陳鑫截口道：「不要怕麻煩，老夫從旁指點你，不會多花多少日子的。」

戚明星說道：「可是，這些應該是屬於他們少林，武當，崆峒，崑崙四派的東西，……」

陳鑫笑道：「那壁上文字不是說：『後人有緣得入此洞，可隨心之所喜取之研練』麼？他們並未規定只准他們本派弟子才可練，因此你絕對可以練！」

他頓了一下，接着道：「你如覺得應該『物歸原主』，那麼將來可將這些秘笈還給他們四派，這樣做，便已是『仁至義盡』了！」

戚明星點點頭道：「對，我一定要將這些秘笈送還給他們四派，好讓他們四派的武功繼續發揚光大！」

陳鑫道：「現在，你回船上把咱們需要的東西拿到洞中來，最遲一年，老夫要使你成爲擧世無敵的一個青年奇俠！」

×　×

十個月後——

一個初秋的早上，戚明星穿着一身嶄新的衣衫，出現在距燕京不及一百里的呂家村上。

呂家村只有百多戶，全村無外姓，村中最大的一個家族，叫「呂家莊」，現在戚明星就到了「呂家莊」的大門外。

這「呂家莊」敢情是個巨富，全莊佔地極大，莊中有百餘間房子，周圍有護莊河，前後左右各有一座莊橋，牆墉高峻，屋宇軒昂，十分有氣派！

當戚明星來到這「呂家莊」的大門外時，就有一個看門的莊丁迎了出來，向他拱手問道：「這位客人，您找誰啊？」

戚明星答道：「找呂思興。」

莊丁聽了面色微變，四顧一眼，才低聲又問道：「請問貴姓大名？」

戚明星說道：「第七代大殺俠，戚明星！」

莊丁面色又是一變，以懷疑的目光打量他一番，再問道：「客人要見呂思興，可知『規律』麼？」

戚明星緩緩吟道：「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莊丁再無疑慮，深施一禮道：「請稍候，容小的入內通報！」

說畢，轉身飛奔入莊。

不久，一個老管家打扮的人疾步出莊而來，面帶驚奇的向戚明星拱手一揖，道：「請問，您是……第七代大殺俠？」

戚明星點頭道：「是的。」

老管家側身肅客，恭聲道：「家主人臥病在床，不克親出迎接，尚望戚大俠恕

罪，現在就請戚大俠隨老漢入莊如何？」

戚明星道：「別客氣，老人家請帶路便是。」

於是，他在老管家的引導下走入吕家莊，來到內院一間書房，老管家在房門口住足，開聲道：「莊主，戚大俠到了！」

書房中透出一個病人虛弱的聲音：「快請他進來！」

老管家便推開房門，躬身道：「戚大俠請！」

戚明星點頭舉步而入。

而一跨入書房中，他就呆住了。

原來，書房中共有五個人，一個是六十多歲的老人，他臥在床上，床邊站立着兩個中年和兩個青年，令他吃驚的是，這五個人他都認識！

老人，是鐵臂神猿吕君鵬，也卽是前在吕公堡設擂台的總擂台主！

床前四人，正是吕君鵬的徒弟——潛龍華文龍，飛虎焦吉，花豹來振雄，小霸王趙翼！

戚明星大感意外的道：「咦，怎麼是你？」

鐵臂神猿吕君鵬不知生的甚麼病，面肉消瘦了許多，他對於戚明星之來不感意外，只微露苦笑道：「戚大俠請坐。」

戚明星沒有坐下，瞪望他驚問道：「您老便是『吕思興』吕將軍？」

吕君鵬道：「是的。」

戚明星想起當日他聽到海書郎死亡的消息時的悲痛情形，以及一再向自己追問「海大俠有何遺言」等情，頓時恍然大悟，道：「原來您老便是吕將軍，那天您老要是說了——」

吕君鵬突然打岔說道：「大俠今來何為？」

戚明星一怔，繼之肅容答道：「小可來完成海大俠交付的第三個任務！」

吕君鵬輕輕嘆了口氣，道：「你來得太遲了一些……」

戚明星心頭一沉，說道：「他……死了？」

吕君鵬搖搖頭道：「不，他還好，只是老夫恐已無能為力了！」

戚明星問道：「您老感染何症？」

吕君鵬道：「老夫傷而非病。」

戚明星詫異道：「誰打傷了您老？」

吕君鵬道：「韃子！」

戚明星輕啊一聲道：「他們已經知道您老的身份了？」

吕君鵬道：「沒有，他們若然知道老夫是信國公副將，那會讓老夫活下來！」

戚明星在床前一張椅子坐下，接着問道：「不然，他們為何打傷您老？」

吕君鵬緩緩說道：「去年，老夫在吕公堡擺設擂台，目的便是結交武林正義之士，以便圖謀起事，那次的擂台也的確結交了幾個武林朋友，可是當一位得知了老夫的心意之後，他却出賣了老夫，悄悄的向韃子通消息，告老夫圖謀不軌，於是有一天半夜，數百名元兵突然出現，將老夫的武館團團圍住，老夫為不忍連累無辜，只好俯首就擒……」

戚明星怒道：「那出賣您老的傢伙是誰？」

吕君鵬道：「他叫『半天鷹洪老二』，老夫後來才知道他原來是鐵船幫的一個分舵主。」

戚明星劍眉一揚，大為憤怒道：「哼，想不到鐵船幫居然跟韃子勾搭上了，該死！」

吕君鵬苦笑一下道：「他們將老夫擒去之後，便日夜毒打逼供，老夫抵死不認，後來老夫四個徒弟找關係和他們搭上，送了十斤黃金才將老夫救出來。」

戚明星道：「於是您老便回到此地來了？」

吕君鵬道：「是的，這吕家村和吕公堡是我們吕家的兩支，老夫的出生地便是此地，在吕公堡的武館，是信國公被擒後，老夫脫離軍旅而化名開設的，老夫的眞名就叫思興。」

戚明星嘆道：「去年，小可不知您老便是吕將軍，故不敢直言相告，不過那時小可也尚未練成本門武功，對您老的幫助也不大……」

吕思興道：「海大俠遺命你代他去進行？」

戚明星點頭道：「是的，他立小可為第七代大殺俠後，要小可去替他完成三件事：一是代他赴約與天山飛狐勾兆旗決鬥，二是尋找其失蹤的女兒海友蘭，三是來見您老，聽您老差遣。」

吕思興問道：「現在，你的武功練成了？」

戚明星道：「是的。」

吕思興道：「那件事很困難而危險，你有把握麼？」

戚明星道：「小可願盡力而為！」

吕思興欣慰地道：「好的，信國公乃是民心之所寄，如能將他救出，宋室卽使不能復興，也可以他老人家的聲望招兵買馬，再謀復興我漢家天下！」

戚明星問道：「不知信國公是否有此意圖？」

吕思興道：「那是毫無疑問的！」

戚明星道：「您老現有多少人馬？」

吕思興道：「老夫現有子弟兵三千，另外還有昔日幾位袍澤正盤踞了幾個山寨，他們已答應一旦將信國公救出，便卽率兵來投。」

戚明星道：「那麼，小可立刻去進行，您老可知信國公被囚禁於何處？」

吕思興移目轉望徒弟潛龍華文龍，道：「他老人家被囚禁於燕京某處重牢之中，小徒文龍詳知其處，但該處警衞森嚴，非身懷絕頂武功之人，是進不去的。」

戚明星轉對華文龍問道：「文龍兄可願帶小弟去？」

華文龍點頭道：「當然，不過家師對此已有打算，我們師徒五人都要去呢。」

戚明星回對吕思興詫然道：「您老也要去？」

吕思興說道：「是的，老夫是非去不可。」

戚明星道：「但您老有傷在身，豈可勞動？」

吕思興道：「老夫可乘車前去。」

戚明星不以為然道：「小可以為，此事由小可及文龍兄前往進行卽可——」

吕思興擺手打斷他的話，道：「你聽老夫說吧，此事老夫已籌劃甚久，覺得要

救信國公脫險，除了要有像你老弟這種身手之人外，還需有幾個人在外接援，另外還要一個信國公的替身。」

戚明星不解，問道：「要一個信國公的替身幹麼？」

吕思興道：「方才老夫說過了，該處警衞森嚴，忽必烈為恐信國公被人救走，加派了數名大內高手在該處協防，你縱能悄悄進入牢房救出信國公，但在揹背他逃出時，必會被發現，故老夫的計劃是這樣的：當你揹負信國公逃出時，老夫這四個徒弟便現身接援，阻擋追擊你的大內高手，而你無論如何也要將信國公揹出該處，一到了外面你便將信國公藏於某處，換上易容為信國公的老夫，那時你能揹着老夫逃脫便逃，不能便把老夫丟下，那些大內高手一看你丟下了『信國公』，自然不會繼續追擊，如此信國公才能安全脫險。」

戚明星聽得又感動又驚奇，問道：「那時您老怎麼辦呢？」

吕思興哈哈笑道：「老夫又非信國公，死又何妨！」

戚明星不禁深為感動，長嘆一聲道：「捨身成仁，古來能有幾人，您老的這個決定，令小可萬分敬佩！」

吕思興道：「不敢，老夫只是盡一己之力罷了，老弟若能救出信國公，還望大力輔助，驅逐韃子，復興漢族，如此老夫死亦無憾了。」

戚明星點頭道：「好的，小可但能成功，一定盡力協助信國公起事。」

吕思興道：「忽必烈隨時會下令殺害信國公，此事遲緩不得，咱們今夜就動身吧。」

轉對華文龍又道：「文龍，你去準備，還有振雄，你去命下人準備酒席，咱們好好為戚大俠接風！」

× ×

這夜初更時分，一輛馬車在四個騎士護衞之下，悄然駛出吕家莊，望北出發。

駕車的，是已經過易容的戚明星。

四個騎士，是華文龍，焦吉，來振雄，趙翼。

車中躺臥的，自然是吕思興了！

他原是文天祥麾下副將之一，他像文天祥一樣是一位憂國憂民的忠貞之士，雖然宋帝已亡，雖然文天祥已被拘，但是他仍不死心，因此他向海書郎求助，而海書郎由於中了百花瘴毒，自知距死不遠，只好把這個「任務」交給戚明星，這中間已隔了一年多，他原以為海書郎失信，沒想到在絕望之餘，戚明星突然「應約」而至，於是他的雄心復燃，而決定立刻行動。

而戚明星對於這個「任務」是相當「熱衷」的，他不僅認為這是每個人應該做的事，更認為自己應該去做，因為他過去在鐵船幫為非做歹太多了，今後只有多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才能補償自己的過錯，所以他在離開第五代大殺俠時，就決定先把私事擱下，先來完成這件事。

馬車，在寧靜的月夜下，轆轆的向北馳進……

大約行了四五里路，駕車的戚明星忽然掉頭後望，開口道：「這附近可駐有元兵？」

華文龍答道：「城裏有，怎樣？」

戚明星道：「小弟好像聽到後面有大隊人馬追來的聲音！」

華文龍面色一變，回頭張望道：「在那裏？沒有啊！」

戚明星道：「有的，還在半里之外的路上。」

華文龍立刻回對小霸王趙翼道：「趙師弟，你快轉回去看看！」

小霸王趙翼應了一聲，撥回馬頭，望來路上疾馳而去。

華文龍接着向戚明星說道：「最近城裏駐來一隊元兵，帶兵的是一個百夫長，叫完顏榮的，據說很不好對付，但願來的不是他。」

戚明星道：「不論是誰，應該不是衝着咱們來的吧！」

華文龍道：「是的，希望不是……」

飛虎焦吉道：「如是衝着咱們來的，咱們怎麼對付？」

華文龍道：「你們不要開口，由我來跟他說話便了。」

飛虎焦吉道：「趙師弟回來了！」

小霸王趙翼催騎獨馳而回，叫道：「華師兄，是那個叫完顏榮的韃子，他帶了二十名元兵追上來了！」

話落，人已馳回到馬車前。

華文龍一聽果是完顏榮，眉頭皺了皺，問道：「是衝着咱們來的麼？」

趙翼道：「好像是的！」

一言甫畢，後面路上已响來一片疾速的蹄聲，旋見那路上塵烟大起，一隊元兵出現了！

華文龍急道：「戚大俠，請靠邊停下來。」

戚明星依言將馬車駛近路邊停下。

這時，車中的吕思興開聲道：「文龍，你們聽着，要是談不好，就幹吧，一個也不許讓他溜掉！」

華文龍道：「是的，我知道。」

俄頃，蹄聲塵烟如浪湧至，一個武官打扮的韃子帶領着二十個元兵趕上來了！

他們一到立將馬車團困起來，那武官打扮的韃子顯然卽是百夫長完顏榮，他大喝一聲道：「吕君鵬，你出來！」

華文龍策騎迎上，抱拳道：「閣下諒是完顏榮將軍，請問有何貴事？」

完顏榮一瞪眼睛道：「你是何人？」

華文龍不亢不卑地道：「在下華文龍，我們四人都是吕君鵬的徒弟。」

完顏榮嚴厲的掃望他們一眼，喝問道：「你師父吕君鵬可在車中？」

華文龍點頭道：「在。」

完顏榮道：「叫他出來！」

華文龍道：「對不起，家師有傷在身，不宜出車，閣下有話，就向在下說也一樣！」

完顏榮臉色一扳道：「哼，你是什麼東西，竟敢抗拒命令？」

華文龍聲色平靜地道：「閣下若懷疑家師不在車中，在下可打開車門讓閣下看看。」

他轉對戚明星以命令口吻道：「小三子，打開車門！」

戚明星應了一聲，轉去車後，將車廂門打開，朝完顏榮哈哈腰道：「這位爺，您請過來看吧！」

完顏榮「哼」了一聲，策騎轉去車後，向車中的呂思興瞥了一眼，冷冷道：「呂君鵬，你何處去？」

呂思興緩緩答道：「京城。」

完顏榮道：「去京城幹麼？」

呂思興道：「醫傷。」

完顏榮道：「醫傷？」

呂思興道：「是的，去年老夫挨的那頓酷刑，至今傷勢未癒，還經常吐血，聽說京城裏有位你們關外來的蒙古大夫醫術十分高明，故想找他醫治。」

完顏榮冷笑道：「這是實話麼？」

呂思興嘆道：「唉，老夫已成殘廢之人，難道你認爲一個殘廢的老人還能圖謀不軌？」

完顏榮嘿嘿冷笑道：「呂君鵬，你太狡猾了，別以爲我們不知道你的底細！」

呂思興道：「你說什麼啊？」

完顏榮道：「我說出一個人，你一定認識他，他的姓名叫呂思興，原是文天祥的麾下副將！」

呂思興頓時面色大變！

原來，他自從文天祥被執而脫離軍旅之後，卽化名「鐵臂神猿呂君鵬」，以老百姓的姿態出現，在呂公堡和呂家村兩地，只有少數人知道他原叫呂思興，曾跟隨文天祥與元兵打過仗，現在對方突然叫出了他的眞名，這就證明對方確已查出了他的底細。

他倒不怕被查出底細，而是怕解救文天祥的計劃因此弄砸，他呆了半晌之後，突然縱聲大笑道：「好！好！老夫原名的確叫思興，也確實是信國公的麾下副將之一，你的消息可眞靈通啊！」

完顏榮冷冷一笑道：「我們早已查出你的底細，其所以未對你採取行動，是想看你玩什麼鬼把戲！」

呂思興笑道：「現在你們已發現老夫在玩鬼把戲了是麼？」

完顏榮道：「不錯！」

呂思興道：「請你說說看如何？」

完顏榮道：「根據我們的眼綫的報告，日間有個叫『第七代大殺俠』的青年入莊見你，他叫戚明星，原是鐵船幫的叛徒，對不對？」

呂思興道：「對又怎樣？」

完顏榮道：「他將協助你去進行某項陰謀，是吧？」

呂思興道：「什麼陰謀？」

完顏榮道：「這就要你來回答了——走，你們六人一起跟我回城去！」

呂思興笑道：「完顏榮，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你要多少錢？」

完顏榮忽也大笑道：「你是想賄賂我麼？」

呂思興道：「是的，老夫家財萬貫，你只要說出一個數目來，老夫絕不叫你失望就是。」

完顏榮仰天大笑，道：「老匹夫！你把我完顏榮看低了，我什麼都不要，只要一個人——你！」

呂思興嘆了口氣道：「既然如此，那就無話可說了——你想不想見見那位第七代大殺俠戚明星？」

完顏榮舉目四下搜視，問道：「他在那裏？」

呂思興道：「他就在你身邊！」

完顏榮還沒完全領悟之時，已被戚明星一把揪下馬，戚明星的動作很快，將他揪下馬之後，立刻一腳踩上他的胸部，踩得他殺豬般大叫起來。

那二十個元兵一見大驚，吶喊一聲，一齊拍馬上前欲救，但華文龍，焦吉，來振雄和小霸王趙翼早有準備，他們手一揚，各發出兩支鋼鏢，隨有八個元兵在慘叫聲中落馬，然後他們四個師兄弟一齊掣出兵器，迎上了那十二個元兵，登時殺手連施！

這些元兵，在戰場上也許驍勇善戰，但要和武林人對敵，無異是送死，沒幾個照面，就被打得落花流水，慘叫聲彼落此起，不久已只剩下兩個。

這兩個元兵一看苗頭不對，撥馬便走，小霸王趙翼喝聲「那裏走！」手中一對短戟猛擲而出！

「噗！」

「噗！」

雙戟正中他們背心，也把他們打下馬來了。

只不過是一眨眼間，二十名元兵全部了帳，完顏榮嚇得面無人色，他被戚明星一腳踩住胸部，使盡吃奶之力也掙脫不開，這時已完全喪了胆，不禁顫聲道：「好……好漢饒命！」

戚明星仰臉望天，冷冷淡淡地道：「剛才你說的那個眼綫，他是誰？」

完顏榮喘着氣道：「他……他叫『半天鵰洪老二』，我們……我們雇他暗中監視呂……呂將軍的一舉一動……」

戚明星道：「如今他在那裏？」

完顏榮道：「在……在城裏吧。」

「他怎麼向你報告的？」

「他說你……你去到了呂家莊，半……半個時辰前，他發現你……你們深夜離莊，就去向我報告……」

「說我們要幹什麼？」

「他說，你們要去進行某……某項陰謀……」

「什麼陰謀？」

「他不知道，只知你們所要進行的陰謀，一定……一定對本朝不利。」

「唔……」

「你請高……高抬貴手不要殺我！」

戚明星微微一笑，道：「我大殺門一向嚴禁殺害好人，你在你們國中也許是個好人，不過國與國之間，是沒有情感道義可言的，爲了不致破壞我們所要去進行的那項『陰謀』，你——非死不可！」

說畢，右足運力踩下！

完顏榮狂叫一聲，口中鮮血直噴，兩顆眼睛凸凸欲出，掙扎顫抖了片刻，卽猝然死去。

小霸王趙翼哈哈大笑道：「痛快！痛快！今天總算出了一口寃氣！」

戚明星登上車座坐下，道：「好了，咱們繼續趕路吧！」

華文龍問道：「這些屍體怎麼辦？」

戚明星道：「讓城裏的元兵來處理吧，如今，咱們必須加緊趕路，一定要在他們把消息傳入京城之前趕抵京城，這樣才能成功。」說畢，一揮馬鞭，驅車向前馳去。

（未完）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連載

單于紅・文
盧　令・圖

梟魅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君之楓和夏秋心跟天九幫主在牌九桌上解決舊賬，結果，因爲君之楓在牌九上用內功逼出指紋，捏去一絲骰角，贏了天九幫三百二十萬兩銀子，這時，九指魔也認出了君之楓的身份，約往萬人塚決鬥，夏秋心趁這時機，狠狠教訓了偸辣郎中，使他從此洗心革面。夏秋心往萬人塚途中遇萬花幫主，遂聯袂同往，剛至，便見君之楓提着九指魔人頭下來，諸事已了，君之楓在見園園要還錢給她，園園問起小施、君之楓支吾以應，因他不願將江湖罪惡之事告訴她——

狠逞匹夫勇　陸招致命傷

尖着小嘴兒，輕輕吹猛火炭，園園道：「對了，還有個小秋姑娘，你總不帶她來讓我看看？她一定很美吧？」

說着，猛又想起的道：「哎呀，瞧我眞該死，居然連自己住在這兒的地方是啥也不知道，那有女人上這種地方呀？」

一股激動衝上來，君之楓脫口道：「不！園園，這地方雖然賤，但妳是高貴的，聖潔的！小秋只是忙了點，否則她會和我一起看妳的！園園，小秋她好想認識妳哪！」

驚喜的抬起頭來，園園張張口，欲言又止，忽又垂下頭去，默默不語……

君之楓上前去，蹲在她身旁，急道：「園園，我說的是眞話，妳不相信？」

低垂着臉兒，園園細聲道：「謝謝小秋姐姐看得起我……」

陡然握住她的柔荑，君之楓灼灼的凝視着她，沉聲道：「園園，妳不該說這種話，妳把妳自己看成了什麼？」

避開他的眼光，園園抽回手，怯怯道：「小君，茶沏好了。」

坐回椅上，君之楓接過「紅蜜茶」，可是他却喝不下去，他長長的吸了口氣，鎭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緒之後，凝視着園園正想開口，突然發現她眼圈兒有些紅腫，詫異道：「園園，妳剛才哭過了？」

一驚，園園連忙別過頭去，用袖子擦了擦眼角，強作笑容道：「方才閒得無聊，便獨自彈唱『孔雀東南飛』那首曲子，也許是我唱得太好了吧，我自己掉眼淚爲我自己捧場，小君，你別笑我。」

抖動了下喉結，君之楓只覺得心靈隱隱作痛，他忍不住喊道——園園啊，愁容強作歡顏笑，一點情無處訴，妳熬得這般苦，爲誰？爲誰？

苦澀的閉閉眼，君之楓沙聲道：「園園，妳眞的要嫁翁萬金？」

笑了笑，笑得那般無奈，園園低聲道：「爲什麼不？翁老頭今天有要事和人接頭，不過今天他已派人來，向鴇母還清了欠款，我準備最慢明天就回宋家村，等待翁老頭接我過門去。」一頓，幽怨的抬眼接道：「小君，你會祝福我麼？」

撇撇嘴，君之楓生硬的道：「妳知道，我不會的。」

哈哈笑了兩聲，園園道：「你應該爲我高興，我園園將是洛陽第一富婆……」

忽地，園園站起來放聲縱笑，笑得花枝亂抖，口中喃喃道：「哈哈哈哈！第一富婆，我有錢了！小君，那三百萬兩銀子不用還我了，我有的是錢，不是麼？錢，錢！哈哈………」

「拍！」一個清脆的耳光聲。

捂着熱燙燙的臉頰，園園猛然醒過來似的，杏眼圓睜，小嘴微張，她瞪視着君之楓，良久，良久，才低聲道：「小君？你打我……？」

瞪視着她，君之楓冷冷道：「是的，我打妳。」

滿臉驚異，園園喃喃地說道：「爲什麼？」

緩緩的透了口氣，君之楓答非所問的道：「園園，翁萬金幫妳還鴇母的欠款是多少？」

驚奇，加上疑惑，園園低低道：「七萬八千兩銀子。」

掏出羊皮袋囊，君之楓抽出一張飛錢，接着又抽出三張來：一張是翁萬金的那張三百萬銀票，一張是四萬，一張是三萬，一張是一萬。君之楓把四張飛錢折好，遞給園園，道：「這兒是三百零八萬兩銀，多出的兩千兩算是利息。」

怔怔的發了下呆，園園道：「我說過不用還我……」

君之楓冷冷打斷她的話，道：「不是還妳，是還翁萬金。」

楞住了，園園迷惑的望着君之楓，不解道：「還他？」

用力一點頭，君之楓道：「是的，錢還他，妳就不用嫁他了，不是嗎？」

恍然的哦了一聲，但園園忽又苦笑了一下，搖搖頭道：「沒有用的，我已寫下了婚約書。」

眨眨眼，君之楓道：「錢還給他，婚約書拿回來，不就行了？」

低頭走到火盆邊，望着熊熊的火光，園園出神了好一會，這才低聲道：「翁老頭好不容易有這個機會要到我，你以爲他會願意還我婚約書？」

唔了聲，君之楓自語道：「是啊，錢多勢就大，翁萬金那肯放過一個孤弱女人家？」

說着，伸手從園園手中拿回飛錢，一邊塞入懷中，一邊說：「放心，我去向他要。」一頓，注視着園園道：「現在，妳把東西打點好，我到外頭叫輛馬車來。」

瞇瞇眼，甩甩頭，園園迷惘的望着君之楓，壓低聲音問道：「小君，你是不是可以讓我明白你在做什麼？」

一攤手，君之楓道：「把東西搬回家去呀，妳自由了，不是麼？」

園園閉了閉眼，道：「我說過，一再的說過，我不要人家幫我還錢……」

君之楓截口道：「翁萬金他可以幫妳還，我爲什麼不能？」

園園咬牙道：「他不同，他要娶我，當然他可以幫我還錢，而你……」

忽地抱住她的腰肢，君之楓吻住了她的櫻紅小嘴！

這太突然，這根本是令人想不到的事，以致於園園看來有些措手不及的樣子，她迷惑、迷惑，吃驚、吃驚……

可是當她感覺到君之楓那兩隻強有力的手臂，摟得她呼息急促，尤其是她發現自己的丁香已被君之楓貪婪的吸吮着之時，她不再迷惑，她開始昏眩了……

無力的偎在君之楓的懷裏，園園嬌喘着，紅嫣嫣的兩頰抹上一片強烈而明顯的喜悅；她把頭靠着君之楓堅硬的胸膛上，她撫弄着君之楓的衣結；朦朧的半睜眼，園園夢囈似的道：「小君，這是眞的？」

愛憐的拂着她的髮絲，君之楓低聲道：「園園，妳不妨咬一下舌尖，如果會痛，那便是眞的。」

濕潤的紅唇，掛着一縷很甜、很美的微笑，園園細聲道：「不，萬一不痛，我怕……」

微微一停，園園抖顫着語音接道：「小君，你爲什麼要……？」

緩緩抬起她的臉蛋，君之楓注視着她道：「園園，我要妳做我的伴侶，妳願意麼？」

「不！」忽地掙開君之楓的懷抱，園園掩首叫了聲，衝向床畔，把頭埋在被窩裏，哭泣道：「不！你騙我、騙我……」

着實的愣了一下，君之楓跑前去，把園園一把拉起來，照面又是一個清脆的耳光！

倏地停止哭泣，園園痴痴的望着君之楓……

顫着手指，君之楓溫情的拭去她的淚痕，柔聲道：「園園，妳應該相信我的，我已一連給了妳兩個耳光，不是麼？」

蠕蠕唇嘴，園園閉眼道：「愛是不能勉強的，小君，我愛你，很深、很深；我願意付出我的一切去愛你，但是，我不要你的同情，決不要！你只是同情我、可憐我，才來勉強愛我……」

抖動着喉結，君之楓嘆道：「園園，單妳這身硬骨，我就應該愛妳的。」

園園淚眼模糊的凝視着君之楓，凝得那麼緊、那麼熱、那麼眞、那麼切！凝得君之楓的心靈猛烈顫抖！園園伸出纖纖玉手，深情的撫着君之楓的面頰，微笑道：「小君，謝謝你，這樣，我已經非常的滿足了，像我這樣命運多乖的人，從來不敢奢想什麼，眞的，小君，你已給我很多很多了，我一點也不覺得遺憾……」

灼灼的凝視、靜靜的聆聽，君之楓撇了撇唇角——當他決定做一件事情之時，他通常都這樣的。他握住了園園軟若無骨的柔荑，緊緊的，他低沉的聲音裏，含着滿滿的、滿滿的眞摯！

「園園，看我，看我的眼睛，那兒，有沒有一絲兒假？有沒有一絲兒勉強？有沒有一絲兒騙妳的意味？」

睜着美眸，細細的、深深的望着君之楓的兩眸，當園園發現君之楓那深邃如潭的眸子，裝塡的竟是滿滿的眞摯情意之時，她嚶嚀一聲，撲進了君之楓的懷裏，哭了。

她瘋狂的摟着君之楓，喜極而泣道：「小君，讓我哭個痛快……」

君之楓緊緊擁着她，讓她儘情的哭個够；等她哭累了，君之楓這才抬起她那如

梨花帶雨的臉蛋兒，打趣道：「園園，瞧妳滿身硬骨傲氣，居然眼淚也這麼多。」

羞澀的笑了一下，園園道：「你們男人的眼淚不輕彈，只緣未到傷心處，我們女人眼淚不輕彈，只緣未到高興處，我就是這樣的。」

君之楓忍俊道：「好，好個女人有淚不輕彈，只緣未到高興處。」

園園擦乾眼淚，在衣箱裏拿出一個小包袱，朝君之楓道：「小君，咱走吧。」

君之楓詫道：「你就這點東西？」

園園凝視着他道：「我已跳出火坑了，這裏的東西，我還要做啥？來得乾淨，去得也乾淨，你說是麼？」

瞇了下眼，君之楓道：「園園，在某方面來說，妳是女人中的女人。」

幫他把袍衣下擺弄平，園園道：「這也是拍馬屁吧？」

一楞，君之楓捏了一下她圓渾的鼻尖兒，道：「就算是吧，丫頭，可有拍到馬腿上去了？」

兩人走出門，君之楓道：「這房裏好歹妳也住上幾個年頭了，臨走時，妳一點也沒有留念的感覺麼？」

瞟了他一眼，園園道：「若說有的話，在這房裏，有個粗魯的男人搶去了我的初吻……」

聽了心中好不甜蜜，君之楓正想得意的笑起來，忽聽園園又道：「還有兩個可惡的耳光。」

猛楞住了，君之楓笑道：「好丫頭，一張小嘴兒愈來愈厲害了。」

繞過廻廊，君之楓道：「園園，妳不向鴇母辭行嗎？」

園園哼聲道：「錢還淸，隨時都可以走了；其實我本想早上就要離開的，但我一直想再見你一面，所以留着不走。」

說着，忽地從包袱裏取出一條幗巾，包住秀髮，即連臉兒也要全蒙住了，君之楓奇怪道：「園園，妳想當蒙面怪客了是嗎？」

低着頭，園園道：「我已是從良的人了，我再也不要這兒的人看到我而向我打招呼。」

就這樣，園園蒙着臉、低着頭，疾疾的離開了「舒心樓」……

跨出門檻，園園首先道：「小君，從今後我的名字也改了，決不要再叫我以前的名字。」

一楞，君之楓道：「那我叫妳什麼？三八？十三點？」

瞪了他一眼，園園道：「叫我『愛君』好了。」

「愛君？」輕唸了一聲，君之楓有些迷惑，不過他立刻明白了，他激動道：「我也會永遠的愛着妳！」

繞過了一條街，園園，不，愛君這才取下幗巾，長長的吸了口氣，歡欣的低聲說道：「天下所有的人啊，我宋愛君從現在開始已是名花有主的良家婦女了！」

覺得她好不可愛，君之楓笑道：「愛君，要不要我幫妳敲鑼打鼓，貼告示？」

白了他一眼，宋愛君道：「小君，現在你是否要陪我回宋家村去？」

歙然的笑笑，君之楓柔聲道：「愛君，我恐怕要使妳失望。」

溫柔的微笑着，宋愛君低聲道：「不，逕的是我，要是我懂武功的話，我就可以幫你在江湖上創一番事業了。」

君之楓凝視着她道：「不，愛君，妳使我覺得人生很有意思這已經很够了。」

這時候，有一輛空馬車駛來，君之楓連忙招手叫住，攙宋愛君上車之後，自己也上了車，朝車夫道：「到城東一里外的宋家村。」

把螓首靠在君之楓的肩上，宋愛君痴痴的望着他道：「小君，這次分離，我們要多久才能見面？」

攬着她的腰肢，君之楓道：「很快，如果我事情辦得順利的話，也許就是明年的現在，我將迎妳入我家門。」

宋愛君道：「一年？要這麼長久的日子？」

一頓，凝視着君之楓又道：「不，十年、廿年，我也會等的，小君，在江湖上，你要多小心－爲我小心，好麼？」

說着，眼眶兒已紅起來。

君之楓連忙道：「會的，愛君，我會的。」

說畢，拿出一張飛錢塞到她手裏；宋愛君低頭一看，是十萬兩銀子，她笑了笑，便放入懷裏。

君之楓打趣道：「愛君，這次妳怎不拒絕了？」

宋愛君嬌道：「拿了你十萬兩銀子，就不怕你不要我了，否則你將白白損失十萬兩銀子，不是麼？」

君之楓笑道：「好丫頭，莫非妳把它當成了押金？」

宋愛君也笑道：「不，是聘金。」

這時候，已快要到城門口了，宋愛君紅紅的眼眶已落下了離別的眼淚……

君之楓的心頭也是怪難受的，但他依然面帶笑容的有說有笑，他努力的冲淡離愁別緒……

突然，宋愛君吻住了君之楓，君之楓也緊緊的摟住她，離別的哀愁，盡在一吻中……

到了城門口，兩人才依依不捨的分開，君之楓下了馬車，宋愛君探出窗口，淚眼模糊的一再叮嚀道：「小君，珍重，我等你……」

說到末尾，宋愛君已語不成聲……

望着馬車出了城門，直至看不見宋愛君的殷殷揮手，君之楓才轉身，緩步離開城門……

一路上，他心中總覺得若有所失，不自覺的低低自語道：「以前，我怎從來沒想到要去愛她呢？也許，以前我是個笨瓜吧……」

正想着，君之楓抬頭一看，忽見夏秋心迎面疾奔而來……

君之楓立刻揚手呼喚道：「秋！」

夏秋心聞聲停下腳步，當她看清君之楓時，馬上驚喜的奔前來，道：「楓，我正要到『舒心樓』去找你呢。」

微微一怔，君之楓道：「發生了什麼事？」

夏秋心含笑道：「沒有，我只奇怪你去了這麼久還不回來，所以才來找你，順便想認識認識園園姑娘，她幫了我們很大的忙，不是麼？」

鬆了口氣，君之楓微微一笑道：「原來如此，瞧妳這緊張樣子，嚇了我一跳哪。」一頓，接口道：「秋，事情辦得怎麼樣了？」

夏秋心道：「銀子正在裝載中，大概日落以前便可以準備完畢，楓，什麼時候到武安去？」

兩人邊走邊談，君之楓想了一下，道：「我對大炮和禿頭說半個月內送去，現在也不過只有五，六天的時間了，加上這幾天下了幾場大雪，路不好走，必須立刻出發，不能再耽擱。」

停了停，啓口又道：「但是在這還有些事情沒辦完，我們不能親自押銀回去，可是也不能讓小施一個人運銀呀……」

嫣然一笑，夏秋心道：「放心，我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已到過『白鷹鏢局』，和何鏢頭碰頭……」

君之楓攔嘴道：「妳是說『白鷹俠』何晉奎？」

夏秋心點頭道：「是的，何鏢頭和我的交情不錯，他願意卽刻幫我們保這趟鏢，而且特意半價優待，我把鏢費都付給他了。楓，你不怪我擅做主張吧？」

嘖了聲，君之楓笑道：「嘖，我說丫頭，妳說這句話的意思，大概是要我稱讚妳幾句吧？好罷，秋，我就誇妳一聲：太好了！」

瞪了他一眼，夏秋心佯嗔道：「眞噁心！」

君之楓輕輕笑了起來，旋卽問道：「死要錢沒事吧？」

夏秋心點頭道：「他底子蠻硬的，恢復得很快，他爭着要自個兒運銀呢。」

君之楓道：「這傢伙是出了名的急性鬼。」

眨眨眼眸，夏秋心忽想起什麼來，道：「楓，今兒一大早，有一對姓沈的姊弟到酒樓裏來找你呢。」

哦了一聲，君之楓忙道：「啊，是沈貝紅姊弟倆，瞧我，事情一多便昏了頭，我忘記她昨兒說今晨要來的，害她乾等了一整天，着實不好意思。」

一噘小嘴兒，夏秋心睨眼哼道：「我怎不曾聽說過你有這麼個老相好的？」

噗哧笑了聲，君之楓抬眼道：「秋，妳這歪腦筋想那兒去啦？我和她根本扯不上關係，我只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曾幫了她一點小忙罷。」

接着，君之楓大畧的把自己如何遇見沈貝紅，以及如何救出沈貝雄，敘說了一遍……

夏秋心聽完，抿嘴笑道：「英雄救美人，好不威風呵。」

瞪眼，君之楓道：「路不平，我去踩，誇大其詞，乃是我輩行走江湖所應爲之事，丫頭，妳諷那門子刺來？」

夏秋心哼道：「誰諷刺你了？我只是羨慕啊。一個嬌滴滴的美人兒，一大早帶着她的弟弟，在酒樓恭候你的大駕，那副引頸盼望，望眼欲穿的殷切樣兒，就像是在盼望着她的心上人兒哪！」

恍然大悟的，笑了起來，君之楓道：「繞了這麼大半天，原來，妳丫頭在吃乾醋。」

瞪了下美眸，夏秋心甩頭哼道：「姑奶奶才不稀罕！」

聳了下肩，君之楓撇撇嘴，笑了笑，忽心念一動，張口道：「秋，假若我眞愛上另外一個女人，妳會吃醋生氣麼？」

猛一楞，夏秋心吃驚的注視着他，良久，發現君之楓不似在開玩笑的樣子，迷惑的眨眨眼，低聲道：「如果你是眞的，我想，我想吃醋我是會的，那個女人家不吃醋？不過我是不會生氣的。」

微怔了下，君之楓好奇道：「吃醋而不生氣，那又怎麼說？」

挑挑眉梢子，夏秋心道：「吃醋和生氣，就像是橋歸橋，路歸路一樣，本是兩碼子事，扯不上邊。你若眞愛上另外一個女人，但仍愛着我的話，我頂多吃吃醋，何來生氣？這個年頭，男人三妻四妾，實在太平常了，不是麼？但假若你變心，像彭大哥一樣喜新厭舊，把我拋棄，去愛另外的女人，我想，我是會吃醋，也會生氣的。」

君之楓連忙道：「秋，妳知道我愛妳的心是決不變的，妳要不要我套句俗話兒——怎的跪地指天發誓，海可枯，石可爛的呀，向妳掏心挖肝……」

不等他說完，夏秋心連忙道：「得了，得了，姑奶奶可不吃這套，這肉麻兮兮的話兒眞叫我渾身起鷄皮疙瘩，其實說這話的人，準是油頭粉臉，沒安好心眼的人，就像是小和尙唸經，有口無心，一勁子的口是心非，眞個又俗又俚。」

一頓，斜睨着雙眼，又問道：「楓，你到底又愛上了誰呀？可是沈貝紅那可人兒？」

搖搖頭，君之楓道：「妳怎老說她呢？我說過我和她扯不上一點關係，別這麼不信任人好不？」

詫異的眨眨眼，夏秋心道：「那會是誰呢？」

盯着她，君之楓道：「是宋愛君。」

「宋愛君？」一怔，夏秋心唸了聲，訝聲道：「那來這麼多女人，我壓根兒沒聽你提起過這人，有嗎？」

哦了聲，君之楓連忙道：「噢，宋愛君就是宋園園，她已經改名了。」

夏秋心恍然大悟道：「原來是園園姑娘。」

旋卽不解道：「楓，你認識她好久了，我怎不曾聽你說愛她，莫非你一直在瞞騙着我？」

君之楓趕忙道：「不！秋，除了小香的事之外，我可以說我怎都不曾瞞騙妳！眞的，在這以前，我一直和宋愛君是純潔的，只是方才去還她錢的時候，我才發現我不該辜負她對我的愛的……」微微一頓，君之楓低啞着嗓子繼道：「秋，妳說得對，她純然是爲了我，才要下嫁給翁萬金的……」

抬眼凝注着他，夏秋心攔嘴道：「其實，你早該知道的，女人對於男人來說，只有愛情，而沒有友情的，不是嗎？」

瞇眼，君之楓道：「但我却忽畧了這個道理，當我知道她在深愛着我之後，我幾乎要不知道怎麼辦……我一直認爲：我這一生中有妳便够了。可是我想到當初我愛妳而不敢愛的那副痛苦，如今却加諸於她的身上，我不忍……」

微微一笑，夏秋心道：「是的，得不到愛人的愛情，那確實是一樁令人痛苦的事，我倆曾經是這樣，自然我也深深懂得失戀的痛苦，我有一陣子，每每想一死了之，萬事俱休呢……」

心中一陣激滾，君之楓沙聲道：「幸好妳沒這麼做，否則死去的可能不止妳一人呢。」

深深的凝睇着他，夏秋心停了好半會兒才道：「楓，我不反對你去愛園園……哦，是愛君吧，但是你如果只是不忍讓愛君嘗到失戀的痛苦，才去愛她——原諒我直說：你給她的愛，只是同情，憐恤，那不是顯得太勉强，甚至太虛僞了麼？」

君之楓挑了挑劍眉，含笑道：「世間上有許多事是微妙而令人想不通的，尤其男女間的愛情更是！我和愛君相識了這麼久，從來沒想到要去愛她，或許那時我一直把全部心志放在妳的身上的緣故吧，試想：幾年來，我一直徬徨於咱之間的愛情，我想追捕，更想逃避，我怎可能想到再去愛別的女人呢？」

夏秋心聽完，接口道：「這麼說來，你是因爲大胆的愛了我，所以才去愛宋愛君？」

笑了下，君之楓道：「這事兒，一下也不好說，我只知道，我去向宋愛君還錢的時候，我突然發現她值得我去愛，我實在也說不出這是爲什麼？儘管她是青樓歌妓，但她是聖潔的，雖然她不及妳美麗，但她那倔强剛直的性情却不輸妳半分，眞的，秋，我覺得我既然愛妳，也應該去愛她，我決不勉强，也不虛僞！」

美眸溜盼，夏秋心道：「那現在宋愛君呢？」

君之楓道：「她已回宋家村去了。」

一頓，低聲又道：「秋，我已和她私訂終身了，妳，怪我不？」

沉吟了一下，夏秋心忽用力點頭道：「怪的，非常！」

猛一怔，良久，君之楓才低啞着嗓子，說道：「哦，秋……我，我，我以爲妳不會……」

凝視着他，夏秋心徐徐道：「楓，我不會怪你愛宋愛君，我不說過麼？普天下的男人，妻妾滿房的比比皆是，我不是沒見過世面的妒婦，我只是怪你做事未免太魯莽了些……」

眨動星眸，君之楓截口道：「妳是怪我沒事先通知妳？其實我是……」

急急打斷他的話，夏秋心道：「不！別把我看成恁地小心眼兒，我豈會在乎那？我是指你未徵得令堂的同意……」

臉色倏地一沉，君之楓停下了腳步，呆呆的望着夏秋心，一句話兒也說不上來了……

半晌，他才移動腳步，喃喃自語道：「船到橋頭自然直，不是嗎？」

神情凝重，夏秋心道：「話不能這麼說，萬一令堂堅持你只能和小香完婚，不准再娶別的女人，那豈不使宋愛君傷心一輩子麼？」

閉着眼，長吸了一口氣，然後緩緩吐出，君之楓道：「秋，妳該知道，當我不再逃避妳之時，我已下定決心去抗拒一切橫逆！會的！我們一定會如願以償的厮守在一起！秋，妳不是說妳相信我一定能做得到的麼？」

點點頭，夏秋心道：「是的，我相信你做得到的，但事實的成與敗，並不是你我相不相信的問題，萬一——人總不能往好的方面去想對不？萬一我們無法衝破那道難關，那又怎麼辦呢？」

苦澀的攪動了一下舌尖，君之楓咬牙道：「寧願玉碎，不願瓦全！」

猛吃了一驚，夏秋心說道：「楓，你這是什麼意思？」

君之楓陰澀道：「若家母堅不答應我們的事，那我倆，以及愛君三人，遠走高飛……」

不待君之楓說完，夏秋心急急道：「不！我決不讚同你這麼做！」

驚異的望着她，君之楓訝道：「爲什麼？秋，難道妳不願意和我相厮守？」

夏秋心連忙道：「願意！一千個，一萬個願意！但是，楓，我決不願意你爲了兒女之情，而壞了你們母子親情！楓，我們雖是個十足的武夫，但也唸過不少聖賢書，難道，你不懂『百行孝爲先』這句話麼？」

捲了下唇嘴，然後又咬了咬舌尖，君之楓顫聲道：「魚與熊掌不可兼得，那妳叫我怎麼辦呢？」

仰首凝眸，夏秋心定聲道：「我說過，你和小香完婚，然後我和愛君……」

冷冷打斷她的話，君之楓道：「然後妳和愛君和我偸偸摸摸，做個沒名份的女人，永遠見不得人，是麼？秋，我也說過，絕對辦不到！」

夏秋心停下身子，凝聲道：「楓，這樣你不會背叛禮教，背上逆子之罪名，而且又不拋棄我和愛君，這不是兩全其美的辦法麼？」

一頓，補充道：「我想，假若愛君知道你的處境，她一定會支持我的！」

搖了搖頭，君之楓道：「那對妳倆太不公平了！我身爲七尺之軀的男子漢大丈夫，敢做敢當，決不委屈虧待妳們！」

蠕了蠕嘴，夏秋心正想打話，君之楓又冷聲搶着道：「秋，勿復多言，我志已決！」

微微一嘆，夏秋心也就住口不言，沉默了半晌，方抬眼問道：「楓，愛君是否把錢還翁萬金了？」

君之楓搖頭道：「還沒，翁萬金不可能答應愛君退婚的，我正想去和翁萬金商談此事。不過，我看還是等小施今夜能否打點上路，隨『白鷹俠』何晉奎押銀至武安，再做打算也不遲。」

雙眉微蹙，夏秋心道：「你以爲翁萬金會答應？」

神情凝肅，君之楓沉聲道：「事到如今，已是船到江心，馬到懸岩，他不答應也得答應！」

沉默了半晌，君之楓轉開話題又道：「秋，沈氏姊弟倆是否仍在酒樓？」

夏秋心瞟眼道：「是的，看她樣子，你若十天不到，她也等十天呢。」

笑笑，君之楓淡淡道：「前回幫了她一次小忙，不想昨夜又救了她一次……」

用脚尖踢散一片雪塊，夏秋心似笑非笑截口道：「可不是，你倆眞有緣哪！」

查言觀色，君之楓忽地笑了起來，他低聲道：「丫頭，妳這是話中有話？」

淡淡一笑，夏秋心道：「話中有話，也要有心人才聽得出來啊，不是麼？」

撇撇嘴，君之楓道：「妳未免太多心了，秋，妳以爲我對她另有企圖？」

夏秋心哼道：「這我可不知道，不過，人家她可是對你……」

話說一半，沉吟不語。

輕咳一聲，君之楓擠眼問道：「人家對我怎樣？」

瞪眼，夏秋心道：「別裝蒜！」一頓，想了想，夏秋心索性說出來。「我乾脆明說，楓，沈貝紅她愛上你了！」

哈哈一笑，君之楓怪聲道：「妳在逗我開心？」

蹦着臉兒，夏秋心哼聲道：「我希望是。」

發覺不對勁了，君之楓停下身子，沉肅道：「秋，別這麼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難道妳把感情的東西看成這麼賤？這麼不值錢？我和沈貝紅只不過見了兩次面，她只不過是受了我的濟助，她特意向我致謝，乃是人之常情！」

一停，凝聲道：「秋，我要很不高興的說，妳太疑神疑鬼了，妳不覺得妳這是在侮辱，蔑視人家嗎？」

絲毫不動怒，夏秋心嬌媚一笑，輕盈道：「別板着這副棺材臉，我只不過要你心理上有個準備，免得措手不及而已，事實上，我說過，我決不小氣，只要你有辦法，姘個十個八個女人，我頂多吃吃醋，意思意思吧了，決不生你的氣，行麼？」

苦笑了一下，君之楓揶揄道：「妳眞成了半仙了，妳只不過見她一面，便知道人家愛我啦？」

嫵媚的一瞟眼，夏秋心道：「半仙是不敢，君，你聽說過一句話兒來麼？」

聳聳肩，君之楓道：「別賣關子了，是孔老大說的，抑是孟老二說的？」鼓了下粉腮，夏秋心罵了聲不正經，才道：「俚話常說，女人相見，忖知三分，我是個女人，我當然能透視她的心理了。」

嗤了聲，君之楓道：「鬼話！」

兩人邊走邊談，不知不覺已回到了酒樓，入門便見靠角隅的一桌，正坐着「金算盤」施笑乾，以及沈貝紅姊弟倆……他們似是談得津津有味，直至君之楓和夏秋心走前去，他們才發現……

他們慌忙起迎。施笑乾打話道：「瞧你倆眞逍遙，害得我們在這乾等。」

「逍遙？小施，你恁地沒心肝，怪不得『毒蜈蚣』那老魔要賞你兩拳了。」

君之楓入座之時，沈氏姊弟已相繼起立，沈貝紅拱禮嬌道：「君大哥，我姊弟倆已等候多時了，特意向您致幾番救援之恩。」

木吶老實的沈貝雄微紅着臉，抱拳訕訕道：「君，君大哥，謝謝您上次救了小弟……而且還送了小弟這麼多錢，昨夜，您又救了家姐，您眞是我們的大恩人。」

「不談這個，不談這個。」君之楓擺手連連說，一面請他倆回坐，一面含笑道：「我因事情忙了點，讓兩位等了老半天，抱歉，抱歉。」一頓，問道：「『黃家莊』沒再找你們姊弟倆的麻煩吧？」

凝着美眸，沈貝紅嬌聲道：「沒有，大名頂頂的君大哥出面，小小的黃家莊怎敢呢？」

接擡她的眸光，心中怦然一跳，君之楓連忙別過頭去，淡笑道：「沈姑娘誇獎，黃家莊是看得起我吧。」

這時，沈貝紅忽掏出一張飛錢，遞給君之楓道：「君大哥，這是上回您借我們姊弟倆的錢。」

微一怔，君之楓接過飛錢看了一看，纖眉道：「沈姑娘，妳這是做啥？」

沈貝紅微笑道：「上回您借了我們一萬多兩銀子，理該還您。」

君之楓道：「我說過不用你們還的，不是嗎？」

沈貝紅搖頭道：「不，我們姊弟倆接受您的幫助已是太多了，怎能再憑白要您的錢？」

君之楓道：「不是憑白，我括了妳一個耳光，不記得了麼？」

俏臉兒微微一紅，沈貝紅正想說話，施笑乾已搶着道：「哎呀，沈姑娘，妳客氣啥子，錢是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東西，幹嘛這麼認眞？妳要知道咱君大哥他呀，就有副好德性，助人助到底，送佛送上天，沈姑娘，別再這般推拉，爲難了君大哥。」

夏秋心也幫腔道：「還了錢還不了情，又何必多此一舉？」

說着，把飛錢塞入沈貝紅的懷裏，含笑道：「沈姐姐，咱今兒個是朋友了，何必斤斤計較的，小家子氣不是？」

沈貝紅再三要還錢，君之楓硬是不要，正爭執着，君之楓忽心中一動，道：「這樣好了，沈姑娘，假若妳堅持要這樣，我也不反對，但我有個條件。」

沈貝紅連忙說道：「君大哥，您請說吧。」

君之楓徐徐道：「刮我一個耳光。」

話落，直叫夏秋心和施笑乾傻楞住，沈貝紅姊弟倆更是吃驚失措，沈貝紅呆呆道：「君大哥，小妹萬萬不敢……」

淡淡一笑，君之楓道：「當初我括了妳一記耳光，於今也該還妳了，假若妳堅持要還我錢的話。」

眼圈兒一紅，沈貝紅泣然欲涕，哽聲道：「君大哥，您的大恩大德，我姊弟倆今生今世，當永誌不忘！」

氣氛兒怪難受的，君之楓不迭岔開話題道：「沈姑娘，昨兒妳怎會撞上『毒蜈蚣』那個老惡魔？」

眨眨眼，沈貝紅坐正身子，欵欵說道：「自上次君大哥您解救了我們姊弟倆之後，黃家莊從此不再來找麻煩。我們便靠着您濟贈的欵子，開了間綢莊，半年來，生意還算不惡，頗有盈餘，兩個月前，我已爲弟弟娶了一房媳婦，成了家啦，總算報答了娘她養育我十來年的恩惠。但我一直不見君大哥您，於心耿耿，後來我終於打聽出來，原來君大哥是武林中頂頂有名的大人物，於是我也到武館去練武，以期日後在江湖能找到君大哥，向您報援手之恩。但武館中的武功很膚淺，我學了一個多月，便覺興趣索然，顧而他去，另尋名師，以求精湛武技……」

施笑乾凝視着她，岔嘴道：「於是妳就找到了『毒蜈蚣』那老鬼了，拜他爲師了？」

沈貝紅微頷螓首繼道：「是的，但沒兩天，我發現他居然對我不懷好意，趁他不注意，我偸偸逃走了……」

一撇唇角，君之楓揚眉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毒蜈蚣那老魔昔時也曾污辱了一名女弟子，於今依然如是，死有餘辜！」

夏秋心望着沈貝紅接口道：「那老魔是否不死心，又來找妳了？」

面上猶有餘悸，沈貝紅點頭道：「自從回來之後，我一直躲藏在一間佛廟，直到前兩天，我想大概沒事了，所以才回家來。不想昨夜我帮舍弟送衣料給客戶，回來之時，不巧被他撞上，以後……」

施笑乾微笑着接口道：「以後妳就被我的馬撞倒了是嗎？」

沈貝紅朝他含笑道：「也幸好被您君大哥的坐騎撞倒，要不然我準沒命了。」

凝睇着兩眸，施笑乾的面容是一片神色飛揚，他此刻看來沒有受過內傷的樣子，君之楓和夏秋心同時發現，施笑乾不時的緊盯着沈貝紅的臉蛋兒瞧，眸光映射出一股什麼的……忽然，君之楓和夏秋心兩人互望了一眼——會心的笑了……

斯斯文文的微笑着，施笑乾柔聲道：「沈姑娘，昨夜的那一撞，沒把妳撞傷了吧？」

搖搖螓首，沈貝紅嬌聲道：「一點疼痛而已，早沒事了。」

微微一停，轉向君之楓道：「君大哥，聽說您現在是『兒弟會』的會主，刻正在招兵買馬，延攬人才，可是眞的？」

話落，忽又接着道：「君大哥，我是否可以加入兒弟會？」

微一怔，君之楓沒來得及回話，施笑乾已搶着道：「那太好了，歡迎都來不及呢！」

轉向君之楓擠眼道：「小君，你說是麼？」

君之楓沉吟着……沈貝紅速忙又道：「君大哥，我雖然不懂武林波譎，而且又沒有高強的武功，但在我相信一定能爲您做點什麼事的……君大哥，您給予了我姊弟倆這般大恩惠，我沒有什麼可以報答您的，只要我能够盡一點點的力量，於心也足，……」

施笑乾見君之楓意有不願，不禁瞪了他一眼，急道：「小君，咱現在正需要人手的時候，你怎可拒人於千里之外？」

君之楓裝沒見他，沉聲道：「沈姑娘，非我不願，妳纖弱女人家，怎過得慣刀光血影的江湖日子？你們姊弟倆過着太平日子，不是頂好的麼？」

臉上一片着急，施笑乾暗地裏踢了君之楓一腳，君之楓却是不動聲色，不理不睬……

眼圈兒一紅，沈貝紅哀聲楚楚道：「君大哥，小妹今天能安然住在人世間，我們姊弟倆有今天安逸的好日子完全是您的賜予，舍弟已成家立業，我總算對得起九泉之下苦命的娘，於今是無牽無掛。唯一的，我還沒償還您的恩情，君大哥，您要是連這一點點讓我報答的機會也沒有，我死也不瞑目……」

語尾已是顫抖不清，沈貝紅那吹彈得破的粉腮兒，已掛上兩行淚珠……

夏秋心看得過意不去，正想說幾句話，施笑乾早又痛又憐道：「小君啊，你又何必這般鐵石心腸，咱兒弟會多了沈姑娘一個人，難道就會垮了不成？」

一邊說着，一邊用腳尖兒從桌底下用力踢着君之楓，君之楓捉個狹，把脚挪走，施笑乾踢得急，不想却踢到了夏秋心的玉脚上去。

哼喲一聲，夏秋心瞪了他一眼，捉狹道：「小施，又不是我不答應，你儘踢我幹嗎？」

臉龐通紅，施笑乾一瞄眼，見沈貝紅正在擦淚，沒看見，這才狠狠的回瞪了夏秋心一眼！

掩嘴輕笑，夏秋心這才開腔道：「楓，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你要是不答應沈姑娘，說不定小施他……」

見她說得露嘴，施笑乾忙不迭狠狠的再送她一腳！

不想夏秋心早有提防，雙脚一讓，施笑乾却踢着了桌脚，一聲嘩叭，桌面一陣搖撼，摔出了兩個碗碟……

窘極了，施笑乾滿臉通紅，連忙俯身把碗碟拾起來……

忍着笑，君之楓朝莫名其妙的沈貝紅道：「沈姑娘，妳快去謝謝他吧，我要是不答應，連桌子也要給他踢翻了呢。」

好生高興，沈貝紅立刻轉顏爲笑，不過當她看到君之楓和夏秋心逕抓着施笑乾輕笑，她不禁掉頭望去，只見施笑乾一張臉紅了到脖子……當她看他時，正好施笑乾也在偸偸的望自己，但施笑乾一接沈貝紅的眸光，立刻又轉頭，更加臉紅了……

她這時候有些迷惑，不過當她再想想君之楓那番話之時，她立刻也臉紅了！

這時候，一直沉默寡言的沈貝雄，忽也道：「姊姊，我跟妳一塊兒去闖江湖好麼？」

沈貝紅連忙搖頭道：「弟弟，你怎能去？你已是有家室之人啦，這可不是鬧着好玩的呀。」

說着，沈貝紅朝君之楓道：「君大哥，我回去清理一下店務，打點打點馬上就來，好麼？」

君之楓點點頭，還沒說話，施笑乾已搶着說道：「當然可以，沈姑娘，我陪妳去。」

朝施笑乾擠了下眼，君之楓道：「沈姑娘，妳加入本會，今後就帮着施大哥掌管會務，他會讓妳學習到很多經驗的……」一頓，轉向施笑乾說道：「小施，銀子該是裝載好了，你送沈姑娘回去之後，不用再轉回來，你就倆直接赴洛陽錢莊去，卽刻把銀子押去武安，時限已迫，萬萬不能慢怠！」

夏秋心也道：「白鷹鏢局將保我們這趟鏢，保鏢費也已付了……」

一停扮了個鬼臉兒，小聲道：「路上，你不再寂寞了。」

施笑乾瞪了她一眼，朝君之楓道：「小君，你什麼時候去？」

君之楓沉吟了一下，說道：「很難說，不過不會太久的，事情一辦完，立刻便趕去……」

話落一半，忽想起啥的來，連忙又道：「哦，對了，路過君山，別忘了去請『君山七虎』他們……」

不待他說完，施笑乾笑着道：「放心，君山七虎他們現落魄得像條喪家犬了，說不定他們一聽到我們正有搞頭，早到武安去啦！」一頓，眨眼問道：「小君，咱還要物色誰加盟咱兄弟會？」

君之楓含笑道：「不用了，君山七虎已是够人震撼的了，兄弟會已不缺將，怕只兵源不足……」

施笑乾笑聲打斷他的話道：「咳，算了吧，憑你『不眨眼』這塊硬鄉鄉，鐵打金鑄的招牌，我還担心人太多了呢。」

笑笑，君之楓朝沈貝紅道：「沈姑娘，咱武安見。」

沈貝紅朝君之楓和夏秋心恭謹躬身說道：「君大哥，夏姐姐，謝謝您倆提携小妹。」

於是，施笑乾陪着沈氏姊弟離去，施笑乾來到門口之時，忽又轉回來，狠狠的揍了君之楓一拳，踢了夏秋心一脚，說了聲：「此仇不報非君子！」

然後才一溜烟的跑開去……

只惹得君之楓和夏秋心相視大笑……

君之楓和夏秋心折騰了一整天，確實也餓了，方才只顧說話，桌上的酒肴也都涼啦，便另外叫了一大盅羊肉，兩人邊吃邊談……

夏秋心暢快非常似的，她道：「總算，這回死要錢讓咱捉弄了回來。」

「可不是啊，施笑乾那小子老愛作弄咱倆，這回可算是報了一箭之仇哪。」

邊說着，邊呑進了一塊羊肉，君之楓嘖了聲，接着又道：「想不到這種登徒子，也有對女人一見鍾情的一天。」

夏秋心凝眸道：「愛情的東西是很奇妙的啊，你不是這樣說嗎？」一頓，轉嘴問道：「楓，你以為沈貝紅會喜歡施笑乾麼？」

點點頭，君之楓微笑道：「會的，小施雖是個半吊子，但人表堂堂，且一張妙嘴生花，異趣橫生，必能够討得伊人芳心的。」

微一沉吟，夏秋心道：「只怕沈貝紅這多情種子，只鍾情於你，不領小施的情呢……楓，如何，我說得沒錯吧，沈貝紅她可眞愛着你呢。」

翻翻眼，君之楓懶懶道：「她這只是盲目而不够成熟的感情吧，主要的是感恩的心理在作祟。這種脆弱的感情很容易轉變的，至少，還沒到妳我三年來的感情那種程度，是不？」

稍稍一頓，接着又道：「時日稍久，她便會知道她的感情是淺膚，而且錯誤的，至少，我故意遲遲不答應讓她加入我們兄弟會，她便會知道我一點兒也不重視她，遑論其他的感情了。」

夏秋心轉了下眸子，嫣然一笑，道：「我正奇怪你為什麼拒絕她入會呢，原來你還有一番作用呢。」

笑笑，君之楓道：「像她這種十七八歲的年齡，正當情竇初開，夢漾憧憬的時候，感情容易激動和奔放，我雖給了她潑了盆冷水，或許她會傷心一陣子，但和小施旦夕相處一段日子之後，她就會重墮情網……」

夏秋心點頭道：「是的，感情是時間培養出來的，不是嗎？」

開朗的笑了聲，君之楓道：「但願小施對他這個伴能始終如一。」

夏秋心抿嘴笑道：「會的，你沒看到他那痴迷的樣子麼？」

兩人正開心暢談，說得緊之時，忽見一人走來。

仰日一瞧，君之楓和夏秋心着實的楞了一會，來人不是誰，正是君之楓的硬對頭——黑狼也！

黑狼仍是那副老樣子：長髮披散，黑衣勁裝，背後揹着一支尺來長的利斧，一副兒帥勁。他笑咪咪的，竟不請自坐，睨着君之楓，古怪的說道：「老朋友啊，久見了。」

一見他，心頭很不是滋味，君之楓淡漠一笑，哼聲道：「原來是閣下，天下恁地窄啊，咱又碰頭了。」

轉首朝夏秋心笑笑，黑狼自個兒斟了杯酒，一仰而盡，道：「夏姑娘，恭喜妳了啦。」

俏臉兒微微一紅，夏秋心感激的笑了笑，說道：「黑狼兄，多謝上回您鼎力相助。」

淡淡一笑，黑狼挾了塊羊筋送進嘴裏，溜了君之楓一眼，道：「小事，小事，何勞言謝？只是，恐怕有人並不領我這個情哩！」

當君之楓和夏秋心鬧翻之後，黑狼曾協力幫助夏秋心尋找君之楓。好不容易黑狼在兄弟會裏找到了君之楓，當時君之楓正欲殺「煞女」多小艷，黑狼誤以為君之楓在向她調情施暴，一時激憤，乃出言相激，逼得君之楓對夏秋心更加誤會，一刹時神昏志亂，於暴風雨中墮落深崖，幸賴皇甫霏霏及時救起……

這，已是往事矣，然君之楓一見黑狼，不期然的只覺往事瀝瀝，躍眼如昨……

這使君之楓感到為難，黑狼一直幫夏秋心尋找自己的下落，自是一番好心善意，於理自當感激銘謝，然也由於黑狼使得自已墮落深淵，以致於失去記憶和兩眼瞎盲，歷盡無限辛酸和苦楚，差點沒送了命——這，果眞深論起來，黑狼充其量只是功過相抵的。

儘管，君之楓一直憎惡黑狼，但此時此地也着實不好翻臉，捺着性子，君之楓冷漠道：「黑狼，別來可好？」

哈哈一笑，黑狼洒脫道：「我黑狼乃天生的薄祿命，不說也罷。倒是閣下你可眞大有搞頭了哪，幾月不見，於今已是一會之主，江湖上的鼎沸人物了！可眞令我黑狼好生羨妒啊。」

皮笑肉不笑，君之楓冷哼道：「黑狼，你今番來，有事？」

一連嘖嘖幾聲，黑狼道：「噢，我的大會主，別這樣，我黑狼有天大的事也不敢勞駕您尊駕，老朋友相見，不也該敘敘麼？」

皺了皺眉，君之楓說道：「如何個敘法？」

一旁的夏秋心，素知君之楓和黑狼一向不很和睦，見他倆一番冷言熱嘲相向，芳心兒眞有點急，儘管君之楓是自己的心

上人，但黑狼曾經古道熱腸的帮助過自己，好歹也算是個朋友了，總不成讓他們擺着放僵，連忙插嘴道：「黑狼兄，有道是不打不相識，以前之事，莫不成你仍耿耿於心？」

以前之事？是的，以前君之楓曾與黑狼在一個大霧的夜晚，不期相撞，而致火併一場，結果未分勝負，幸好夏秋心及時趕到，權充和事佬，一場紛爭總算平息。但之後君之楓和黑狼兩人曾碰頭多次，每每心存不服，常有再較高低的意念，但每次總又是不了而了之……

黑狼是個心高氣傲的年青輩高手，他不服君之楓的名頭來得比他响亮，而君之楓雖無逞强爭技的雄心，但他也說不出為什麼，對黑狼沒有好感，甚至感到憎厭。是以，他們每次碰頭，總是搞得十分不愉快。

嗯，瞧這樣子，這次，可能也不能例外。

黑狼聽夏秋心這麼一說，似乎有點不好意思，但他立即瀟洒一笑，說道：「夏姑娘，旁的好說，在下和君公子，沒寃沒仇，印證武功，也算是切磋武技，又有何妨？」

夏秋心搖頭道：「刀槍無情，拳頭無眼，萬一有了個差錯，可不是鬧着玩的，黑狼兄，你我算是一場朋友了，難道說你不能賞我個臉，大家盡釋前嫌，握手言歡，交個朋友，不也頂愜意的麼？」

說着，向君之楓道：「楓，人家黑狼兄也曾帮過我的忙，在你失落的期間，黑狼兄更是不遺餘力的找尋你的下落，你怎連一聲謝也不說？」

心中着實不願意，但君之楓終還是勉强展露笑容，伸手道：「黑狼兄，在下向您致謝意。」

微一怔，黑狼似乎料不到君之楓會有此轉變，嗯，也可以說是讓步，朗笑一聲，也伸出手握住了君之楓的手，一面說道：「不眨眼，你別客氣。」

話聲中，他已暗地裏加强手勁！

猛吃一驚，君之楓連忙運起丹田之氣，一股深沉的內功已推送出去，也含笑自若道：「你也別客氣……」

睹狀，大驚，夏秋心想攔駕已是太慢了點，莫可奈何的說了聲：「瞧你倆，眞是何苦來哉？」

只見兩隻手掌緊緊的握合在一起，顯然的，君之楓和黑狼已是硬對硬——拚上內功了！

起初，兩人皆神色自若，彼此仍能眼瞄嘴嗤，但過了片刻，他們開始沉肅了。兩張俊秀的臉，慢慢泛紅，寬敞的額角上也沁出微許的汗水……

夏秋心坐在一旁不聲不响的吃她的羊肉，當她塡飽了肚子，放下筷箸之時，發現兩人已是面如關公，滿頭大汗，氣喘連天……

索性兩手支着下頤，夏秋心權充見證人，一旁觀戰，等待勝負的分曉……

這時，夜幕已掩，正是酒樓生意鼎盛的時候，人影嘈擠，哄聲價天，却無人發現君之楓和黑狼「無聲無息的決鬥」……

從開始到現在，半個時辰已快要過去了……

只見兩人依然僵持着，兩隻緊握的手掌已顫抖。兩人通紅的臉色幾要轉紫，汗水濕透了胸前的衣襟！

黑狼——閉着眼，咬着牙……

君之楓——皺眉，抿嘴……

看看也差不多了，夏秋心見再搞下去，眞得弄出人命來，連忙兩手一探，凝足功力，硬是把兩人給分了開來！

嗯哼了一聲，黑狼無力的扒伏在桌子上，……

哦了一聲，君之楓軟綿綿的，靠仰牆上……

望着兩人的面色又轉成了疲憊的白色，夏秋心揶揄道：「要是你們兩人在沒人的地方比鬥，準是雙雙歸天，一個也活不成！現在好了吧，可過癮沒有，一個半斤一個八兩，以後誰也別再逞雄了！」

喘息着，黑狼經過一陣子的調息，似乎好多了，他疲憊的拭拭汗水，無力道：「好個半斤八兩啊……」

夏秋心倒了杯酒給他，轉看着君之楓仍未有動靜，俯前觀看，只見得君之楓雙眉緊鎖，鋼牙猛咬，臉色白得嚇人！不禁大吃一驚，駭聲驚問道：「楓，你沒怎樣吧？」

黑狼詫異道：「噢，他是怎麼了？明明是平手啊！」

話聲一落，君之楓忽哇的一聲，吐出了一口鮮血，倒在桌上！

花容失色，夏秋心連忙攬起他，只見君之楓已是不省人事矣！

撐起疲憊的身子，黑狼滿臉訝異，當他看到君之楓「印堂」上烏黑之色時，他吃驚道：「夏姑娘，君公子可是曾受了內傷？」

猛然想起，夏秋心駭然道：「啊！我竟然忘記今天他和『九指魔』過招的時候，曾挨了他一拳，受了點兒內傷！」

臉色大變，黑狼叫道：「妳眞該死！受了內傷的人怎能和人比量內功呢？妳怎不早說啊？」

嚇得六神無主，夏秋心急得幾乎哭了出來！她胡亂的拭去唇角的血漬，抱着君之楓就想走……

黑狼詫道：「夏姑娘，妳要帶他到那兒去？」

夏秋心含淚道：「我必立刻帶他回家，他母親，是醫術聖手『回春仙子』。」

不等她說完，黑狼急急道：「離這兒多遠？」

夏秋心應道：「離這兒十幾里路的廣寵山上。」

黑狼此刻看來已有些沉不住氣，他慌忙道：「沒用的，等妳到那兒，可能已沒救了，夏姑娘，妳也是學過武的人，難道不知道受了內傷的人，最忌與人比試內功？現在君公子顯然是運功過度，已加劇內傷的惡發，如不在半個時辰內予以施救，非死即殘，頂多活不了三年……」

黑狼話沒完，一向剛毅，沉着，冷靜的夏秋心忽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她這一哭，立刻引起了整個樓下食客們的騷動，紛紛圍攏前來！

黑狼正驚楞着，夏秋心忽號哭着猛力踢來一脚，口中嘶叫道：「黑狼！都是你幹的好事！姑奶奶與你拚了！」（未完）

綠林豪俠傳奇故事之一

降龍伏虎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冷面閻羅胡柏齡被誘入廢廟，跌進陰手一魔陷阱，但他臨危不亂，談笑自若，加上他威態懾人，陰手一魔一時間仍不敢輕估於他。胡柏齡拖延至余亦樂及嶗山三雄來到後，便放手與陰手一魔拚搏，結果兩敗俱傷，連那引誘胡柏齡入伏在先，中途變志，反過來暗助胡柏齡的白衣少婦也爲陰手一魔所傷，陰手一魔走後，胡柏齡運氣療傷，同時命余亦樂爲白衣少婦療傷。胡柏齡運功畢，見余亦樂疲累太甚，低叫他快去歇息——

身膺終林魁　心存江湖義

余亦樂還是未曾聽見一般，只鼻息重重哼了一聲。

胡柏齡舉起衣角，在他臉上輕輕擦拭，替他抹去汗水。道：「余兄……」

余亦樂聽得胡柏齡一聲喚叫，雙眉一緊，用力睜開雙眼，嘴唇開闔了一下，低沉的吐了一聲：「盟主……」只見他身軀一翻，人便仆倒地上。

原來余亦樂以本身眞元，耗了徹夜長長時間，他之所以還能坐在那裏助白衣艷婦打通經脈，維持她的呼吸，可以說是全憑一種內心對胡柏齡感激的精神作用，這時又因胡柏齡對自己這等關心，爲自己擦汗，雖然沒有說話，但內心還是很淸楚，不由得大是感動，待他睜眼，張口想說話之時，那硬聚的一口眞元之氣立即散去，眞元之氣一散，那股精神作用，也隨之失去作用，是以一張口，人便摔倒地上。

胡柏齡忙的疾伸雙手，把他扶倚膝上，運功聚神，雙手同出，連點他「紫宮」，「外陵」，「天池」，「神藏」，「衡門」，「百會」六大要穴。

只聽余亦樂長吁一聲，口一張，吐出一口濃濁的瘀痰。

胡柏齡左手緊握他脈門「太淵」穴，右手探手入懷，取出一隻翠玉古瓶，咬開瓶塞，倒出一粒朱丸，道：「余兄，你因耗傷過重，致一時血不歸經，快服下這粒丹丸，以保住脾臟心腑。」

余亦樂也不說話，點點頭，張口吞下朱丸。

胡柏齡合上瓶塞，低聲說道：「余兄快請運氣調息一下。」

余亦樂微微一笑，說道：「盟主但請放心，我服下了盟主的靈丹之後，已覺得好轉甚多，盟主不用再費心管我了，請快些想法子救那白衣婦人要緊，我恐怕她已快要不行了……」

胡柏齡道：「她得你眞元之氣相助，人已好轉甚多，最低限度，可延長她甚久生命。」

余亦樂輕輕吁一口氣，笑道：「這麼說來，我是幸不辱命了。」

忽見那白衣艷婦轉過臉來，接道：「我很感謝你，不惜消耗本身眞元之氣，延續我的生命，不過我受傷太重，雖蒙相救，只恐也難以熬過今日午時……。」

她幽幽的嘆息一聲，又道：「不過，這已經很夠了，我能多活上半日時光，縱然有千言萬語，也可以講完了。」

胡柏齡微一搖頭，笑道：「妳的傷勢並非絕對難以療救，不宜多耗精神……」

那白衣艷婦黯然接道：「不行啦！他那『陰風掌』力，耗去他十五年以上之功，不但陰歹無比，而且掌力渾厚，我自知難以挨過午時。」

胡柏齡道：「夫人說的不錯，在下和他硬拚的一招之中……」

那白衣艷婦突然開口說道：「別對我叫夫人。」

胡柏齡先是一怔，繼而微微一笑。

那白衣艷婦突然舉起手來，抓住自己的衣領，勉運餘力一扯，把身上白衣扯破，淒涼一笑，道：「凡在我師父門下之人！向例不准有夫婦之倫，我冒充丈夫、弟弟死在你手，都是爲了誘你到此。」

胡柏齡道：「我知道了。」

白衣艷婦道：「知道啦！那就別再稱我夫人了。」

胡柏齡略一沉忖，和聲問道：「姑娘貴姓？」

白衣艷婦道：「記得我在家中之時，媽媽常常喊我蘭兒，十幾年來，就沒聽人這麼叫過我了，你就叫我蘭兒吧！」

胡柏齡皺皺眉頭，面有難色，默默不言。

白衣艷婦似已看出胡柏齡心中之意，淡然一笑，道：「反正我已活不過今日午時，你叫我幼小之名也叫不了幾句啦。」

胡柏齡看她失神的眼光中，滿是乞求之情，暗暗嘆息一聲，忖道：人在將死之時，情感最是脆弱，最易想起兒時之事，我何忍違拂於她，當下說道：「恭敬不如從命，在下放肆的叫姑娘的名字了。」

白衣艷婦蒼白的臉色上，閃起一抹紅暈，問道：「爲什麼不叫呢？」

胡柏齡輕輕的咳了一聲，笑道：「蘭兒！」

白衣艷婦忽然微微一笑，仰着臉兒，說道：「聽到這聲呼喚，我恍似年輕了十年，重回爹娘的身邊一般。」

但見兩行淚水，順着她粉頰之上滾了下來，嘴角間却浮現着歡愉的笑意，似是胡柏齡那一聲輕輕的呼喚，給了她無比的安慰。

太陽光由破漏的屋面上透照下來，側門中人影倒現，緩步走進來嶗山三雄中的鮑超，洪澤。

兩人在相距胡柏齡四五步處，一起停下了脚步，齊齊對胡柏齡抱拳一禮。

胡柏齡頷首微笑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鮑超躬身答道：「卯末辰初時光。」

那白衣艷婦忽然轉過臉來，問道：「怎麼？你們就要走嗎？」

胡柏齡道：「這荒廟之中，藥物不便，再稍候片刻，待我這位兄弟調勻眞氣，咱們一起回到城中……」

余亦樂忽然睜開雙目，說道：「我已覺着傷勢好轉甚多，已然無碍行動。」

那白衣艷婦接道：「可是我不行啦，現下是辰初時光，我還有兩個時辰好活，如果把這些僅有的好活時光，浪費在行程之上，未免太可惜了。」

胡柏齡微一沉吟道：「姑娘傷勢雖重，但並非無救之傷，但請信任在下……」

白衣艷婦截住了胡柏齡的話，道：「你不是答應叫我蘭兒了……」

她微一停頓之後，又道：「我知道，我這傷勢除了少林派的『先天性功拳』外，縱有起死回生靈丹，也是難以救得。」

胡柏齡搖頭笑道：「蘭兒！你知少林派的『先天性功拳』爲什能解『陰風掌』毒麼？」

白衣艷婦道：「因那『先天性功拳』是一種純陽的內家功夫，可逐陰毒。」

胡柏齡道：「這就是啦！『先天性功拳』既然可逐陰毒，凡是練有純陽的內家功夫，大概都可逐走陰毒。」

那白衣艷婦道：「要找誰來救我？」

胡柏齡微微一笑道：「我。」

白衣艷婦忽現驚喜之色，道：「你沒有娶過親麼？」

胡柏齡怔了一怔，一時之間，想不出適當之言回答。

白衣艷婦似是自覺問的有點不對，又接着說道：「我曾聽師父談過，凡想把純陽功夫練有大成，必需從小練起，而且，……而且……」

她而且了半天，仍嚅嚅的說不出口。

但胡柏齡似已領悟她話中之言，淡然一笑，接道：「那也未必，初練純陽內功之人，確然童身才能奠基，但如已有成就之人，那倒不必固守此理，如果『先天性功拳』眞能療好妳的傷勢，我想『天星指』亦可奏功。」

白衣艷婦抬頭望着屋頂，黯然說道：「我看算了吧！你縱然能夠把我救活，我也難久生人世。」

胡柏齡愕然答道：「爲什麼呢？恕我難解話中含意了。」

白衣艷婦道：「凡入我師門的人，終生不能叛離，如擅離師門，必然要被追殺，不論妳逃到天涯海角，都難避過。」

胡柏齡沉吟了一陣，道：「如果你確有棄邪歸正之心，傷勢好後，可暫時寄住『迷踪谷』中，待我和陰手一魔了斷三月期約之後，妳再離開不遲。」

白衣艷婦輕輕嘆息一聲，道：「也只好這樣辦啦！」

胡柏齡回頭望了靠在壁角的養息的王大康一眼道：「王兄的傷勢好些沒有？」

王大康恍如未聞一般，仍然依在壁間，連眼也未睜動一下。

鬼諸葛洪澤臉色微變，大步走了過去說道：「只怕那老鬼解藥中動了心機。」

胡柏齡也聽得微微一怔，暗暗忖道：此慮倒是不錯，若是老魔把毒藥假裝解毒藥物送我，這次可上當大了。也不禁臉色大變。

白衣艷婦突然接口說道：「把他送你藥物拿給我看看。」

余亦樂探懷取出存下的一粒丹丸，遞了過去，說道：「我這裏存了一粒，姑娘請看。」

白衣艷婦星目流轉，望余亦樂手中解藥一眼，道：「藥物沒錯……」

說話之間，鬼諸葛洪澤已走到了王大康身側，伸手拉了他一把。

王大康霍然睜開眼睛，大聲罵道：「那老鬼給我的什麼藥？吃過之後，就想睡覺。」

胡柏齡見他醒了過來，放下心中一塊石頭，微微一笑問道：「蘭兒，這解藥服過之後，人可有睏倦的感覺麼？」

白衣艷婦點點頭說道：「不錯……。」微一停頓後，又道：「他們兩位傷勢，都還未癒，不如在這大殿中多留一會，讓我心中的話說完，再走好麼？也許我在未回到南昌之前，掌毒就會發作而死。」

胡柏齡轉眼向王大康望去，只見他右腕上的紅腫，果已消去不少，口中却答着

那白衣艷婦的問話，說道：「妳這不肯信任，我也是無法之事什麼話盡管請說。」

白衣艷婦道：「我那是不相信你，只怕萬一我傷勢早發死去，留在心中之言，不能說出，那可是一大憾事，死也難以瞑目九泉了。」

胡柏齡暗暗忖道：想她久隨陰手一魔身旁，那老魔頭的兇殘，早已深植她的心中，我雖然再三相告於她，有能療治她的傷勢，也難怪她不信，當下回過頭來，笑道：「你說吧！我洗耳恭聽就是。」

白衣艷婦移動一下嬌軀，輕輕嘆息一聲，道：「我師父這次重出江湖，早有預謀，準備把武林幾個正大門派中人，一網打盡……」

胡柏齡冷笑一聲接道：「就憑陰手一魔那點微末足道之技，想橫掃中原武林正大門戶，哈哈，未免想的太狂妄了……」

白衣艷婦接道：「他這話並非無的之矢，他自己也知道憑藉一己之力，想勝得中原各大門派中的高手，決難辦到，是早已有了準備。」

胡柏齡愕然問道：「什麼準備？」

白衣艷婦道：「據我所知，有幾個息隱江湖甚久的老魔頭，在我師父勸說之下，都已有重出江湖的打算，個中詳細情形，我雖然不大清楚，但外面看來，他們似已取得默契，陰謀早定，只不知他們什麼時候行動，如何下手而已。」

胡柏齡道：「妳可知道那些人中，都有些什麼人物？」

白衣艷婦沉吟了一陣，道：「似乎有一個名鄧秋之人，我師父一提起他的名字，神態之間，似是十分敬畏，像是他們那班人中首腦主謀，其他人的姓名，很少聽到提過，因他們每次相聚，都極隱密，此事發生在三年之前，他們為了此事連續耗去了三年時間，自然極為愼重了。」

胡柏齡仰臉望着屋頂，低聲自吟道：「鄧秋！鄧秋！……」忽然臉色大變。

白衣艷婦怔了一怔，道：「怎麼？你認識他麼？」

胡柏齡輕輕嘆息一聲道：「如果眞的是他主持其事，只怕江湖之上，從此要多事了。」

鮑超望了胡柏齡一眼，道：「鄧秋其人怎麼從未聽人說過？」

胡柏齡道：「此人武功絕世，世罕其敵，論起輩份，他還是我的師叔……」

那白衣艷婦接道：「除了鄧秋之外，還有甚多隱息已久的江湖高手，這時一旦崛起，只怕你那天下綠林盟主之位，難以再保得了。」

胡柏齡道：「蘭兒，你可知道他們幾時行動麼？」

白衣艷婦搖搖頭，道：「這我不太清楚，但大概想來，就在最近數月之中吧！我師父雖常和那般人物相聚，但其他行動，仍然十分謹愼，最近突然決定重出江湖，而且說過就做，自非偶然了，也許他們現在已經逐步開始行動了，是以那三月限期之會，你要多加小心一些。」

胡柏齡默然了良久，道：「如果此事屬實，武林間這幾個大門派，必須携手合作，才可扭轉大局，力挽狂瀾，如若仍然各有門戶之見，抱着袖手看虎門之心，只怕……」

話至此處，倏而住口，霍然站起身來，在大殿中走了兩週，回頭望着那白衣艷婦，滿臉莊嚴之色，問道：「蘭兒！此事非同小可，不可捕風捉影，妳講的可都是實話麼？」

那白衣艷婦忽然一閉雙目，流下淚來說道：「難道我還會騙你不成？」

胡柏齡滿臉莊肅之色，又繞大殿走來走去，單看他臉上神情不時變化，就知他心中正在想着一件極為困擾複雜之事。

走了兩圈，忽然停了下來，跺脚一嘆，道：「除了此法之外，再也沒有辦法可想了！」

他自言自語的說了這兩句，突然轉臉望着余亦樂，道：「余兄，此事咱們該如何處理？」

余亦樂道：「盟主已智珠在握，我等只願追隨身後，聽命調遣。」

胡柏齡長吁一口氣道：「武林中幾個正大門派，近年中雖然也有不肖弟子，借着師門聲譽在江湖上胡作非為，但大體說來，都還能潔身自愛。不可諱言，咱們綠林道上之人，大都不畏官法，但對幾個正大門派中人，還有七八分顧忌，畏懼，不敢放手亂來，只怕惡名大著之後，引起幾個正大門派的注意，派人搜殺，百數年來，蒼生疾苦，賴他們之助不少。如若一旦之間，幾個正大門派中高手連續被殺，元氣大傷，他們復亡之事不大，但江湖間失此均勢之後必將天下大亂。不是我自貶咱們綠林人物身價，如若一旦被咱們主盟江湖，立時引起驚世駭俗血腥屠殺，做事無章無法，隨意殺人刼貨，那時善良之家，毫無保障，年輕之人，難免挺而走險，勢非弄的天下大亂不可……」

話到此處倏然住口，轉臉向嶗山三雄望去。

但見三人凝神而立，似都在十分用心的聽着他說話。

胡柏齡把日光移注到鬼諸葛洪澤臉上，微微一笑，問道：「此刻咱們就事論事，兄弟暫把盟主之位，擺在一邊，洪兄以為兄弟這話如何？」

洪澤抱拳一拱，說道：「盟主胸懷大仁，才經天地，處處為天下蒼生謀命，可敬可佩！」

胡柏齡朗朗笑道：「我這話正好和咱們綠林道中旨意，大相背逆，幾位聽來，就不覺有些刺耳麼？」

洪澤正容說道：「綠林中人，雖然大都嗜殺，視人命如草芥，但也並非都是全無血性心肝之人，盟主志博遠大，一心為天下蒼生着想，解決民間疾苦，身負綠林盟首之名，作的確是大仁大慈之事，我等縱然冥頑，也將為盟主仁德所感，我們嶗山三雄，過去雖然惡跡甚多，但極願洗面革心，追隨盟主，一掃我綠林道上千百年沿傳的積惡之名。」

胡柏齡豪氣大發，仰臉一聲長嘯，只震的大殿上積塵紛紛而下，滿殿嘯聲，繞耳不絕。

嘯聲甫落，朗朗接道：「兄弟能得諸位這等肝胆相照，寬慰不少……」他緩緩把日光移注在白衣艷婦身上，接道：「眼下江湖上波詭雲詭，殺機隱起，大丈夫正

當挺身而出，為蒼生造福，成敗豈足論英雄。」

余亦樂站起身來，說道：「經過一陣調息，我已覺着傷勢大好，盟主如有什麼差遣，但請吩咐，此刻寸陰如金，不宜多延時光。」

胡柏齡沉吟了一陣，道：「論眼下情勢，確實急如星火，我們只有分頭行事了……」轉眼望着嶗山三雄說道：「三位請送這位姑娘，連夜趕回『迷踪谷』去，交於你們大嫂，並要她加派人手日夜護守各處，以免奸細混入山中，我在兩個半月之內，定當趕回山中，余兄弟請跟我到嵩山少林院一行。」

那白衣艷婦說道：「我恐怕已經不行啦，你們儘管請便，別管我了。」

胡柏齡道：「蘭兒，我既然答應了救妳，豈有不把妳救活之理，快些坐着，別動。」

那白衣艷婦道：「你大傷初癒，豈能再耗內力救我。」

胡柏齡道：「不要緊。」坐下身去，左手扶住她的肩頭，右掌頂在她背心「命門」穴上。那白衣艷婦還想掙扎，但被胡柏齡左手抓住肩頭，動彈不得，只好坐着不動。

胡柏齡面色凝重，長長吸一口氣，右手掌心之內，立時傳出一股熱力，攻入那白衣艷婦「命門」穴中。那白衣艷婦嬌軀微微一顫，臉色突然大變，一層紅暈，泛上雙頰，櫻唇啓動連續吐出了兩口氣來。

胡柏齡低聲喝道：「蘭兒，不要亂動。」突然縱身而起，向後疾退了五步，右手揚處，一縷指風，疾向那白衣艷婦「命門」穴上點去。

指風到處，那白衣艷婦的身軀，突然顫動了一下。

胡柏齡突然繞着那白衣艷婦疾轉起來，每行一週，就轉身一指點去，必然有一縷指風，應手而出，片刻之間，連點了那白衣艷婦「中府」「靈墟」「期門」「天汝」「雲門」「肩井」「神封」「天突」「紫宮」「璇璣」「天鼎」「缺盆」「玉堂」一十三處大穴。

每點一穴，那白衣艷婦身軀必然微微顫動一下。

胡柏齡點了那白衣艷婦一十三處大穴之後，已累的滿頭大汗，氣喘如牛了。

他一面擧手揮着頭上汗水，一面低聲說道：「蘭兒，我已用『天星指』功，點了妳一十三處穴道，快些運氣調息，把身上陰寒之氣迫出，傷勢就可以好了。」

那白衣艷婦微微一笑，兩滴淚珠，由臉上滾了下來，說道：「你累的這個樣子，也快些休息一下吧！」立時閉上雙目，運氣調息。

胡柏齡似已累的筋疲力盡，長長吁一口氣，原地坐了下去，運氣調息。

但見他蒼白的臉色，很快轉過來，大約有一頓飯工夫之久，突然睜開雙目。

余亦樂目睹胡柏齡施展「天星指」功，療治那白衣艷婦傷勢後的困倦之態，心中暗自想道：他累成這般樣子。只怕要兩三個時辰之後才能休息過來，那知事情大出人意料之外，胡柏齡在一頓飯工夫之內，神光煥發，睜開雙目，單看他眼睛之內精光閃動，已知功力盡復，心中大生敬服之感，說道：「盟主神武過人，短短一頓飯工夫之內，神功盡復，實在叫在下等敬服。」

胡柏齡回目望去，只見白衣艷婦正自閉目養息，立時低聲對嶗山三雄說道：「你們待她調息復元之後，送她回『迷踪谷』去吧……」

鮑超抱拳說道：「嵩山少林寺本院，素有領袖武林正大門戶之譽，對我們綠林中人，深痛惡絕，盟主只帶余兄一人前往，實力未免過於單薄，在下之意，在我們三人之中，由盟主指定一人送這位姑娘回到『迷踪谷』去，兩人隨侍盟主，同赴嵩山少林寺院，萬一有了什麼事故，也好一助聲威。」

胡柏齡搖頭笑道：「嵩山之行，人數一多，反有不便，何況那陰手一魔手下徒衆甚多，他雖不能親自出手，但恐會命徒衆攔刼，你們三人，只恐實力還嫌單薄，豈能再減人手，此行任重道遠，三位請多費心了……」話至此處，回頭又對余亦樂道：「余兄功力恢復了麼？」

余亦樂道：「托福盟主，在下功力已復。」

胡柏齡揮手對嶗山三雄說道：「我們先走一步了。」大步直向殿外走去。

余亦樂緊隨身後而行，嶗山三雄個個抱拳躬身相送。

胡柏齡一出大殿，立時施開輕身飛縱身法，放腿疾奔。余亦樂看他憂急之情，心中更是敬佩，暗暗忖道：以他這等身份武功，進可問鼎武林霸主，退可悠遊林泉，伴着如花嬌妻，享盡人間清福，偏生要為天下蒼生謀福，身負天下盜首之名，集誘一身，作的却又是為人傷己之事，不惜以天下綠林盟主之尊，涉險少林本院，一且事與願違，極可能落得衆叛親離，兩面受敵，此等只知謀福世人，不計本身名位利害的大仁大勇，絕非平常之人，能夠承担得起……。

心中感歎叢生，脚下却已放開步子，疾追上去。

胡柏齡為了趕路，晝夜倒置，白天居店休息，待晚上行人稀少之時，才施展輕功趕路。

余亦樂武功雖已有甚深造詣，但比起胡柏齡來，究是稍遜一籌，這等賣命狂奔的趕路之法，初行幾夜，還可勉力追得上胡柏齡的脚，逐漸感到力難從心，胡柏齡只得放慢行速等他。

奔行十餘夜，已入河南省境，兩人找了一處客棧，休息了一日一夜，待疲勞盡復，才向嵩山趕去。

這日中午時光，到了嵩山脚下，抬頭看峯巔綿連，山勢巍峨，揚名武林的少林本院，已然隱現蒼松翠巒之中。

胡柏齡昔年雖在河北道上，叱咤風雲，如今又是天下綠林盟主之尊，但也不敢對領袖武林的少林寺，稍存不敬之心，停下步來，整整衣服，大步向前走去。

走過一段白石鋪成大道，到達一片濃密的松林旁邊，那寬大的白石甬道，到了那松林旁邊之後，陡然縮成了二尺左右，蜿蜒入林而去。

胡柏齡正待舉步入林，忽聽兩株巨大

的松樹之後，響起了一聲：「阿彌陀佛！」兩個身軀高大的和尚，同時由樹後轉了出來，攔住了兩人去路，一齊合掌當胸，說道：「兩位施主有何貴幹？」

胡柏齡打量二僧一眼，笑道：「在下胡柏齡，求見貴寺掌門方丈，有重大之事相商，煩請二位大師父代爲通報一聲。」

二僧相互望了一眼，笑道：「胡盟主大駕剛到麼？」言下之意，似是早已預知其事了。

胡柏齡拱手大笑道：「不敢，不敢，匆匆登門造訪，未免太過魯莽了。」

左面一僧當先退後兩步，躬身合掌說道：「胡盟主暫請嘉賓室中稍坐，容小僧通稟過敝寺方丈之後，再來奉請。」

胡柏齡昂首闊步，向前走去，右面一僧搶前一步笑道：「小僧替兩位帶路。」當先繞林而入。

這片松林，異常濃密，虬枝橫生，除了一條白石甬道兩側已經過人工修剪，可以暢行無阻外，旁側都爲橫生的松枝攔擋難通。轉過了幾個彎子之後，地勢突然開濶，濃密的松林之中，被人工開出一片四五丈方圓的空地，紅磚砌成一堵圍牆，環繞着一座建築精緻的小樓。

那帶路僧人突然放快腳步，奔到那紅牆旁邊，舉手在一座緊閉的黑漆大門之上，輕輕叩了三下。

一陣銅環響過，兩扇黑漆大門，呀然大開，一個眉目清秀的小沙彌恭迎門側。

那身軀高大僧人，合掌肅客，胡柏齡微一頷首，大步而入。

余亦樂緊隨在盟主身後相護，寸步不離。

那面目清秀的小沙彌，帶兩人直登小樓，但見明窗淨几，佈置的雅潔無比，小沙彌捧上了一杯棗茶，笑道：「兩位施主請隨便在室中觀賞，如有需用小僧之處，只管呼喚就是。」說完，合十告退。

胡柏齡等登樓之時，那隨同到此的高大僧人，已然留在樓下，這小沙彌一走，雅潔的小樓上，只留下了胡柏齡和余亦樂兩人。

胡柏齡吃了一口棗茶，笑道：「少林寺，向有領袖武林正大門派之譽，如若在寺中接見咱們，恐怕難以保得隱密，傳言江湖之後，怕有碍他們清譽，看這小樓佈設的這般雅潔，只怕他們早有預謀，如果我判斷不錯，少林寺掌門方丈，只怕要移駕到這小樓之上，和咱們見面了。」

余亦樂笑道：「少林方丈，被武林視作泰山北斗，能移駕來此小樓，和咱們相會，對盟主也算得十分尊重了。」

胡柏齡笑道：「他不過是怕和咱們相見之事，傳在江湖之上，才作這番佈置罷了。」

兩人談話之間，那小沙彌已重又登樓，合掌笑道：「敝寺方丈已傳出佛諭，就在這小樓之上，和兩位相晤。」

胡柏齡、余亦樂相視一笑，各自點了點頭。

那小沙彌又道：「捷足傳諭之人，尚在樓外候示，不知道胡盟主對此事有何高見？」

胡柏齡笑道：「貴寺方丈，素受武林敬仰，在下承蒙移駕相晤，已甚感榮寵，請代上覆貴寺方丈，就說我們在此敬候佛駕就是。」

那小沙彌道：「小僧這就代傳盟主的回示。」合掌躬身下樓而去。

片刻之後，那小沙彌去而復返，手中托着一個玉盤，笑道：「兩位遠來，想必腹中已甚飢餓，敝寺方丈特命厨下作了一席素齋，和兩位同桌共餐，這玉盤之中乃本寺小負盛譽的麵糖餅，先請二位食用一點充饑。」

說罷放下玉盤合掌告退。

兩人食用幾口，果覺清香甜美，兼而有之，乃極少吃到之物。

大約過有一頓飯工夫左右，忽聞樓梯上傳來步履之聲，那小沙彌當先登樓，笑道：「敝寺方丈已到。」

胡柏齡、余亦樂雙雙站起身來，向樓梯門口迎去。

只聽一聲：「阿彌陀佛。」的佛號，一個身披黃衣袈裟，面色紅潤，身軀高大的和尚，已出現梯口之處，合掌說道：「老衲來遲一步，有勞兩位久候了！」

胡柏齡虎目閃動，打量來人一眼，只見他方頭大耳，慈眉鳳目，和藹中微帶莊嚴，抱拳還禮，朗朗笑道：「大師名重武林，今日能得相見，胡某人甚感榮幸。」

那高大和尚微微一笑，道：「胡盟主力服羣雄，揭威北嶽，奪得綠林盟主之尊，老衲思慕已久，雖已得天明師兄相告，但百聞不如一見，果是英雄風采，氣度非凡。」

胡柏齡笑道：「大師過獎了。」

小沙彌移過木椅，待三人分別落坐後，立即自行退下樓去。

胡柏齡微一欠身，歎道：「胡某這次冒昧造訪，有擾清修，心中甚感不安。」

身披黃色袈裟的和尚合掌接道：「好說！好說！胡盟主一代豪雄之才，威震江湖，肯移駕嵩山，想定必有指教。」

胡柏齡沉吟了一陣，道：「近來江湖風波，暗潮洶湧，千緒萬端，一時間，眞叫人有不知從何說起之感。」

那高大的和尚微微一笑道：「胡盟主領袖綠林，將江湖形勢變化，自是瞭如指掌，有什麼指教，老衲洗耳恭聽。」

胡柏齡輕輕歎息一聲，道：「老禪師掌理嵩山本院，想必異常忙碌，在下也不便多擾，長話短說，胡某人這次冒昧相訪，特來相告一件機要重大之事。……」

他微微一頓之後，接道：「相晤一面，總算有緣，還未請教大師法號。」

高大僧人本來微閉雙目，靜坐聆聽，聽得問話，突然大睜雙目，合掌當胸說道：「老衲法名天禪。」

胡柏齡欠身抱拳一禮，說道：「在下遊蹤南昌無意之中遇得一位綠林前輩。」

天禪大師雙目閃動，低宣了聲佛號道：「想必是那位綠林前輩聞得天下綠林選爭之事，故而重出江湖了。」

胡柏齡冷笑一聲，道：「如是那綠林前輩重出江湖之意，旨在天下綠林盟主，胡某人也不敢驚擾大師了。」

天禪大師微一沉吟，道：「胡盟主可記得那人姓名麼？」

胡柏齡道：「姓名雖然不知，但却知道他綽號被人稱作陰手一魔。」

天禪大師低聲吟道：「陰手一魔……」突然微微一笑，接道：「二十年前綠林道上確有這麼一個人物，老衲雖然憶得其名，但確未曾見過其人。」

胡柏齡看天禪大師言詞神態之間，似是對自己甚爲輕賤，心中大感忿懣，暗道：我千里奔波兼程趕來，特地通風報信於你，你却這般輕視於我，正想起身拂袖而去，心念忽然一轉，我此行志在造福蒼生挽救武林一場浩刼，豈可因一時意氣背悖大義，忍下去胸中之氣，笑道：「在下從陰手一魔門下弟子口中聽得有幾個隱居甚久的老魔頭，一起重出江湖，準備和貴派及各正大門戶一爭雄長，此舉牽扯頗廣，只怕要造成武林中一場極悲慘的屠殺，貴派素有領袖正大武林門戶之譽，故而特來相告，敬望大師早作準備，免得臨時措手不及。」

天禪大師微一沉吟，道：「那般人中除了陰手一魔之外，不知還有何人？」

胡柏齡道：「據在下聽得，其中首腦主謀之人，名叫鄧秋。」

天禪大師臉色忽然一變，說道：「鄧秋？」

胡柏齡道：「不錯。」

天禪大師面色莊重的說道：「鄧秋已四十年未在江湖上露面了，難道他還活在世上麼？」

胡柏齡微微一笑道：「在下十年之前，還和其人見過一面，以他精深的內功，再活上三十年，大概還不會……」

他本想說不會病死，忽然想到鄧秋乃是他尊長之輩，當下把欲待出口之言重又嚥了下去。

天禪大師慈眉微聳，精目閃光，霍然站起身子，緩步踱到窗口，抬頭望着天空說道：「這麼說將起來，胡盟主定然和鄧秋有着什麼淵源了。」

胡柏齡道：「如以輩份而論，那鄧秋乃在下師叔。」

天禪大師微現驚愕之色，突然回過頭來，說道：「鄧秋向各大門派尋仇之事，想必已事先和胡盟主說過了。」

胡柏齡霍的站起身來，說道：「鄧秋雖是在下師叔，但他很少和在下見面，彼此之間情意淡漠，老禪師如若認爲在下言中有詐，更叫人百口難辯，我千里趕來，冒昧相訪，用心不過是把聽得傳聞相告，至於老禪師肯否聽信，悉由尊便，在下就此告別。」抱拳一禮，轉身向樓下走去。

天禪大師合掌說道：「樓下已備素齋，胡盟主千里奔波到此，想必腹中已甚饑餓，食用過素齋再走如何？」

胡柏齡道：「不敢再多打擾禪師清修了。」說罷，揚長下樓而去。

余亦樂緊隨在胡柏齡身後，離開了茂林環繞的靜院，沿着那白石甬道，告別了莊嚴古璞的少林寺。

余亦樂似是已覺出胡柏齡心中氣惱，默然相隨，一語不發。

兩人一口氣奔行出十餘里路，胡柏齡突然停下來，長長歎息一聲，回頭對余亦樂道：「少林寺方丈的威名，遍傳江湖，今日一見，風采果是不凡。」

余亦樂聽他竟然還滿口稱讚那少林方丈，心中甚感奇怪，暗道：「咱們日夜兼程，急如奔馬一般的趕到了嵩山來給他們傳達警訊，不但未能受得欵待，反被他們懷疑，你倒還滿口頌讚於他。」越想越是氣惱，忍耐不住，說道：「那老和尚枉被武林同道稱譽，似他那等心胸狹窄之人，掌理少林門戶，實是有損少林威名，哼！見面不如傳言多了。」

胡柏齡縱聲長笑道：「此事也難怪他多疑，咱們身份不同，如何能够責怪別人多心，咱們的心意，只是想讓他知道此事，能够早作準備，心願就算達到。天禪大師能接掌少林門戶，自是絕頂聰明之人，對此事決不會聽若未聞，置諸不理，只要他能暗中遣人查訪，定可找出眉目，探得眞象……」

余亦樂仍是忿忿不平的說道：「他對待盟主那等冷漠輕視之態，實叫人難以看得過眼。」

胡柏齡放眼望着縱橫無際的麥田，自言自語的說道：「一個人的生命有限，短短數十年晃眼即逝，自應以有限的生命時光，爲人間留幾樁思慕懷念之事，一時的譭謗，豈可放在心上。」說完之後，縱聲大笑，聲震原野，只驚得道旁樹上幾隻鳥雀，振翼長鳴而去。

一陣大笑之聲，似乎發洩了他滿腔怨忿之氣，笑聲一落，立時泛現出滿臉歡愉之色，回頭對余亦樂道：「現下相距三月限期還早，不必急急趕路，咱們到前面找處大市鎮，選購匹良馬，縱馬而行，也好欣賞一下沿途的景色風光。」

余亦樂輕輕歎息一聲，道：「盟主胸襟開濶，肝胆照人，大義大仁，世間難有第二人想，余亦樂得能追隨，實乃生平大幸。」

胡柏齡忽作莊色，微笑說道：「自古以來，大仁大義之人，大都是憑添後人幾許惋惜悵惘，有幾人眞能得償心願，造福蒼生。」

他緩緩仰起頭來，望着無際蒼穹，黯然一指前面樹林道：「咱們眼下所處的形勢，就是個棘林叢生，險惡異常的局勢，一個處理失當，不但衆叛親離，而且，還將陷入兩面夾攻之中，此情此景，怎不叫人感慨萬端……」

余亦樂智謀過人，何嘗不知眼下情景，微妙險惡，正大門戶中人，不願和他們聯手結盟，手下羣豪，又都是綠林大盜，這般人平日爲非作歹慣了，殺人放火，視人命如草芥，無法無天，如今胡柏齡訂四大戒律，要把這般野性難馴，兇悍絕倫的人，硬行約束起來，實是異常危險之事，平日之中，都震驚於胡柏齡的武功，不敢擅動，一旦遇上事故，不但難以用其禦敵，只恐他們還要借機搗亂，鬧成自相殘殺之局。當下暗中歎息一聲，口中却微笑說道：「盟主胆識過人，屬下無不敬仰，雖在險惡的局勢之中，亦必可安然度過。」

胡柏齡道：「咱們加快一點脚步，趕到一個市鎮之上，也好休息一下，吃點東西了。」

原來兩人急急向天禪大師告別，尚未進食用之物。

且說嶗山三雄守在那大殿之上，直待那白衣艷婦運息完畢，清醒過來，鮑超才把胡柏齡臨去之言，轉告於她，立時起程

西下，沿途之上，快馬兼程，直奔北嶽。

那白衣艷婦忽然間變的十分嫻靜起來，言詞行動之間，一派大家風範，嶗山三雄心中對她原存有一些輕視之意，逐漸的也改變過來，變的對她十分敬重。

出於意外的，陰手一魔的屬下，並未在途中攔刼，行程十分順利。

這日中午時分，已到渾源縣境，相距北嶽不過半日行程，鬼諸葛洪澤長長吁一口氣，笑道：「現在已近北嶽，縱然發生什麼事故，咱們也不怕了。」

一語甫落，忽見一側山角之中，轉出兩個身背長劍中年道人，緩步迎面而來。

鮑超回頭對洪澤說道：「老二，你看那兩個佩劍道人，精神飽滿，氣宇不凡，極似內家高手。」

鬼諸葛洪澤目光轉動，打量兩人一眼，說道：「好像武當派中之人，不知他們到此作甚？」

談話之間，雙方距離已極相近，嶗山三雄六隻眼睛齊齊在那兩個道人身上打量，但那兩個道人，却是若無所覺，依然緩步向前行來。

鮑超一馬當先，直衝過去，他心中對兩個道人跑近北嶽一事，十分懷疑，是有心找些麻煩，好借故動手，把兩個道人捉回迷蹤谷去審問。

兩個道人一見鮑超放馬直衝過來，微微一笑，同時向旁側閃開一步，把中間讓出來一道兩三尺寬的空間。

鮑超存心找事，故意一帶馬韁，想向左面一個道人撞去，那知坐下健馬突然長嘶一聲，猛然疾躍而起，鮑超驟不及防，幾乎被摔下馬來，慌匆匆之間，雙腳一加力，人從馬背上直躍而起，懸空一個翻身，落着實地。

但見那健馬連聲長嘶一陣，疾向前面奔去。

這時，鬼諸葛洪澤等已然趕到，那白衣艷婦柳腰微挺，人從馬背上騰飛而起，衣袂飄飛聲中，捷如海燕掠波，一掠丈餘，落在那疾奔的馬背之上，一收韁繩，帶轉馬頭，回衝過去，快要到達幾人身前時，玉腕一挫，停了下來。

洪澤和王大康，都已躍下馬背，三人並肩橫站，攔住了那兩個道人的去路。

兩個道人目光轉動，微一打量那白衣艷婦，右面站的一人，突然橫跨兩步，和左面道人站在一起。

鮑超冷笑一聲，道：「出家人不守清規，身上佩着兵刃，出手傷我坐馬，可是存心搶刼麼？」

左面一個年齡較長的道人，漠然答道：「那要怪你的馬兒瞎了眼睛，橫衝直闖，視人命有如兒戲，難道出家人的性命，就不是命麼？」

這幾句話，答的詞鋒犀利，而且義正詞嚴，鮑超一時之間，眞還想不出適當措詞回答人家，不禁呆在當地。

原來他最近追隨胡柏齡身側，不知不覺中，受了他的感染甚多，只覺對方理直氣壯，無言可駁，空有一腔怒火，發作不出。

鬼諸葛洪澤冷冷的瞧了兩個道人一眼，接口道：「兩位道長可是武當派中高人麼？」

兩個道人聽他突然之間，搬轉話題，不禁雙雙一皺眉頭，沉吟不語。

洪澤冷笑了兩聲，又道：「武當派乃武林中極負盛名的正大門戶，說出來也不致有辱兩位的身份吧！」

兩個道人被他犀利詞鋒，逼的無法推托，只好冷冷答道：「是又怎麼樣呢？」

洪澤道：「武當山距此遙遙千里，行程不近吧？」

兩個道人一時之間，想不出他問話之意，相互望了一眼道：「你這般問來問去是何用心？」

洪澤突然一整臉色，冷笑道：「兩位千里奔波到此，不知有何貴幹？」

那年齡較長的人，大聲說道：「幹什麼你還能管得了麼？」

洪澤回頭望了鮑超一眼，冷然接道：「兩位既不願說出來，那就由在下代說了吧！」

右面年齡較輕的道人，冷聲道：「什麼……」

洪澤接道：「兩位可是奉了師長之命，想來一探北嶽形勢？可惜『迷蹤谷』千徑雜錯，戒備森嚴，致有勞兩位往返。」

右面那年輕道人吃他一激，再也忍耐不住，冷笑道：「只怕未必見得吧……」

左面那年長道人突然接口說道：「師弟，你胡說什麼？」

鬼諸葛洪澤哈哈一笑，道：「晚啦！」回頭對鮑超說道：「大哥，他們恐已經測得『迷蹤谷』的形勢圖了，咱們得搜他們一搜。」

鮑超道：「好啊！」突然欺身向那兩個道人身前衝去。

那年長道人對那年輕失言道人瞪了一眼，翻腕抽出背上長劍，隨手一揮，化出一道銀虹，森森劍氣，阻住了鮑超向前移動的身子，冷笑一聲，說道：「哼！想動手麼？」

洪澤翻腕由背上抽出雁翎刀，縱身而上。那年輕道人也迅快的拔出背上長劍，橫移兩步，和那年長道人成了並肩拒敵之勢。

王大康大喝一聲，探手從懷中摸出一個光芒燦燦的金圈，和一柄粗逾手臂鐵棒，說道：「老二讓開，讓我來試試武當派的劍法。」

此人莽莽撞撞，素不拘禮，說打就打，舉手一棒，當頭劈下。

那年長道人看他擊來一棒十分兇惡，起手一劍斜向王大康右腕脈門上面點去。

這一劍來的十分辛辣，王大康被迫的疾收鐵棒，向後退了三步。

那年長道人出手一劍逼退王大康後，突然欺身攻上，長劍左掃右擊，瞬息間連續攻出，迅如電光石火，招招都是指襲王大康要害大穴，兇猛絕倫，逼的王大康連劈帶架，勉強才將八劍讓開。

鬼諸葛洪澤看的微微一皺眉頭，暗暗讚道：武當派的劍術，果是不凡，看來老三一人，是難以抵擋得住了。

正待出手助戰，忽聽王大康舌綻春雷般大叫一聲，展開反擊，金圈，鐵棒交相攻出，一掄急攻，又把道人逼退了五步。

要知嶗山三雄，乃江湖甚負時譽之人，豈是易與之輩，那道人動手之初，施出

武當派「八仙劍法」中幾招精萃之學搶得先機，連綿攻出，才把王大康逼得連連後退，但他八劍用完之後，還未來得及變招搶攻，王大康已展開迅厲的反擊之勢。

此人天生膂力過人，用的兵刃，又極沉重，鐵棒下擊之勢，有如鐵鎚擊岩一般，那年長道人手中雖有長劍，但却不敢硬接他的鐵棒金圈，全憑閃避身法，讓開他迅猛的攻勢。

兩人各出絕學，互攻一輪之後，突然停了下來，相對而立，凝神互注。

剛才交手幾招，彼此心中都知道遇上了勁敵，誰也不敢再有輕敵之念，再次動手，勢必各出全力而拚，是以都在運氣調息。那年輕道人手橫寶劍，站在一側，目注場中，一副躍躍欲試之情。

鬼諸葛洪澤倒提着雁翎刀，虎視眈眈，只要那年輕道人一出手，立時將出手接迎。鮑超和那白衣艷婦，却是神態悠閒，一側觀戰。雙方對峙了一陣之後，王大康首先忍耐不住，大喝一聲，揮動鐵棒，欺身而上，一棒「力劈華山」當頭下擊，左手金圈「東陽斜照」橫掄擊出。

那道人長劍疾出，搖舞之間，洒出三朶劍花，分襲王大康三處大穴。

兩人幾乎是一起出手，而且都是凌厲絕倫的猛攻，如果兩人都不肯放棄傷敵的機會，閃讓對方的攻擊，勢必落得個兩敗俱傷之局。

鬼諸葛洪澤關心義弟安危，大聲喝道：「老三不可硬拚……」

他喝聲出口時，王大康已然向後疾退，左手金圈疾收，掄出一片金光，護住身子。

但聞一陣金鐵交鳴之聲，長劍被金圈震開。

那道人忽的凌空而起，身懸半空，探手出劍，劍如打閃，閃化萬道銀蛇，當頭罩下。

王大康金圈疾向頭上一封，右手一招「迎雲捧日」，用盡生平之力，猛向劍上擊去。

那道人忽然懸空一個轉身，身如遊龍，斜斜向一側飛出五尺。

王大康正打的興緻勃勃，大喝一聲追了上去。

那道人腳落實地之後，忽然變的滿臉肅穆，抱劍靜立待敵。

鬼諸葛洪澤一見之下，立時覺出那道人要施展上乘劍術，沉聲喝道：「老三留神，不可輕敵躁進。」

王大康已衝近那道人身旁，聽得洪澤喝叱之言，立時停了下來。

那道人緩緩向前走了兩步，一劍推出，來勢異常緩慢，但神態却流現出無比的莊嚴。

王大康暗暗罵道：牛鼻子老道，耍的什麼花槍，我就不信你這般緩緩刺出一劍，眞能傷得了我。舉手一棒，橫向那道人劍上掃去。

那知他那鐵棒將要和寶劍相觸之時，那道人握劍右腕忽的一偏，劍勢陡轉，由慢變快，化作「金絲纏腕」，疾向王大康手腕之上點去。

這一劍變的奇奧無比，而且來勢迅速，順着王大康右手鐵棒而下。

王大康驟不及防，想用左手金圈封架，已來不及，如不撒手丟棒，勢必被傷在劍下不可，形勢所逼，只得一鬆手中鐵棒，右腕向下疾沉，後退三步。

饒是他應變迅快，衣袖之上也被那道人長劍，劃破了一道口子。

只看得一側觀戰的鮑超和鬼諸葛洪澤，倒抽了一口冷氣。

那道人一劍得手，立時欺身攻上，當胸一劍，直刺過去，劍勢仍是十分緩慢。

王大康已然知道他那緩慢的劍勢中，暗藏着無窮變化，那裏還敢大意，金圈護身，凝神而立。

直待那長劍將要近身之際，左手金圈才突然橫推而出，直向劍上撩去。

那道人突然長嘯一聲，劍勢由緩變快，疾向下沉，猛刺小腹。

王大康再想讓避，已是遲了一步，不覺激發怒火，不再閃避劍勢，大喝一聲，金圈直擊而下，猛向那道人頭上打去。

那道人劍尖已及王大康小腹，但聞頭上金風凌厲，心中微生驚駭，暗道：這人如此莽撞，和他打個兩敗俱傷，實是有些不值。

百忙之中，一吸丹田眞氣，身子倏然向後退出了八九尺遠。

王大康救過一記險招，右手向下一探，檢起地上鐵棒，大叫一聲，揮棒掄圈，直衝過去。

那道人揮劍接架兩人重又打在一起。

這次，兩人都不敢再有絲毫大意，各展生平所學，打的激烈無倫。

王大康膂力過人，鐵棒金圈招招如巨斧開山一般，一面搶攻，一面大聲呼喝，棒風圈光，再加上他那聲如春雷般的大喝，聲勢十分嚇人。

那道人却是滿臉肅穆之色，長劍揮舞出一片銀虹飛旋在王大康鐵棒金圈之下。

這是一場慘烈絕倫的生死拚搏，轉瞬之間，已拚了三十回合，仍是個不勝不敗之局。

論勁力王大康勝那道人甚多，但那道人劍招却較王大康精奇，扯直拉平，半斤八兩，看將上去，兩人一時之間仍然分不出勝負。

鬼諸葛洪澤低聲對鮑超說道：「那道人劍術造詣甚是精深，處處取巧，老三却是不惜消耗眞力，和人硬拚，看去老三聲威甚猛，似站上風，但如這樣耗戰下去，仍是老三吃虧，我去替他下來如何？」

鮑超道：「兩個藉藉無名的小道士，咱們都打他不過，嶗山三雄威名何在？你叫下老三，咱們兩人一齊出手。」

洪澤微一點頭，高聲叫道：「老三快些退下。……」他一連叫了兩聲，王大康充耳不聞。

原來他正凝集全神應戰，打的興高彩烈，根本就聽不到洪澤呼叫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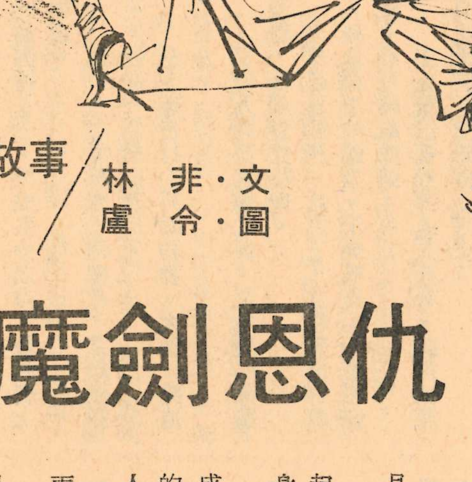
另一側觀戰的道人，看鮑超和洪澤喁喁私語一陣，又高呼王大康退下，只怕有什麼鬼謀暗算師兄，一橫寶劍，大聲喝道：「暗算傷人，勝之不武，哼！綠林中人，究竟脫不了盜匪行徑。」（未完）

小啓：「嘵山風雲」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刊出。

精選長篇新派俠情故事

林非·文
盧令·圖

仇恩劍魔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康浩偕同龐文彬及黃衣九侍前往迎候黃石生和兩位公主，抵英武關，康浩獨騎迎將上去，在鎮南縣境，驀見一隊車隊疾馳而來，康浩發現來者竟是復仇會人馬，立感不妙，急折返與龐文彬商議，由康假扮黃衣副教主，與復仇會新任教主冉肖蓮會晤，獲知黃石生和兩位公主均被俘，冉肖蓮挾人質要脅黃衣教聽命，康浩虛與委蛇，先救下黃石生，然後出其不意，出手扣住冉肖蓮腕脈，喝令黃衣九侍及武士動手——

撤發武林帖 會剿復仇谷

康浩喝聲才出口，驀覺寒光暴閃，日月雙劍已電掣般疾捲而至。

康浩駭然一驚，忙不迭滑步閃身，舉起拐杖向後奮力揮去，同時帶着冉肖蓮的身子，轉了一個大圈，擋在自己前面。

那根枯藤拐杖與劍鋒相觸，登時被砍成數段，雙劍掠身而過，險些刺傷了康浩的手臂，幸虧逍遙公子龐文彬和另一名老人及時拔劍出手，才算攔住了日月雙劍。

康浩急叫道：「龐兄請當心了，他們兩個並沒有被藥酒散去功力……」

龐文彬無暇答話，揮刀和日劍應龍纏鬥在一起，另一名老人也是「九侍」中高手，亦已和月劍應虎打得難解難分，這時候，飛天豹子李崑已經衝上篷車車台，將駕車漢子砍翻，其餘「七侍」，則被蜂湧而上的劍手團團圍住。

剎那間，刀劍翻舞，人馬亂竄，眼看將是一場慘烈的混戰，而李崑雖然奪得篷車，卻被雙方人馬堵塞在路中無法脫身。

康浩見情勢混亂，用力緊扣冉肖蓮的手腕，沉聲道：「你若想活命，就叫他們住手，否則，我就先宰了你。」

誰知冉肖蓮並不畏懼，只冷冷搖了搖頭，道：「沒有用，他們都是神志迷亂的鬼武士，不會聽我的指揮的。」

康浩喝道：「誰是指揮他們的人？」

冉肖蓮緩緩道：「他麼？他還沒有下車來。」

康浩一驚，揚目向第四輛篷車望去，果然那輛篷車門窗緊閉，毫無動靜，所謂「絕世高手」竟仍沒有現身露面。

康浩猜不出車中是誰？但僅從那人的沉着和鎮靜推斷，那人必定修爲已屆相當火候，而且是個十分可怕的勁敵，甚至比毒神苗廷秀更可怕。

正在焦急，匆見一人手揮苗刀，直衝過來，低聲催促道：「康浩，還戀戰什麼？快些走哦！」此人雖然一身苗裝，卻是鬼臉書生黃石生。

康浩憂喜參半的道：「這些鬼武士悍不畏死，篷車無法脫身，四叔，你看怎麼辦？」

黃石生將苗刀拋給了康浩，急急道：

「現在休顧篷車，你只管帶了這妖女突圍先走，他們有了顧忌，決不敢加害朱雀姊妹的。」說完，又從一名負傷的鬼武士身邊，搶到一柄長劍，逕自揮劍前衝，替康浩開路。

兩人刀劍齊飛，迅卽衝出重圍，退到帳篷前，回頭一看，龐文彬和黃衣九侍以及那輛篷車，却仍然陷在包圍之中。

康浩將冉肖蓮的穴道點閉，交給黃石生，並且分撥了十名苗族武士守護帳篷，叮囑道：「你們堅守此地不要離開，我去助他們一臂之力。」

黃石生道：「最好設法把那四雪犀奪回來，有了神獸，可以先將朱雀姊妹送回金梭島。」

康浩答應一聲，揮刀重又殺入重圍。

衝到篷車前，逍遙公子龐文彬正和八侍列成一匝，與日月雙劍及數十名鬼武士相持不下，龐文彬獨戰應龍，僅能扯個平手，八侍中有四個合攻月劍應虎，却仍然落在下風，只見應虎一柄劍上下翻飛，招招詭異辛辣，幾個老頭子直被逼得像走馬燈似的團團亂轉，有的甚至鮮血淋漓，衣衫破裂，已經負傷掛彩。

康浩一抖苗刀截住應虎，大聲道：「諸位請退後休息，保護篷車，這人交給我了。」幾個老頭子獲得康浩替手，抽身退至車前，一個個兀自在大聲喘息。

龐文彬見康浩去而復返，連忙問道：「康兄，那妞兒怎麼樣了？」

康浩道：「已經送回帳篷，正由黃四叔看守着，咱們得設法奪回那匹通天雪犀，才能將兩位公主先行送回萬壽宮去。」

龐文彬道：「這容易。你我二人併肩聯手守護篷車，讓八侍他們去搶雪犀。」

說着，刀勢一緊，閃身靠近康浩，同時向「黃衣八侍」揮了揮手，道：「這裏不用你們幫忙了，你們四人去奪雪犀，另外四個人去協助守護帳篷。」

八個老人領命，立卽分頭突圍。

康浩急叫道：「最好多兩位奪取雪犀，要特別留意那輛篷車，車中可能隱藏着高手。」

八侍一面答應，一面分批行動，其中兩人奪路奔回帳篷，六個衝向那最後一輛篷車。

那匹通天雪犀，就繫在第四輛篷車後面，康浩因接到黃石生的警告，對那篷車中可能藏有「絕世高手」一直存着懷疑和警惕，這時望見六侍已順利衝近篷車旁，不禁暗暗留意，却並未發現車中有何異狀，甚至連個出手攔截的人也沒有。

轉眼間，一名老人已越過篷車，將雪犀的韁繩解開，車中仍然毫無動靜。

這樣看來，所謂「隱藏着絕世高手」的消息，竟是不確實的了？

康浩大感迷惘，心神微分，應虎却趁機連攻三劍，劍鋒貼着康浩的頭頂削過，險些掃中他的髮髻。

康浩慌忙縮身閃避，堪堪讓過那三招快攻，突然聽見一連數聲慘叫……

他心頭一震，急急舉目望去，只見六侍中竟有三人倒臥在血泊中，篷車旁却挺立着一名蒙面藍衣人。

那人頭上戴着一頂寬大竹笠帽，沿前垂着一幅黑紗，手中長劍垂直挂在地上，劍鋒上正滴着血水。

康浩雖然看不見他的面貌，但却感到那人的衣着和裝束都十分熟悉，心裏方自一動，突覺肩頭一涼，竟被應虎的劍尖，在左臂上端劃了一道血槽。

倉促間，急忙倒退了兩步，揮刀格拒——人已退到篷車邊沿。

誰知就在這轉瞬工夫，慘叫之聲又起，剩下的「三侍」又倒下了一對半。

這遽然的變化，使逍遙公子龐文彬也大吃一驚，急忙虛攻兩刀，退到康浩身側，促迫的道：「康兄，不行了，咱們得及早抽身，否則只怕會全車覆滅。」

康浩道：「咱們怎麼能夠撇下兩位公主？」

龐文彬說道：「可是，九侍已經傷亡大半，那頭戴竹笠的傢伙，武功又深不可測，……」

康浩道：「不要緊，龐兄且和李老前輩保護篷車，讓小弟去對付他，萬一情勢危急，就先拿妖女冉肖蓮開刀。」說完，突奮神威，一聲大喝，苗刀翻飛掄舞，宛如狂風劇雨般一陣急攻，頓時將日月雙劍迫退。

龐文彬趁機探手入懷，扣了滿滿一把牛毛鋼針「鬼見愁」，施展漫天花雨的手法洒了出去。

日月雙劍閃身趨避，攻勢頓形減弱，那些憨不畏死的「鬼武士」，却被鋼針擊倒了十餘個。

康浩借勢長身，飛鳥般掠出了重圍。

那頭戴竹笠的藍衣蒙面人，正悠閒的牽着通天雪犀向第二輛篷車走來，突見康浩飛掠而至，未遑細想，一頓腳步，已拍出肩後長劍，凌空飛刺了過來。

康浩沉刀一擋，飛撲的勢子，竟被硬生生迫退，急忙懸空翻了一個觔斗，腳落實地。

但他立足尚未沉穩，那人的長劍又已如影隨形，追擊而到。

康浩一圈苗刀，橫移數尺，大聲道：「是黃大哥嗎？」

那人一怔，劍勢立收，迅速掀起竹笠和垂紗，驚喜的道：「呀！是你？」

竹笠掀開，露出一張疤痕遍佈，猙獰而醜陋的面龐，可不正是黃無父！

康浩目覩那張醜陋而親切的臉，說不出是驚是喜？

良久，才拋了苗刀，激動的跨上一步，伸手緊緊握着黃無父的肘臂，說道：「剛才看見大哥的衣着裝束，覺得很像，可是，小弟怎麼也不敢相信，眞是大哥！」

黃無父也鬆手棄了兵刃和韁繩，咧嘴笑道：「可不是麼，我做夢也想不到會在這裏遇見你，剛才愚兄鹵莽出手，可曾傷了賢弟？」

康浩道：「那倒沒有，但大哥怎的竟加入了復仇會？」

黃無父道：「說來話長，這些人都是你的朋友麼？叫他們停手，咱們再慢慢敘談如何？」

康浩道：「那得先請大哥喝退這些鬼武士。」

黃無父點點頭道：「好！」從袖中取出一支竹笛，舉笛就唇，發出一種尖銳鳴聲。

竹笛一鳴，那近百名劍手突然靜了下來，連日月雙劍也一齊收劍躍退，原來混亂喧嘩的場面，遽然之間變得一片死寂。

黃無父向應氏兄弟揮了揮手，說道：「大家各歸原隊吧！別再打啦！都是自己人。」

應龍欠身道：「黃總教練明鑒，副教主現在他們手中……」

黃無父道：「我知道，不會有什麼意外的。」探手挽着康浩，微笑說道：「走吧，咱們去帳篷裏坐坐。」

兩人把臂而行，經過第二輛篷車前面時，康浩替他引介了逍遙公子龐文彬，只留下飛天豹子李崑和其餘「二侍」保護篷車，三人併肩進入帳篷內。

日月雙劍緊順而入，四隻眼睛急急搜尋冉肖蓮的踪影。

帳篷中空蕩蕩的，黃石生業已押着冉肖蓮避入後帳。

康浩心知黃石生對這位來歷神秘，武功奇高的客人，仍然懷戒懼心，是以並不勉強他出來見面，只和龐文彬陪伴黃無父賓主落座，命苗族武士奉過香茗，關切的問道：「大哥是甚麼時候參加復仇會？」

黃無父微微一笑道：「不久，大約才兩個多月吧。」

康浩道：「大哥可知道，復仇會主，就是陷害小弟師父的元兇麼？」

黃無父搖了搖頭，說道：「賢弟，復仇會主並沒有害你的師父，他只是個受人利用的傀儡而已。」

康浩詫道：「你怎麼知道？」

黃無父輕吁了一口氣，道：「這是愚兄加盟復仇會的初步收獲……」

他正想繼續說下去，却被一陣怒叱聲打斷。

怒叱之聲來自後帳，康浩舉目疾掃，發覺日月雙劍已不在帳篷內，心知不妙，連忙推椅而起，飛步追入後帳。

帳篷後有一塊方形空地，原是苗人武士調烹茶水的地方，這時候，兩名苗人直挺挺躺在地上，胸前各被苗刀貫穿，黃石生則俯臥在兩丈外，身上衣衫碎裂，鮮血遍地，不知是死是活？

康浩大步奔了過去，俯身抱起黃石生，才發現他一條右臂，業已齊肩而斷。

黃無父和龐文彬也隨後趕到，急問道：「怎麼一回事？」

康浩目含淚光，切齒道：「是應龍和應虎兩個禽獸不如的東西，他們把冉肖蓮刦走了！」

黃無父俯腰查看了一下，道：「還好，只是外傷，愚兄這兒有止血的藥物，先抱他到帳篷裏去吧。」

康浩抱着黃石生返回帳篷，匆匆止血敷藥，包紮斷臂，忙亂了好一陣，才見黃石生悠悠清醒過來。

康浩屈膝跪倒，淚水簌簌直落，哽咽叫道：「四叔，都怪我無能，害你老人家受苦了。」

黃石生長吁了一聲，苦笑道：「怎能怪你，是愚叔無用，沒能替你看守住那妖女。」

康浩道：「四叔不必耿耿在心，遲早小侄要把他們擒住，也讓他們償還一條手臂。」

黃石生哂笑道：「區區一條手臂，算得了甚麼，四叔身無長物，但一條手臂還丟得起。」

目光一掃黃無父，語氣微頓，又詫訝的道：「原來你們早已認識？」

康浩忙代為介紹道：「他也姓黃，就是小侄在石泉城外結拜的大哥。」

黃石生輕哦了一聲，嘆息道：「可惜咱們早不相識，否則，何至疑神疑鬼，落得這般地步。」

正說着，幕簾掀處，龐文彬大步走了進來。

康浩問道：「龐兄可曾追到他們？」

龐文彬搖搖頭道：「他搶了雪犀逃走，脚程太快，馬匹無法趕上，小弟已發出飛鴿急令，要沿途弟子盡力攔截。」

黃石生道：「日月雙劍武功不錯，冉肖蓮又狡詐成性，加上雪犀神獸，只怕不容易攔截得住。」

康浩又問道：「兩位公主可曾受到驚擾？」

龐文彬道：「沒有，她們有李崑等保護，人車都沒有受到傷害。」

康浩道：「這樣總算還未一敗塗地，救得兩位公主，朱教主的面前已可交待，冉肖蓮和日月雙劍若能逃出苗疆，必返復仇谷，將來還有遇到的機會。」

黃無父道：「話雖如此，但如要追擒冉肖蓮和擊破復仇會，最好儘快行動，太遲就會發生變化了。」

康浩道：「大哥此言，必有緣故？」

黃無父點頭道：「據我所知，那假冒風鈴魔劍楊君達的現任復仇會主，業已被冉肖蓮勾結獸神倪森，軟禁在復仇谷中，並且有遷離大巴山的打算，如今苗疆事敗，八成將棄巢遠走，那時再想探聽他們的下落就困難了。」

康浩道：「剛才大哥提到那復仇會主只是個被人利用的傀儡，不知在幕後主持復仇會的人，究竟是誰？」

黃無父微微一笑，道：「此事說來十分複雜，內中詳情，愚兄也不甚瞭解，而且，我若說出那眞正主持復仇會的人，只怕賢弟也不肯相信。」

康浩驚訝道：「為甚麼？」

黃無父道：「因為那人俠名滿天下，儼然正道武林中的翹楚，而且與賢弟頗有些淵源關係。」

康浩聽得心頭一震，尙未開口，黃石生已搶着說道：「是終南一劍堡主易君俠麼？」

康浩脫口道：「大哥是聽誰說的？」

黃無父道：「冉肖蓮。」

康浩笑道：「大哥上了她的當了，那妖女也對小弟說過同樣的話，並且還給我一柄一劍堡內庫的鑰匙作為證據，但小弟偵查結果，却發覺易君俠本身亦在復仇會監視之下，甚至連他妻女的性命也在危險中。」

黃無父沉吟了片刻，說道：「那可能是他故佈疑陣，也可能連復仇會的高級黨羽，都不知道易君俠具有雙重身份，這正是他高明狡猾的地方。」

康浩道：「易君俠在正道武林中已算頂尖人物，以他的聲譽和地位，幾已駕凌三莊二島之上，他又何必再去攪一個復仇

會，處處跟自己作對呢？」

黃無父道：「這正是愚兄百思莫解的關鍵，我想，他一定有甚麼重大目的，只可惜咱還沒有猜測出來。」

康浩道：「大哥的意思，是肯定易君俠就是復仇會主了？」

黃無父道：「不錯。」

康浩道：「那麼，另一個被囚禁在復仇谷的，又是誰呢？」

黃無父道：「我已經說過了，那人雖然名為會主，其實却是個被人利用的傀儡而已，他之所以被人利用，只是因為他的容貌酷肖令師風鈴魔劍楊君達。」

康浩駭然追問道：「大哥可知道那人的眞實姓名？」

黃無父緩緩道：「名號尙不知道，只知道他本來姓齊。」

康浩和黃石生齊吃一驚，異口同聲道：「呀！齊天鵬？」

黃無父顯然的確不知道這個名字，詫異的眨了眨眼睛，問道：「怎麼？你們認識他？」

康浩激動的道：「大哥，如果他眞是齊天鵬，咱們一定得救他出來，因為……因為……」

黃石生接口道：「不用再懷疑了，一定是他，當年禽翁浪跡江湖數十年，從千千萬萬少年中選上他，將他帶回巫山，就是因為他的面貌酷肖令師，這是決不會錯的了。」

康浩點點頭，長嘆一聲道：「唉！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黃無父迷惘的道：「賢弟，他究竟跟你是甚麼關係？」

康浩黯然道：「其間詳情，一言難盡，咱們必須儘快趕到復仇谷去，且待途中再為大哥詳述吧！」微頓，轉向逍遙公子龐文彬拱了拱手，道：「小弟本當護送兩位公主返回萬壽宮，如今却不得不偏勞龐兄了……」

龐文彬不等他把話說完，搶着搖手道：「康兄不要托我，護送的事，有李崑已經足够，小弟決心隨康兄同往復仇谷走一趟。」

康浩畧一沉吟，道：「也好——四叔你，負傷斷臂，且請先返洱海調養，還有這數十名被『搜魂大法』所制的鬼武士，也須送往洱海，求教主賜藥療治，咱們和黃大哥一同趕去復仇谷救人，關於復仇會主和易君俠的秘密，在尙未確切證實之前，還望四叔暫勿告訴月眉和湘琴。」

黃石生毫不推辭，爽然道：「愚叔見過教主，也會儘快趕去復仇會，你們三人同行，武功雖可無懼，却要多多提防對方的鬼蜮技倆，凡事務必謹慎而行，千萬鹵莽不得。」

康浩一一答應，龐文彬立即將飛天豹子李崑等三人喚進帳篷，詳細叮囑交待了一遍。黃無父也將指揮那批鬼武士的竹笛交付，並且說明駕御之法。

一切妥當，時已傍午，大夥兒飽餐之後，束裝分別就道，黃石生登上篷車，由李崑和僅餘的兩名黃衣侍者護送，大隊車馬，折返洱海。

康浩和黃無父及龐文彬併騎屹立關頭，直到望不見車塵，才撥轉馬頭，東馳向去。

× × ×

三騎聯轡，踏上千里征塵。途中，康浩將結識月眉的經過，詳詳細細告訴了黃無父，當然也提到了二十年前，巫山百禽宮那場令人惋惜的婚變。

黃無父是默默的傾聽着，極少岔口，龐文彬却不停的問東問西，顯得興味盎然的樣子。

三人貫越黔西，再折而北上，進入川境，渡過長江以後，循東，西二山之間的官道，直趨大巴山這條路，也就是冉肖蓮南下入滇的原路，官道可直達萬源縣城，過了萬源和大竹河，便是大巴山主峯了。

這一天抵達羅文壩附近，距萬縣不過百餘里，黃無父忽然勒住坐騎，指着路旁一間茅棚小店說道：「口渴了，咱們喝兩杯酒再走吧！」

康浩點頭道了一聲：「好！」便收轠跳下馬來。

龐文彬詫異的問道：「不是剛吃過早飯麼？怎的又要休息呢？」

康浩一面繫馬，一面低聲答道：「龐兄別聲張，咱們已經被人躡上了。」

龐文彬眼角向後一掃，果然看見三騎棗黃色的健馬，正緩緩從後面跟了過來，不覺聳肩笑道：「眞是三個不開眼蠢物，居然拿哥兒們當作肥羊了。」

那棚小店十分簡陋，却收拾得頗為潔淨，白木的桌凳，洗刷如新，雖是村野小店，却有兩名店夥，而且衣着也很乾淨整潔。

枱櫃內，坐着一個頭挽高髻的中年婦人，穿一身水綠色的窄衫裙，面貌姣好，眉眼間微露妖嬈之態。

三人繫好馬匹，相繼入店，兩名夥計連忙抹桌安箸，那婦人也站了起來，欠了欠身，含笑道：「三位公子，請坐呀。」

康浩和黃無父相互換了一瞥會心的眼色，選了張靠裏牆的桌子坐下，龐文彬却忍不住向那婦人上下打量一遍，「刷」的抖開摺扇，搖了兩搖，微笑說道：「古人云：十步之內，必有芳草。此言誠不我欺也！」

一名夥計咧嘴笑道：「公子，小店只賣酒食，並不賣『方糕』。」

康浩接口道：「既然賣酒，儘管將你們最好的酒取來，咱們吃了還要趕路。」

那夥計正要走，却被龐文彬伸手攔住，問道：「夥計，你們老闆可是姓張？」

夥計一怔，搖頭道：「不！我們老闆姓楊，不姓張。」

龐文彬道：「誰說他不姓張？我還知道他有個外號，叫做『菜園子張淸』，對不對？」

那夥計連連搖頭道：「不！不對！公子一定弄錯了。」

龐文彬笑道：「他若不是菜園子張淸，櫃枱裏怎會坐個『母夜叉』孫二娘？」

話落，輕輕在夥計肩頭上拍了一掌，仰面大笑不已。

那夥計悶哼了一聲，踉蹌衝出四五步，險些一頭撞在酒缸上。

櫃枱中的中年婦人微微變色，仍然强顏堆笑道：「公子休要取笑，我們鄉下人，聽不懂。」

龐文彬哈哈笑道：「不懂沒關係，慢慢學着，就會懂了。」

康浩怕他笑鬧太過份，輕輕扯了他一下，低聲說道：「龐兄請坐下，好朋友到了。」

果然，龐文彬剛落座，門外蹄聲盈耳，三騎棗黃色的健馬也到了門口。

馬上三個人，俱是一色青布劍衣，肩後各揹着一口既寬又長的奇形長劍，看年紀，都在三旬開外，其中一虬髯漢子，眼中精光熠熠，彷彿是三人之首。

那虬髯漢子冷冷向店裏望了一眼，微一揮手，三個人都跳上馬背，大步走了進來，在臨門一張桌上坐下。

夥計上前接待，問道：「三位要喝甚麼酒？」

虬髯漢子冷冷道：「來三碗米酒。」

夥計又問：「要點甚麼下酒菜嗎？」

虬髯漢子道：「先來一份生魚片，一份日月湯，再來一盤炒烏龍！……」

夥計聽得直翻白眼，急忙陪笑道：「實在對不起，小店簡陋，無法供應炒菜，老客能不能換幾樣？」

那虬髯漢子一瞪眼，道：「生魚片也是炒菜嗎？」

夥計吶吶半晌，只得實說道：「不敢隱瞞老客，小店從來沒有聽說過生魚片這個名稱，如要時鮮鯽魚或是鯉魚，還可以備辦。」

虬髯漢子雙目暴睜，似要發作，旁邊另外一名粗矮漢子立即附耳低語了幾句，那虬髯漢子「哦」了一聲，揮揮手道：「不管甚麼東西，能下酒就行，選好吃的送來吧。」

夥計答應離去，那虬髯漢子舉手摸了摸下巴，向兩個同伴嘿嘿低笑道：「想不到這土驢，連生魚片也沒聽說過！」

康浩冷眼旁觀，不覺抿嘴微笑起來。

龐文彬急以「傳音術」問道：「康兄看出這三個傢伙的來歷了麼？」

康浩微一頷首，假作舉杯就唇，也用傳音術回答道：「咱們最好不要小覷人家，這三人多半是南海流沙島島主，羅浮快劍麥炳坤麥老頭的手下。」

龐文彬驚道：「怎見得？」

康浩道：「你沒見他們要的下酒菜，都是海鮮麼？而且，南方很少有高粱，所以比較嗜好米酒。」

龐文彬又道：「安知他們就不是東海火燄島羅家的門下？」

康浩道：「不！東海羅家的人都穿紅衣，不會穿青色劍衣。」

龐文彬抖開摺扇搖了兩搖，冷哂道：「小弟久聞二島之名，這一次，倒可以好好見識一下了。」

他和康浩一直以「傳音術」交談，那三人自是無法聽到，但這句話，却有意提高了嗓音，要讓那三人聽到。

果然，他話聲甫落，那虬髯漢子已冷哼着接口道：「誰要見識流沙島的功夫？有種就出去！」

龐文彬「刷」地一聲收攏摺扇，便想推座而起，却被康浩一把按住，低聲道：「龐兄，何必急在一時？既已照面，還怕沒有機會嗎？」

黃無爻掀了掀竹笠，緩緩道：「說的是，先把酒喝足了，動起手來也有力氣一些——喂！夥計，添酒來。」

夥計連聲應道：「來了！來了！」

不片刻，捧着一隻尚未開封的小酒罈，趕到桌邊。

康浩道：「怎麼？零酒賣完了？竟要開整罈的？」

那夥計陪笑道：「不！這是我們老闆娘特意奉送給三位公子品嚐品嚐的。」

話沒說完，櫃枱內中年婦人已笑盈盈接口道：「這罈酒，本來是奴家留着自家用的，因三位公子都是好酒量，只怕零沽的酒味兒太淡，不堪下喉，所以特地取出來，請三位公子嚐嚐。」

康浩道：「這麼說，竟是加工特製的上品了？」

那婦人笑道：「上品不敢自誇，味道比較醇厚些却是眞的，三位公子一嚐就知道。」

龐文彬本來一肚子怒火，被那婦人一陣軟語輕笑，早已化爲烏有，一伸手，將酒罈奪了過來，大聲道：「小弟對開封最有經驗，讓我來。」

指間一搓，展開摺扇，用扇沿在酒罈封泥上輕輕一劃罈口宛如刀切般分裂開。

那果然是一罈好酒，封泥一去，滿屋皆是酒香。

龐文彬深吸了一口氣，望着那婦人邪笑道：「看來是一罈好酒，就怕娘子的後勁不足。」

那婦人毫不介意，掩口吃吃脆笑道：「包你後勁足，公子不信，喝一口就知道了。」

龐文彬仰面笑道：「有娘子這句話便是一罈毒藥，在下也要喝它下去。」

他剛剛伸手去取酒杯，忽聽「蓬」的一聲，門口桌上那虬髯漢子一巴拍在桌子上，氣呼呼喝道：「臭婆娘，你敢看不起人，大爺們就不是化錢的主顧麼？」

那婦人急忙站起身來，問道：「這位爺，有話好說，何苦發這麼脾氣？」

虬髯漢子「呸」了一口，道：「你有好酒，爲甚麼藏着去貼小白臉，不肯賣給大爺們喝？」

婦人道：「誰說不賣了？原是爺們只喝米酒，這罐酒却是麥子釀出來的所以沒敢取出待客。」

虬髯漢子叱道：「不論甚麼東西釀的，大爺們也要喝。」

婦人道：「這可就爲難了，酒只有一罈，說不得，只好跟這三位公子情商一下，分半罈給諸位。」

虬髯漢子道：「大爺們不喝別人賸的，只要整罈原封的，有了便罷，沒有，老子就拆了你這破棚子。」

龐文彬見那虬髯漢子口氣猖狂跋扈，竟是存心尋釁的樣子，一怒之下，那裏還按捺得住，手腕一抖，整罈香噴噴的美酒，星丸暴射向那虬髯漢子撞了過去。

虬髯漢子似未提防龐文彬悶聲不響突起發難，及待酒罈飛到，才驀地驚覺，急忙一側身軀，倒退了一步，那酒罈挾着勁風從他耳傍掠過，直向店門外飛去，只差毫厘，便擊中他的面頰。

三名漢子都不由勃然大怒，紛紛拔出長劍，叱罵道：「小狗蛋，你在找死！」

各執兵刃，一擁而上。

這時候，門口暗影一閃，跨進來一個人，恰好伸手將那隻酒罈輕輕接住，同時沉聲喝道：「住手。」

此人身穿青緞錦袍，頭戴朝天冠，足踏銀絲鑲邊的薄底快靴，蠶眉重瞳，面如赤棗，頷下一部長髯已呈花白色，腰間也佩着一柄奇形長劍，目光炯炯，具有一種鎭懾人心的威嚴。

而且，店門外更有十餘騎隨侍大漢，個個神情慓悍，都穿着同色青緞劍衣。

那虬髯漢子聽得喝聲，業已迅速收劍側身，和兩名同伴齊齊俯腰施禮，恭謹的道：「屬下參見島主。」

康浩低聲傳音道：「龐兄小心了，這老頭子就是羅浮快劍麥炳坤。」

龐文彬微微點了點頭道：「是他最好，小弟正想會會他，且看他的劍，快到什麼程度。」

黃無爻忽然似笑非笑的哼了一聲，舉手拉拉竹笠，懶洋洋靠在墻上，將醜臉儘量掩藏黑紗之後。

只見羅浮快劍麥炳坤大步走進店內，目光向四下飛快掃了一匝，最後落在手中那隻細磁酒罈上，冷漠的問道：「這是怎麼回事？」

虬髯漢子躬身答道：「屬下等奉命開道，途中發現這三人行迹十分可疑，便跟蹤下來，不料這三個小輩已然警覺，故意借酒挑釁，先向屬下動手。」

麥炳坤道：「你可曾弄清楚他們是什麼來歷？」

虬髯漢子說道：「回島主的話，還沒有……」

麥炳坤登時臉色一沉，叱道：「方今天下英雄齊集川中，四門五派，三莊二島，不知有多少少年俊傑會聚大巴山，你連人家來歷都不知道，怎能就指人行迹可疑？怎能動輒拔劍出手？若非本座來得及時，咱們流沙島的威望，豈不被你這三個蠢東西掃盡了麼？」

虬髯漢子等三人挨了一頓臭罵，急忙屈膝跪倒，俛首道：「屬下等顢頇無能，求島主寬宥。」

麥炳坤揮手道：「姑念初犯，免去巡廻職務，暫歸後隊聽調，傳話由虎隊中，另派三名機警些的向前巡道，明日天亮以前，一定要趕到萬源縣城。」

三人叩謝起身，退出店外，未幾，蹄聲起處，三騎快馬如飛馳去。

麥炳坤這才回過頭來，向康浩桌上凝目打量一遍，緩緩問道：「三位老弟，是何人門下？」

龐文彬搶先應道：「小可姓龐，來自小金川太平橋。」

麥炳坤輕哦了一聲，道：「莫非太平山莊神眼金刀龐莊主的高弟？」

龐文彬道：「正是家父。」

麥炳坤呵呵笑道：「果然不是外人，老朽麥炳坤，昔年曾與令尊有過一面之緣，那時候，賢侄還不足週歲。」

龐文彬冷冷道：「在下久居川西邊陲，家父也很少與武林同道交往，不過，島主羅浮快劍的盛名，在下倒是久仰了。」

麥炳坤乾笑道：「好說！好說！賢侄出身名門，少年英雄，適才微屬多有失禮，險些糟塌了這罈好酒，如今老朽願借花獻佛，聊表歉意。」

說着，袍袖輕拂，那托在手中的酒罈忽然平飛而起，迅速的在康浩三人的桌面上繞飛了一匝，仍舊飛回麥炳坤掌中。

康浩三人再看自己面前酒杯中，已經瓊液盈樽，酒香撲鼻。

龐文彬擎杯大笑道：「麥老前輩神功蓋世，實在令人欽佩之至，來！大家乾了這一杯！」

黃無爻突然伸手攔住，搖頭道：「這酒喝不得。」

龐文彬道：「爲什麼？」

黃無爻輕哼了一聲，道：「就爲了這個……」

抄起面前酒杯，向地上潑去。

那酒液一觸地面，「蓬」地一聲，冒起一團白煙，竟然含有劇毒。

在場之人，一齊變色，那妖嬈婦人和兩名夥計轉身就跑。

龐文彬怒叱道：「賊胚！那裏走！」一抖手，兩支竹筷電掣般射了過去。

慘叫聲中，兩名夥計猝然倒地，那婦人見勢不妙，急忙從櫃枱內抽出一柄薄刃鬼頭刀。

麥炳坤冷笑道：「好個狗賤人，這裏有你撒潑的餘地嗎？」

大袖輕輕一揮，賸下大半罈毒酒倏然從罈口激射而出，直淋了婦人一頭一身。

那婦人如被滾湯澆淋，拋了刀，雙手捂着臉，倒在地上嘶叫哀嚎，不到片刻，臉肉盡皆脫落，混身鮮血淋漓，幾乎找不出一寸完膚，竟被毒酒活活灼死在地上。

龐文彬兀自恨恨的罵道：「這些狗娘養的東西，太便宜他們了。」

黃無爻聳了聳肩，緩緩說道：「應該說咱們自己太鹵莽了，三人之中，竟沒有留下一個活口。」

龐文彬猛然省悟，跌足道：「正是，咱們眞該留下活口，問問他們是受誰的指使？」

麥炳坤道：「何須再問？他們一定是復仇會的眼綫。」

龐文彬道：「怎見得？」

麥炳坤正色反問道：「賢侄，莫非你還沒有收到武林帖麼？」

龐文彬一怔，說道：「小侄曾赴南荒遊歷，近日始返，尙未聽說有關武林帖的事。」

麥炳坤道：「原來賢侄不在家中，這就難怪了。」

微微一頓，才接着說道：「皆因年前，中原武林四門五派首腦，爲了風鈴魔劍楊君達和太原大俠霍宗堯之間一段恩怨，聯袂問罪九峯山承天坪，引起一場血腥殺戮，楊君達不甘受辱，暗組復仇會，幾乎將四門五派首腦殺害殆盡，所以，由終南一劍堡主易君俠出面，散發武林帖，邀約四門五派和三莊二島掌門耆老，聚會大巴山，聲討復仇會，據說連南海紫竹林九指神尼處亦有請柬，令尊想必也接獲帖子了，適才乍遇賢侄，老朽還以爲你是代表令尊前來赴會的呢。」

龐文彬聽了，大感振奮道：「這麼說，我爹一定已經親自趕來了，但不知帖上約定的聚會之處，在什麼地方？」

麥炳坤道：「預定聚會的地方，是在大巴山麓一處名叫『大竹河』的小鎭，賢侄若有意前往，何不與老朽同行？」

龐文彬畧一沉吟，道：「不必了，小侄還有兩位朋友。」

麥炳坤笑道：「這有什麼關係？三莊二島，四門五派齊會大巴山，可算得百年來武林未有的盛會，令友也可同去見識一下。」

龐文彬有些心動，目注康浩問道：「康兄，怎麼樣？」

康浩却含笑拱手道：「麥島主的盛情，我等心領，只是咱們還有點瑣務料理，也許稍遲數日，再往大巴山面聆教益。」

龐文彬連忙接道：「正是，咱們隨後也會到大巴山去，反正還有見面的機會，老前輩先請吧。」

麥炳坤也沒有勉强，只用一雙精芒閃閃的眼光，向康浩和黃無父注視了片刻，頷首道：「二位老弟英華內斂，想必也是名門高弟，如此難得的盛會，還盼不要錯過才好。」說完，揮了揮手，轉身出店而去。

沒多一會，店外蹄聲紛沓，大隊駿馬掠過店門，向北馳去。

待蹄聲去遠，康浩不覺長長吁了一口氣，廢然跌坐下來，滿臉皆是憂愁之色。

黃無父關切的望了他一眼，柔聲道：「有什麼可煩的？咱們只要抄捷徑趕在他們前面，搶先一步把人救出來，樂得讓他們去拚個你死我活。」

康浩搖搖頭道：「小弟担心的是，萬一在咱們獲得確切證據之前，復仇會便已土崩瓦解，先師所蒙寃屈，豈非永遠沒有洗雪的機會了？」

黃無父笑道：「你以爲復仇會眞的那麼不堪一擊麼？」

康浩道：「面對三莊二島，和四門五派，强弱之勢，不言可喻，而此時此地，咱們又不能公然阻止這場正邪之間的大決戰……」

黃無父道：「你也別把武林正道方面估計得太高，依我看，四門五派徒具虛名，三莊二島各懷私心，未必眞是獸神倪森等人對手，這齣戲還有得熱鬧好瞧哩。」

龐文彬接口問道：「以黃兄卓見，他們雙方勝負之數，究竟如何？」

黃無父聳聳肩道：「這要看有一個人，是不是能應邀趕來了。」

龐文彬道：「誰？」

黃無父說道：「南海紫竹林的九指神尼。」

龐文彬似乎有些不信，冷冷道：「那九指神尼的武功，果眞就這般的舉足輕重麼？」

黃無父道：「若論武功，九指神尼和獸神倪森也不過在伯仲之間，但神尼乃得道高人，其在三莊二島諸人心中的威望，却遠非易君俠所能比擬，不是我說句洩氣話，如果九指神尼不到，正道武林很可能落個虎頭蛇尾的下場，再嚴重些，甚至全軍覆滅，亦非意外。」

龐文彬仰面笑道：「小弟也是久聞南海紫竹林的盛名，只恨無緣一見，果眞如黃兄所說，這次眞該好好見識一番了。」

黃無父淡然一笑，站起身來，說道：「兄弟，咱們走吧！」舉步向外走去。

康浩默默跟在後面，臨出店門，龐文彬忽然叫道：「你們等我一會，讓我放一把火，將這些屍體和茅棚燒了再走。」

黃無父冷冷道：「何必多此一舉，留着他們，給復仇會一個榜樣有何不好？」

話落，一提絲韁，當先上馬，絕塵而去。

康浩緊跟着也飛身上馬，揮手道：「龐兄請快些來，咱們必須兼程趕路……」話猶未畢，人已飛騎去遠。

龐文彬已經取出了火種，望着黃無父和康浩遠去的身影，恨恨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低聲咒駡道：「他媽的，神氣什麼？別以爲弄塊騎馬布幪着臉，就能唬住誰了，呸！」（按：『騎馬布』即川語所謂的月經布。）

× ×

大竹河，是萬源縣東北方一個鎭集，地當大巴山麓，因係山中藥材皮貨輸往萬源縣必經之路，鎭上聚居着好幾百戶人家，倒也頗爲熱鬧。

這地方原屬復仇會勢力範圍，距離總堂復仇谷，只數十里山路，一個輕功畧具火候的人，急趕半夜，就可抵達，所以也可說是復仇會南向的門戶。

但現在大竹河鎭上，却再也找不到半個復仇會的人了，鎭上居民也都家家關門閉戶，街口唯一的客店，已經被終南一劍堡全部包租下來，正廳闢爲議事大廳，後院三進院落，業已佈置一新，作爲接待各門各派與會高人的休憩之所，店中服侍的夥計，也統統換了一劍堡的精選武士。

從鎭口起，沿街搭了兩列高大的彩棚，專門供應酒食，自晨至暮，流水席始終不斷，只要進入鎭街，無論身份高低，也不分門派，儘管坐下就吃，吃飽就走，不用花費半文。當然，能够進入大竹河鎭街的人，如非四門五派高手，必定也是三莊二島門下，尋常百姓客商，甚至沒有接獲武林帖的草莽人物，早在離鎭十里外就被擋了駕了。

這場由一劍堡出面邀請，聚會武林中四門五派和三莊二島一竹林，共同對付復仇會的大決戰，事實上早已傳遍天下，許多武林同道，雖然沒有接到邀約，也不辭千里兼程趕來，以冀一覩這百年難逢的盛會，但這些朋友，都在鎭外十里便被擋駕，只能遠遠眺望鎭街上的彩棚與鎭口附近那五六座巨大帳篷，無法再越雷池一步。

那五六座巨大帳篷，並不是一劍堡事先安排待客處，而是屬於兩個遠自海外趕來的門派——東海火燄島和南海流沙島。

東海火焰島的人馬，是兩天前抵達的，一劍堡雖然已在鎭中安排好房舍，但冷面天王羅一塵却不願與四門五派中人混雜居住，自顧在鎭口左方空地上，立下三座火紅色的帳篷，帳前高豎旗桿，升起斗大一個「羅」字。

第二天，南海流沙島的人馬趕到，也不甘示弱，便在右方搭起帳篷，旗桿上掛起一面青色大旗，上面綉着一個巨大的「麥」字。

接着，川西太平山莊神眼金刀龐天化，懷玉山白雲山莊李東陽帶着兩個女兒，抱陽山莊莊主應伯倫臂傷未癒，由盟弟活靈官孫天民代表與會——三莊人馬相繼抵達，只缺南海紫竹林九指神尼和少林掌教法明大師未到。

會期是二月初二，「二月二，龍抬頭」，本來是黃道吉日，但這一天却忽然陰霾四合，下起雨來。

正午時分，一劍堡主易君俠在鎭上設宴，邀請到會諸人共議進剿復仇谷的大事，請柬一大早就送出了，正午宴開三桌，各門派的首腦都已經到齊，等了許久，却遲遲不見冷面天王羅一塵和羅浮快劍麥炳坤露面。

易君俠又命屠龍手秦夢熊出鎭促駕，良久，才見秦夢熊獨自快快而返，回報道：「羅島主說，雨下得太大，他不想進鎭裏來了，大夥兒商議了什麼結果，告訴他一聲就行了。」

衆人聽了這話，盡都流露出怒容，易君俠忙問道：「流沙島麥島主怎麼說？」

秦夢熊答道：「麥島主先問羅島主來沒來？聽說沒有，便也回稱途中勞頓，不想來吃這頓飯了。」

話剛完，活靈官孫天民早已勃然大怒，一拍桌子，大聲道：「這是什麼話？莫非嫌咱們身份不够，不屑跟咱們共座議事嗎？」

川西太平山莊莊主，神眼金刀龐天化嘿嘿冷笑了兩聲，說道：「難道沒有他們，就對付不了復仇會麼？老夫倒有些不相信，嘿嘿嘿……」

席間年紀最大的，要數峨嵋掌教白眉上人，老和尚不愧是得道的高僧，朗聲唸了一聲佛號，緩緩說道：「阿彌陀佛，處此非常時期，天下武林同道，理當和衷共濟，謙讓爲懷才是，諸位施主休要氣憤，讓老衲親自去奉請他們便了。」說着，便巍顫顫站了起來。

易君俠連忙攔住道：「老菩薩年高德劭，怎好勞動，在下忝爲主人，理當由在下去請，諸位暫且寬飲數杯，容易某告退片刻。」

好容易安撫好席間衆人，易君俠親自帶着秦金二老，冒雨趕到羅一塵居住的帳篷，却見羅一塵正閑得無聊，在那裏逗弄着一頭鸚鵡。

易君俠按捺住火氣，堆上滿臉笑容，拱手道：「島主好自在，大家都在恭候，等着羅島主移駕去主持議事，特命小弟前來奉請。」

羅一塵毫無歉疚之色，擺擺手，示意易君俠在一張虎皮椅上坐下，然後自己也往正中交椅上一坐，斜躺着身子，大腿架着二腿，搖搖晃晃好一陣，才冷冷說道：「老弟，我不是說過了嗎，什麼事你們儘可商量着辦，我實在懶得參與那些無謂的應酬。」

易君俠謙虛的笑道：「島主德高望重，此次盛舉，全仗島主領導主持，事非得已，只好一再來打擾島主了。」

羅一塵擺擺手，攔住他的話頭，道：「老弟，你聽我說下去，火焰島此次涉足中原，並非爲了本身恩怨，也不是專程來對付什麼復仇會，我只想會一會風鈴魔劍楊君達，和他的徒弟康浩，替我兒子和霍家女娃兒出一口氣，其他的事，都與我無關。」

易君俠笑道：「但島主也知道，那風鈴魔劍楊君達，就是復仇會的會主。」

羅一塵點頭道：「所以我才接受武林帖，趕到大竹河來，如今我要告訴你老弟，不管你們準備如何對付復仇會，決不能搶在我前面，必須讓我先跟楊君達照過面，你們才能採取行動，否則，那就是存心跟我羅某人過不去，我言盡於此，其餘的，你們就瞧着辦吧！」

話一說完，不待易君俠再開口，把手一拱，竟托着那隻鸚鵡，向後帳走去了。

易君俠氣在心裏，却是無奈，只好退了出來。

秦夢熊忍不住低哼了一聲，道：「這老兒未免太狂了。」這句話，易君俠分明聽見，却假作沒有聽見。

三人又轉到羅浮快劍麥炳坤帳中，誰知流沙島的架子更大，等了半天，才見一名侍衞弟子懶洋洋出來回話道：「我家島主正在午睡，不敢驚擾，如果有重要事情，請留下話來，咱們會替易堡主轉達。」

秦金二老聽了這番話，氣得都變了顏色，但易君俠毫不介意，反而含笑說道：「沒有什麼重要大事，島主醒後，請代爲致意，就說易某人來過便了。」

回到鎭中酒宴席上，各門各派首腦都勃然大怒，白眉上人連連誦着佛號，搖頭嘆息道：「正道中人如此，無怪魔燄囂張，天下大亂了。」

孫天民憤然道：「沒有火焰島和流沙島參與，咱們就對付不了復仇會麼？」

白雲莊主李東陽道：「他們既然不識抬舉，那就不用等候了，在座諸位請公議一人担任大會盟主，且商議大事要緊。」

孫天民道：「何用推舉？武林帖既由一劍堡出面，易兄當然就是大會盟主。」

易君俠忙道：「不敢，兄弟才疏德薄，決不敢當盟主重任，此次武林正道大聚會，天下英雄齊集在一堂，担任盟主者，必須德高望重，足堪領袖羣雄才成，度德量能，兄弟推舉白眉大師。」

白眉上人合十道：「善哉！善哉！老衲年事已高，德不足以服人，才不足以壓衆，諸位千萬別將如此重担，加在一個老邁昏庸的出家人肩上。」

衆人還待勸進，神眼金刀龐天化却冷笑說道：「白眉大師父的話說得不錯，大會盟主必須肩負重任，領袖羣雄，這要年富力强的壯年人才堪担當，何必弄個老頭子來受罪呢？」

易君俠立即道：「若論壯年有爲，只有龐兄最爲恰當，就請龐兄屈就如何？」

羣雄聽了這話，盡都默然無語。

龐天化乾笑了兩聲，說道：「倘若公意如此，兄弟倒也不便推辭——」

語音微頓，見衆人都沒有接腔，只好又改變口氣道：「不過，常言說得好：强賓不壓主。兄弟一向遠居川邊，與中原同道甚少交往，今日冒昧與會，好歹只是個客人，易兄既爲主人，這盟主一位，還是請易兄担任比較妥當。」

孫天民大聲道：「就這樣決定了吧，再要推推拉拉，倒不如趁早散夥，來得乾脆。」

李東陽接口道：「兄弟有個謅議，盟主一職，公推易兄擔任，另由三莊、四門

、五派中，各舉一人擔任副盟主，以便聯繫。」

羣雄紛紛鼓掌表示贊同。於是，當場公決由易君俠擔任盟主，白眉上人代表五派；形意門鐵掌金鈎曹非代表四門；龐天化代表三莊，分別當選爲副盟主。

正副盟主既定，易君俠客套了一番，正準備商議進剿復仇谷的步驟，突然接到傳報：「鎭外有復仇會下書人求見。」

羣雄聞報，盡皆震駭，大家都沒有想到，此時此地，復仇會居然還敢如此從容鎭定，派遣人來下書？

易君俠問道：「你們可曾詢問那下書人在復仇會中是何職位？」

傳報人答道：「那人道裝打扮，自稱是復仇會總堂一名守園人。」

「守園人？」易君俠似乎頗感意外，略一沉吟道：「別難爲他，把他帶到這兒來。」

傳報人去未多久，果然帶來一名中年道人。那道人背負革囊，分揷着十四面銅鈸，臉上神情一片冷漠，正是復仇谷中看守石陣的絕情道人，但在座羣雄，却無人認識他。

易君俠目光掠過他背後革囊，面帶笑容問道：「道長法號如何稱呼？」

道人稽首道：「貧道法名絕情。奉命特來下書。」說着，從袖中取出一份大紅帖子，遞了過來。

易君俠接過帖子，却不拆開，又問道：「道長在復仇會中，掌何職司？」

絕情道人道：「貧道原係看管花園中的石陣，新近奉調把守谷口。」

易君俠道：「道長來此下書，是受何人所派？」

絕情道人答道：「是本會倪總堂主指派。」

易君俠又問道：「貴會會主可在谷中麼？」

絕情道人搖頭道：「不知道。」

易君俠道：「你是復仇會的會友，怎的連會主的行蹤也不知道？」

絕情道人又搖頭，道：「不知道。」

活靈官孫天民沉聲喝道：「你身爲使者，就該據實回答咱們的問話，怎敢推諉搪塞？」

絕情道人木然道：「不知道。」

孫天民勃然大怒，但終因顧及身份，强自按捺下怒火，只用手指着絕情道人的鼻尖罵道：「若不念你僅是個看守園子的匹夫，今天就叫你來得去不得。」

絕情道人臉上毫無表情，緩緩接道：「你若有這份能耐，那就不妨試試看。」

這話答得够狂，語氣之傲慢，簡直未將這些正道武林中頂尖高人放在眼中。孫天民怒眉一挑，正要發作，却聽旁邊一人厲聲叱道：「好大胆東西，你在找死！」

隨着叱聲，一道白光破空而起，直向絕情道人當胸射去。

那道白光，原來是一隻放拼盤的磁碟子；出手的人，則是形意門的掌門，鐵掌金鈎曹非。

曹非年逾半百，生得五短身裁，滿臉絡腮鬍子，脾氣暴躁，秉性剛烈，練的又是開山劈石的外門硬功，是以有「鐵掌」之稱，這時見絕情道人語態傲慢，一怒之下順手抄起面前磁碟子，猛然砸了過去。

誰知那絕情道人不慌不忙，容得磁碟近身，倏地吸氣縮胸，身軀疾轉半匝，那隻碟子貼着前胸飛掠而過，道人却凌空探指，從碟子裏挾了一隻油爆蝦，放進口裏大嚼起來。

磁碟子射中對面墻壁，「噗」的一聲嵌進了大半，絕情道人木然的臉上，第一次閃現出一抹冷傲的笑容，喃喃道：「貧道不忌葷腥，諸位若想敬酒敬菜，那是再好沒有了。」

曹非老臉一紅，哼道：「很好，曹某人就再敬你一杯吧！」聲落手起，大袖猛揮，一隻滿盛着美酒的錫杯，星丸暴射般對準絕情道人面門飛到。

絕情道人一張口，竟將酒杯啣住，齒顎一陣蠕動，嘴裏「畢剝」亂響，一仰脖子，居然把一隻錫鑄的酒杯，連酒一齊嚥下肚去，嘖嘖厚唇道：「酒雖是好酒，可惜太少了些，不足解饞。」這情形，只看得在座羣雄個個心弦震動，駭然變色。

驚駭之餘，頓時激起各派同仇敵愾之心，鷹爪門掌門人六指叟歐陽長空大叫道：「一杯酒不成敬意，咱們每人再奉敬一杯，讓他喝個够吧！」

話一出口，羣雄響應，剎時間，勁風四起，數十隻酒杯分由四面八方齊向道人攢射而至。

絕情道人飛快的撒出一面銅鈸，繞身疾轉，噹噹連響，數十隻酒杯一個不漏，全都被銅鈸接住杯中酒液半滴未曾濺溢。道人手托銅鈸，四下唱個肥喏，朗聲道：「多承諸位施主厚賜，明日復仇谷前再一一還禮，貧道告辭了。」

說完，昂然轉身，出門而去。

孫天民一按桌子，便想出手攔截，却被易君俠擋住，低聲道：「由他去吧！休教天下同道笑咱們氣量太窄。」

孫天民廢然坐回椅中，長嘆道：「滿座俊彥，竟被區區一名守園人折辱而去，這還不够人家笑話麼？」

羣雄聞言，莫不搖首長吁，一臉羞慚之色。

易君俠笑道：「其實，那道人武功也並非多高明，只因他身份低賤，大家太小覷了他，才被他偸巧遁去，等到眞正上陣對敵，就沒有他賣弄的機會了。」

幾句話掩遮過去，羣雄臉色才稍見緩和。易君俠當衆拆開那份大紅請柬，只見上面寫道：「欣聞俠駕蒞臨荒山，羣英畢集，未克遠迎，惶憾何似。竊思敝谷奇險天成，諸君入谷，恐有未便，特訂明日午刻，於復仇谷前，浣花溪旁，聊備粗餚水酒，藉謀一叙，潔樽候教，懇祈勿却是幸。」下欵落名是「復仇會主鳳鈴魔劍楊君達」。

易君俠將請柬遞給羣雄觀了一遍，含笑說道：「這柬上寫的很對，復仇谷奇險天成，僅有一條狹道可通，咱們正愁入谷不便，若能在谷外寬濶處見面，那是再好不過了。諸位對明日之約，有何意見？」

白眉上人輕咳了一聲，說道：「老衲以爲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楊君達既敢送來這份請柬，必然有所伏恃，咱們明日赴會，實不能掉以輕心。」

李東陽也附和道：「上人說的極是，

由適才那下書道人一身功力看來，復仇會中一定還有更高明的能手，咱們也該把人手預作一番安排，才不至臨陣失措。」

易君俠點點頭道：「既然如此，咱們就先將人手分配一下。」

舉目環視一周，接道：「易某人承諸位抬愛，選爲盟主，這分配的事，責無旁貸，現在暫作調配，若有未盡妥善之處，還望諸位不吝斧正，大家再參酌辦理。」

羣雄紛紛應道：「就請易大俠量情調遣，我等決無推却。」

易君俠微微一笑，道：「據易某所知，復仇會中僅有楊君達和獸神倪森兩人較爲扎手，此外，便是一批神志昏迷的鬼武士難以對付，易某當仁不讓，自願全力應敵鳳鈴魔劍楊君達，至於獸神倪森，擬請太平山莊龐莊主負責……」

話沒說完，龐天化已搖頭接道：「兄弟不敢當此重任，盟主還另請高明吧。」

易君俠道：「龐兄何故推辭？」

龐天化酸溜溜的說道：「想那黑谷四兇名震天下，當年大荒三老聯手圍剿，尙且未能鏟除，如今盟主却令兄弟單獨對付獸神倪森，不知是抬舉兄弟呢？抑或是有意要叫兄弟出醜？」

易君俠悅然笑道：「原來龐兄誤會了，易某話未完。」

龐天化冷冷道：「盟主請說下去。」他一口一聲「盟主」，顯然對自己未能膺選盟主一事，心裏頗有醋意。

易君俠道：「易某的意思，是欲煩請三莊高人，共同對付獸神倪森，由龐兄負責指揮主持其事，三莊的任務，只是暫時將倪森纏住，使他無法分身援助楊君達，待除去楊君達之後，復仇會已無高手堪與匹敵，那時咱們再合力對付倪森，就不懼他了。」

龐天化默然片刻，仍是搖頭道：「兄弟自感力不勝任，何必尸位素餐，不如由李兄或孫兄負責主持，兄弟附驥効命，但憑調遣的好。」

孫天民見他只是推諉，怫然不悅道：「既然龐莊主固辭，那就由李兄主持，也是一樣。」

易君俠無可奈何的點點頭，道：「好吧！獸神倪森就付托三莊，其餘鬼武士，則由四門五派聯手應戰，更煩白眉大師和曹兄負責主持，不過——」

他語聲微頓，臉上流露出一片悲愴憐憫之色，徐徐又道：「那些鬼武士，全是被藥物迷惑了本性的可憐人，還望諸位在出手之際，容情一二。」

白眉上人雙手合十道：「善哉！善哉！上天有好生之德，易施主有此一念，足可成佛成聖了。」

在座羣雄，莫不同表欽佩，讚譽不已。大家紛紛道：「盟主放心吧，我等謹遵囑咐，但除首惡，決不濫殺餘從。」只有太平山莊主龐天化面帶冷笑，默然不語。

這時候，一名負責守望的武士，忽然氣急敗壞奔了進來，叉手躬身道：「啓稟堡主，鎭外火燄島的人馬，突然拔寨離去了。」

易君俠吃驚道：「可知道他們要向何處去？」

武士回答道：「不知道，屬下曾上前詢問，但無人理睬。」

正說着，另一名武士又匆匆奔到，稟報道：「流沙島的人馬也拆除帳篷，上馬而去。」

羣雄聽了這兩起飛報，不禁大感震驚，廳上登時激起一片議論和猜測。

易君俠問道：「他們兩批人馬，都是向同一方向走的嗎？」

那武士道：「火燄島的人馬先走，流沙島也緊跟拔寨離去，兩批人馬都繞道向東北方入山去了。」

易君俠頓足道：「不好，他們定是得到復仇會下書約會搶先趕去復仇谷了。」

李東陽詫道：「那火燄島主羅一塵搶先趕去，是爲了尋楊君達替他兒子出氣，流沙島人馬跟踪前往，又是爲了什麼？」

易君俠嘆道：「流沙島主麥炳坤和火燄島主羅一塵向來不睦，此番躡踪趕去，多半未存好意。」

李東陽矍然道：「果眞如此，咱們却不能坐視，無論怎麼說，二島總是咱們的朋友。」

孫天民大聲道：「就算不是朋友，也不能眼看他們被復仇會各個擊破，走！咱們也提前動身吧。」

羣雄應喏，紛紛推席而起。

易君俠急道：「復仇會既有明日午刻之約，咱們此時前去，仍應以勸阻二島人馬爲上策，大家不必多帶門下，只須輕裝簡從，以求行動迅捷。」

衆人點頭同意，各自整裝結紮，携帶兵刃暗器，只由各派首腦人物十餘人參與行動，其餘弟子及隨侍人等，一律留在大竹河鎭上待命。

易君俠命秦金二老在前領路，自率三莊，四門，五派（內缺少林，但多了白雲山莊的李梅兒和李櫻兒兩個女孩子），連夜冒雨向復仇谷趕去……

×　　×

午夜時分，大雨暑住，但山中溪澗暴漲，道路泥濘，份外難行。尤其山道蜿蜒崎嶇，乘馬遠不如步行方便。

康浩和黃無忝，龐文彬一行三人，早在半途便已棄馬徒步登山，抵達復仇谷外，時間已屆子夜。

三人到時，雨猶未停，剛登上谷口附近一座小山，却發現復仇谷外燈火通明，許多壯漢，正冒雨趕工，在正對谷口的一片空場上，搭建三座巨大的竹棚。

那三座竹棚，成「品」字形排列在谷口正前方，一座較小的，位置恰在石壘甬道之前，中隔一片寬約七八丈的空場，場中鋪滿細沙，對面就是另外兩座更大的竹棚。這時，竹棚工程已將完成，火光照耀下，只見那併肩站在場邊指揮督工的，正是獸神倪森和冉肖蓮。

康浩急忙擺手示意，約住黃無忝和龐文彬，三人選了一塊隱蔽大石，聚在石下偸窺，大家都猜不透復仇會如此安排，究竟爲了什麼？

龐文彬越看越好奇，啞聲說道：「這是搭的彩棚哩，難道他們準備大宴賓客，招待朋友？」

康浩道：「會無好會，宴無好宴。我看這些彩棚，一定是爲正道武林朋友們準備的。」

（未完）

俠情脫俗長篇巨著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神眼遊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秀斥破高小雲爲龍鳳會中人後·高小雲惱羞成怒·用迷藥迷昏居無上·岳秀擬與高小雲搏賭·要高小雲輸後交出解藥·丐幫幫主于化龍不願將居無上性命付托岳秀身上·岳秀也暗恨于化龍妄自尊大·抽身攔門而立·由于化龍親向高小雲搏鬥·詎高小雲重施故技·又把于化龍迷倒·並將于擒於手中·要脅岳秀讓路·岳秀嚴予拒絕·聲稱丐幫幫主的生死·與他無關·高小雲見岳秀不受威脅·心中不禁暗嘆岳秀眞是難纏——

神功懾妖女　大義感英豪

只聽岳秀冷笑一聲，道：「姑娘，妳那袖中毒藥，十分高明，在下也希望試試看。」

高小雲沉吟了一陣後，心中有了主意，緩緩說道：「姓岳的，你不讓路，是不是！」

岳秀道：「不錯，姑娘有什麼高明辦法。」

高小雲道：「丐幫幫主，雖然在我手中，但我要替他找一個殺他的兇手。」

岳秀道：「很好的打算。」

高小雲道：「我用丐幫的幫主，作爲擋你掌勢的盾牌。」

岳秀道：「試試看吧！戲法人人會變，巧妙各不同，姑娘有什麼本領，不妨試試看。」

高小雲暗提眞氣，力貫雙臂，舉步向前行去。

她走的很慢，雙目却盯注在岳秀的雙手之上。

岳秀也是全神貫注，心中却暗暗忖道：丐幫幫主于化龍，雖然妄自尊大一些，但丐幫幫主本身，一向受丐幫弟子敬重，雖是情形特殊，但如讓他們的幫主，死於我的手中，那也是一場糾纏不清的麻煩了，這女人果然是惡毒的很。

心中念轉，人却全神戒備。

只聽右護法江橫輕輕咳了一聲，道：「岳少俠，敝幫長老和幫主，並非技不如人，實在是中了那丫頭的暗算。」

岳秀雙目盯注在高小雲的身上，口中却說道：「我看的很清楚。」

江橫道：「敝幫主也許在言語上有開罪閣下的地方……」

岳秀右手一揮，五指半握半伸，突然向高小雲的右腕之上抓去，口中却應道：「不用客氣。」

高小雲疾退一步，雙手一推，果然把于化龍當作兵刄，向岳秀的五指上撞去。

岳秀冷哼一聲，右手忽然迅快收回，左手却及時而出，抓向高小雲的肘間「曲池穴」。

高小雲嬌軀一抖，呼的一聲，硬把于化龍的身子給轉了過來，迎向岳秀左手。

岳秀左手收回，右手遞出。

就這樣，逼的雙手抓着于化龍的高小雲，不停的轉動。

岳秀的掌勢變化快速，但每一招去的都很明顯，高小雲不自然又用于化龍迎了上去。

左右二護法秦震、江橫，看的黯然神傷，一幫之主，竟被一個女孩子，拿着當兵刄耍，心中那份難過簡直是不用提了。

幸好于化龍的人，已然完全暈迷過去，如是他還清醒，單是這一份羞辱，就够他受了。

片刻之間，岳秀此收彼攻，連攻了數十招。

高小雲拿着百多斤一個人當作兵刄，在數十次轉動之下，早已累的香汗淋漓。

她心中很快警覺到，這是岳秀有意的耗消她的體能，然後，在找出破綻後，奮力一擊制服自己。

這女人，不但有過人的狡猾，也有着過人的決斷力，心念一動，立刻疾快的向後躍退八尺，道：「住手。」

左手挾着于化龍，右手已然從懷中摸出了一把七首。

鋒利的寒芒，抵在于化龍的咽喉上。

左、右二護法本已準備出手，但睹此狀後，立刻退了下去。

高小雲汗落如雨，但目光中却盡是兇悍之色，冷冷說道：「姓岳的，你讓不讓路。」

岳秀搖搖頭，笑道：「姑娘如是有能耐，何不自己衝過去。」

高小雲冷笑一聲，道：「姓岳的，你記住，你不讓路，丐幫幫主于化龍可就算死在了你的手裏，這個天下第一大幫中，有着上萬的弟子，他們都將找你姓岳的算賬。」

岳秀道：「左右兩位護法，都在此地，什麼人殺了丐幫幫主，由不得你姑娘說謊了。」

高小雲道：「我不要說謊，就算叫他們看着是我殺了于化龍幫主，但我是被你岳秀逼迫的，我沒有辦法選擇，姓岳的却逼着我選擇這一條路。」

岳秀道：「這是很卑下的辦法，而且，論理上也說不通，姑娘，你該知道，我不怕丐幫，丐幫幫主的生死，既不能迫害到我，也不能威脅到我，這一點，在下先說明白。」

高小雲道：「好吧！不論如何？我高小雲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人，如若能和丐幫幫主死在一處，對我而言，那該是一樁很不容易的事。」

岳秀笑一笑，道：「高姑娘說的不錯，不過，你在殺死了于幫主之後，還得想一想妳自己的時間。……」

高小雲道：「我有什麼好想的？」

岳秀道：「在下相信，你可以殺死于幫主，但妳無法在殺死于幫主後，回頭才自絕，在下自信妳在殺于幫主後，我有充分的時間制服妳。」

高小雲道：「那時，于化龍已死，就算你抓住我，又能如何？」

岳秀道：「抓住你，我就把你交給丐幫，丐幫如何處置妳，那是丐幫事了。」

左護法秦震冷冷說道：「姑娘如若殺死敝幫主，丐幫沒有少林、武當那等森嚴的門戒束縛，姑娘有些什麼遭遇，那就不是下所能得預料了。」

高小雲道：「你威脅我？」

秦震道：「在下說的很眞實。」

高小雲道：「大不了一條命，你們別想我會屈服在你們威脅之下。」

秦震道：「不錯，是一條命，不過，結束一條命的手法很多，有的是一劍斃命，有的要萬刀碎割，死亡的痛苦，才是報復的手段。」

高小雲道：「你們沒有這個機會，生擒到我。」

岳秀道：「不是他們，是我。我能不能生擒到妳，大約妳心中明白。」

高小雲吁一口氣，道：「我不是你的敵手，但我可以死。」

岳秀道：「這就要賭賭你的運氣了，至少是一命換一命的事，你如是能在我生擒妳之前，自絕而死，那是妳的運氣好，如是妳不幸的被我生擒了。那妳就只好認命了。」

高小雲道：「我如是沒有選擇，咱們只好賭一賭了。」

岳秀笑一笑，道：「妳並沒有走到絕路，因爲，妳還沒有走到更大的錯誤。」

高小雲道：「你說說看，我有什麼選擇？」

岳秀道：「在事情沒有鬧到不可收拾之前，在下也不願和丐幫造成誤會，咱們彼此，都不妨退一步。」

高小雲道：「說說看。」

岳秀道：「簡單的很，放下了丐幫幫主，妳就可以離開了。」

高小雲沉吟了一陣，道：「你如不守信約呢？」

岳秀道：「我答應妳的話，自然會守信約，姑娘，這件事，對妳、對丐幫，都是最好的結果。」

高小雲道：「好！你向後面退開。」

岳秀笑一笑，緩緩向後退了五步。

高小雲抱着于化龍，行到大廳門口處，才緩緩說道：「姓岳的，要不要我救活丐幫幫主？」

岳秀道：「姑娘，用不着再耍花樣，放下于幫主，快些走吧！」

高小雲緩緩放下手中的于化龍，長長吁一口氣，笑道：「你似是很有把握救活于幫主，是麼？」

岳秀道：「這是岳某人的事，和姑娘無關，妳請便吧！」

高小雲冷冷說道：「別太自負了，我袖中迷藥，是經過特殊方法配製而成。」

岳秀道：「丐幫幫主如若無法救醒，那正好達到了姑娘的心願了，丐幫必然會把這筆賬，記在我岳某人的頭上……」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告訴你姑娘一個使妳興奮的消息。」

高小雲道：「什麼消息？」

岳秀道：「姑娘的武功，是在下所遇到龍鳳會中武功極高的人。」

高小雲道：「你客氣了，我如武功很高，怎會屈服在你的威脅之下。」

岳秀道：「在下是由衷之言，希望姑娘相信。」

高小雲緩緩放下了手中的于化龍，道

：「姓岳的，我要走了，咱們照約言行事，能不能救活居無上和于化龍，那是你的事了。」

岳秀一抱拳，道：「高姑娘好走！恕在下不送了。」

朱奇站在門口，冷眼望着高小雲，因未得岳秀之命，所以，也未出手攔阻。

高小雲飛身躍上屋面，身軀一閃，消失不見。

岳秀目光一掠左右二位護法，道：「兩位準備救人吧！在下也要告辭了。」

秦震吃了一驚，說道：「岳兄，要走麼？」

岳秀道：「貴幫中長老和幫主，都安然無恙，他們只是中了迷藥，以貴幫實力之大，人才之廣，想來，解除他們兩位的迷藥，大概不會有問題了。」

秦震道：「岳兄，此事非同小可，你答應了我們，難道還會變卦不成？」

岳秀道：「不是在下變卦，只因貴幫幫主爲人十分尖銳，在下不希望受他的氣了。」

秦震歎口氣道：「敝幫主脾氣雖然是大了一些，不過，他爲人十分方正，丐幫忠義幫規，並沒有絲毫變動。」

岳秀道：「秦兄的意思是……」

秦震接道：「叫化子的意思是希望你岳兄不記前惡，想法子救醒敝幫的幫主和長老。」

岳秀笑一笑，道：「好！冲着你秦兄的面子，兄弟就只好獻醜了。」

秦震抱抱拳，道：「多謝岳兄。」

岳秀道：「好說，好說……」大步行近居無上，伏下身去，仔細的查看了居無上的傷勢，伸手從懷中摸出一粒丹藥，投入了居無上的口中。

然後，輕輕一掌，拍在了居無上的前胸之上。

居無上長長吁一口氣，忽然睜開了雙目。

岳秀道：「老前輩請坐息一下，看看是否還有餘毒未除。」

居無上歎息一聲，道：「想不到，那丫頭會把迷藥藏在袖中，眞叫人防不勝防了。」

岳秀道：「暗算詭計，本就難防，老前輩不用把此事耿耿於懷。」

居無上道：「那丫頭呢？」

岳秀說道：「晚進作主，已放她離去了。」

居無上道：「爲什麼要放了她？」

秦震沉聲道：「回長老的話，這事不怪岳兄，是我們求情岳兄，把她放走。」

居無上冷哼了一聲，道：「你的胆子不小啊！」

秦震道：「爲了幫主的安危，咱們不能不放了她。」

居無上道：「幫主傷勢如何？」

秦震道：「和長老一樣，中了那丫頭的袖中之毒。」

居無上回顧了躺在地上的于化龍一眼，道：「岳少俠既有解除迷藥的靈丹，何不賜贈敝幫幫主一顆。」

岳秀笑一笑，伸手往懷中取出一粒丹藥，道：「那就偏勞秦護法了。」

秦震接過丹丸，投入于化龍的口中，暗運功力，在于化龍身上推拏了幾下。

對症之物，奇效立生，于化龍長長吁一口氣，緩緩睜開了雙目。

秦震扶起于化龍，低聲說道：「幫主，岳少俠贈送解毒靈丹。」

于化龍嗯了一聲，目光轉到居無上的臉上，道：「居長老已是退休之人，本座不該打擾清閑生活，但目下江湖，亂象已萌，還望長老重回幫中共謀大事。」

居無上點點頭，道：「龍鳳會可怕可恨，老叫化雖已離棄江湖，但他們仍然不肯放過，鬼域技倆，防不勝防，看來，老叫化不重入江湖，也不行了。」

于化龍一欠身，道：「本座代表全幫弟子，歡迎居長老。」

目光一瞥間，只見岳秀正帶着朱奇離去，立時高聲喊道：「岳少俠請留步。」

岳秀人已行出室外，聞言停下腳步，道：「老前輩有何指教？」

居無上大步行了過來，低聲說道：「敝幫主生性高傲，老叫化代他拜謝賜藥之情。」

岳秀一抱拳，道：「老前輩言重了，末學不敢當承。」

居無上道：「敝幫主面冷心熱，對岳少俠賜藥之情，必然常放心中。」

岳秀道：「區區小事，何足掛齒，晚輩告辭了。」

居無上道：「恕不遠送。」

岳秀道：「不敢有勞。」帶着朱奇，大步離去。

轉過了兩條大街，朱奇才低聲說道：「老奴斗胆，請教東主兩件事。」

岳秀笑道：「朱奇，別這樣自謙，老奴兩個字……」

朱奇接道：「東主，國有國法，幫有幫規，主從稱呼，界限分明，如何能馬虎從事。」

岳秀看着他說的認眞，只好由他，話題一轉，道：「你想問什麼事？」

朱奇道：「老奴不解，東主何以放了那姓高的丫頭。」

岳秀笑一笑，道：「于化龍在她手中，咱們總不能不顧于化龍的生死吧？」

朱奇道：「東主仁義心腸，這就是了，那于化龍對東主十分藐視，東主何以賜藥於他。」

岳秀道：「如是不肯給他一粒丹丸，豈不是顯得咱們和他一般，太過小家子氣了。」

朱奇哈哈一笑，道：「還是東主想的週到。」

岳秀道：「朱奇，那居無上在江湖上的聲譽如何？」

朱奇道：「列名第一流高手之中，而且他爲人忠義，在江湖上甚得人稱譽。」

岳秀點點頭，道：「于化龍呢？」

朱奇道：「丐帮近年，勢力龐大，能人輩出，于化龍何時接下丐帮帮主，老奴就不知道了。」

岳秀道：「這麼說來，他接掌門戶不久？」

朱奇道：「老奴和上一代帮主，頗具交情，算來已分別十年，于化龍接掌帮主之位，至多不過十年。」

談話之間，人已到了王府宅院前。

朱奇似乎想起了什麼重大之事，說道：「東主，金陵府到處是哨卡暗樁，那姓高的丫頭，大約不會跑的太遠，何不通知楊總捕頭一聲，暗中監視她的行動，老奴還就跑一趟。」

岳秀道：「不用了，如是高小雲心中對我記恨太深，用不着咱們找她。」

朱奇似是覺着以自己的身份問話未免太多了些，心中雖然仍有很多的疑問，但却忍下來了。

突然間，一陣步履之聲，傳了過來。

岳秀轉頭望去，只見不足二十的小叫化，急步追了過來。

岳秀口中未言，心裏却覺出這小叫化是追趕自己而來。

果然，小叫化奔到岳秀身前時，停了下來一欠身，道：「你是岳爺岳大俠。」

岳秀道：「不敢，在下岳秀。」

小叫化由懷中取出一封書簡，遞了過來，道：「這裏有一封快函，請岳大俠過目。」

岳秀打開簡封，取出一看，沉思有頃，道：「請上覆貴帮主，就說岳秀修書不及，我會準時赴約。」

小叫化一欠身，轉頭而去。

望着小叫化快速奔去的背影消失不見，岳秀才緩緩說道：「朱奇，于化龍要我今日到鐘鼓樓上相會。」

朱奇道：「于化龍孤傲自負，大約不服氣東主救他的事。」

岳秀笑道：「他信中寥寥數語，只說要我趕在三更之前，赴那裏會晤，却沒有提起什麼事……」

朱奇道：「有道是會無好會，宴無好宴，還望東主小心一些。」

岳秀沉吟了一陣，道：「今夜之中，還是咱們兩個同往，……」

語聲一頓，接道：「回去之後，別提丐帮中事。」

朱奇心中雖然有很多的疑問，但却忍下未問，對岳秀那高不可測的武功，朱奇固然敬服的五體投地，對岳秀對敵時，處事的冷靜智慧，也有着無比的信任，他覺着，在岳秀這樣全能高人手下作事，自己只有一個可以帮助他的地方，那就是，提供自己大半生江湖生涯的豐富經驗。

兩個人回到了王府之後，先去晉謁王爺，那是親兵，捕快，重重護衞的一座宅院。表面上看去，不論什麼人，都無法瞧出王爺會是假的。

作過了表面文章，岳秀又去見過了眞的王爺。

七王爺住在一處隱密的宅院中，現在，他已經沒有了主意，威風八面的七王爺，此刻，完全變了一個人，青衣小帽，還經過一番化粧，掩去了本來的面目。

岳秀進入密室，欠身行了一禮，道：「大哥，委屈你了。」

七王爺笑一笑道：「委屈的是你，兄弟，爲了我的事，讓你僕僕風塵，往來奔走，小兄心中好生不安。」

岳秀心中暗道：「他以王爺之尊，受了如此的委屈，竟然仍能這樣的把持自尊，實是難得的很。」

心中念轉，口中笑道：「大哥，我想目下最緊重的一件事，不是龍鳳會……」

七王爺怔了一怔，道：「不是龍鳳會，還會有別的什麼麻煩麼？」

岳秀道：「龍鳳會在王府中的奸細已去，鬼域技倆，只要咱們稍爲防備一些，就可以應付，但如龍鳳會眞的在君側有人，那就是一樁很大的麻煩了。」

七王爺道：「可能麼？侍衞宮中，有很多高手。」

岳秀道：「過去，我也是這樣的想法，但現在，我的看法變了。」

七王爺道：「怎麼一個變法？」

岳秀道：「我看到了丐帮的帮主，以丐帮實力之强，人手之多，照樣有龍鳳會中人混了進去！唉！這一個神秘組合，大約是江湖中最奇怪的組合了，他們像繞樹寄生之虫，依附在別人身上生存，找他們，無處可覓，但他們到處可見，眼下咱們只發覺着了鳳字門的人，還沒有見過龍字門的人。」

七王爺道：「這麼說來，當今身側，眞的可能有他們的人了。」

岳秀道：「所以，咱們要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他一聲。」

七王爺道：「這要我自己進京一趟去了，別人去，只怕無法見得到他。」

岳秀道：「唉！大哥，你去了，只怕安全回來的希望不大。」

七王爺雙目眨動了一陣，道：「你是說龍鳳會中人不放過我。」

岳秀笑一笑，道：「那自然是原因之一，此外，大哥獨撑半壁山河，雖得皇兄信任，只怕遭忌亦深，雖是皇族貴胄，當今手足，但宦海險惡，變幻莫測，此時此情，對大哥而言，極爲不利，所以，小弟覺着，應以小心爲上。」

七王爺沉吟了一陣，道：「我明白，不過，小兄如不親赴京都，只怕此訊很難傳達到君主之耳。」

岳秀道：「金陵已有佈署，大哥暫等數月不妨，去雖要去，必得充份的準備才行。」

七王爺道：「兄弟有何高見，但請直說不妨。」

岳秀道：「大哥如是覺着非得親身前往不可，也應有一番佈置才好。」

七王爺笑道：「龍鳳會替我安排了數大罪狀，件件都是滅門的大罪，如其等到聖上查問，倒不如我先赴京師，自作一番解說的好。」

岳秀點點頭，道：「小弟先行準備一下，大哥再行動身不遲。」

七王爺道：「兄弟你這一提，小兄也覺着事不宜遲了，咱們動身的時間，要愈快愈好。」

岳秀道：「快則兩三天內，咱們就可以動身，至遲不會超過七日。」

七王爺道：「那就有勞兄弟了。」

岳秀辭別了七王爺，退出密室。立時便找到了譚雲。

譚雲問明了岳秀到金陵分舵的經過，岳秀大約說明了經過情形，但却把丐帮帮主約他到鐘鼓樓會面一事，完全隱過了。

名震江南的譚二公子，聽完了經過之情，驚震了半晌，才緩緩說道：「于化龍承繼帮主於丐帮最壯大的時日，席豐履厚，却有點目無餘子的氣勢，家父論丐帮行

經時，對那于化龍，也有很多的不滿，岳兄此番教訓於他，固然是大快人心一事，只恐其人，心胸狹窄，心記今日之恨，日後，咱們在江湖上的行動，只怕有很多不便了。」

岳秀道：「于化龍雖然是心胸不大，但居無上，却是一位深明事理的人，丐幫基業，雖然雄厚，但于化龍也應該明白了龍鳳會的手段，他們並非是要毀滅丐幫，而是要侵入丐幫的核心，使丐幫爲他們所用，只要于化龍對丐幫還要盡一點心力，他就應該瞭解這一點危機。」

譚雲道：「但願于化龍能在岳兄這一番教訓之下，醒悟過來，那不但是丐幫之幸，也是武林之幸了。」

岳秀笑一笑，轉過話題，道：「譚兄，兄弟對江湖中事，知曉的太少，有些事，必需請教譚兄。」

譚雲道：「如論江湖歷練之事，咱們中無人出朱奇之右，何不請他來問問。」

岳秀笑道：「他太主觀，難作持平之論。」

譚雲哦了聲道：「岳兄想問什麼？」

岳秀道：「墨龍王召也是一方雄主的身份。只怕不能久屈於此。」

譚雲沉吟了一陣，道：「就兄弟所知，他們對岳兄，有一份很深的敬重，只要岳兄需要他們，大約，他們還不會堅於離此……」

語聲一頓，接道：「不過，嶺南雙龍中的老大，白龍張越，已於昨宵抵此，王召剛剛得到通知，趕往相晤，他們是否願留金陵，大概回來之後，就可明白了。」

岳秀道：「江湖浪子歐陽俊呢？」

譚雲笑道：「這人獨來獨往，向不和人結伴，但我看，他對岳兄，倒是很有點情意，他無牽無掛，如是岳兄請留他，當可留此無疑。」

岳秀道：「現在，該你譚兄弟了。」

譚雲道：「兄弟承岳兄不棄，折節下交，除了一年一度，家父壽辰，必需趕回湘西譚家寨外，極願留此聽岳兄調度。」

岳秀道：「譚兄言重了，兄弟極需譚兄這樣的人手相助。」

譚雲道：「兄弟全力以赴。」

岳秀這才把準備護送七王爺入京一事，說個大概。譚雲也覺着責任重大，目下人手，已嫌不足，如是再有減少，那就眞的不足分配了。

岳秀又和譚雲商談了一陣，道：「譚兄，最重要的是你，你只要願意留下來，共騎北上，兄弟已經很滿足了。」

譚雲道：「胆叟，頑童，誓相追隨，嶺南雙龍那面，兄弟可以探探口氣，也許能說服他們，歐陽俊心儀岳兄，可以留下，但咱們人手還不够，尤其是要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更需人手。」

岳秀道：「我想得到途中的艱苦，而且，龍鳳會，也必將出動全力，在途截殺，這一次北上之行，不但艱苦，而且凶險，幸好，兄弟有千年何首烏，製成的靈藥，可惜的是，兄弟只是對藥理上有些瞭解，對實用方面，所知有限，無法把藥中全能發揮出來。」

譚雲道：「說起來，也是一番憾事，咱們之中，對於辨識毒藥，都是一知半解，而龍鳳會，似是一個極善用毒組合。」

岳秀道：「不錯，咱們很需要一個人，不知譚兄，是否能推荐一個人出來。」

譚雲道：「毒手郎中馬鵬，醫道，用毒，都很精深，只可惜，他的聲名太壞，心地又太過歹毒，黑，白兩道中人，對他全無好感。」

岳秀道：「如是馬鵬確有能耐，咱們是不是應該找他試試呢？」

譚雲道：「兄弟和他接觸不多，對他的瞭解，亦是不够，照他平日聲譽而言，應該是一個很難駕馭的人，但岳兄有些不同了……」

岳秀笑一笑，接道：「我也一樣……」

譚雲接道：「不一樣，岳兄身懷絕技，使人敬服，只是原因之一，最重要的是，岳兄有一股很特殊的氣質，能使人樂於接受，樂於攀交。」

岳秀道：「譚兄誇獎了。」

離開王府，岳秀直奔向馬鵬的住處。

他兼及細微，馬鵬的住處，岳秀早已派人暗中釘梢監視。

那是一座僻處小巷的客棧，岳秀登堂入室，直找上馬鵬住的房間。

輕叩門環，房門呀然而開。

開門的正是馬鵬，頭，臂上還裹着幾處白布，顯然，傷勢還未痊癒。

岳秀突然駕臨，大出了馬鵬的意外，怔了一怔，道：「馬某人又犯了什麼王法，勞動到你岳少俠親自出手。」

拱拱手，岳秀微笑道：「馬兄，不要誤會，兄弟特來探訪。」

馬鵬道：「探訪，馬某人有這一份榮耀麼？」

岳秀道：「馬兄醫道絕世，着手回春，對馬兄這份才氣，兄弟是由衷敬慕。」

馬鵬臉色一變，道：「好了，姓岳的，用不着先禮後兵，你要幹什麼？何不直截了當的說。」

岳秀伸手從懷中取下餘下的半個何首烏，道：「馬兄，請先收下這個。」

馬鵬的眼睛看直了，那是不折不扣的千年何首烏。忍不住心中的激動，伸手去觸摸了一下，但立刻收回了右手，道：「岳少俠，這是什麼意思？」

岳秀道：「寶劍贈壯士，紅粉送佳人，我們已糟塌了半個何首烏，這一半，送交馬兄，以馬兄精湛的醫道，必可使神物，發揮出更大的力量。」

馬鵬道：「這話倒是不錯，不過，我不信，你眞的把它送給我。」

岳秀道：「物留此地，兄弟告辭。」一抱拳，轉身而去。

馬鵬呆了一呆，道：「回來。」

岳秀回身笑道：「馬兄，還有什麼指教？」

馬鵬道：「岳少俠有什麼教言，但請說明，如此重賜，全無因由，馬某受之有愧，岳少俠請原物帶回。」

岳秀暗暗忖道：「看來，他並非太壞的人，只是武林道上，兇險萬端，才把他磨成了毒手郎中。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兄弟確有事奉告馬兄，但因馬兄心中對兄弟甚多懷疑，兄弟就不便多言了。」

馬鵬一伸手，道：「岳少俠請坐，馬某洗耳恭聽。」

（未完）

西德PASTELLA光學博士新貢獻

黑白變彩色





DO YOU WANT TO SEE YOUR BLACK / WHITE TV PICTURES IN COLOUR?

Dr. PASTELLA offers you such merit.

ENQUIRY WELCOMED

你相信嗎？

閣下想把家裏黑白電視變彩色嗎？
只需……採用榮獲國際金牌西德新產「百事得」護眼彩色電視鏡片！

「百事得」獨特優點：

* 能使個個節目變彩色
* 能抗輻射減除雪花
* 整天觀看絕不疲倦
* 近看亦不損害眼睛

歡迎垂詢3-664002 3-663068
（遠近送到 不另收費）

請剪下
讀者優待証
憑証到購
九折優待



百事得光學博士

↓「百事得」護眼彩色電視鏡片

17-20吋
每件只售
$22.00

21-24吋
每件只售
$25.00

進出口・批發・零售

South East Asia Sole Agents:
YEARFULL INDUSTRIES (HONG KONG) COMPANY
27, Shanghai Street, Ground Floor
Kowloon, Hong Kong.

東南亞總代理：年發行
九龍佐敦道上海街27號地下